

经常做很多奇怪的梦 不定时候会出现 但是很多都记得清楚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拉拉杂杂的很多 如果不做奇怪的梦晚上睡觉也会经常做普通的梦 日常生活中出现人和事比较正常这种。但是异梦一出现就能知道是不一样的 梦中的氛围 感觉 认知 都非常清晰 就像本身经历过 或是自己就是梦境中的主角 或是看事情发生在眼前 那种感觉跟普通的梦不一样 非常真实和震撼

先随便乱说一个 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先是梦到一座座山 形状像梯田 波浪型的 没有草木 没有鸟兽 感觉踩上去像干沥青 一望无际的山连绵不绝 不知道走了多久过了一条小路 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山寨子 里面的人蓬头垢面的 胆子很小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语言不熟 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说了之后好像自动翻译传递过来的信息我能懂 这个地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没有任何的现代文明 简单的破烂不堪的草顶木屋 和见生人就害怕的人群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安抚他们好像传递一种信念 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渐渐的与一两个人沟通 就在窄小木质的巷子里 能感觉到他们渐渐信任我 没有说太久 没有呆太久 就是说着说着 就突然醒了

很小的时候 大概 10 岁之前吧 经常做同一个梦 一个像地下洞穴的地方 没有任何光 手里照明物是类似手电筒的东西 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 我一直往前走 洞穴很多岔道口 迎面而来有很多怪异的形体 只有我跟他们是反方向走的 为什么说是形体呢 因为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或是类似南瓜的东西长出手脚和脑袋 像三角形的 海胆形的 凳子形 葫芦 或是像琵琶 水桶 扁担 各种各样的“类人”形体 一路走来都跟我微笑打招呼 不觉得害怕 没有压抑的感觉 氛围比较轻松 一直走都能遇见很多一个个的迎面而来 走很久 直到爸妈拿着手电筒找到我 把我领回去 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 梦境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 应该不超过 6 次 但是情景是一样的 在印象中 10 岁以前 重复了好几次 后来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梦了

大概 16、7 岁的时候 比较长的梦境 印象 感受 非常深刻 刚开始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灵魂能到 身体到不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子很轻 轻飘飘的漂浮在一片白雾之中 飘了大概几分钟左右? 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是一片很空旷很空旷的草地 一望无际 天是那种青灰色的 氛围是压抑之中带点吊诡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走挺久 远处渐渐看到一户人家 一家四口 女主人好像是刚过世了 这户人家在办白事 越靠近 那种害怕的感觉越明显 心中的恐惧愈加强烈 从远处就看见一个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 路是从这里经过的必须得走 一直硬着头皮走过去 越来越近的越来越清晰 原来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是刚过世的女主人 俩孩子和父亲在屋里正常吃饭 围着一个方木桌 心中怀着惧怕从路边走过 感觉到了立在门口的白影眼睛一直盯着我 这一瞬间感觉全身无比的恐惧和瘆人 硬着头皮一直走 白影头部一直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 眼睛一直注视着 我的一举一动 这种感觉无比瘆人 就这样一路顶着诡异的目光走过去 又走了很久 然后就

就到了一个湖边 没有路了 紧接着感觉身体又飘了起来 大概飘了一两分钟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亮 不一会儿两个很矮的小人举着火把出现了 大概成年的

鸭子高度 全身穿连帽黑斗篷 没有看到脸 唯一的光就是俩小斗篷举着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借着光看清身处的地方 是一条很窄小的巷子宽度 1 米多左右 两边堆满了人体残骸 不是枯骨 是残骸 腐烂的手部、脚部、身体、残肢 带有血液 流在地上晕染了路面 心中的痒意一再加深 寒毛直竖的感觉无比真实 此时只能怀着恐惧 跟着前面的俩小斗篷走 火光所到之处一路照亮了脚下的残肢 整个视觉画面就剩下昏暗黑色的窄巷子 红色残肢 冲击力非常大 这种状态持续走了挺久 拐了几个弯 上了几个楼梯 精神极度紧张和惊惧 上了最后一个楼梯之后拐了个弯 之后呈现的世界和氛围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一大片空旷无比的草地 非常大 非常空旷 天空是亮灰色 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惊恐和惧意全部消失了 只剩下宁静

只剩下宁静跟平和，这一瞬间的感觉很舒服 无比安宁和温暖 空旷的草地很远处有白色围墙 墙上涂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 围墙后面是竹林 风吹着竹林晃动 没有叶子碰撞的沙沙声 远处中间有一个雕梁精美的凉亭 色彩非常丰富 但是看起来一点也不杂乱 透着一股精致威严的感觉 凉亭非常高 四个淡金色的柱子支撑着华顶 顶是黑灰色的 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一层一层的雕梁延伸 凉亭里有个人背对我 身着灰白色黑线沟边的华服银发背影 发丝随着风飞扬着 我就站在远处没有往前走 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无比的熟悉 心中好像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隐隐知道这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的 没有叠字 想喊出那个字的时候 忽然远处人影缓缓说了一句“你来了” 就要转身 声音很清平 听不出情绪波澜 在人影转身的瞬间 我想喊出这个名字 但是一直没有喊出来 知道现状 但是没喊出来的 就在人影即将完全转身的时候 这一瞬间嗓子似乎发出了一点声音 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人影 没有喊出

就这样差一点 然后就这样醒了 醒了之后心里萦绕的感觉久久不散 整个脑子还在回想之前的梦境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梦境 中间经历了刚开始的惊疑 惧怕 恐慌 中间更是一层一层的恐慌不断加剧 就在你觉得精神已经崩得很紧了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恐惧之后 新的一波惧意又在心底蔓延 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安静 平和 温暖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宁静温润的感觉无法用言语传递 就是觉得世界一下子简单了 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再也生不出太多的杂念和欲念 文笔不好 我只是把梦见的场景和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 无添加修饰和场景美化 如果需要修饰 我感觉现学的文笔不够用 目前尚未能够描述出当时梦境的真实感受和景象描写 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 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的异梦景象 随便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

说一个比较灵异的吧 18 年的时候 公司租的宿舍在广州 6 线地铁站金沙洲出口的万科楼盘 是两室一厅 进门先是入户花园的门口贴了一个红色的符，再进去走廊口贴一个符。阳台门口也贴一个。房东和中介说是镇宅符 保平安的 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租下了。刚进去的头两天一直睡不好 迷迷糊糊的感觉睡觉很烦躁 我和一个同事睡一张床 还有另外一个屋子是另一个同事住 刚开始都不知道大伙睡不好 隔两天了聊天的时候才说起来 原来我们三个都一样 因为屋里有个小镜子正好对这床头 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 商量的要把镜子贴起来

只有我俩的主卧室是有小镜子的 另一个同事的次卧没有镜子 而且她从来都是晚上睡觉不做梦 不认床不认环境睡眠质量超好的人 睡酒店都一觉到天亮那种 我跟一起睡的同事就说 那我们就贴把镜子吧 她可能是刚换环境不习惯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第三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做梦 梦到了 这间屋子里面住有一家老小的“那个” 爷爷奶奶 爸爸和小孩应该是一家 5、6 口“人”。我在梦里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不是“你们”该呆的地方 你们应该有更好

的地方去。刚开始的交涉他们很不友好 没有太恶言相向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不高兴 很不情愿离开 后来一直劝说 “他们”终于有点恼火了 全部围在我们的床前 就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好像是从手里还是哪里发出一种类似电波的光？就像电视剧那种正在施法术的状态对这我俩施法。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我的上半身直挺挺的立起来了 不是那种爬起身 就是躺平的状态上半身直挺挺立起来 我感到我的眉心一跳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眼里面变成全白色（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状态的全白 没有眼珠 眼里泛着白光

我感到直挺挺的就这么上半身立起来 眼睛一睁全眼泛白光 眉心一跳感觉有一股力量从眼睛处发出来 跟围在床前的一家子正在进行法力对抗 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晰 没有愤怒 没有害怕和恐惧 也没有即将胜利的喜悦 甚至连同事在旁边侧躺着睡觉我都能用余光看的到她脸朝着里面侧躺着 我心里清楚最后胜的肯定是我 就这么对阵了一会儿 果然围在床前的一家子输了 然后大家就解除这种对战的状态 过后我平静的又跟他们说让他们走吧 去寻个好去处 这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之前那么暴躁 心态很平和 后来劝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真的心平气和的走了 走的时候还挥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感觉整个人很累 即将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符掉了下来 我当时在厨房正要出来 她们俩人在门口说话 说符掉下来了要不要贴回去 跟我睡一起的同事 a 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另一个同事 b 是广东的 她们家也比较讲究这个 她说掉下来的符就不能再贴了 然后同事 a 还一直再问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 同事 b 可能听的问多了 就不假思索开口说了一句 “为什么 因为有鬼咯” 当时我在厨房走出来听到她这句话 再想起晚上做的梦 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点怕 然后我就凶了她 我说别什么事都乱说 你不害怕肯定有害怕的 同事 b 比较心大 她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就笑笑的没说什么了

当天我们一起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同事 a 说好累 最近都没有睡好 白天昏昏沉沉的 同事 b 也在说她也是 后来我就回了句以后不会了 同事 a 听了有点惊疑 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想了一下本来想告诉她的又害怕把她吓到就说了没有什么事 等晚上回来把镜子贴住就不会了 她一直追问为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她 这是唯一一次 梦见正在身处的环境中 有异象的 而且还是进去住的头两三天。平时虽然会做普通的梦 但是很少有梦见现状的 几乎是没有。普通的梦容易忘记 有些日常生活的梦境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些梦见比较深刻的梦境会记得清楚 进入那种梦境的时候就知道 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们就那样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 中间晚上偶尔有听到敲墙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就问是不是隔壁房间敲的 然后都说没有。有一次半夜 1 点多快两点的时候 隔壁同事 b 说听到了阳台洗衣机响 她经常玩游戏睡的晚 问我们昨天晚上谁洗的衣服了那么晚 我俩都说没有 一般都是 12 点 11 点之前就把衣服洗好了 只有同事 b 会经常晚些洗 同事 b 说自己没有洗 她以为是谁比她洗的还晚 就没有管 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人再说话 就这样一直住了一年 平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本身做过这样的梦 同事 b 心较大 她自己在家没有害怕的感觉。同事 a 虽然胆子也不太大但是平时就她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有一次清明节 晚上打雷下雨 同事 a 说她吓的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过了很久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做的梦了 当时她就吓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说就那时候在地铁站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所以一直追问 我没有告诉她 我说当时没有告诉她怕吓着她了 搬走了之后我才跟她说的 我们在一起上班几年了 平时她也知道我偶尔做梦的内容有些奇异 所以她总觉得我身上某种灵力？或是某种能量？这是她的怀疑 ?? 说到这个 不得不说一下同事家的老房子的事情 他们那边的老房子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奇怪。

第一次去她们那的老房子就害怕，跟她是通过别的朋友认识的 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朋友带去玩 当时在院子里大伙玩麻将 没有瓜子花生了让去取 第一脚踏进客厅就感觉不舒服 中间客厅 左右两边各一间房 我站在客厅看了一眼两边的房间没敢进去。后来跟她认识熟了之后跟她说起这个事情 她说她每次带小孩回娘家 住的时候也是害怕 有一次睡的迷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扯了一下被子 像是给小孩子盖被子那种 每次做噩梦都是梦见她们老房子 她们的村庄一共就七八户人家 是一条路 旁边都是种的玉米地或是小麦 还有坟莹 这几户人家每一家的人都不和 包括她们家也是 小时候她说她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有一回都把她妈的手上一小块肉削下来了

前面的一户人家 他家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疯了 整天嘴里叨叨念念的 害怕狗 狗一看见他就朝他叫 没事老喜欢往坟莹地里面跑 还有另一户人家 老爷子躺床上两三年了都起不来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吊了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说当天中午他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家里是有什么事 赶紧回去 回去了之后发现家里老爷子上吊了 谁都不知道他是自己爬起来的 毕竟之前躺了那么久 还有一户人家是吃鸡蛋好好的突然被噎死了 反正挺奇怪的 听了都毛毛的

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些地方会莫名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至于通俗的鬼压床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有时候会经历 直到目前为止次数不算少 清楚的感觉身边有很多杂音 感觉到旁边有人 意识很清醒就是身体动不了 如果不挣扎着醒来感觉一直任由着这样下去会有一种越掉越深的恐惧 有一次平躺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眼前有异样 就好像磁铁的互相排斥那种反映 那种异感突然在熟睡的时候影响很强烈 我还清楚的感觉到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 不是做梦那种睁开眼睛 就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前面天花板并没有什么东西 睁了一会儿眼睛又闭上了 当时心里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又心里觉得 这异样并不寻常 后来想着随缘吧 不知道过多久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大概 10 几岁的时候 也是比较长的梦境 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场面 像是被追杀在逃命 穿着黑制服的士兵在追着我们跑 武器是一根棍子状类似枪的东西 会发出闪电一样的光 被击中就会倒地。一直跑一直躲 我们是一个种族最后的幸存者 躲躲藏藏了很久 跑到一个河边 水是黑色的 有人说这个河不能过 有人说没办法了只能过 后面有追兵 于是就过了河 追兵果然没有追上来 走了很久 发现远处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山上飘着浮云 看不到顶 越走越近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生活的很安详宁和。感觉到了 一个诗一样宁静美丽的地方 广阔的天地花草树木矮房屋 友善宁静的人群 村落的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很同情 表示可以留下以躲藏追兵 就这样宁静的生活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某一天 追兵还是追过来了 搅了村子大乱 逼问着他们有没有人看见逃亡者 他们没有说 还把我们藏了起来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村民拦住了

村民说你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他们问不出结果就会走了 后来还是被发现 为了不连累村民 我们又继续逃 一边逃一边往山上跑 跑到半山腰的时候眼看在上去就要到被浮云盖住的地界了 有一位当地人跑出来说不可能再上去了 他们当地人留下的传说是上面很危险 从未有人踏足过云层盖住的地方 眼看无路可跑了 只能往上走了很远 后面也一直有人追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位戴黑兜帽的巫婆 佝偻的身型 白又长的乱发 苍老怨毒的面容 眼里冒着红光 手持一根类似法杖的棍子

嘴里叨念着什么 脾气很暴躁 细长枯瘦发白的手里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攻击着我们 连带着追兵也不能幸免 一阵混乱之后 追兵死伤数人 我方也有受伤的 平静下来之后巫婆凉飕飕的声音传来了 问我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进来 应该有人告诉我们不能来 如实相告之后巫婆并没有表示同情 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 不管是谁既然进来了别怪她不客气 我试图跟她交涉了很久 刚开始说什么她也不听 后来又打起来了 一片混乱之中她说什么这世上没有她想看见并且满意的的地方 我问她想看见什么 后来交涉了很久 我们打起来了 双方都受了伤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巫婆把手里的闪电扔向了追兵 让他们走 再不走就把他们全杀了 一通乱攻击之下 追兵跑了 等人都散光之后巫婆头也不回一声不吭也走了 我喊住她问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留下 还是不搭理我们就走了 剩下的几个人商量着要怎么办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既然外面的地方容不下我们 那我们何不在此处找个地方居住下来 于是决定继续上山

最后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找了一个洞穴安顿了下来 在洞穴里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或许一世纪那么长 或许还要长 望着洞穴里面的布置一切 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 简单雅致的花草绿植 纱帐 置物架子 火堆 精致简易的家具装饰和摆放 印象最深刻的的是一个圆形门后面的秋千和另一侧的窗口 秋千上缠满了花藤 我就这样望着秋千看了很久很久 熟悉感又强烈 另一侧的窗口不太大 望出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白色天空和泥流河 为什么说是泥流河呢 因为看起来像是河 又不像普通的河里有流水 状态像是泥浆状火山爆发时候的岩浆会流动但非常缓慢 灰色蓝色金色互相混合的色彩缓缓地流淌 我站在窗口望着这片天地 望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错觉 我也许就是一直在这里看着 经过了无限的岁月 又像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 回到这里想起曾经站在这里的样子 像是离开故乡很多年的人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 回味曾经在这里的自己 一直这样看着外面直到醒来 醒来的时候久久回不了神 脑海里的思绪全被梦里的场景牵引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还在做梦

那是一个没有纷争、欲望、和执念的世界 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刻感到的沉静和安宁 像是放下了一切欲念 没有追求的东西 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 无悲亦无喜 像是世界本该如此 顺应而生 顺势而亡 不知道这状态算是好还是不好 但无论如何 或许最终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插曲 有时候感到迷茫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 烦躁不安的时候 通过回想和感受一些梦中的氛围和感知 有时候会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 现在的社会太浮夸和物欲 能让人定下心静思的时候太少 我也曾问过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做过一些奇异的梦境 或别的 或类似的 朋友都说没有 梦见鬼啊 吓人的噩梦啊的这些有 这么详细且真实的感知状态都说不曾有过 有时与朋友讲起 有些朋友爱听我说这些 有一朋友相信万物众生都有其法则 当我与她说起时她说世界万物这么大 有些东西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 她说喜欢听我讲 像是窥探到了另一个世界 随着诉说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感知 渐渐的安静下来去思考 慢慢的心里也会感到平静 她们家信佛的相信众生有灵 我们都应该怀着敬意去看待万物 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虔敬 她说其实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让你慢慢的感受自己的内心 不要变得那么浮躁 不骄不躁待人谦和才能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平衡。我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 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年纪尚小的时候 此前从未看过有关类似的科幻电影 朋友说有些东西串起来让我去写小说 有些情节比小说还精彩 不管是当故事听 还是当笑话听 有人听了不置可否 有人津津乐道 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枯燥的人生 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分享和宣泄 这些

“经历”对于我是珍贵的缘分 但是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缘份”人生一闪而逝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小插曲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主角 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人

也不是每一次的异梦都是这么长细节这么多的 有时非常短暂 一闪而逝 亦不是那么单一的玄幻 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有恐怖型 或是梦见跟“众生”对话，看见非常巨型宏伟的地势。非常压抑古老的废墟。壮观绚丽的建筑 外星人 异空间 很多很多 还有古代的

以前还稍小的时候 14、5岁以下吧。做的梦会稍微恐怖 经常梦见“众生” 有时候会被吓醒 有时候会哭着醒来 梦里哭的撕心裂肺的感觉 醒了也跟着哭 从15、6开始以后梦见的异景就开始多了 不只是单纯的梦见被众生吓醒的噩梦 我的记忆能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某些片段 一般人都是从3、4岁以后才会开始记事 甚至有些朋友说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小学的 什么时候读幼儿园的 记得清楚事情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都有 但也有个别人记得三岁以前的 比较少 3岁以前的不是每件事每一天都记得清楚 但是很多零碎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某一件事零碎的细节记得很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每当回想起来 好像脑海里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 随风飘流在海上 似梦似幻 似真似假 像是别人 又像自己 2岁时 有个青年人哥哥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清楚记得2岁时 因为他当时也问的我几岁 我都正确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时是在一个水井旁 很多人在洗衣服 3岁以前是在村里住的 大家伙都这样洗衣服 人的面孔记不清了 但是事情经过非常清楚 旁边还有阿姨说 这小孩话都说不全 问题回答的都对 然后一伙人在那里说笑 还有一个片段是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 扒着墙走了一小段路 然后出来大人给我抱回去屋里了 这个只有这么一小段 就断了 还有一次出水痘 在床上窝了几天 感觉全身无力 伴有低烧 说是不能见风 不能出门 妈妈找了一个联系本子给了我一铅笔 问我会不会写字

我在田字格里面圈圈叉叉的乱写 一个格一个格的乱写 就像写生字一样 没有写出格 还有乱涂鸦的画满了本子 妈妈还夸我写的好???? 还有晚上突然被惊醒了半夜哭的时候怎么哄都停不下来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沉重 像是一大块云 虽然是轻 但是一直往头上压 忽然就觉得很沉重 好像要从头顶往身子里面去 刚压完一块 眼看接收完了下一块更大的又压下来了 这种时候的夜哭是怎么都哄不了的 这段记忆 应该是在两岁以前的 因为我好像还不太会说话 耳边一直响起哄我的声音 问我哭什么 停下来吧 乖乖的睡觉之类的 这个场景的感知不止一次 起码有3、4次左右 还有一次可能看我实在哭不行了 半夜抱着出去村里门口的路边 那是我第一次对夜晚有印记 为什么说是印记 而不是印象呢 因为印象只是脑海里闪过的片段 或许记得 但是缺少了感知 第一次印记中的黑夜 抱我出门口的时候我还一直哭 一直走了一小段路 慢慢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变小 到了路边 中间隔了一大片空地 像操场大小 空地的对面有人家 我当时转头看着前面宽阔的黑夜 感觉像是被一团黑雾包裹着 飘在其中 湿湿的风 微凉 伴有虫鸣鸡叫声 像是坐着缆车一直浏览前方 又像是呆了很久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一片黑 就像将脸对着水面距离只有几毫米 鼻尖快要碰到水的感觉 这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才会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 当时肯定是脑海里还没有那么多词汇的 曾多次体验将脸对着水面的感觉 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次黑夜的印记和感知非常清晰 心里也涌出某种平静 似怀念 似畅游 非常神奇体验

为什么分的清三岁以前和三岁以后呢 因为三岁以前我们是住村里的还没有搬家 三岁那年搬到镇上住 父母做点小买卖 每长一岁 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 过了年今年你就多少多少岁了 每年都说 (所以之前那个青年人问我几岁 我能回答他 因为清楚的记得自己几

岁了)搬去镇上过的第一个年妈妈对我说我四岁了 四岁以后的记忆比三岁之前清晰的多 所以我就感觉记忆分成两个隔断点 3岁以前的记忆回忆起来感觉比较神奇 有种朦胧美 就像吹着暖风前行 3岁后回忆的感觉跟心情 又不一样 这时候很多片段都很清晰了 缺少一点点美感 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想随时想起就随时想起了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太多了 我已经比大部分人幸运了 有很多次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都回想起第一次黑夜的印记 想着会不会距离我不远的前面有一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或是那里站着我们未感知到的“人” 当时转头望着眼前的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忆当时我有没有看见什么 或是看到过什么只是忘了

经过了很多次回忆 我确定是当时没有看见什么 也许有 但是没看见 这种睁眼看前面的感觉 跟我在公司宿舍 梦见自己上半身直挺挺的起来 睁开眼看床前的“众生”和那次半夜睁眼看天花板感觉也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强烈 看天花板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眼睛像是蒙了一层白雾 似看未看 有时现在看见小孩夜哭 也想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感受到被“云压”的感觉所以才啼哭不止

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 我在卧室门口玩 有两个“小孩”边笑边走进房间里 坐在床上玩闹 梦里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异类” 心里也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但我还是走进去与他们搭话了。我问他们“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答说“那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天地都是白色的 同样伴有白雾 那边的人们也要生活 像古时候 有小贩叫卖 街边有人行走 你如果想要某样东西 也需要用同等价值的东西去换” 他们说完之后 我就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像小镇一样的日常生活 行人慢悠悠的行走着 氛围像比较悠闲轻松 没有恐惧感，画面切断之后 梦里我就感觉后背一凉 然后沿着村里的小巷一直往前走 背后有东西跟着我 相斥的反映很强烈 我感觉到是个成年女性 穿白长袍 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正常脚步往前走 没一会她应该是追上我了 用手指捏住我的后颈 明显感到尖锐的疼痛 不是掐 是捏 食指??和拇指捏住一点后颈皮肉 一阵尖锐的疼痛感 像是被蜜蜂蛰一样。伴随着这种疼痛感 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这时候可能梦见众生的次数比较多了 醒了也没有多大的害怕

为什么删我的上一个贴啊 郁闷 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 这也要删

发现很多人有时候突然会感觉某个时刻或是某个人很熟悉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经过了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有很多个不同空间 不同世界的“自己” 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是某种因缘巧合 会发生交错的现象 会忆起某些片段 保持着这样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有所期待 感情有所寄托 怀着感恩和敬意看待事物与身边的人 也许擦肩而过的某一个人与自己有着渊源 爱、恨、嗔、痴 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这是多年前为了致敬所有与我们有因缘关系的事物和人所写的随手记 今天突然想起 或许有些借鉴 但不妨碍自己宣泄一下 好不好望见笑了

远方悠悠沽酒人家
窗前昏黄老树枝桠
前世你在何时悄然泪下
今生又在何处笑靥如花
我们是否曾同望一湾彩霞

是否亦曾路过同一座灯塔
或也曾在不觉中擦肩而过
未来得及道声珍重 便已各奔天涯

也是较短的梦境 走在一片废墟里 灰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像夜幕降临前的灰色。崩塌残缺不全的建筑随处可见 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普通的楼房砖瓦 木材居多 像是被火烧过 一片废墟全都是灰黑色 地上满是碎屑 我在废墟中走了一会儿 圈圈绕绕的 转了几个弯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 2、3 层楼高的上方 有一个长着翅膀 形象类似天使的人 浮在上方 男性 中长发 没有像油画那般穿着神圣的白长袍 而是有点类似西部牛仔装 好像是皮衣 长裤 看起来较酷 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 周围伴有光晕 看着一点都不刺眼 很美 对话记不太清了 没有太多的对话 只记得他说了“我教你、我们一样、还记得嘛” 其余记不清了。没隔一会儿 我的形象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有翅膀 冒紫光 但是不会飞 或浮 感觉身子很沉 努力蹦跶只能到二楼的高度 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不停的找高处往下跳 借着这个力道飞了一会儿又掉了下来 感觉学的很吃力 紫天使就在旁边一直教 就一直学一直学 突然就醒了 都没学会 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梦境

分享一个朋友的梦,她很怕带毛的 小的动物 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小鸭小狗 幼崽类的 至今都很怕 看见没关系 不小心碰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她说她小时候 12、3 岁以前 也是反复做一个梦 梦见满地的毛茸茸的小幼崽 有时候是小鸡 小鸭 小老鼠 小兔 各种都有 满地都是 无法下脚那种 一转身踩死一片一转身踩死一片 地上很多被她踩死的小动物尸体 她说这种感觉很恐怖 活生生的小生命在她脚下消失了 密密麻麻的 后来长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些梦了 所以这种心理恐惧导致她一直害怕毛茸茸的小东西 她说有段时间一岁左右她一直哭 不肯穿衣服 就光着身子 给她穿衣服就自己想要扯开 嘴里一直说着有毛 有毛 好多毛 话还说不太全 她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印象 是她长大后家里人告诉她的 那段时间哭了好几天不停 晚上不睡觉 什么时候哭累了睡 后来家里请人去看了 说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她 我与她聊天的时候问她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异的梦 她告诉我的 我自己的梦境比较神奇 所以稍微交好一点的朋友我通常都会问她们有没有做过比较神奇的梦 大部分人说没有 有一部分人会梦见“鬼”之类的 梦见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这些一般人都 都会做 这种的就不是主要讨论的了 大家有什么奇异的事 奇怪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她们家的房子院子里住了一窝蛇 白天的时候缓缓爬出来也不怕人 她从小也习惯了并不害怕 种了一棵樱桃树 有时候会盘在树上或树下晒太阳 她说去摘果子的时候靠近它跟没看见 似得一动不动的 要是有陌生人来了朝它靠近一点 要去摘果子就吐舌信子 发出“嘶嘶”的动静 但是也只是有点动静而已 从来没咬过人 就这样她们和平相处了几年直到她们搬家。她大舅妈几年前在野外打死过一条蛇 后来没过多久就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好时坏 不正常的时候脾气暴躁 砸东西打人 好一点的时候也能日常生活 就是嘴里念叨念叨的 都说蛇这个东西很有灵性 任何生命都不能随意践踏和伤害为好。

她说 5 岁时有一次晚上 6、7 点左右 她跟她表姐（7 岁）回家 有一段路两边是耕地 属于必经之路 到了这里也离她姑妈家比较近了 突然她表姐就哭着说让她赶紧跑 看她这样 她自己也被吓到了 俩小孩一路往家里跑 到家了她表姐一直哭着说看见“鬼”了 在后面追她们 穿白衣长头发 就飘着 怎么哄都哄不好 被吓到了 后来请人来看完 神婆给她什么符 口袋里放花生还是什么玩意的 后来渐渐就好了

今天这个有点科幻，一开始很多人躲在矮房子里 外面的世界有点乱 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穿梭 有人尖叫惊慌四处散逃 原来我们在躲避“外星人”的搜索 外星人的形象没有像现下流传的一样尖脑袋大眼睛 大概 2 米多高 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外衣 他们入侵了原本我们居住的世界 没有大规模杀伤 就是把人集中起来 遇到反抗者动用武力镇压 高速公路开始先被毁坏 再是通信、大楼 有一部分人类会趁乱烧杀抢掠 美其名为了生存。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建筑物、设备设施，一切似乎要推倒重建 他们有更完善的，空中开始泛着白光 刚开始是模糊的影像突然“咻”的一声 空中划过一排列车?? 全身通体是冰冷的银色硬金属 还全身泛光晕 列车可以随时变轨 不受轨道限制 像是轨道随着列车变更方向 而不是列车按照轨道的路线行驶 非常灵活在半空中畅行无阻 轨道和护栏是连一体的 到哪个地方停下会自动把平台伸下来 某一个站点停靠了 顺着自动平台走下来一群高大穿着白色外衣的“人”

一行人中有两个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大小的金属硬箱子 选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打开 然后开始像投影一样出现物体的影像 没一会儿影像中的物体就实体化了 他们在建造大楼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造出了一个片区的建筑物。全都是泛着银色金属光泽的建筑物 圆弧形的居多 一层叠一层 非常高 也有方形的 方形的没有锐角 四角的边也是圆弧的 天空中有飞行器 不是像圆盘形状的飞碟 更像是一个雕花艺术品（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大概的形状 圆弧鹅型是大概形状 多几条类似鹅颈的管道 柱形是盘踞在飞行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 亦是全身银白色 飞行器整体错综复杂 好像他们的物体全都是银白色 空中的飞行器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主体是这种大概类型的形状和雕花，在一个大楼里遇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类女人（类似漫威英雄的寡姐）正在被反派人类欺负的时候她出手帮了我们 她说“没有力量只会被挨打” 后来我们组团一起生存 学了些技能。我们爬进外星人的一个大楼里 被发现了 之后被送到人类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靠海边的地方规划了一个片区给人类活动

靠海边的岩壁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方形小屋（类似这个圣托里尼岩壁 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层层叠叠的 最下面的房屋某个时段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 灰黑色的墙 烂木门 里面活动空间非常小 经常受潮的地方还会发霉 空气中一股潮湿腥臭味 我们正好是被安排在下面的房屋 这一片区就像一个集中营 外围有看不见的围墙 不需要人把守 地上画了线 根本越不过这个墙 撞上就会像触电一样被弹开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几乎很难逃出去了 涨潮了受不了屋里的霉腥味开门走了出去。外面有人争执着 有武力镇压 手里拿着能发出激光的小型武器 杀伤力巨大 最后就在这一片乱象中醒来了。这个梦体验并不是特别美好 最后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是最憋屈的。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人抱怨生活质量差 相比之下我感觉再怎么样也比这样幸福太多 没失去的 不知道有多珍贵 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 醒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现实生活好” 所以大家还是珍惜眼前吧。

一般人做梦会有两种视角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第三视角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玩吃鸡 第一人称是第一视角 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可以看见自己的整体人物形象但是我感觉看到的景象没有太清晰 像看电影一样。目前这些梦大多数是第三视角看见的 有些也会来回切换视角 一会儿第一 一会儿第三的切换。第一视角是最清晰的 像高帧率摄像头 还能远处近处来回转移。第一视角的异梦体验更震撼和奇妙一些。这个外星人的梦境 看见这些外星建筑物和设备飞行器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心灵上并没有太震撼）。但肯定比看 3d 电影还神奇。还有别的更震撼的。有些梦境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这种震撼是双重的 心灵震撼和视觉震撼 接下来会分享一下

这个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跟自己亲眼目睹一样。一片连绵不绝的金色“麦田”。（是不是麦我也不确定 叶子和结的花穗全是金色的 所以才称之为麦田）田之间偶尔有点矮坡 长了几棵树 树叶也全是金黄色 风卷起 树叶随风而落 天空泛着光 昏黄中带有火烧云的红。全世界都是这种金黄金红的色调 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氛围有点压抑 连卷起的风都透露出一股沉重 吹着树叶和麦田沙沙响 脑海里接收到各种动物们传来的讯息 “赶紧逃吧 毁灭的异像即将到来” 隐约可见上下窜跳的动物 动物们长得并不算太奇怪 像存钱罐矮胖矮胖的猪。鹿、牛羊、都比较矮胖。像五角星一样刺猬 也有正常的刺猬 会站起来 有只刺猬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我也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看着这一片风声悠悠作响的天地 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交谈 脑海中会接收到各种讯息 唯一的感受就是荒凉加凄凉

站在树上看了一会儿远方。下来之后沿着田边小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望着这片天地。心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降临 脑海里的讯息告诉我 不久后即将到来 走了很久远处露出小镇的一角 人们一开始还不惊慌 悠闲的活动着 街道规划很宽阔 整齐干净的排列 普通平房 偶有带尖顶的建筑物 小镇的矮房屋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 小镇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山 有几座连绵的山丘 程灰黑色的 山顶并没有白雪覆盖 望着这片景象 我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宁静” 进入小镇之后我告诉人们 赶紧找高处躲藏起来 我在“森林”中 接收到了“毁灭即将到来”的讯息 有人听信之后匆忙逃散的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遍不太相信 认为我在说谎或是传播燥动的信息）着急的在小镇晃了一圈 就在此时 天空划过一团火球 咻的一声在了远方的地上。地势开始动摇

紧接着又有几个火球开始从天空砸下来 地势摇晃的更厉害了 地面开始有裂缝 人们惊慌的四处逃散。此时脑海里又接收到一副景象 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上千米高的巨浪袭卷而来 火山也开始喷出岩浆 火红的岩浆顺着山体往下流 很快即将流向小镇，我们一伙人在疏散老人和小孩 大地晃动 人们哭喊 看着眼前的景象无比的绝望。心里清楚的知道也许逃不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 前方裂开的公路有几个小孩在跑 跑过去一手牵着一个 拉着他们极速的逃亡。漫天的烟灰 此时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觉（今生从这里结束 下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就这样结束吧”。）火红的岩浆喷发 卷起的烟灰覆盖了天地 模糊了视线。在一片灰红色的景象中梦境结束了。最后有没有成功逃出也不知道。我想大概也许没有吧 要不然心里也不会生出那样的感觉。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很像电影灾难片 2012 或是别的灾难片。也许影视看多了，可是心里的感觉告诉我 这也许不是 那种绝望如此的真实 就像身临其境面临最后的时间 下一秒即将不复存在 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轮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体验感非常神奇 加上第一视角 每一帧的画面就像印在脑海里 心灵和视觉感受到了双重的震撼。像我们看电影 顶多就是视觉效果比较震撼 这么多的心里活动 根本无法代入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看见和感知的”但是确实是“看见”了

做这个梦的时候电影 2012 并未上映。应该是 2010 年年尾或年初的时候做的梦 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电影是未上映的 过了好几个月后才去看的电影。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看着前面的大屏幕 心里一边想着那个梦。对着大屏幕没有这种“共鸣”的感觉。顶多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也谈不上视觉震撼。跟类似“亲眼目睹”的视觉震撼还是差挺多的 少那么些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候我挺期待下一次能做这种“异梦”的就是这玩意不定时出现 你想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 有时相隔大半年 都没有一次。有时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两三回 就是这么奇怪。目前为止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异梦来临 不知道又会“看见”什么 感觉窥探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之前长久以来累

积的异梦 还有很多 就算两三年不做这种梦了 题材都够我说很久的 暂时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梦境体验 也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一幕短片：“整个世界都是金红色的火焰，两条黑色大铁链锁住我的双手 我就在火焰之中 身着红色金边古代简单长袍 红里衣有金色刺绣 黑色长发披肩（大概是这样 找不到一样的 把红纱衣黑边换成金边 没有这么透明 丝绸质感）我就在漫天金红色的火焰中 并未感觉到灼烧感或灼热感 像冬天晒太阳一样有些许温度 我在哭 心里涌进无限的悲伤 哭的撕心裂肺 嗓子都哑了 感觉把肺里的空气都用完了 似乎要哭断气了 一股气流刚涌进肺里 又被挤出来了 换气的的时间都不够 就这样一直哭着醒来。醒来了 我也哭了 最后为什么会如此悲伤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梦应该是 15、6 岁的时候 正常来说正是处于迷茫懵懂的年纪 经历尚浅 不知何处涌来的悲凉 感觉用尽了我一生的眼泪和悲伤 这种悲伤来的莫名其妙又刻骨铭心 好像写入了灵魂深处 醒来了嗓子很干哑 这个就一回 再来几回我感觉我要背过气了。后面的也有梦见哭的时候 都差了不少 这么深刻的 就这一次

这个不算特别长 但是心灵和视觉都非常震撼 是第一视角看见的 第一视角是看不见自己整体人物形象的 就是平日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感受 除非在梦里照镜子就能看见自己 周围的人物、环境 感知 会比第三视角敏锐许多 看见的景象也清晰许多 如果第三视角是在 4d 房间体验做过山车的感觉 虽然感知也挺真实 但确实少了实际体验的真实情况 第一视角的感觉就是自己上去做真实的过山车 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迪拜法拉利公园里面那个 不知道大伙体验过没有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次 保证过瘾

一行人走在潮湿的浅水河边（算我大概 6 个）是要去远方的某个重要目的地。旁边的人样子作武士打扮 身着简单样式的棕色灰边古装 有铠甲。不像电视上看到的身披厚重铠甲的武士衣着，铠甲主要覆盖胸腹这一块 上半身一小片 大腿 小腿 手腕 一小圈 肩膀各一小片。铠甲是旧金色 很薄 有些许镂空精美花纹 但是感觉很硬 整体形象比较干净利落 不显笨重（大概是棕色武士的里衣 去掉这个武士的铠甲 换上我说的铠甲，人物面貌形象大概是这种装束 有简单束冠 有时候为了更贴近形象一点我会在网上找很久的图 怎么翻都不满意 我也知道肯定是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找些稍微有点类似的只是描述个大概而已）我们沿着河边走着走着 将要换山路

山路稍微有点崎岖 草木没有太多。越靠近目的地 草木越少 走过一段草木稀少的山路之后 看见前面有一条浅水河 正常水流 不是很急 过了河之后的地界 没有草木了 全是黄土丘 感觉上像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 一直走进去 有稍微高一些的山峰 没有草木和鸟兽 远处开始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坡型山峦 看着前面的巨型山峦 心里有点急切 又被眼前的壮丽惊艳了 像是第一次看到 又像是“我又看到你了”。为什么不是山峰呢 因为它不像峰那么锐和尖 它非常扁大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最上面是稍微比较平的 到坡形山峦脚下 要开始往上走了 因为是坡形的 不像笔直的山峰那么陡峭 虽然爬上去也挺吃力 但是没有太惊险 担心随时脚下踩空会掉下去（本来我就挺不爱爬山的 这一段爬的我真累 爬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上到上面吧）终于爬上去了 上面的顶部是平的 非常非常非常宽的顶部 往前走一小段路 开始有青蓝色砖块砌的围墙 最外围的墙不算高

目测按照我们的测量单位 应该只有一米多左右（就算它 1.5 吧）围墙有盖帽和简单的花纹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往下走几个半人高的黄土阶梯就到青砖围墙部份了 有些许杂草 我们站在黄土阶梯上 并没有着急的往下走 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巨大的“齿轮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脑子嗡嗡的（跟之前很多时描述的一样 “像是第一次 又像是又见面了”）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齿轮井 “大的程度可脑补参考世界上最大的天坑” 螺旋状的 非常深 越往下越小 青金黄铜色 有非常精美绝伦的花纹 块状齿轮构造很错综复杂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我们多么的渺小 也许掉个人下去 站在顶上看 肉眼都不好分辨出来 最下面底部应该有稍许快干枯的水 这个“齿轮井”非常重要

试着把这个齿轮装进这个巨坑 然后静下心来感受一下（青灰围墙 有很多阶梯 高大的阶梯 往下深陷的螺旋状巨大齿轮井 精密复杂的块状齿轮 花纹 非常非常巨大的惊艳绝伦的呈现在眼前）你就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有多震撼了，越往后的文章 你们会发现我用的“震撼”的词会越多 也许有些朋友说一个词用多了就失去意义了。我每回也是这么想的。“看见”的东西多了“也就不震撼了” 但是每当“异像”再次呈现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刷新”我的震撼感 就像我们看漫威电影 看钢铁侠 里面的特效非常惊艳 啊凡达也非常惊艳。已经看过很多特效惊艳的电影。但是不妨碍你 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 又刷新你的感官。每次的性质 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震撼和经验不是你看见什么 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物件 你就从中体会到了“震撼”的感觉。（当然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只是把当时的感觉表达出来而已。也许看文的人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这里不勉强个人认同 并体会我的感受）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程度和看法

井里原本是有水的 是活井 会转动 可是现在已经快干枯了 或是水质量已经改变 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活”了 齿轮井在这个位面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轴心（当时的认知告诉我这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某一部分“反派”来说这个井对于他们反而枯了更好 如果有正反代表 这个井和水就是正和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 井越活 邪恶就越会受到压制 对于“反”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井活起来。然而井里的水不是想让它活就会活的。如果正常的时候就会像泉涌一样 有它的运转规律 和生水的力量 一旦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水位达不到要求 就失去活性 就像我们历经越久的干旱 你就越期待雨水的降临 一旦水位下降 就需要一位有力量“引水”的人 在当时的认知里 已经起码上百年 或是上千年 这个井没有活了 那个能引水的人没有出现 或是历代的引水人 引出来的质量和水位达不到要求 所以只有底部有些许水 没有达到它转动要求的力量（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而是水质量 某种被需要的神秘能量代表 那个世界别的生活用水还是有的）很狗血的老套剧情。我就是这个拥有引水能力的人 根据得到的信息 他们说我就是 但是就像新一代继承者一样 我之前并没有试过 没有使用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齿轮井的力量要求

站在最高处往下望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下去了 往下走到青砖地带 开始冒出来一波人 试图阻止我们 这拨人的衣着是暗沉的枣泥红色 武士装扮 兵器是类似长枪的东西 最顶端是纹型刀，（对于某些物体或景象的描述我用词可能会有点乱 因为有些东西找不到现实对照的 只能描述个大概 而且之前也没有这么细致的整理过 这是第一次整理写出来 很多都是现想到的名词）反抗了一会儿 有一批援军到了 两波人打成一团 他们把我安全的保护了起来 看着这一团乱 我决心下去试一试 有一个像是领军的人物阻止了我 让我不要去 说现在太危险了 等安全的时候再来（这个人的存在像是扮演着朋友或是知己一样的角色 不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一旦开始动力量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中途都不能打断 会遭到反噬 我说“要避过耳目来这里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有人盯着 不管哪次来 都是会有人阻

止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铁了心要下去

需要把井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转轴心可以驱动的轮填满 运转起来才会生水循环 下去之后摊开手掌?? 双手往前放 感觉从双手出去了某些力量 又吸进来了某些力量 在手里来回穿梭 之前的水是有湖绿色的 使了一会儿力之后 开始从底部冒出来越来越多的水 水开始变成冰蓝色?? 最浅颜色接近透明的蓝 有点冒光晕 没有冒烟 (这里也有点累 细节也不多说了-_-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 水充满了达到的要求) 水满了之后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趴了下来 井开始活了起来 水慢慢往上涌 大概会淹没三分之二的地方 越往上 齿轮盘越大 最上面的水是注入齿轮盘里的 不是直接淹没 盘与盘之间可以看见轮骨 能看见它转动 不是一直转 而是规律性的转 就像是到点了转换一个位置一样 我就趴在那里 眼看着水快要把我淹没 一动都动不了 连说话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开始沾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看着眼前活起来的井 心中的想法就是“死而无憾”了 井转了两圈 没有太大的声音 不一会儿 有人过来把我抱了起来 脚不沾地 心里觉得无比踏实。我们上去了 他抱着我在最顶端的黄土高阶 我看着下面的

我看着下面的井 全身无力 但是心里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我想就是现在让我死了 我都是无比愉悦的接受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抱着我走了 两拨人打架的还在继续打 乱糟糟的一团 人声 打斗声 我感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渐渐的意识就模糊了(应该是晕了吧 最后咋样了 我也不知道了) 到这里就醒了 。醒来了感觉有点点累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第一视角 敏锐度和感知度比第三视角提高了很多 有时候梦里面的人说话语言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但是传到脑海里会自动过滤成我能懂的意思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齿轮井有点怪 好像思绪理不通 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梳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好像 没、有、块、状、的、齿、轮、? ? ? ? (如下图 齿轮里的这个块状 是没有齿的)一般的齿轮不都是圆的嘛 转轴 方向 只有圆的才更好的控制规律和方向 如果是块状的 得掌握更精密更高超计算方法 如果是两三块块状齿轮拼一起还有可能运转起来。但是这么巨大的井 这么精密复杂的轨道和转轴 真是神一样的计算方式 超越世间的存在 如果有一块不对 那不就全失败了嘛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点不对劲是啥 看来还是得梳理一下好。不过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世界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套论 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那真对不起 我还真编不出来-_- 而且咱们的主题就是奇怪的梦 就不要追究它能不能与现实世界相符 如果什么都套用现实定义去解说 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

说到全身无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全身无力 我现实中体会过至少 5 次左右 准确次数记不清 从小时候到成年 20 岁以前 不是连续发生 隔几年一次 最后一次应该是 17 或 18 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在深圳 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觉得饥饿或做什么剧烈运动感觉到累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本人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偶尔感冒发烧之外没有什么病根史 头天晚上正常睡觉之后 早上起来 从睁眼的那一刻起 就感觉浑身无力 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那种 说话都费劲 抬一下手都很费劲 手发抖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那个时候有个白粥 没有菜我都能喝下去 胃里觉得非常饥饿 小时候是比较挑食的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吃 小时候的一次早上 我起来费劲力气说要喝粥 家人给我端了一碗粥 还笑话我说怎么今天知道自己要粥吃 还吃的白粥 迫不及待的放点盐和油就吃 就给我放了点 我的手颤抖着一点一点的往嘴里挖 整个人趴在桌上 为此还被骂了 说没有型 我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当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或是因为什么一点都找不到痕迹 跟断片了一

样 找不到有残留梦境的痕迹 这么多年来我仔细回想 一点都没有 晚上眼一闭 早上眼一睁 就是这种状态了。我问过低血糖的朋友 她们都说低血糖胃里是会饿 跟有东西搅一样 伴有眩晕 手脚也无力 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起码的稍微活动 手脚 翻个身抬个手还是可以的。真的毫不夸张 连喘气都费劲

这种感觉我是不想再体验了 而且低血糖都是因为该吃饭的时候没吃 长时间没吃东西才会引起的吧 起码至少两三顿不吃 才会出现的症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正常睡一晚也不到一天不吃东西的地步啊 还是每个人的低血糖反映不一样？有时候为了减肥两餐不吃 感觉胃里饿的时候也搅的慌 手脚也是有点发软 可是真的没到喘气都费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手抖啊抖的 把一碗粥喝完 喝完了之后 趴起码有 20 分钟才慢慢有点力气 最诡异的就是想不起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做梦 就算不是每天晚上做梦 睡觉的时候翻翻身 有时候隐约也会记得一点吧 睡的好不好之类的 就是一闭眼 一睁眼 这 8 个小时 “我”到底经历了啥 -_-

其实我生活中不是记忆非常好的人 方向感也不好 我感觉我的记忆有两个极端 能记得清楚的事情 记得非常清楚 健忘的事情非常健忘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放哪里一转身就忘记了 或是有时候谁跟我说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东西 可能一会儿我也忘记了 明明交代的时候我还默念着 转头就忘了 但是对于某些留在脑海里的东西 不管经过多久 想提取随时就提取出来 由于我的工作有时候会整理一些东西 宿舍柜子里 办公室柜子里有几处 存放的地方 我调离之前的工作地点 2 年后有同事问我之前的东西放哪里了 我想了一下指两个地方 她们去一找果然在那里 所以我感觉我的记忆比较极端 我也很纳闷

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是最累的 想醒醒不来 睡又害怕掉进很深的地方 这种情况一般都称之为鬼压床吧 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旁边有声音有人影 但是就是起不来 这种情况 经历的也比较多次，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感觉那里给我的感觉不太舒服 晚上回去就会被梦魇 还有一种不太累的半梦半醒 就是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吵你睡觉 这样的不太累 但是睡不好 很烦躁 心很烦 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骚扰我 我困了想睡 睡的很烦 整个人处于烦躁的状态 后来我恼火了 突然抬起一点身子把头转向后面狠狠的瞪了一眼 转过头又睡了 这下是慢慢的睡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昨晚是不是瞪了谁一眼 后来发现 并不做梦 就是转头瞪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还有一次是宿舍换到广州的老城区 那些巷子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有一天快早上 6 点来钟 迷迷糊糊的我是平躺睡的 右边耳朵有东西沙沙沙 吵的我也没有睡好 后来我烦了 反手就把这个小动物按住了 是个白色的 小猫小狐之类的东西 比较小 按住它了我还听见它支支支的叫 可能要反抗 按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松手然后它就跑了。醒了早上我还跟我同事说了这个事 我同事就乐了 她还说她吵错地方了 我问她有没有没睡好做噩梦之类的 她说没有（这个同事就是之前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 她一直觉得我有什么神秘的灵力）

一幕比较短的 时间比较近 去年 8 月份左右，天空灰蒙蒙的 下着小雨 一群人去一个类似森林公园的景点游玩 处于半开发状态 某些地方还是比较原始 这个山也是有点历史的山 比较有名 走在小道中 有树木 有柱子 忽然雨越下越大 我们躲在树下 忽然上方轰隆一声 山体坍塌了 有一面墙露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头发有点灰白的老者 走过去 径自看着这面石墙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也去看了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显世 什么已经改了 具体没听清 还说“青龙主姻缘”石壁上刻的浮雕正是一条青龙 不是精细的调刻 而是有点类似简笔画的感觉。这一面墙都是古青铜色 釉绿釉绿的 绿的发暗 好像又透光 青龙的头朝上 主线条好像

自带荧光一样 是阳刻浮雕 此现象已经很多很多年未显世了 俩老者非常震惊 提笔在上面又刻画了什么 梦里脑海里传递的信息就是：“此现象长久多年未显 今出 有什么将会改变或是正在改变）-_-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着墙壁的浮雕 就醒了 这个梦不算长 可以说非常短暂 细节也更简单一些 但是比较模糊 不是说梦里面模糊 是醒了之后模糊 梦里面说的看的 当时是非常清晰的 早上我醒了回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某些细节 渐渐的时间越久越模糊 之前也有类似的梦 当时很清晰 过后模糊的 只是不太多次这样的 不是不记得 就是模糊 需要用力回想

浮雕大概长这样？ 暗黑青铜色 线条比这个流畅更多 躯干比较直 虽然是简笔 但是该复杂的地方还是复杂的 龙鳍、头、须、尾 部分看起来毛轰轰的 整体刻法是用“感光阳刻”刻的（别问我什么是感光阳刻 我也不太了解）大概是一般的阳刻 感光的话应该就是在某种光线的照耀下 雕刻有部分线条会反光 所以才自动莹亮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雕刻分两种 阳刻和阴刻 阳刻 图案物体是凸起来的。阴刻是凹下去的 阳刻比阴刻难的多。一般的皇帝陵墓 帝王用的就是阳刻 妃子 皇后这些都阴刻

理一下思绪 里面说的“感光阳刻” 应该就像秘鲁像纳卡斯线条一样 太阳光线在某个点照耀的时候 整体图案有一面朝阳 所以线条看的更清晰 具有反光作用 具有光感作用 像自带反光 但是秘鲁那个属于在地上挖出来的的一条条道 错综复杂的线 在空中高地段能看到整体图案 也就是说属于阴刻 而且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太阳照耀之下才具有“感光”左右。这里面的是阳刻 想一想的话 阳刻属于凸起来的 按理说是不是比阴刻“感光”更难一些？（这里我不了解 纯属猜测 别喷我）而且它里面的阳刻是一直感光的 不是某个点的太阳照才会亮。只要是白天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或是晚上有火把 就感光 有时候总能蹦出来一些我不了解的新词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纯属瞎猜-_-#

之前在优吐上看见一个网友分享过一个他的个人经历 比较神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我感觉我按照他这种方法 看见的感知的东西会更多。我心里清楚的这样明白着 所以冲动了一下就截图留念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尝试 我觉得什么时候它来找我就是缘分 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寻找。该“看见”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太过深入执着 只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过度沉迷于一件事 或某个人 有句话说 当你长期与恶龙缠斗 你也会渐渐变成恶龙 随缘珍惜当下 孝敬好长辈 爱幼小 能不做违心的事就尽量不做 始终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万物有灵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看待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无恨的恨 一切皆因缘而起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过浮躁了 戾气太重 要是大家心态都虔敬一点 就会更和谐一些

有些朋友会做“清明梦” 就是你入睡做梦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能控制梦的剧情发展 就像你在写小说 后续的剧情在你的掌控下发展着 “我要做一个和女神约会的梦。开始早上几点安排行程 出门 约会 直到约会结束 醒来” 或是“我要变成超人 去拯救世界过了一把当超人的瘾 醒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改变。这种清明梦好像前期需要一些演练或学习怎么做这个清明梦 后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功成”了 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方式 我也不想去尝试 因为太过“刻意”了 而且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来 就少了某些意义 就像跟“你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或 你自己丢了一毛钱在路上 然后再假装经过 “我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类似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也

不是说体验这种清明梦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不对的 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方向没有错 又没有耽误他人 损人利己 违背良心道德 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也是一个第一视角的梦境，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感知和看见的 在梦里相当清楚 但是有点诡异的是回想起来相当的模糊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算是很久之前 应该是 2019 年年尾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 比这个更早之前的我都记得相当清楚 这样的稍微有点不合理 我甚至忘了看到的是有多少副景象 目前记得的清楚的是只有三副 但是我感觉并不止如此 这也是属于为数不多 越来越模糊的梦像之一。我把这一种都归类为“逐渐模糊的群像”就跟“青龙”一样。搜寻一下脑海里的记录 如果我能想起这一类的 我将先记录这一类的 要不然时间越久 就都忘光了。：“睡觉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说将带我去看某些景象（清楚的知道正在睡觉 就像你在睡觉 有人喊醒你 然后你就起来了） 然后我起来了 一起来就像马上坐进了某个飞行器里面 紧接着就跟做过山车一样 极速下降 （像坐飞机 你坐在最前面靠窗的位置一样 速度绝对比飞机快很多倍 ）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腿脚没有觉得发软 能体会到那种正在飞行的感觉 一直持续往下降了很久之后 看见了有一片地下的洞穴屋 像在崖壁上一样 一排排的 一个门一个门 黄土壁崖 没有绿植 有灰黑色木门 应该是以梯田形式成列的 看见一个灰发老奶奶 开门走在门口 门口有几个阶梯 （类似这样的黄色壁崖 ）有没有交谈 忘记了 好像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急速上升 速度非常之快 一直维持急速飞行的状态一会之后。缓缓地减速了 这次是悬浮在空中 俯瞰下面的大型城市 非常超现代化 多是莹亮的金属玻璃钢 虽然不像科幻片那种有高耸入云的超级大厦 但是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高级的文明”跟地底下洞崖屋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到的都是平缓的楼顶居多 似乎整体高度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突然特别拔尖的建筑物 有球场、喷泉、桌椅、绿植 都比较简单化 还有类似休闲设施的东西 有人群活动 突然靠近了一下 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白色的围网内。旁边有大树 和座椅 在整个上空晃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脑海里的信息会区分地界。它告诉我跨越了不同的地方或空间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

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上升还在继续中 过了第二层 紧接着出现了第三层 第三层比下面两层建筑更少一些 没有那么密集 但是却更宏伟更精美 高矮不一的建筑 有的极为庞大 感官冲击力更强 如果第二副景象属于“更高级的文明”那么眼前的就属于“超级文明”视觉真的非常震撼(我说过了 后面还会很多用的到的地方-_-#)缓缓地把三层“复古科幻城”浏览完 又绕着地势晃了一圈。原来整个地势是三层圆蛋糕型一样的 最下面的最大 越往上越小 远视角就像三层地势悬浮在空中 整个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 照的水都泛金光 看过了这样的景象之后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它的美和震撼 我都感觉我不会组词了 只能不停的反复用着已经用过的词语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吧 -_-# (从蛋糕底部开始 缓缓上升 想象一下 3d 大屏幕。当然我肯定是找不到原图跟里面一样精美绝伦的 仍然是翻了好久没有找到满意的图 随便选了几个 将就着看看吧)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但是我居然只记得这三副景象 隐约觉得后面的还有断裂超级大山谷 灰黑色 伴有红色 再转下一个还有 起码跨越了五个不同的空间 可是脑海里的图像不成型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醒来了越来越模糊系列的 这三副景象是我后面努力回想 想起来了之后描绘了图像“存”进脑海里的。而且第三副的景象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感觉漏掉了细节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丰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红橙黄绿蓝 还有一些我不会表达的颜色 很多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层淡金色包裹着所有的颜色 地势上的水全是金光闪闪的 视觉超级惊艳和震撼 可惜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自己偶尔还能“拿”出来看看 趁我忘掉之前先记录下来吧 此次是以“游览”形式观测的 全程无交谈接触 也无跟画面里的世界产生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就是单纯的游览 甚至连旁边坐着领我一起去的“人”都没有具体的“形像” 就像你坐在黑暗的密封电影室里看电影 感觉到旁边坐了个“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我感觉我就只剩一双眼睛。当然 注意力也全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刚开始在睡梦中喊我起来的声音 全程在没有任何互动和交谈

有时进入梦中脑海里的信息就会自动区分地界和与“我”有无关联 就像一场电影 截取一个片段播放 如果你是主角 那么你就能获取这个片段中的信息 马上就能代入角色 而有时就是以游览观测的形式看见的 这样的情况就类似“看电影” 能获取某些信息 也能理解过程 就是少了掺于其中的代入感 就像“这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我不是主角” 脑海里的信息会告诉我 这于我并无关联 我只是观测者 这三副景象就属于“看电影”形式的 展现了壮丽宏伟的景象 但这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些惊艳程度 我自己将它分别为五个等级。一：就是视觉浏览 就像我们看行人 浏览了一遍 但是却记不住 无任何印象，二：视觉享受 当我们看见很美的东西会忍不住赞叹它的美 以欣赏的角度去观测，三：视觉惊艳，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想看更多 留恋忘返，四：视觉盛宴，恨不得能将它一帧一帧的定格 并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贪婪的想要获取更多，而五：就是视觉震撼 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无法形容它 当这些画面呈现的时候 感觉前面的四项全部都消失了 此时已经找不到任何形容词 唯有沉醉在其中 任何的想法对于眼前的景象来说都是“亵渎” 特别是心灵震撼 如果再加上视觉震撼的话 那整个脑子就是处于“嗡嗡嗡”的状态 好久回不了神。而视觉+心灵的震撼 需要自己代入主角的立场才能体会到。三副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虽然画面之宏伟精美 但我不是主角 所以只是感到最高等级的视觉震撼 并无心灵+视觉的双重震撼感

而“齿轮井”虽景象没有“三层蛋糕”那般“巨像绝伦”但代入感极强 从而体会到了心灵+视觉的“双重”感官。为了仔细区分一些心灵活动。我也将它区分了等级 稍后会划分。对于某些东西我喜欢将它细致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些时候 我的“五感”会比较“敏锐”的原因。就像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吵我 我能感觉到 虽看不见 但能“感觉”出来 去到某些陌生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心灵感官的五个等级分别为，一：平缓，匆匆与擦肩者打招呼 过了就算，二：波澜，打招呼的时候多闲聊了几句 并聊的挺愉悦 愉悦感在道别之后停留心里一小段时间 时间稍久之后即消散，三：意生，就像我们看感人至深的电影 情绪受到某种牵引 跟着景象或人情情绪化 时间一长偶尔还能拿出来感叹一下，四：共鸣，代入感极强 真正的感同身受 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长久而消散太多 很难忘怀，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震撼了 同样也是找不到太多形容词 短暂的 失神 游离 脑子嗡嗡的 如果再加上 视觉的震撼效果 就是“嗡嗡嗡嗡”的 一般以主人公的角度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 就能达到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效果 如果仅以观测者 看见令人震撼的景象 则只有视觉震撼效果 单单只有心灵震撼效果的话 就是无观测景象 某一件事 经过你的回想、探索、解析之后 终于了解具体情况 在内心深处达到了震撼级感官。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感官解析 这里也是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强求“同化” 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像我看电影 看书 大多数是停留在前三阶层 看“星际穿越”的时候 里面的黑洞给了我极大的视觉惊艳 非常享受 要达到最顶级的感官标准 只有这些“现象”能给我

一幕短片 没有太特别的 想说是因为很真很温暖 像一汪清泉 虽平淡无奇 却有着最真最干净的清莹 一直持有平淡却珍贵的“初心”：一望无际的矮草丛 像稻谷将要结穗的高度 风轻轻一吹 荡起一片草丛浪 阳光的温度正好 像秋冬的太阳 暖进了心里 我立在山前小路 背靠着大山 感受着眼前的嫩绿色海洋 某些伤痛仿佛得到了治愈 忽然身体缓缓上升 凭空而起 以悬浮在半空的高度缓缓的飘动 往嫩绿的草丛中间飘去 那里有棵大树 阳光一照 泛着金绿色的锋芒 树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 我浮在草丛的上空 看着下面的丛浪 听着风吹动树叶和草丛发出“莎莎”的声音 非常悦耳 还闻到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沁人心脾 阳光和微风都正好 多一分嫌多 少一分嫌少 静静的聆听和感受着这种恩赐 似乎所有的悲痛和哀伤都得到了治愈 没有怨恨 贪婪 不甘 悲愤 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宁静 感觉渐渐能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温暖初生 这里仿佛是来处 也是归处 浮在半空看着很远很远处已然模糊的青山 而后闭上眼睛 就像一片落叶 任由风吹着飘荡 一直沉醉其中 直到醒来。醒了心里感觉到了非常真实的温暖及愉悦 和前所未有的放松 闭上眼睛不肯醒来 还想着再睡着的时候能回去 很遗憾 并没有继续了 某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遇上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天空 抛开世俗的一切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忙于算计 忙于成长 奋力的去追逐着什么 渐渐的在这过程中迷失了最初的自己 变得暴躁易怒 贪婪虚伪 想想这真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吗 在心里划下了一道伤口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治愈 就又匆忙的奔在路上 越来越多的伤积压 把我们变得扭曲 渐渐忘却了来时的最真最纯 有哲学家说过 人的一生不是战胜敌人 而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只有找到最真的自己 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 反而最珍贵

也是一个模糊系列的。这个梦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更为重要 或许是所有的梦境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记得的更少。现在只剩下非常模糊的一小段 起码是目前人类史再往前推几百年也触及不到的 关于宇宙星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努力想了很久 仍然没有记起来其它部分 连仅有的片段也非常模糊 超出了所有可控的东西。(也许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据我潜

意识里是这样告诉我的，有不爱听的朋友 这一段就当我是疯了 在胡言乱语好了 这个梦境看到的已经不是震不震撼的问题了 而是我 已经“无形”了 或许你们觉得我说的很乱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组织语言好) 也许是第一视角。也许是 360 度 或许我没有肉体 只剩下“五感” 意识能接收声音 “听”得到 看得到 仅此而已。一开始 周围就跟看科幻片的宇宙中一样 黑暗居多 伴有少许亮光 意识里的声音响起 有星球正在转 我看不见自己 感觉自己毫无重量 或在晃 或在浮 或我只剩下一个意识 我在这里 又在很远的万里之外。此次没有感到太急速的飞行 除了感觉很轻 无其它 也无人带领我 只剩声音 星球转了一排又一排 紧接着缩小 变成星系 又掠过了一排一片 就这样看过了无数片星系之后 好像到了宇宙的边缘 不对 怎么感觉又回来了 原来不是回来了 是另一片宇宙 , 也许你到了前一片宇宙的边缘 但是身处刚到的这一片宇宙中 这也许就是此处的中心。 所以到底是有边 还是无边? 声音说 : “万物身处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套一层的 是无数个无数个 也是一个 ” 是不是很好懂 不对 好像又不好懂 所以我涂鸦了一块图 大家伙研究研究 哪里是哪里

如果机器观测不到 印证不了 没有这样剥离开来 具体分开哪个是一号 哪个是二号。那哪里是边缘 哪里又是中心? 所以有无边缘? 有无中心? 多重有某些地方互相重叠 又互不干涉 也许我们往前跨一小步 就到了二号宇宙的圈里。但是你是身处一号宇宙的位置 就是终其一生 都碰不到二号宇宙位面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追逐什么 摆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恩赐了。

就这样“乱晃”了一会儿 紧接着 感觉去到了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处 那里也许是夹缝 也许是“泡泡”宇宙中的极处 “泡泡宇宙”开始排列成锥形 就像三角形雪糕筒 尖处朝上 (并不是说宇宙是这样排列的 此处好像在说距离 和难度 我们喜欢用金字塔比喻成功的人士 说“站在金字塔顶端”意思就是差距 距离 和难度 就像让一个农村种地的 给他一个星期时间 让他变成另一个“比尔盖茨”并取代他 这种距离和难度) 那里夹了一个星系叫“永夜” 它是不可观测的 无任何亮光 就像黑洞一样。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只是传说 但是宇宙会“运行” 不是一成不变 在运行到适合的天时 在那一个点正好的时机。只能观测一次。过了之后 也许等很久很久很久 都很难有一次机会 (永夜) 里面也有生命 也生机勃勃 在那个位面里面的“生命”, 超出了“泡泡”宇宙的规则。所以才先给我展示了 难度 和距离 那部分是难以触及的, 如果说我们身处一号宇宙, 一号里 有凡人、鬼神、灵物、2 号宇宙也同样跟一号宇宙一样。一号有什么 2 号也有什么。然后无数个一号二号 组成“泡泡”宇宙。但是夹缝里的“永夜” 超出了这些泡泡宇宙的范围。而这样的“永夜” 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到这里后面的就非常模糊了。本来可以更详细的。隐约觉得那里 可观测的时候 是一片白冷的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最模糊的 醒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兴致勃勃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说着说着 好像越来越模糊 这是唯一一次 观测到以宇宙为背景的梦境。时间大概是 2017 年的时候 后面再无这样的了 这里面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段时间我不停的查阅资料。除了有一个科学假想话题 稍微类似一点点 就是 (多重宇宙论)其它的 没有任何线索 多重宇宙论 也不尽然相似 它里面说的多重 就像儿童乐园的泡泡球池 一个是一个 也许偶尔会“重叠相交” 但不是这样“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 这个“永夜” 我不确定是它为了让我更好的明白 而翻译过滤传进我脑海里的“大白话” 还是那个地方或这种类型的就叫这个名字, 我感觉是“大白话”居多。

原本这一部分 我想放在最前面说的 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看 而是怕“忘记更多”。又怕有人说我异想天开的“发疯” 随便把一个“普通的梦”说的这样玄乎 梦做多了都当真了 或是

神经错乱了 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还是特斯拉”之类巴拉巴拉的，但是现在既然我觉定说了 也不怕被骂了 骂与不骂 都没关系。就是骂 我也不觉得如何 毕竟对我也没有造成太实际性的伤害 只要骂的人记得 骂完陌生人之后 把耐心和爱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就行 哪怕身边的人与你并无密切关系 所有跟我们遇上并交集的人 都是一种缘份 今天我在这里写你们在这里看 也是一种缘份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说相对于宇宙 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只是一抹尘埃。在有限的生命里 更应该鼓起勇气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要不亏心 未给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影响 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后来我看电影“星际迷航”电影版 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永夜”星系 不是那么重要 没有详细的解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名字重复”而已 是“泡泡”宇宙中的 不是超出规则的存在 电视剧版也有 也是差不多。电视剧版里有一个主题很像“泡泡”宇宙。就是有一个世界里面只有意识层面 “人”已无形 大家的意识共存 前面意外身亡的博士不愿与它们“共存” 想自成一体 “意识植物体”想接触并融化他 一旦意识植物接触他之后就会像被“烧焦”一样。被接触的博士也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这现象对于这个位面 意识共存的植物体来说 博士就是“恶魔” 所经之处烧毁大片共存的意识体 然而对于博士来说也是 这些植物体想要“吃”掉他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后来植物体为了寻求帮助 “找”到了主角一群人。探索了解之后 主角这群人想办法 去“救回”博士。因为那个世界没有“实体”的存在 全是意识共生体 跟主角不是一个位面的世界。后来经过研究算计 打开了一个通道之门 飞船里面的实验室散发出来的质量 接通了大门。这段以飞船半倾斜插入那边世界的大门拍的 飞船一半在那边 一半在这边 这一段我感觉很像共存的“泡泡”宇宙 就像宇宙中的某个地方相交 是互相重叠的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个位面 星际迷航系列 真的是超级好看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个人认为是当前最六的影视作品 里面的逻辑性连贯性 很完整 特别是电视剧版的 感觉是超一般人能“展现”的 我都怀疑作者是不是也“看见”什么 才这么有创造力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 其他的与我“看见”的并无太大关联处。关于我看到的“永夜”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里是“到不了”的极处 演示与我的时候 隐约脑海里的信息就是“那个地方有生命 超越泡泡宇宙的规则 冷白光”甚至连里面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 无半点信息 更别说像看“三层蛋糕”一样看到它里面的形态了。不过星际迷航系列逻辑性故事真的很好 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再做一个假设。泡泡宇宙中的一号宇宙 是我们“人类”的位面，二号宇宙是“齿轮井”，三号是“洞穴屋”，四号是“第二副景象的“更高级文明”，五号是“三层蛋糕的超级文明”，6号是星际迷航的“意识共生体”，诸如此类的无数个无数个万万千 不同层面的“宇宙”，如果一号是“我们”的话 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科技 没有达到能“打开”通道大门的程度 “更高级”文明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就相当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把某些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称作“神”，但也许他们只是位面不同 泡泡宇宙中，延伸出来的“文明方式”也不同 有某些“宇宙中的生命掌握了更“超能”的力量。而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 相当于只是在自己的位面里“寻找外星生命” 所以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证实 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 没有掌握更高级的“能力” 还在用我们这个位面的理论和知识 去“套用”万万千的泡泡宇宙规则。而“更高级的文明”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 他们想打开这个大门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他们过来这里 属于“降维”，（就像比尔盖茨 突然有一天不想当首富了 马上就去了当了一个农民，这样的性质 属于“降维”，而农民 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不想当农民了 “马上”就能当比尔盖茨。这就是“差距”）整理到这里 似乎有点理解 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要达到这个高度看宇宙规则 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而现实中 我们还在因为“科学”和“鬼神”争论不休。其

实有可能 他们说的“神”并不是指某个物体 某个层面。而是“多样性”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神， 到达了他们那个理解高度 他们能“理解” 能“明白” 却“干涉”不了 一些 位面的规则性 （就像目前的医生 能观测癌症 非常了解 它运作的方式及程度。但是却“治不了” 就目前来说 治不了 因为还没有打破某种“规则”） 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留下了这么一句“科学尽头是神学”如此引人遐想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高度。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不知道怎么去证实和剥悉 并解释给常人理解 因为就是说了 某些人也不一定理解 说了 也还未打破规则 也证实不了。肯定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才说了一句这么玄的话。后人因为这一句话 死了多少脑细胞的争论不休 （此处 我也只是按照我的思维瞎猜的 别喷我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观点 可以交流一下。每个人看到的问题 和理解的都不一样的。有些你们看见的 我看不见。我看见的你们没看见。 书面文明 都是这样不断的“交流”出来的）但“永夜” 是超越这种“泡泡”宇宙的存在。那么那一个极处的层面 “永夜”之后呢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真是“细思极恐”

一幕短片：比较简单比较美。我在一个宽大的室内 中间有一个浅金色长桌和一排座椅 座椅是红色和金色相交，内部空间很大 风格精美 还有很多很多鲜花 各种各样的花 天花板吊着水晶灯 白窗纱 装饰得很精致 颜色很丰富 窗纱随风一飘 晃起一片白纱浪 屋顶好像很高很高。从上面也吊下来很多盆栽 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心情很愉悦 好像一群人在里面等待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我走到窗口透过白色的窗栏看去外面 原来外面都是无边际蓝色的海水。宛若在大海中央一样。眼前不远处蓝色的水中还有一座白色的古堡 大概有三层高 大圆顶 雕梁精致 四周也围了一层鲜花 不是像“永生玫瑰”那种形式一朵一朵的粘起来的。而是像艺术插花一样 有花有叶 各种鲜花搭配的恰到好处 高矮不一 四周有不规则的白纱围绕。有露台。我所在的地方好像比较高 从窗口望下去 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心情较愉悦平缓 直到醒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梦境 简单却美好 我们匆匆忙忙 经常会忽略身边很多简单美好的东西 偶尔停一下 充一下电 再奔波 也不是一件坏事（-_-# 我不会找图 乱涂鸦的 相信我 真的很美）

有时候也不尽然全都是 恐怖的、知识类的、异象的 、偶尔也有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势 非常简单美好， 就像“草丛海”那样宁静优美的地方。这个“海中鲜花城堡”也是这种类型的。如果大海中央真的有一个满是鲜花的白色古堡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吧 ，这类型的景象 ， 让人的心里收获了无数的满足和宁静。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变的更好 灵魂得到某种升华 然后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 ， 其实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你在满是恶臭的环境下 根本没有想法去关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 但当你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就会生出满腹的诗情画意。环境好坏 也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都是垃圾 你也会往地上扔垃圾 心里想着反正脏都脏了 ， 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很优美 那你就生出想要好好维护的想法 有垃圾也舍不得扔地上 任何破坏影响它美丽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都是对它的亵渎， 古人是很讲究环境环保的 有某些小小的油灯 都是设计的“灭烟法” 特别是道家 对环境要求更为苛刻 因为环境是“养人”的地方 好的环境 才能养“好”人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相信“风水”一说， 它不是传说 也不是夸大 而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德多高尚的人 但是起码的不乱扔垃圾 我还是能做到的 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 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从我自己做起（以下图是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是不是很美 世界第八大清真寺 里面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优美的环境真的能洗涤心灵）

那天我去小卖店 旁边的人都在讨论 围了一堆人 说小卖店对面邻居的孙子快不行了。（农

村有点事就大伙都知道 都围观 暂且称为邻居 a 吧)他二儿子儿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男孩 前面的俩都是女孩,一家人爷爷奶奶都很着急害怕 请来了医生又是吊水又是急救的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小孩已处于昏迷状态 小脸有点青紫了 医生来了给用药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就像吊着最后一口气一样 邻居 a 家人都准备好请人办身后事了 开始联系人,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婆婆说 这种情况不太对劲 孩子一直也好好的 才一岁左右 不是体弱多病那种 更何况早上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才隔几个小时就快不行了。说是应该是“犯”到了什么,让去请一个会看事的来看看,没一会儿请来了人 老先生一看 说是他门口两块大石头犯到了风水,要马上去找两只大公鸡 和一碗清水 公鸡找回来了老先生不知道念了什么 把两只公鸡杀了让它血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对着这个方向喷了两口清水,他说这下没事了。果然没隔一会儿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慢慢恢复了 渐渐有了血色 老先生说就是邻居 a 爷爷搬回来的两块大石头犯了风水 导致的孙子被克住了。那段时间老是下雨 因为南方雨季的时候都很泥泞 以前的路面也比较容易积水 有些是泥土路面,连续下了几天之后 隔壁邻居的院里积了不少水。走路上上下下的比较不方便,邻居 a 爷爷就不知道去哪里搬回来了两大块扁的大石头 垫在了院子里 这下来回没有那么不方便了,大概是早上 8、9 点左右搬回来的石头 11 点左右 小孩子就不舒服了 之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家人都伤心的准备后事了。后来听了婆婆说 请了老先生,老先生来看了说了前因后果 “解了”之后 孩子也慢慢恢复了,隔了一会儿他们就把大石头都搬走了 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这是我现实中亲身经历的 不是听朋友转诉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你不相信 得真正遇上时候 你不得不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说到风水了 才突然想起来的事,从小我就爱听大人讲这些 小时候还 4、5 岁的时候 家里在街上做点小买卖 一堆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聚一起聊天 他们一说到这种方面的我就喜欢听。我还记得隔壁有个阿姨 还笑话我说这小孩大人说点啥也坐旁边一动不动的听 妈妈还说,有时候就作得很 -_-# 有时说点啥也要听 爸爸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到处跑 在外面“行走江湖”遇见的事也很多 他有时候见我爱听 还跟我讲过好多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他们那个年代 还比较辛苦,从小就没怎么上学 上了 3、4 年级说是不想上了,跟着爷爷到处跑 就是这边收点特产 再转去别的地方卖 直到婚后才稳定下来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奇事 从小我就爱听这些“故事”,别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 我大多喜欢听的 就是这些奇事 特别是听爸爸说的 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 (虽然有时候听的时候挺害怕的 -_-# ,真是又管不住一颗骚动的心 又害怕,又想听,有时候听着 晚上睡觉自己害怕了就把头蒙起来)大概,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总觉得在外面遇见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能成为丰富人生的“传奇”吧

以前聚堆听故事的时候,听见大人说的,有一伙小青年去大河里玩耍游泳 大家玩着玩着 突然有个人往深水区那边去 眼看像腿抽筋了似的在那里扑腾 后来同伴看见了几个人去给他救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 明知道那边危险 因为都是常去玩的 哪边水浅哪边水深都知道 明知道那边不能去 还过去差点被淹死,那个人说是因为在游泳的时候看见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 就想去抓 一直抓啊抓啊 抓不着 不知不觉就到深水区了 掉进去的时候鱼也不见了。大伙听了之后都懵了 来了这么多次 也没见过有他说的那种鱼 一般附近的河流有什么品种的鱼大伙都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草鱼鲤鱼或是小鲫鱼,然后大人说这种情况就像是被鬼迷住了眼睛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没人拉他 可能就淹死了。我自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不敢一个人去河边玩,第一是不会游泳,第二我也怕死 -_-#, 要去就大伙一起去在岸边抓个小蝌蚪啥的,听故事的好处就是 有些太作死的事 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还有听说有些被“水鬼”拖下水被淹死的。总之水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 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的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 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感觉错过好多帅锅-_-#）

这个也是比较长 综合起来较完整 大概是 2009 年的时候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引魂师”，是由两个大家族世代继承的，分别有白引和夜引，从爷爷辈传到孙子辈 世代传承了好几辈人，他们各自都紧守着祖辈留下来的职责和宿命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白不见黑” 意思就是两家人不得有任何交集，不能碰面交流，但彼此都明白的肩负着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对方的存在。那么引魂师是干什么的呢，并不是像现下的玄幻动漫和仙侠小说那样 召唤各种小妖小怪或各种“魂”做陪衬的，而是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人送回家”。

有些在异乡“意外身亡”的人，灵魂在外飘荡，痛苦的在原地兜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以灵魂得不到安息，所以引魂师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迷茫的可怜“人”好好的送回家，在一路上给予某种“安慰”让它们忘却痛苦，到家之后“戾气”平复，得以转生，（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就是戾气太重，怨念太深的魂，是不愿意去投胎的，或是自身的“业”没有消除好，有些就是去了都不得其门而入，不收，所以才在世间痛苦的徘徊着）而我们的家族继承的是“夜引”，顾名思义，就是不管途中需要多少天的时间，都只能选在晚上的时候“做法”，而另一个家族则是“白引”了，他们也是如此，只能白天设坛。继承到我这里，

我也才刚接手没多久，还算是个新手。有一个“人”，在路边出事了，受了委托之后我领着俩人，就去到出事点，摆了需要用的东西和阵法，开始“招引”，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很透明的白色人形气体缓缓的现身了，它好像在哭泣，我又默念着什么，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东西往空中一抛，出现了一个泛着光晕似幽灵形象的“引路人”，它看着“引路人”稍微激动了一下，就缓缓跟着“引路人”飘走，我手里拿着类似一根法杖之类的东西，走在前面，它们缓缓的在后面跟着，法杖最顶端好像绑了红色的流苏和竹子的枝叶，枝叶应该是每一次都会换一支的。

家族的人挺多的，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我还有个妹妹，妹妹并没有像我一样继承这种职责。性格好像比较天真烂漫，稍有点叛逆，反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由着她，有一次我回来了，她兴匆匆的找我说话，说她恋爱了，能感觉到她心情很高兴的样子，说话轻飘飘的，我与她交谈着，就问她那个人是谁，我也很愿意支持她，去分享她的喜悦。结果她问了我一句，有没有见过“白引”，当时我懵了一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如此，她说在外面的时候见过他，然后打听之下知道他就是“白引”，确定就对这个人有倾慕之意，当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天啊，真是“作了个好死”。从未听过祖上有人开先例接触过“白引”的家族，更何况是对“白引”有意。（我思想好保守-_-#）我真是不知道该为她担心还是为她高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消息被爷爷知道了，气的和她大吵了一架，妹妹生气了就离家出走。

她走之前貌似我也劝过她，她说我们迂腐，只是个不成文的规矩都这样守着，就是接触了又怎么样。她走了之后我越想越气愤，心想肯定是那个人油嘴滑舌欺骗小姑娘，挑拨是非。还给小姑娘忽悠的离家出走。心里给他定义了一个极差的形象（自动划为渣男）。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妹妹被骗了，一定要去找她，把她的心态纠正不要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路打听之下气冲冲的跑到本家去找他，到了本家之后，他们的管家告诉我“白引”不在，平时都呆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他给我的路线我一路找过去，心里更气了，居然还躲起来，经过了一片小山林和一大片草地之后，在草地的尽头看见一大片芦苇和一个大湖泊，芦苇傍水而生，而芦苇旁就有一座大概四五层楼高的小楼，看着这片芦苇丛和小楼，心里泛起了很清幽的感觉，颇为诗意，（当时想真会找地方躲，白瞎了这美景配渣男-_-#）估计是傍晚了吧，天灰灰的没有落日，陶醉了一会美景之后，想起来正事了，我又气冲冲的准备过去敲门。（梦里的时候一直都是气哄哄的，停不下来）

我走过去用力的敲门，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书童打扮样子的人来开了门，我气愤的说了前因后果，他说这里并没有我口中的小姑娘，让我走吧，我这一听，“噌”的一把火又烧起来了，心里想着的是我都找上门了还不敢承认，居然还把人给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她，这妹妹居然也这么傻的配合了。当下就要闯进去，小书童拦着不让我进，我俩撕巴了一会儿，正主出现了，先听见的声音，说“既然姑娘不相信那就让她自己进来找吧”（虽然记不清样子，声音大概就是也挺好听，我是声控嘛-_-#），我一手挥开书童，就自己进去，进去看见了人（别问我帅不帅，没印象了）他说我不相信可以自己随便找，但是一楼有个上了锁的房间不能打开，除了那里哪里都可以随便看，我就上上下下的翻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原来他这里的小楼一楼是不能住人的，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一楼的房间也不像有人经常活动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人就找他理论，认为他就是把人藏起来了，我说除非要打开那间上锁的房间。让我也进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死心，他不同意，既然不相信，其它地方就随便我找，找到我满意为止。

我上上下下乱又逛了一会儿，仔仔细细的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越来越觉得那个上锁的房间可疑，我趁他们在楼上不注意就走过去，房门是有点破旧的烂木门，貌似很多灰，锁也有点旧了，像是地窖似的，我想万一临时躲进去了呢，刚好利用这点作掩护，要不然怎么不肯同意我开门进去看看。于是我一剑就劈开了锁，把门踹开了（我好厉害@_@），门倒下卷起了好多灰，看见屋子中间有一口黑棺材，我走过去就要给它掀开，认为就躲在里面了，小僮听到声音过来阻止我，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我用某种力量卸开了四周的大钉子，掀开之后，一股强劲的气体飞出来，呛得我蹲了下来，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是真感觉呛，呛得我都不能呼吸了）咳的眼泪都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里面是啥，突然跳出来了一个穿黑袍的“僵尸”，不是像电视那样穿清朝官服那种，就是简单黑长袍，披头散发的，（此时我居然也不害怕）眼看它要朝着我攻来，我赶紧顾不得咳嗽了，站了起来把我的剑掏出来对付他，小僮看我有危险也过来帮忙一起对付它，它身上好像还绑着锁链，动起来声音“叮铛”的，它很凶，我俩都打不过它，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小僮还一边说“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不要开这个门，你偏不听，开门也就算了，连棺材都掀开了）说这个是他家主人好不容易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住的“恶鬼”，布下阵法压在这里的。总之就是之类巴拉巴拉的。眼看我俩都快耗尽力气了，还是打不过它，楼上的“正主”听见了声音这才过来帮忙（真是的也不知道早点来，出现的太慢了 差评）于是就一通乱之后，终于收服了它，又不知道被他弄去哪里封了起来。完事之后，感觉他凉凉的看了我一眼，好似我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也没敢吭声。受了点伤，也中了点“尸毒”好像就是刚开始呛到那口气，于是就帮我疗了一下伤。后来经过我细问交流之下。才知道人家根本也不知道我妹妹的存在，更没有说他俩“搞”在一起，原来可能是小妹见过人家自己在单相思，他们都没有交流过。这下子我更不好意思了。平白无故给人添了这么多麻烦，还冤枉了人家是“渣男”。这后面到这里就突然画面一跳，感觉是好久以后了，不知道啥时候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后来他说，“白引”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其实是个商人，平时是在外面行商的，就是接到委托的时候就管一管，有时候叫人去管。除非很厉害那种非他出手不可，他才去。（就像压在阵法下那种厉害的）紧接着画面又一转，我们在一个屋里，古风客厅有珠帘飘纱，我在偏厅喂一个小娃娃？？？?????然后他们在正厅谈事情。（@_@#）到这里就没了。（妹妹咋样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从这里就醒来了。我发四，真的没有添油加醋加剧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始末故事都非常完整。感觉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梦，醒了也没有疲惫感。而且也记得非常清楚，距今好几年了，情节一点也没模糊，除了人脸面貌没有印象之外。其它的就是如此完整。一般我与朋友说起的时候都隐藏着后面小半部分。有点不太好意思，（好似我犯花痴似的-_-#）真没添，也不是在写玛丽苏小说，啊啊啊。。。有点无语。哈哈

当我与另外那个信佛的朋友说起时，也是全说的，她比较喜欢听我说这些，她的关注点是前面这一部分，她说现世如果也有这一项职业在，那必定是很好的，世间肯定会少很多冤魂和孤魂野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替死鬼的故事，同一个地方间隔时间不长，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出事的，听说就是前一个在找“替死鬼”它很难自己出去那个圈，有些甚至被困在那里上百年上千年，除非找到“下一个”，那么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凶恶之地。而引魂师，就是可以化解一些地方的“戾气”。和帮助一些迷茫的魂，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自愿不往生的，因为还有执念放不下。或是某个地方的“坑”比较好。盘踞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修为，但是这种修为是属于不太“正”的。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在找“替死鬼”那么“地方”好的话前一个的修为是比较强的，如果它自愿在那里。不找下一个 那么它的修为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这样的也比较容易误入歧途。如果它决定找一个替代者的话，修为就会给替代者继承一半。嗯！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就说让我去写小说，这么多的“异象”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而且“剧情”说来就来，哪怕不写长篇的，抓住一个都能

写短篇的。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并不是很想把它们以小说的模式呈现出来，感觉会少了很多“真实性”，为了剧情肯定会添添减减的，这样就会少了很多“真实性”，这些都是我“所见”和所“感受”到的珍贵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它是特别的珍贵的。所以我想更“认真”的对待它。尽量让它以最真实一比一的还原记录下来。我恨不得那些模糊系列的也能全部想起来。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任何信息了，所以我也不会为了“剧情”自己舔舔写写。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那样模糊的。明明“看”的时候很清晰。也许是人的脑子太小了容不下这么多“巨大”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太过重要了，也许是太“深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触及就能触及的。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我枯燥的人生。

小时候聚堆听故事听来的：“有一个人走在一片竹林里。走着走着脚下踢到了一个瓷器，一大半都埋在土里。只露出来最上面一小部分，他觉得里面可能有宝贝。是不是别人藏在这里，经过雨水冲刷现在露出来了一点头。刚好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觉得是他走了好运了，平白无故捡到一缸子宝贝。后来他就开始挖。挖呀挖呀，能掀开盖子了。他就掀开盖子一看。果然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更用力深挖，下面隐藏的部份还挺深。罐子挺长。终于挖到能拿起来的时候，他兴奋的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了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蛇蝎毒物，给他吓得放下，罐子掉回了坑里。放下了就又变成金银珠宝了，他想难道是他刚才眼花了？于是又拿起，结果又是一样，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又全都是蛇蝎毒物，又被吓得扔了回去，放下了之后又变成金银珠宝了。这下子可给他看傻眼了，真吓到了，赶紧转头就跑。此时啥也顾不得了。”故事结束，通过这个故事是不是都知道了一种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任何的不劳而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没有事先揭开盖子，看了一眼之后就盖上，直接挖出来拿回家了，那将是怎样的后果，想想就恐怖。自从听了这个之后我就是外面的坛子罐子捡来的东西都害怕。小时候那是听到啥怕啥_-#

关于鲛人的故事，一个长辈的远方亲戚那边村庄发生的事，省亲回来，聚堆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她那个亲戚在北海那边，那边靠海的一般都是出海以打渔为生，有一次那个村子有个人晚上回来的时候捕获了一条“人鱼”，上半部分是人形，到手这一块，下半部分是鱼尾，就跟一般的美人鱼形象一样，好似没有头发，脑袋上长着鱼鳍，体型大小跟成年人1.6米左右高度。那天晚上好多人去看了，据说那个亲戚也去看了，他们一堆人都在讨论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放生吧，人都有恻隐之心，看着怪可怜的。有人认为这么稀奇的东西肉肯定大补，（好残忍_-#）人鱼似乎知道有人要伤害她，可能预感自己会遭到危险，就像听得懂人话一样，发出“吱吱吱”的怪声音，她还会哭，眼泪一直掉。后来那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将她“杀”了，没错就是“她”，她是个女性。后来发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的。那家人把“她们”拿去街上卖，以为是“珍稀物品”能换来很多钱。结果没有人买，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或“太残忍了”，可能少少的买了一点，还剩下很多他们后来带回去自己“吃了”（说到这里我都感觉好残忍，哎，有时候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后来的某一天这家人全家一起出海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过，船翻了，全家人永远的留在了海里。”这是一个比较残忍的故事，头一次听故事听的这么难过。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人心有时候太过残忍和贪婪了，如果他们选择了放她们回去，那大家的“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老祖宗诚不欺人也，害人终害己。

一幕短片：“我走在一片耕地中间的小路，像那种稻田一样一格一格的耕地，里面长的是参差不齐的小草。不远处有山壁，此时好像是夜晚。只有月光照亮的夜晚，可见度并不算太高，天空灰灰的。我面向山壁一路往前走，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走着走着，脚下不远处横着一

条小水沟。宽度大概就是一般公路路面的宽度，不是很宽。我走近后停下了，隐约好像飘来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清脆响亮。小沟里长了很多茈荷花，有睡莲和支莲，绿叶和花朵相交，淡粉色的花朵，清雅的分布在绿叶其中。水面无波澜很平静，清澈见底的池面忽然缓缓映出了一轮明月，像高帧率摄像机在播放慢镜头一样，观测到的池面非常清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幽幽的映在了池面，与荷花相交映。我看着此时的景象，竟然失神了良久，好似时间被静止了一般，什么声音都没有，（此时是第一视角，感官标准4级）忽然，好似感应到身后有什么一样咻地转身，又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背后不远处的地方是沙漠，暗金黄色的细沙土，很远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池，宽阔的广场，殿堂，建筑不高，有水、少许的绿植。很远的背景处是金字塔，很多座金字塔，很多金色的尖顶的帐篷，帐篷有的很高很大，有的又比较小，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广场上，沙漠中。火堆、人群。似在庆祝，又似在贸易。我看见自己，（一个第三视角的自己）在其中一个帐篷中走了出来，金色和暗红色相交的纱裙，黑长卷发，额间有金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似要走进人群中与人交谈。火光越来越亮，甚至看到它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此时大概属于魂游状态，分不清哪边是我自己，我似在这里又在那里，像透过山脉看着沙漠中的城池和我。脚下是绿地，隔一条公路的距离是漫天黄沙。到底哪个是我，或是两个都是我。脚下踩的是土地，对面像是到不了的海市蜃楼，而我就在海市蜃楼的火光中。我已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或、两者都是，亦真亦虚。

一幕短片：“我正在爬山，好似快到山顶了，这里说是最高的连绵峰，爬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周围全是山峰的峰顶，高矮不一，连绵不绝。草木生长的比较杂乱，石头路面，沿着石头一路往上爬。终于上到山顶了，此时有点累，找了个地方坐下，坐下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往右边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右上方的天空处有一个倒过来的世界，整个就像倒挂在天空中的超巨大紫色水晶球。外围还有一层圆形透明玻璃罩着。里面有庞大的深紫色欧式建筑群，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很多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深紫色的建筑高矮不一，尖顶的居多。还能看见人群活动。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这个存在好像是常态，没有人不知道此番景象，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的稀松平常。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这里似乎是个风景区，只要有人想观赏。随时可以上来。此处是能直接观测的最高的山顶和最好的位置。两个世界的人彼此能看见，却无交流。我就坐在山顶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吹着微风。醒来。醒了还缓了好久去消化脑海里的美景。与倒挂的水晶球一般无二。超巨型倒挂的紫色水晶球。就像电影（逆世界）一样两个地方一正一反。

两幕短片间隔的时间大概是2年左右。沙漠应该是2016年的了，紫水晶是2018年。没有与里面世界的人有交流，在“紫水晶”里正在爬山的时候，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已自动产生关联性，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去干什么。就像是我们安排假日出游，订好了去某个景区看风景。然后去到了目的地。就看见了预想中的风景，一点也不惊奇。哪怕风景就象将一座城市装进紫水晶里倒挂在天空中。因为是独自一人，没有可交流的性质。而“镜月沙漠”则是像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将会怎样，是以缓缓展示的方式而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出门，不知道未来一小时内会遇见什么，遇见了，才知道。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像自2019年往后的没有太多“完整”的内容了，类似引魂师或齿轮井那般一大段的故事内容。引魂师是这些内容中最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比较整齐。现在才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么回事，这两年都没有太多这么长的能内容了。有的话也只是其中一小段。这种梦境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停止”。只要它出现。我将会记录到最后一个为止。

一个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故事，“他们在外行商的时候，准备要往一个熟悉的村庄去，在半

路遇见了那个村的人，挑着担子跟着他们作伴一路走。走着走着，预计或许再过几个小时小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马车小牛车和人力，所以路程比较慢。走到了将往那条村方向的直路口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要往右边的方向走，右边只是一条非常狭小已经长满了草的小山路。大家伙就喊住他，让他不要走，说他走错了，那个人非要坚持往那边去，说那是一条大路就是往他们村方向的，他们这伙人走的不对，就他的对，意思是，他是那个村的比任何人都熟悉道路。也劝着他们跟他一起走。后来拦了几回没劝住，他执意要往那个小路的方向去。就自己拐去了。等爷爷这伙人到了他们村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大家聊天就说起了。他们就问什么情况，这伙人就如实回答了。他们呆了一阵子天黑了或是隔天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外行商，一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本村是常有的事。走到哪住到哪甚至有在野外住过坟地旁边都有。周围大片区的村庄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们那伙人。后来隔了一段时间，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听人说起。那个走小路的人失踪了两天没回去。回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有些都被树枝划破了。身体也有部分被划伤破皮但是无大碍。刚回来头一天跟周围的邻居谈天说起他的“际遇”据他说的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他说他后来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他，好酒好菜的招呼着他留了他过夜说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也不迟。就这样愉快的招呼过他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当他回来隔两天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一些杂草树根子。（此处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段“经历”就在附近的村庄传开了。以前农村就是有点事方圆百里都知道。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属于被“鬼迷眼”好在他这个是没有什大碍。估计就是比较调皮，想找他“玩”一下而已。要是凶恶的估计凶多吉少了。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在外面行走，风餐露宿的很正常。夜晚来临时，赶不及到下一个有人家的村庄或落脚点，就在野外露宿，山边找个地方一趟旁边有坟地都照样睡。他们说“只要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意思就跟“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同理。有时候也会遇到“鬼打墙”就是怎么走这个路都出不去。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太稀奇。说是手上有火点着烟抽一会儿就好，或是随身携带的清水。含一口朝哪个地方喷一喷。过一会儿就能解了。（当然这得“懂”的人能解一般的不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我感觉一般人见火光这招能有效）“众生”跟你无怨无仇的话不会故意对你展露“恶意”只是有些比较爱捉弄人。甚至有些“心肠好”的众生困住你，其实是它们在“帮忙”。有一个人凌晨4、5点多在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绕圈子，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只要过了这里前面再过一个小桥就出村了。今天他怎么走都还没到快出村的小桥边上。来来去去晃了差不多2个来小时。天都渐渐的亮了，后来突然间像是“正常”了一样，慢慢的就走到了小桥的道路这里，要过桥的时候发现了，桥接近中央处右边踏了一大块。还好此时的能见度算好，能看清了。要不然四点多那会着急赶路，乌漆麻黑的一个不注意就掉进河里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它突然会缺一个大口子，要是无人需要避让的情况下一般就在中间走过去了，桥也不算太宽。后来他明白了幸好是有“仙家”帮忙，于是为了感谢它回程的时候特意买了香火和一点贡品。在靠近那一段出不来的路边献祭，以表达谢意。有道是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很多时候什么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人分好坏。众生亦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众生也需要“积功德”的。而人、更需要。

一幕短片：“这个地方不太正常，到处是废弃的建筑，天空的颜色灰暗灰暗的。不知道是黑夜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短。山丘上的土坑和石壁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绿植很稀少。处处透露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他们在躲藏着什么。远处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惊慌。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扫荡过后的战场，幸存者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还未来得及压制心底的恐慌。仍然要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就这样一边躲藏一边艰难的生活着。这里有一只“恶龙”本来平静的

生活因为这股邪恶势力的到来变得糟糕不堪。人民的生活已经顾不得体不体面，能继续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赢家。我们三两个人走着。在找着什么，或许只是想翻找一点生活用品而已。都得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然之间，幽幽的天空传来了一点不对劲的感觉，我们赶紧往石壁底下跑。躲进了石壁里。原来是恶龙过来了，我偷偷伸出头望着天空。恶龙就在天上幽幽的飞过。通体发黑的坚韧鳞片。头部似蛇，有犄角。到身子尾巴处长出了好多触角，像八爪鱼一样，飞在空中一晃一晃的，所有触角的尾部都带有一个散发着紫蓝色光芒的东西。就像萤火虫的肚子尾部携带荧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照着大地，光一闪，整个天空和地上都泛着紫蓝色。如果出去被它的光照到，就会被它发现，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岩壁下，光照不到的地方。等待着它经过了再出来。这条恶龙是这里最邪恶的东西。原本的平静就是随着它的到来被打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勇士将会战胜它。我们还能期盼吗，该期盼吗。好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东西叫“绝望”。不管好坏，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勇士来拯救大家，也许，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勇士。”这是一个比较恐慌的梦境，处处透露着浓浓的紧张，似乎一开始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艰难的生存。谁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以为生活很艰难的人，那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更难的。正在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你伤春悲秋，所以的念头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珍惜我们普通的今天和明天吧。因为我们嫌弃的。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经常做很多奇怪的梦，不定时候会出现，但是很多都记得清楚。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拉拉杂杂的很多。如果不做奇怪的梦，晚上睡觉也会经常做普通的梦。日常生活中出现人和事比较正常这种。但是异梦一出现就能知道是不一样的。梦中的氛围、感觉、认知都非常清晰。就像本身经历过，或是自己就是梦境中的主角，或是看事情发生在眼前，那种感觉跟普通的梦不一样，非常真实和震撼。

先随便乱说一个，想起来什么说什么。先是梦到一座座山，形状像梯田，波浪型的，没有草木，没有鸟兽，感觉踩上去像干沥青，一望无际的山连绵不绝，不知道走了多久过了一条小路，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山寨子，里面的人蓬头垢面的，胆子很小，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语言不熟，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但是他们说了之后好像自动翻译传递过来的信息我能懂。这个地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没有任何的现代文明，简单的破烂不堪的草顶木屋，和见生人就害怕的人群，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安抚他们好像传递一种信念，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渐渐的与一两个人沟通，就在窄小木质的巷子里，能感觉到他们渐渐信任我，没有说太久，没有呆太久，就是说着说着，就突然醒了。

很小的时候，大概10岁之前吧，经常做同一个梦，一个像地下洞穴的地方，没有任何光，手里照明物是类似手电筒的东西，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我一直往前走，洞穴很多岔道口，迎面而来有很多怪异的形体，只有我跟他们是反方向走的，为什么说是形体呢，因为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或是类似南瓜的东西长出手脚和脑袋，像三角形的，海胆形的，凳子形，葫芦，或是像琵琶、水桶、扁担，各种各样的“类人”形体，一路走来都跟我微笑打招呼，不觉得害怕，没有压抑的感觉，氛围比较轻松，一直走都能遇见很多一个个的迎面而来，走很久，直到爸妈拿着手电筒找到我，把我领回去，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梦境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应该不超过6次，但是情景是一样的，在印象中10岁以前，重复了好几次，后来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梦了。

大概 16、7 岁的时候 比较长的梦境 印象 感受 非常深刻 刚开始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灵魂能到 身体到不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子很轻 轻飘飘的漂浮在一片白雾之中 飘了大概几分钟左右？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是一片很空旷很空旷的草地 一望无际 天是那种青灰色的 氛围是压抑之中带点吊诡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走挺久 远处渐渐看到一户人家 一家四口 女主人好像是刚过世了 这户人家在办白事 越靠近 那种害怕的感觉越明显 心中的恐惧愈加强烈 从远处就看见一个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 路是从这里经过的必须得走 一直硬着头皮走过去 越来越近的越来越清晰 原来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是刚过世的女主人 俩孩子和父亲在屋里正常吃饭 围着一个方木桌 心中怀着惧怕从路边走过 感觉到了立在门口的白影眼睛一直盯着我 这一瞬间感觉全身无比的恐惧和疼人 硬着头皮一直走 白影头部一直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 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一举一动 这种感觉无比疼人 就这样一路顶着诡异的目光走过去 又走了很久 然后就

就到了一个湖边 没有路了 紧接着感觉身体又飘了起来 大概飘了一两分钟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亮 不一会儿两个很矮的小人举着火把出现了 大概成年的鸭子高度 全身穿连帽黑斗篷 没有看到脸 唯一的光就是俩小斗篷举着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借着光看清身处的地方 是一条很窄小的巷子宽度 1 米多左右 两边堆满了人体残骸 不是枯骨 是残骸 腐烂的手部、脚部、身体、残肢 带有血液 流在地上晕染了路面 心中的疼意一再加深 寒毛直竖的感觉无比真实 此时只能怀着恐惧 跟着前面的俩小斗篷走 火光所到之处一路照亮了脚下的残肢 整个视觉画面就剩下昏暗黑色的窄巷子 红色残肢 冲击力非常大 这种状态持续走了挺久 拐了几个弯 上了几个楼梯 精神极度紧张和惊惧 上了最后一个楼梯之后拐了个弯 之后呈现的世界和氛围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一大片空旷无比的草地 非常大 非常空旷 天空是亮灰色 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惊恐和惧意全部消失了 只剩下宁静

只剩下宁静跟平和，这一瞬间的感觉很舒服 无比安宁和温暖 空旷的草地很远处有白色围墙 墙上涂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 围墙后面是竹林 风吹着竹林晃动 没有叶子碰撞的沙沙声 远处中间有一个雕梁精美的凉亭 色彩非常丰富 但是看起来一点也不杂乱 透着一股精致威严的感觉 凉亭非常高 四个淡金色的柱子支撑着华顶 顶是黑灰色的 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一层一层的雕梁延伸 凉亭里有个人背对我 身着灰白色黑线沟边的华服银发背影 发丝随着风飞扬着 我就站在远处没有往前走 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无比的熟悉 心中好像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隐隐知道这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的 没有叠字 想喊出那个字的时候 忽然远处人影缓缓说了一句“你来了” 就要转身 声音很清平 听不出情绪波澜 在人影转身的瞬间 我想喊出这个名字 但是一直没有喊出来 知道现状 但是没喊出来的 就在人影即将完全转身的时候 这一瞬间嗓子似乎发出了一点声音 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人影 没有喊出

就这样差一点 然后就这样醒了 醒了之后心里萦绕的感觉久久不散 整个脑子还在回想之前的梦境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梦境 中间经历了刚开始的惊疑 惧怕 恐慌 中间更是一层一层的恐慌不断加剧 就在你觉得精神已经崩得很紧了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恐惧之后 新的一波惧意又在心底蔓延 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安静 平和 温暖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宁静温润的感觉无法用言语传递 就是觉得世界一下子简单了 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再也生不出太多的杂念和欲念 文笔不好 我只是把梦见的场景和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 无添加修饰和场景美化 如果需要修饰 我感觉现学的文笔不够用 目前尚未能够描述出当时梦境的真实感

受和景象描写 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 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的异梦景象 随便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

说一个比较灵异的吧 18年的时候 公司租的宿舍在广州6线地铁站金沙洲出口的万科楼盘是两室一厅 进门先是入户花园的门口贴了一个红色的符，再进去走廊口贴一个符。阳台门口也贴一个。房东和中介说是镇宅符 保平安的 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租下了。刚进去的头两天一直睡不好 迷迷糊糊的感觉睡觉很烦躁 我和一个同事睡一张床 还有另外一个屋子是另一个同事住 刚开始都不知道大伙睡不好 隔两天了聊天的时候才说起来 原来我们三个都一样 因为屋里有个小镜子正好对这床头 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 商量的要把镜子贴起来

只有我俩的主卧室是有小镜子的 另一个同事的次卧没有镜子 而且她从来都是晚上睡觉不做梦 不认床不认环境睡眠质量超好的人 睡酒店都一觉到天亮那种 我跟一起睡的同事就说那我俩就贴把镜子吧 她可能是刚换环境不习惯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第三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做梦 梦到了 这间屋子里面住有一家老小的“那个”爷爷奶奶 爸爸和小孩应该是一家5、6口“人”。我在梦里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不是“你们”该呆的地方 你们应该有更好的地方去。刚开始的交涉他们很不友好 没有太恶言相向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不高兴 很不情愿离开 后来一直劝说 “他们”终于有点恼火了 全部围在我们的床前 就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好像是从手里还是哪里发出一种类似电波的光？就像电视剧那种正在施法术的状态对这我俩施法。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我的上半身直挺挺的立起来了 不是那种爬起身 就是躺平的状态上半身直挺挺立起来 我感觉到我的眉心一跳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眼里面变成全白色（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状态的全白 没有眼珠 眼里泛着白光

我感觉到直挺挺的就这么上半身立起来 眼睛一睁全眼泛白光 眉心一跳感觉有一股力量从眼睛处发出来 跟围在床前的一家子正在进行法力对抗 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晰 没有愤怒 没有害怕和恐惧 也没有即将胜利的喜悦 甚至连同事在旁边侧躺着睡觉我都能用余光看的到她脸朝着里面侧躺着 我心里清楚最后胜的肯定是我 就这么对阵了一会儿 果然围在床前的一家子输了 然后大家就解除这种对战的状态 过后我平静的又跟他们说让他们走吧 去寻个好去处 这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之前那么暴躁 心态很平和 后来劝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真的心平气和的走了 走的时候还挥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感觉整个人很累 即将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符掉了下来 我当时在厨房正要出来 她们俩人在门口说话 说符掉下来了要不要贴回去 跟我睡一起的同事 a 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另一个同事 b 是广东的 她们家也比较讲究这个 她说掉下来的符就不能再贴了 然后同事 a 还一直再问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 同事 b 可能听的问多了 就不假思索开口说了一句 “因为有鬼咯” 当时我在厨房走出来听到她这句话 再想起晚上做的梦 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点怕 然后我就凶了她 我说别什么事都乱说 你不害怕肯定有害怕的 同事 b 比较心大 她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就笑笑的没说什么了

当天我们一起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同事 a 说好累 最近都没有睡好 白天昏昏沉沉的 同事 b 也在说她也是 后来我就回了句以后不会了 同事 a 听了有点惊疑 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想了一下本来想告诉她的又害怕把她吓到就说了没有什么事 等晚上回来把镜子贴住就不会了 她一直追问为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她 这是唯一一次 梦见正在身处的环境中 有异象的 而

且还是进去住的头两三天。平时虽然会做普通的梦 但是很少有梦见现状的 几乎是没有。普通的梦容易忘记 有些日常生活的梦境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些梦见比较深刻的梦境会记得清楚 进入那种梦境的时候就知道了 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们就这样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 中间晚上偶尔有听到敲墙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就问是不是隔壁房间敲的 然后都说没有。有一次半夜 1点多快两点的时候 隔壁同事 b 说听到了阳台洗衣机响 她经常玩游戏睡的晚 问我们昨天晚上谁洗的衣服了那么晚 我俩都说没有 一般都是 12 点 11 点之前就把衣服洗好了 只有同事 b 会经常晚些洗 同事 b 说自己没有洗 她以为是谁比她洗的还晚 就没有管 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人再说话 就这样一直住了一年 平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本身做过这样的梦 同事 b 心较大 她自己在家没有害怕的感觉。同事 a 虽然胆子也不太大但是平时就她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有一次清明节 晚上打雷下雨 同事 a 说她吓的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过了很久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做的梦了 当时她就吓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说就那时候在地铁站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所以一直追问 我没有告诉她 我说当时没有告诉她怕吓着她了 搬走了之后我才跟她说的 我们在一起上班几年了 平时她也知道我偶尔做梦的内容有些奇异 所以她总觉得我身上某种灵力? 或是某种能量? 这是她的怀疑?? 说到这个 不得不说一下同事家的老房子事情 他们那边的老房子有点 怎么说呢有点奇怪。

第一次去她们那的老房子就害怕, 跟她是通过别的朋友认识的 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朋友带去玩 当时在院子里大伙玩麻将 没有瓜子花生让去取 第一脚踏进客厅就感觉不舒服 中间客厅 左右两边各一间房 我站在客厅看了一眼两边的房间没敢进去。后来跟她认识熟了之后跟她说起这个事情 她说她每次带小孩回娘家 住的时候也是害怕 有一次睡的迷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扯了一下被子 像是给小孩子盖被子那种 每次做噩梦都是梦见她们老房子 她们的村庄一共就七八户人家 是一条路 旁边都是种的玉米地或是小麦 还有坟莹 这几户人家每一家的人都不和 包括她们家也是 小时候她说她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有一回都把她妈的手上一小块肉削下来了

前面的一户人家 他家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疯了 整天嘴里叨叨念念的 害怕狗 狗一看见他就朝他叫 没事老喜欢往坟莹地里面跑 还有另一户人家 老爷子躺床上两三年了都起不来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吊了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说当天中午他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家里是有什么事 赶紧回去 回去了之后发现家里老爷子上吊了 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自己爬起来的 毕竟之前躺了那么久 还有一户人家是吃鸡蛋好好的突然被噎死了 反正挺奇怪的 听了都毛毛的

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些地方会莫名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至于通俗的鬼压床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有时候会经历 直到目前为止次数不算少 清楚的感觉身边有很多杂音 感觉到旁边有人 意识很清醒就是身体动不了 如果不挣扎着醒来感觉一直任由着这样下去会有一种越掉越深的恐惧 有一次平躺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眼前有异样 就好像磁铁的互相排斥那种反映 那种异感突然在熟睡的时候影响很强烈 我还清楚的感觉到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不是做梦那种睁开眼睛 就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前面天花板并没有什么东西 睁了一会儿眼睛又闭上了 当时心里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又心里觉得 这异样并不寻常 后来想着随缘吧 不知道过多久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大概 10 几岁的时候 也是比较长的梦境 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场面 像是被追杀在逃命 穿

着黑制服的士兵在追着我们跑 武器是一根棍子状类似枪的东西 会发出闪电一样的光 被击中就会倒地。一直跑一直躲 我们是一个种族最后的幸存者 躲躲藏藏了很久 跑到一个河边 水是黑色的 有人说这个河不能过 有人说没办法了只能过 后面有追兵 于是就过了河 追兵果然没有追上来 走了很久 发现远处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山上飘着浮云 看不到顶 越走越近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生活的很安详宁和。感觉到了个诗一样宁静美丽的地方 广阔的天地花草树木矮房屋 友善宁静的人群 村落的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很同情 表示可以留下以躲藏追兵 就这样宁静的生活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某一天 追兵还是追过来了 搅了村子大乱 逼问着他们有没有人看见逃亡者 他们没有说 还把我们藏了起来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村民拦住了

村民说你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他们问不出结果就会走了 后来还是被发现 为了不连累村民 我们又继续逃 一边逃一边往山上跑 跑到半山腰的时候眼看在上去就要到被浮云盖住的地界了 有一位当地人跑出来说不可能再上去了 他们当地人留下的传说是上面很危险 从未有人踏足过云层盖住的地方 眼看无路可跑了 只能往上走了很远 后面也一直有人追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位戴黑兜帽的巫婆 佝偻的身型 白又长的乱发 苍老怨毒的面容 眼里冒着红光 手持一根类似法杖的棍子

嘴里叨念着什么 脾气很暴躁 细长枯瘦发白的手里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攻击着我们 连带着追兵也不能幸免 一阵混乱之后 追兵死伤数人 我方也有受伤的 平静下来之后巫婆凉飕飕的声音传来了 问我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进来 应该有人告诉我们不能来 如实相告之后巫婆并没有表示同情 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 不管是谁既然进来了别怪她不客气 我试图跟她交涉了很久 刚开始说什么她也不听 后来又打起来了 一片混乱之中她说什么这世上没有她想看见并且满意的的地方 我问她想看见什么 后来交涉了很久 我们打起来了 双方都受了伤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巫婆把手里的闪电扔向了追兵 让他们走 再不走就把他们全杀了 一通乱攻击之下 追兵跑了 等人都散光之后巫婆头也不回一声不吭也走了 我喊住她问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留下 还是不搭理我们就走了 剩下的几个人商量着要怎么办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即然外面的地方容不下我们 那我们何不在此处找个地方居住下来 于是决定继续上山

最后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找了一个洞穴安顿了下来 在洞穴里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或许一世纪那么长 或许还要长 望着洞穴里面的布置一切 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 简单雅致的花草绿植 纱帐 置物架子 火堆 精致简易的家具装饰和摆放 印象最深刻的的是一个圆形门后面的秋千和另一侧的窗口 秋千上缠满了花藤 我就这样望着秋千看了很久很久 熟悉感又强烈 另一侧的窗口不太大 望出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白色天空和泥流河 为什么说是泥流河呢 因为看起来像是河 又不像普通的河里有流水 状态像是泥浆状火山爆发时候的岩浆会流动但非常缓慢 灰色蓝色金色互相混合的色彩缓缓地流淌 我站在窗口望着这片天地 望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错觉 我也许就是一直在这里看着 经过了无限的岁月 又像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 回到这里想起曾经站在这里的样子 像是离开故乡很多年的人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 回味曾经在这里的自己 一直这样看着外面直到醒来 醒来的时候久久回不了神 脑海里的思绪全被梦里的场景牵引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还在做梦

那是一个没有纷争、欲望、和执念的世界 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刻感到的沉静和安宁 像是放下了一切欲念 没有追求的东西 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 无悲亦无喜 像是世界本该如此 顺应而生 顺势而亡 不知道这状态算是好还是不好 但不管如何 或许最终都是历史长河中的

一小段插曲 有时候感到迷茫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 烦躁不安的时候 通过回想和感受一些梦中的氛围和感知 有时候会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 现在的社会太浮夸和物欲 能让人定下心静思的时候太少 我也曾问过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做过一些奇异的梦境 或别的 或类似的 朋友都说没有 梦见鬼啊 吓人的噩梦啊的这些有 这么详细且真实的感知状态都说不曾有过 有时与朋友讲起 有些朋友爱听我说这些 有一朋友相信万物众生都有其法则 当我与她说起时她说世界万物这么大 有些东西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 她说喜欢听我讲 像是窥探到了另一个世界 随着诉说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感知 渐渐的安静下来去思考 慢慢的心里也会感到平静 她们家信佛的相信众生有灵 我们都应该怀着敬意去看待万物 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尊敬 她说其实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让你慢慢的感受自己的内心 不要变得那么浮躁 不骄不躁待人谦和才能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平衡。我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 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年纪尚小的时候 此前从未看过有关类似的科幻电影 朋友说有些东西串起来让我去写小说 有些情节比小说还精彩 不管是当故事听 还是当笑话听 有人听了不置可否 有人津津乐道 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枯燥的人生 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分享和宣泄 这些“经历”对于我是珍贵的缘分 但是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缘份”人生一闪而逝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小插曲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主角 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人

也不是每一次的异梦都是这么长细节这么多的 有时非常短暂 一闪而逝 亦不是那么单一的玄幻 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有恐怖型 或是梦见跟“众生”对话, 看见非常巨型宏伟的地势。非常压抑古老的废墟。壮观绚丽的建筑 外星人 异空间 很多很多 还有古代的

以前还稍小的时候 14、5岁以下吧。做的梦会稍微恐怖 经常梦见“众生” 有时候会被吓醒 有时候会哭着醒来 梦里哭的撕心裂肺的感觉 醒了也跟着哭 从15、6开始以后梦见的异景就开始多了 不只是单纯的梦见被众生吓醒的噩梦 我的记忆能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某些片段 一般人都是从3、4岁以后才会开始记事 甚至有些朋友说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小学的 什么时候读幼儿园的 记得清楚事情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都有 但也有个别人记得三岁以前的 比较少 3岁以前的不是每件事每一天都记得清楚 但是很多零碎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某一件事零碎的细节记得很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每当回想起来 好像脑海里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 随风飘流在海上 似梦似幻 似真似假 像是别人 又像自己 2岁时 有个青年人哥哥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清楚记得2岁时 因为他当时也问的我几岁 我都正确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时是在一个水井旁 很多人在洗衣服 3岁以前是在村里住的 大家伙都这样洗衣服 人的面孔记不清了 但是事情经过非常清楚 旁边还有阿姨说 这小孩话都说不全 问题回答的都对 然后一伙人在那里说笑 还有一个片段是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 扒着墙走了一小段路 然后出来大人给我抱回去屋里了 这个只有这么一小段 就断了 还有一次出水痘 在床上窝了几天 感觉全身无力 伴有低烧 说是不能见风 不能出门 妈妈找了一个联系本子给了我一支铅笔 问我会不会写字

我在田字格里面圈圈叉叉的乱写 一个格一个格的乱写 就像写生字一样 没有写出格 还有乱涂鸦的画满了本子 妈妈还夸我写的好???? 还有晚上突然被惊醒了半夜哭的时候怎么哄都停不下来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沉重 像是一大块云 虽然是轻 但是一直往头上压 忽然就觉得很沉重 好像要从头顶往身子里面去 刚压完一块 眼看接收完了下一块更大的又压下来

了 这种时候的夜哭是怎么都哄不了的 这段记忆 应该是在两岁以前的 因为我好像还不太会说话 耳边一直响起哄我的声音 问我哭什么 停下来吧 乖乖的睡觉之类的 这个场景的感知不止一次 起码有 3、4 次左右 还有一次可能看我实在哭不行了 半夜抱着出去村里门口的路边 那是我第一次对夜晚有印记 为什么说是印记 而不是印象呢 因为印象只是脑海里闪过的片段 或许记得 但是缺少了感知 第一次印记中的黑夜 抱我出门口的时候我还一直哭 一直走了一小段路 慢慢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变小 到了路边 中间隔了一大片空地 像操场大小 空地的对面有人家 我当时转头看着前面宽阔的黑夜 感觉像是被一团黑雾包裹着 飘在其中 湿湿的风 微凉 伴有虫鸣鸡叫声 像是坐着缆车一直浏览前方 又像是呆了很久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一片黑 就像将脸对着水面距离只有几毫米 鼻尖快要碰到水的感觉 这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才会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 当时肯定是脑海里还没有那么多词汇的 曾多次体验将脸对着水面的感觉 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次黑夜的印记和感知非常清晰 心里也涌出某种平静 似怀念 似畅游 非常神奇体验

为什么分的清三岁以前和三岁以后呢 因为三岁以前我们是住村里的还没有搬家 三岁那年搬到镇上住 父母做点小买卖 每长一岁 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 过了年今年你就多少多少岁了 每年都说 (所以之前那个青年人问我几岁 我能回答他 因为清楚的记得自己几岁了) 搬去镇上过的第一个年妈妈对我说我四岁了 四岁以后的记忆比三岁之前清晰的多 所以我就感觉记忆分成两个隔断点 3 岁以前的记忆回忆起来感觉比较神奇 有种朦胧美 就像吹着暖风前行 3 岁后回忆的感觉跟心情 又不一样 这时候很多片段都很清晰了 缺少一点点美感 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想随时想起就随时想起了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太多了 我已经比大部分人幸运了 有很多次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都回想起第一次黑夜的印记 想着会不会距离我不远的前面有一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或是那里站着我们未感知到的“人” 当时转头望着眼前的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忆当时我有没有看见什么 或是看到过什么只是忘了

经过了很多次回忆 我确定是当时没有看见什么 也许有 但是没看见 这种睁眼看前面的感觉 跟我在公司宿舍 梦见自己上半身直挺挺的起来 睁开眼看床前的“众生”和那次半夜睁眼看天花板感觉也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强烈 看天花板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眼睛像是蒙了一层白雾 似看未看 有时现在看见小孩夜哭 也想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感受到被“云压”的感觉所以才啼哭不止

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 我在卧室门口玩 有两个“小孩”边笑边走进房间里 坐在床上玩闹 梦里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异类” 心里也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但我还是走进去与他们搭话了。我问他们“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答说“那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天地都是白色的 同样伴有白雾 那边的人们也要生活 像古时候 有小贩叫卖 街边有人行走 你如果想要某样东西 也需要用同等价值的东西去换” 他们说完之后 我就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像小镇一样的日常生活 行人慢悠悠的行走着 氛围像比较悠闲轻松 没有恐惧感，画面切断之后 梦里我就感觉后背一凉 然后沿着村里的小巷一直往前走 背后有东西跟着我 相斥的反映很强烈 我感觉到是个成年女性 穿白长袍 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正常脚步往前走 没一会她应该是追上我了 用手指捏住我的后颈 明显感到尖锐的疼痛 不是掐 是捏 食指??和拇指捏住一点后颈皮肉 一阵尖锐的疼痛感 像是被蜜蜂蛰一样。伴随着这种疼痛感 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这时候可能梦见众生的次数比较多了 醒了也没有多大的害怕

为什么删我的上一个贴啊 郁闷 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 这也要删

发现很多人有时候突然会感觉某个时刻或是某个人很熟悉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经过了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有很多个不同空间 不同世界的“自己” 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是某种因缘巧合 会发生交错的现象 会忆起某些片段 保持着这样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有所期待 感情有所寄托 怀着感恩和敬意看待事物与身边的人 也许擦肩而过的某一个人与自己有着渊源 爱、恨、嗔、痴 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这是多年前为了致敬所有与我们有因缘关系的事物和人所写的随手记 今天突然想起 或许有些借鉴 但不妨碍自己宣泄一下 好不好望见笑了

远方悠悠沽酒人家
窗前昏黄老树枝桠
前世你在何时悄然泪下
今生又在何处笑靥如花
我们是否曾同望一湾彩霞
是否亦曾路过同一座灯塔
或也曾在不觉中擦肩而过
未来得及道声珍重 便已各奔天涯

也是较短的梦境 走在一片废墟里 灰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像夜幕降临前的灰色。崩塌残缺不全的建筑随处可见 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普通的楼房砖瓦 木材居多 像是被火烧过 一片废墟全都是灰黑色 地上满是碎屑 我在废墟中走了一会儿 圈圈绕绕的 转了几个弯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 2、3 层楼高的上方 有一个长着翅膀 形象类似天使的人 浮在上方 男性 中长发 没有像油画那般穿着神圣的白长袍 而是有点类似西部牛仔装 好像是皮衣 长裤 看起来较酷 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 周围伴有光晕 看着一点都不刺眼 很美 对话记不太清了 没有太多的对话 只记得他说了“我教你、我们一样、还记得嘛” 其余记不清了。没隔一会儿 我的形象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有翅膀 冒紫光 但是不会飞 或浮 感觉身子很沉 努力蹦跶只能到二楼的高度 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不停的找高处往下跳 借着这个力道飞了一会儿又掉了下来 感觉学的很吃力 紫天使就在旁边一直教 就一直学一直学 突然就到醒了 都没学会 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梦境

分享一个朋友的梦,她很怕带毛的 小的动物 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小鸭小狗 幼崽类的 至今都很怕 看见没关系 不小心碰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她说她小时候 12、3 岁以前 也是反复做一个梦 梦见满地的毛茸茸的小幼崽 有时候是小鸡 小鸭 小老鼠 小兔 各种都有 满地都是 无法下脚那种 一转身踩死一片一转身踩死一片 地上很多被她踩死的小动物尸体 她说这种感觉很恐怖 活生生的小生命在她脚下消失了 密密麻麻的 后来长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些梦了 所以这种心理恐惧导致她一直害怕毛绒绒的小东西 她说有段时间一岁左右她一直哭 不肯穿衣服 就光着身子 给她穿衣服就自己想要扯开 嘴里一直说着有毛 有毛 好多毛 话还说不太全 她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印象 是她长大后家里人告诉她的 那段时间哭了好几天不停 晚上不睡觉 什么时候哭累了睡 后来家里请人去看了 说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她 我与她聊天的时候问她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异的梦 她告诉我的 我自己的梦境比较神奇 所以稍微交好一点的朋友我通常都会问她们有没有做过比较神奇的梦 大部分人说没有 有一部分人会梦见“鬼”之类的 梦见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这些一般人都

会做 这种的就不是主要讨论的了 大家有什么奇异的事 奇怪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她们家的房子院子里住了一窝蛇 白天的时候缓缓爬出来也不怕人 她从小也习惯了并不害怕 种了一棵樱桃树 有时候会盘在树上或树下晒太阳 她说去摘果子的时候靠近它跟没看见似得一动不动的 要是有陌生人来了朝它靠近一点 要去摘果子就吐舌信子 发出“嘶嘶”的动静 但是也只是有点动静而已 从来没咬过人 就这样她们和平相处了几年直到她们搬家。她大舅妈几年前在野外打死过一条蛇 后来没过多久就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好时坏 不正常的时候脾气暴躁 砸东西打人 好一点的时候也能日常生活 就是嘴里叨叨念念的 都说蛇这个东西很有灵性 任何生命都不能随意践踏和伤害为好。

她说 5岁时有一次晚上 6、7点左右 她跟她表姐（7岁）回家 有一段路两边是耕地 属于必经之路 到了这里也离她姑妈家比较近了 突然她表姐就哭着说让她赶紧跑 看她这样 自己也吓到了 俩小孩一路往家里跑 到家了她表姐一直哭着说看见“鬼”了 在后面追她们 穿白衣长头发 就飘着 怎么哄都哄不好 被吓到了 后来请人来看完 神婆给她什么符 口袋里放花生还是什么的 后来渐渐就好了

今天这个有点科幻，一开始很多人躲在矮房子里 外面的世界有点乱 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穿梭 有人尖叫惊慌四处散逃 原来我们在躲避“外星人”的搜索 外星人的形象没有像眼下流传的一样尖脑袋大眼睛 大概 2 米多高 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外衣 他们入侵了原本我们居住的世界 没有大规模杀伤 就是把人集中起来 遇到反抗者动用武力镇压 高速公路开始先被毁坏 再是通信、大楼 有一部分人类会趁乱烧杀抢掠 美其名为了生存。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建筑物、设备设施，一切似乎要推倒重建 他们有自己更完善的，空中开始泛着白光 刚开始是模糊的影像突然“咻”的一声 空中划过一排列车?? 全身通体是冰冷的银色硬金属 还全身泛光晕 列车可以随时变轨 不受轨道限制 像是轨道随着列车变更方向 而不是列车按照轨道的路线行驶 非常灵活在半空中畅行无阻 轨道和护栏是连一体的 到哪个地方停下会自动把平台伸下来 某一个站点停靠了 顺着自动平台走下来一群高大穿着白色外衣的“人”

一行人中有两个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大小的金属硬箱子 选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打开 然后开始像投影一样出现物体的影像 没一会儿影像中的物体就实体化了 他们在建造大楼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造出了一个片区的建筑物。全都是泛着银色金属光泽的建筑物 圆弧形的居多 一层叠一层 非常高 也有方形的 方形的没有锐角 四角的边也是圆弧的 天空中有飞行器 不是像圆盘形状的铁碟 更像是一个雕花艺术品（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大概的形状 圆弧形是大概形状 多几条类似鹅颈的管道 柱形是盘踞在飞行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 亦是全身银白色 飞行器整体错综复杂 好像他们的物体全都是银白色 空中的飞行器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主体是这种大概类型的形状和雕花，在一个大楼里遇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类女人（类似漫威英雄的寡姐）正在被反派人类欺负的时候她出手帮了我们 她说“没有力量只会被挨打” 后来我们组团一起生存 学了些技能。我们爬进外星人的一个大楼里 被发现了 之后被送到人类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靠海边的地方规划了一个片区给人类活动

靠海边的岩壁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方形小屋（类似这个圣托里尼岩壁 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层层叠叠的 最下面的房屋某个时段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 灰黑色的墙 烂木门 里面活动空间非常小 经常受潮的地方还会发霉 空气中一股潮湿腥臭味 我们正好是被安排在下面的房屋 这一片区就像一个集中营 外围有看不见的围墙 不需要人把守 地上画了线 根本

越不过这个墙 撞上就会像触电一样被弹开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几乎很难逃出去了 涨潮了受不了屋里的霉腥味开门走了出去。外面有人争执着 有有武力镇压 手里拿着能发出激光的小型武器 杀伤力巨大 最后就在这一片乱象中醒来了 。这个梦体验并不是特别美好 最后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是最憋屈的。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人抱怨生活质量差 相比之下我感觉再怎么样也比这样幸福太多 没失去的 不知道有多珍贵 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 醒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现实生活好” 所以大家还是珍惜眼前吧 。

一般人做梦会有两种视角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第三视角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玩吃鸡 第一人称是第一视角 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可以看见自己的整体人物形象但是我感觉看到的景象没有太清晰 像看电影一样。目前这些梦大多数是第三视角看见的 有些也会来回切换视角 一会儿第一 一会儿第三的切换 。第一视角是最清晰的 像高帧率摄像头 还能远处近处来回转移。第一视角的异梦体验更震撼和奇妙一些。这个外星人的梦境 看见这些外星建筑物和设备飞行器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心灵上并没有太震撼）。但肯定比看3d 电影还神奇。还有别的更震撼的。有些梦境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这种震撼是双重的 心灵震撼和视觉震撼 接下来会分享一下

这个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跟自己亲眼目睹一样 。一片连绵不绝的金色“麦田”。（是不是麦我也不确定 叶子和结的花穗全是金色的 所以才称之为麦田）田之间偶尔有点矮坡 长了几棵树 树叶也全是金黄色 风卷起 ??树叶随风而落 天空泛着光 昏黄中带有火烧云的红。全世界都是这种金黄金红的色调 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氛围有点压抑 连卷起的风都透露出一股沉重 吹着树叶和麦田沙沙响 脑海里接收到各种动物们传来的讯息 “赶紧逃吧 毁灭的异像即将到来” 隐约可见上下窜跳的动物 动物们长得并不算太奇怪 像存钱罐矮胖矮胖的猪。 鹿、牛羊、 都比较矮胖 。像五角星一样刺猬 也有正常的刺猬 会站起来 有只刺猬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我也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看着这一片风声悠悠作响的天地 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交谈 脑海中会接收到各种讯息 唯一的感受就是荒凉加凄凉

站在树上看了一会儿远方。下来之后沿着田边小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望着这片天地。心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降临 脑海里的讯息告诉我 不久后即将到来 走了很久远处露出小镇的一角 人们一开始还不惊慌 悠闲的活动着 街道规划很宽阔 整齐干净的排列 普通平房偶有带尖顶的建筑物 小镇的矮房屋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 小镇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山 有几座连绵的山丘 程灰黑色的 山顶并没有白雪覆盖 望着这片景象 我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宁静” 进入小镇之后我告诉人们 赶紧找高处躲藏起来 我在“森林”中 接收到了“毁灭即将到来”的讯息 有人听信之后匆忙逃散的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遍不太相信 认为我在说谎或是传播燥动的信息）着急的在小镇晃了一圈 就在此时 天空划过一团火球 咻的一声在了远方的地上。地势开始动摇

紧接着又有几个火球开始从天空砸下来 地势摇晃的更厉害了 地面开始有裂缝 人们惊慌的四处逃散。此时脑海里又接收到一副景象 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上千米高的巨浪袭卷而来 火山也开始喷出岩浆 火红的岩浆顺着山体往下流 很快即将流向小镇，我们一伙人在疏散老人和小孩 大地晃动 人们哭喊 看着眼前的景象无比的绝望。心里清楚的知道也许逃不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 前方裂开的公路有几个小孩在跑 跑过去一手牵着一个 拉着他们极速的逃亡。漫天的烟灰 此时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觉（今生从这里结束 下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就这样结束吧”。）火红的岩浆喷发 卷起的烟灰覆盖了天地 模糊了视线。在一片灰

红色的景象中梦境结束了。最后有没有成功逃出也不知道。我想大概也许没有吧 要不然心里也不会生出那样的感觉。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很像电影灾难片 2012 或是别的灾难片。也许影视看多了，可是心里的感觉告诉我 这也许不是 那种绝望如此的真实 就像身临其境面临最后的时间 下一秒即将不复存在 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轮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体验感非常神奇 加上第一视角 每一帧的画面就像印在脑海里 心灵和视觉感受到了双重的震撼。像我们看电影 顶多就是视觉效果比较震撼 这么多的心里活动 根本无法代入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看见和感知的”但是确实是“看见”了

做这个梦的时候电影 2012 并未上映。应该是 2010 年年尾或年初的时候做的梦 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电影是未上映的 过了好几个月后才去看的电影。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看着前面的大屏幕 心里一边想着那个梦。对着大屏幕没有这种“共鸣”的感觉。顶多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也谈不上视觉震撼。跟类似“亲眼目睹”的视觉震撼还是差挺多的 少那么些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候我挺期待下一次能做这种“异梦”的就是这玩意不定时出现 你想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 有时相隔大半年 都没有一次。有时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两三回 就是这么奇怪。目前为止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异梦来临 不知道又会“看见”什么 感觉窥探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之前长久以来累积的异梦 还有很多 就算两三年不做这种梦了 题材都够我说很久的 暂时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梦境体验 也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一幕短片：“整个世界都是金红色的火焰，两条黑色大铁链锁住我的双手 我就在火焰之中 身着红色金边古代简单长袍 红里衣有金色刺绣 黑色长发披肩（大概是这样 找不到一样的 把红纱衣黑边换成金边 没有这么透明 丝绸质感）我就在漫天金红色的火焰中 并未感觉到灼烧感或灼热感 像冬天晒太阳一样有些许温度 我在哭 心里涌进无限的悲伤 哭的撕心裂肺 嗓子都哑了 感觉把肺里的空气都用完了 似乎要哭断气了 一股气流刚涌进肺里 又被挤出来了 换气的的时间都不够 就这样一直哭着醒来。醒来了 我也哭了 最后为什么会如此悲伤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梦应该是 15、6 岁的时候 正常来说正是处于迷茫懵懂的年纪 经历尚浅 不知何处涌来的悲凉 感觉用尽了我一生的眼泪和悲伤 这种悲伤来的莫名其妙又刻骨铭心 好像写入了灵魂深处 醒来了嗓子很干哑 这个就一回 再来几回我感觉我要背过气了。后面的也有梦见哭的时候 都差了不少 这么深刻的 就这一次

这个不算特别长 但是心灵和视觉都非常震撼 是第一视角看见的 第一视角是看不见自己整体人物形象的 就是平日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感受 除非在梦里照镜子就能看见自己 周围的人物、环境 感知 会比第三视角敏锐许多 看见的景象也清晰许多 如果第三视角是在 4d 房间体验做过山车的感觉 虽然感知也挺真实 但确实少了实际体验的真实情况 第一视角的感觉就是自己上去做真实的过山车 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迪拜法拉利公园里面那个 不知道大伙体验过没有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次 保证过瘾

一行人走在潮湿的浅水河边（算我大概 6 个）是要去远方的某个重要目的地。旁边的人样子作武士打扮 身着简单样式的棕色灰边古装 有铠甲。不像电视上看到的身披厚重铠甲的武士衣着，铠甲主要覆盖胸腹这一块 上半身一小片 大腿 小腿 手腕 一小圈 肩膀各一小片。铠甲是旧金色 很薄 有些许镂空精美花纹 但是感觉很硬 整体形象比较干净利落 不显笨重（大概是棕色武士的里衣 去掉这个武士的铠甲 换上我说的铠甲，人物面貌形象大概是

这种装束 有简单束冠 有时候为了更贴近形象一点我会在网上找很久的图 怎么翻都不满意 我也知道肯定是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找些稍微有点类似的只是描述个大概而已)我们沿着河边走着走着 将要换山路

山路稍微有点崎岖 草木没有太多。越靠近目的地 草木越少 走过一段草木稀少的山路之后 看见前面有一条浅水河 正常水流 不是很急 过了河之后的地界 没有草木了 全是黄土丘 感觉上像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 一直走进去 有稍微高一些的山峰 没有草木和鸟兽 远处开始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坡型山峦 看着前面的巨型山峦 心里有点急切 又被眼前的壮丽惊艳了 像是第一次看到 又像是“我又看到你了”。为什么不是山峰呢 因为它不像峰那么锐和尖 它非常扁大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最上面是稍微比较平的 到坡形山峦脚下 要开始往上走了 因为是坡形的 不像笔直的山峰那么陡峭 虽然爬上去也挺吃力 但是没有太惊险 担心随时脚下踩空会掉下去 (本来我就挺不爱爬山的 这一段爬的我真累 爬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上到上面吧)终于爬上去了 上面的顶部是平的 非常非常非常宽的顶部 往前走一小段路 开始有青蓝色砖块砌的围墙 最外围的墙不算高

目测按照我们的测量单位 应该只有一米多左右 (就算它 1.5 吧) 围墙有盖帽和简单的花纹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往下走几个半人高的黄土阶梯就到青砖围墙部份了 有些许杂草 我们站在黄土阶梯上 并没有着急的往下走 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巨大的“齿轮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脑子嗡嗡的 (跟之前很多时候描述的一样 “像是第一次 又像是又见面了”) 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齿轮井 “大的程度可脑补参考世界上最大的天坑” 螺旋状的 非常深 越往下越小 青金黄铜色 有非常精美绝伦的花纹 块状齿轮构造很错综复杂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我们多么的渺小 也许掉个人下去 站在顶上看 肉眼都不好分辨出来 最下面底部应该有稍许快干枯的水 这个“齿轮井”非常重要

试着把这个齿轮装进这个巨坑 然后静下心来感受一下 (青灰围墙 有很多阶梯 高大的阶梯 往下深陷的螺旋状巨大齿轮井 精密复杂的块状齿轮 花纹 非常非常巨大的惊艳绝伦的呈现在眼前) 你就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有多震撼了 , 越往后的文章 你们会发现我用的“震撼”的词会越多 也许有些朋友说一个词用多了就失去意义了。我每回也是这么想的。“看见”的东西多了“也就不震撼了” 但是每当“异像”再次呈现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刷新”我的震撼感 就像我们看漫威电影 看钢铁侠 里面的特效非常惊艳 啊凡达也非常惊艳。已经看过很多特效惊艳的电影。但是不妨碍你 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 又刷新你的感官。每次的性质 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震撼和经验不是你看见什么 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物件 你就从中体会到了“震撼”的感觉。(当然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只是把当时的感觉表达出来而已。也许看文的人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这里不勉强个人认同 并体会我的感受)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程度和看法

井里原本是有水的 是活井 会转动 可是现在已经快干枯了 或是水质量已经改变 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活”了 齿轮井在这个位面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轴心 (当时的认知告诉我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某一部分“反派”来说这个井对于他们反而枯了更好 如果有正反代表 这个井和水就是正和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 井越活 邪恶就越会受到压制 对于“反”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井活起来。然而井里的水不是想让它活就会活的。如果正常的时候就会像泉涌一样 有它的运转规律 和生水的力量 一旦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水位达不到要求 就失去活性 就像我们历经越久的干旱 你就越期待雨水的降临 一旦水位下降 就需要一位有力量“引水”的人 在当时的

认知里 已经起码上百年 或是上千年 这个井没有活了 那个能引水的人没有出现 或是历代的引水人 引出来的质量和水位达不到要求 所以只有底部有些许水 没有达到它转动要求的力量（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而是水质量 某种被需要的神秘能量代表 那个世界别的生活用水还是有的）很狗血的老套剧情。我就是这个拥有引水能力的人 根据得到的信息 他们说我就是 但是就像新一代继承者一样 我之前并没有试过 没有使用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齿轮井的力量要求

站在最高处往下望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下去了 往下走到青砖地带 开始冒出来一波人 试图阻止我们 这拨人的衣着是暗沉的枣泥红色 武士装扮 兵器是类似长枪的东西 最顶端是纹型刀，（对于某些物体或景象的描述我用词可能会有点乱 因为有些东西找不到现实对照的 只能描述个大概 而且之前也没有这么细致的整理过 这是第一次整理写出来 很多都是现想到的名词）反抗了一会儿 有一批援军到了 两波人打成一团 他们把我安全的保护了起来 看着这一团乱 我决心下去试一试 有一个像是领军的人物阻止了我 让我不要去 说现在太危险了 等安全的时候再来 （这个人的存在像是扮演着朋友或是知己一样的角色 不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一旦开始动用力量的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中途都不能打断 会遭到反噬 我说“要避过耳目来这里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有人盯着 不管哪次来 都是会有人阻止 结果都是一样的）我铁了心要下去

需要把井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转轴心可以驱动的轮填满 运转起来才会生水循环 下去之后 摊开手掌?? 双手往前放 感觉从双手出去了某些力量 又吸进来了某些力量 在手里来回穿梭 之前的水是有点湖绿色的 使了一会儿力之后 开始从底部冒出来越来越多的水 水开始变成冰蓝色?? 最浅颜色接近透明的蓝 有点冒光晕 没有冒烟 （这里也有点累 细节也不多说了-_-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 水填满了达到的要求）水满了之后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趴了下来 井开始活了起来 水慢慢往上涌 大概会淹没三分之二的地方 越往上 齿轮盘越大 最上面的水是注入齿轮盘里的 不是直接淹没 盘与盘之间可以看见轮骨 能看见它转动 不是一直转 而是规律性的转 就像是到点了转换一个位置一样 我就趴在那里 眼看着水快要把我淹没 一动都动不了 连说话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开始沾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看着眼前活起来的井 心中的想法就是“死而无憾”了 井转了两圈 没有太大的声音 不一会儿 有人过来把我抱了起来 脚不沾地 心里觉得无比踏实。我们上去了 他抱着我在最顶端的黄土高阶 我看着下面的

我看着下面的井 全身无力 但是心里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我想就是现在让我死了 我都是无比愉悦的接受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抱着我走了 两拨人打架的还在继续打 乱糟糟的一团 人声 打斗声 我感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渐渐的意识就模糊了（应该是晕了吧 最后咋样了 我也不知道了）到这里就醒了 。醒来了感觉有点点累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第一视角 敏锐度和感知度比第三视角提高了很多 有时候梦里面的人说话语言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但是传到脑海里会自动过滤成我能懂的意思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齿轮井有点怪 好像思绪理不通 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梳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好像 没、有、块、状、的、齿、轮、？、？、？、？（如下图 齿轮里的这个块状 是没有齿的）一般的齿轮不都是圆的嘛 转轴 方向 只有圆的才更好的控制规律和方向 如果是块状的 得掌握更精密更高超计算方法 如果是两三块块状齿轮拼一起还有可能运转起来。但是这么巨大的井 这么精密复杂的轨道和转轴 真是神一样的计算方式 超越世间的存在 如果有一块不对 那不就全失败了嘛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点不对劲是啥 看来还是得梳理一下

好。不过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世界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套论 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那真对不起 我还真编不出来-_- 而且咱们的主题就是奇怪的梦 就不要追究它能不能与现实世界相符 如果什么都套用现实定义去解说 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

说到全身无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全身无力 我现实中体会过至少 5 次左右 准确次数记不清 从小时候到成年 20 岁以前 不是连续发生 隔几年一次 最后一次应该是 17 或 18 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在深圳 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觉得饥饿或做什么剧烈运动感觉到累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本人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偶尔感冒发烧之外没有什么病根史 头天晚上正常睡觉之后 早上起来 从睁眼的那一刻起 就感觉浑身无力 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那种 说话都费劲 抬一下手都很费劲 手发抖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那个时候有个白粥 没有菜我都能喝下去 胃里觉得非常饥饿 小时候是比较挑食的 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吃 小时候的一次早上 我起来费劲力气说要喝粥 家人给我端了一碗粥 还笑话我说怎么今天知道自己要粥吃 还吃的白粥 迫不及待的放点盐和油就吃 就给我放了点 我的手颤抖着一点一点的往嘴里挖 整个人趴在桌上 为此还被骂了 说没有型 我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当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或是因为什么一点都找不到痕迹 跟断片了一样 找不到有残留梦境的痕迹 这么多年来我仔细回想 一点都没有 晚上眼一闭 早上眼一睁 就是这种状态了。我问过低血糖的朋友 她们都说低血糖胃里是会饿 跟有东西搅一样 伴有眩晕 手脚也无力 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起码的稍微活动 手脚 翻个身抬个手还是可以的。真的毫不夸张 连喘气都费劲

这种感觉我是不想再体验了 而且低血糖都是因为该吃饭的时候没吃 长时间没吃东西才会引起的吧 起码至少两三顿不吃 才会出现的症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正常睡一晚也不到一天不吃东西的地步啊 还是每个人的低血糖反映不一样 ？有时候为了减肥两餐不吃 感觉胃里饿的时候也搅的慌 手脚也是有点发软 可是真的没到喘气都费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手抖啊抖的 把一碗粥喝完 喝完了之后 趴起码有 20 分钟才慢慢有点力气 最诡异的就是想不起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做梦 就算不是每天晚上做梦 睡觉的时候翻翻身 有时候隐约也会记得一点吧 睡的好不好之类的 就是一闭眼 一睁眼 这 8 个小时 “我”到底经历了啥 -_-

其实我生活中不是记忆非常好的人 方向感也不好 我感觉我的记忆有两个极端 能记得清楚的事情 记得非常清楚 健忘的事情非常健忘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放哪里一转身就忘记了 或是有时候谁跟我说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东西 可能一会儿我也忘记了 明明交代的时候我还默念着 转头就忘了 但是对于某些留在脑海里的东西 不管经过多久 想提取随时就提取出来 由于我的工作有时候会整理一些东西 宿舍柜子里 办公室柜子里有几处 存放的地方 我调离之前的工作地点 2 年后有同事问我之前的东西放哪里了 我想了一下指两个地方 她们去一找果然在那里 所以我感觉我的记忆比较极端 我也很纳闷

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是最累的 想醒醒不来 睡又害怕掉进很深的地方 这种情况一般都称之为鬼压床吧 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旁边有声音有人影 但是就是起不来 这种情况 经历的也比较多次 ,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感觉那里给我的感觉不太舒服 晚上回去就会被梦魇 还有一种不太累的半梦半醒 就是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吵你睡觉 这样的不太累 但是睡不好 很烦躁 心很烦 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骚扰我 我困了想睡 睡的很烦 整个人处于烦躁的状态 后来我恼火了 突然抬起一点身子把头转向后面狠狠的瞪了一眼

转过头又睡了 这下是慢慢的睡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昨晚是不是瞪了谁一眼 后来发现 并不做梦 就是转头瞪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 。还有一次是宿舍换到广州的老城区 那些巷子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有一天快早上 6 点来钟 迷迷糊糊的我是平躺睡的 右边耳朵有东西沙沙沙 吵的我也没有睡好 后来我烦了 反手就把这个小动物按住了 是个白色的 小猫小狐之类的东西 比较小 按住它了我还听见它支支支的叫 可能要反抗 按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松手然后它就跑了。醒了早上我还跟我同事说了这个事 我同事就乐了 她还说她吵错地方了 我问她有没有没睡好做噩梦之类的 她说没有（这个同事就是之前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 她一直觉得我有什么神秘的灵力）

一幕比较短的 时间比较近 去年 8 月份左右，天空灰蒙蒙的 下着小雨 一群人去一个类似森林公园的景点游玩 处于半开发状态 某些地方还是比较原始 这个山也是有点历史的山 比较有名 走在小道中 有树木 有柱子 忽然雨越下越大 我们躲在树下 忽然上方轰隆一声 山体坍塌了 有一面墙露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头发有点灰白的老者 走过去 径自看着这面石墙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也去看了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显世 什么已经改了 具体没听清 还说“青龙主姻缘”石壁上刻的浮雕正是一条青龙 不是精细的调刻 而是有点类似简笔画的感觉。这一面墙都是古青铜色 釉绿釉绿的 绿的发暗 好像又透光 青龙的头朝上 主线条好像自带荧光一样 是阳刻浮雕 此现象已经很多很多年未显世了 俩老者非常震惊 提笔在上面又刻画了什么 梦里脑海里传递的信息就是：“此现象长久多年未显 今出 有什么将会改变或是正在改变）-_-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着墙壁的浮雕 就醒了 这个梦不算长 可以说非常短暂 细节也更简单一些 但是比较模糊 不是说梦里面模糊 是醒了之后模糊 梦里面说的看的 当时是非常清晰的 早上我醒了回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某些细节 渐渐的时间越久越模糊 之前也有类似的梦 当时很清晰 过后模糊的 只是不太多次这样的 不是不记得 就是模糊 需要用力回想

浮雕大概长这样？ 暗黑青铜色 线条比这个流畅更多 躯干比较直 虽然是简笔 但是该复杂的地方还是复杂的 龙鳍、头、须、尾 部分看起来毛轰轰的 整体刻法是用“感光阳刻”刻的（别问我什么是感光阳刻 我也不太了解）大概是一般的阳刻 感光的话应该就是在某种光线的照耀下 雕刻有部分线条会反光 所以才自动莹亮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雕刻分两种 阳刻和阴刻 阳刻 图案物体是凸起来的。阴刻是凹下去的 阳刻比阴刻难的多。一般的皇帝陵墓 帝王用的就是阳刻 妃子 皇后这些都阴刻

理一下思绪 里面说的“感光阳刻” 应该就像秘鲁像纳卡斯线条一样 太阳光线在某个点照耀的时候 整体图案有一面朝阳 所以线条看的更清晰 具有反光作用 具有光感作用 像自带反光 但是秘鲁那个属于在地上挖出来的的一条条道 错综复杂的线 在空中高地段能看到整体图案 也就是说属于阴刻 而且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太阳照耀之下才具有“感光”左右。这里面的阳刻 想一想的话 阳刻属于凸起来的 按理说是不是比阴刻“感光”更难一些？（这里我不了解 纯属猜测 别喷我）而且它里面的阳刻是一直感光的 不是某个点的太阳照才会亮。只要是白天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或是晚上有火把 就感光 有时候总能蹦出来一些我不了解的新词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纯属瞎猜-_-#

之前在优吐上看见一个网友分享过一个他的个人经历 比较神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我感觉我按照他这种方法 看见的感知的东西会更多。我心里清楚的这样明白着 所以冲动了一下就截图留念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尝试 我觉得什么时候它来找我就是缘分 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寻找。该“看见”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

太过深入执着 只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过度沉迷于一件事 或某个人 有句话说 当你长期与恶龙缠斗 你也会渐渐变成恶龙 随缘珍惜当下 孝敬好长辈 爱幼小 能不做违心的事就尽量不做 始终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万物有灵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看待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切皆因缘而起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过浮躁了 戾气太重 要是大家心态都虔诚一点 就会更和谐一些

有些朋友会做“清明梦” 就是你入睡做梦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能控制梦的剧情发展 就像你在写小说 后续的剧情在你的掌控下发展着 “我要做一个和女神约会的梦。开始早上几点安排行程 出门 约会 直到约会结束 醒来” 或是“我要变成超人 去拯救世界 过了一把当超人的瘾 醒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改变。这种清明梦好像前期需要一些演练或学习怎么做这个清明梦 后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功成”了 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方式 我也不想去尝试 因为太过“刻意”了 而且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来 就少了某些意义 就像跟“你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或 你自己丢了一毛钱在路上 然后再假装经过 “我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类似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也不是说体验这种清明梦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不对的 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方向没有错 又没有耽误他人 损人利己 违背良心道德 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也是一个第一视角的梦境，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感知和看见的 在梦里相当清楚 但是有点诡异的是回想起来相当的模糊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算是很久之前 应该是 2019 年年尾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 比这个更早之前的我都记得相当清楚 这样的稍微有点不合理 我甚至忘了看到的是有多少副景象 目前记得的清楚的是只有三副 但是我感觉并不止如此 这也是属于为数不多 越来越模糊的梦像之一。我把这一种都归类为“逐渐模糊的群像”就跟“青龙”一样。搜寻一下脑海里的记录 如果我能想起这一类的 我将先记录这一类的 要不然时间越久 就都忘光了。：“睡觉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说将带我去看某些景象（清楚的知道正在睡觉 就像你在睡觉 有人喊醒你 然后你就起来了） 然后我起来了 一起来就像马上坐进了某个飞行器里面 紧接着就跟做过过山车一样 极速下降 （像坐飞机 你坐在最前面靠窗的位置一样 速度绝对比飞机快很多倍 ）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腿脚没有觉得发软 能体会到那种正在飞行的感觉 一直持续下降了很久之后 看见了有一片地下的洞穴屋 像在崖壁上一样 一排排的 一个门一个门 黄土壁崖 没有绿植 有灰黑色木门 应该是以梯田形式成列的 看见一个灰发老奶奶 开门走在门口 门口有几个阶梯 （类似这样的黄色壁崖 ）有没有交谈 忘记了 好像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急速上升 速度非常之快 一直维持急速飞行的状态一会之后。缓缓地减速了 这次是悬浮在空中 俯瞰下面的大型城市 非常超现代化 多是莹亮的金属玻璃钢 虽然不像科幻片那种有高耸入云的超级大厦 但是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高级的文明”跟地底下洞崖屋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到的都是平缓的楼顶居多 似乎整体高度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突然特别拔尖的建筑物 有球场、喷泉、桌椅、绿植 都比较简单化 还有类似休闲设施的东西 有人群活动 突然靠近了一下 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白色的围网内。旁边有大树 和座椅 在整个上空晃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脑海里的信息会区分地界。它告诉我跨越了不同的地方或空间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上升还在继续中 过了第二层 紧接着出现了第三层 第三层比下面两层建筑更少一些 没有那么密集 但是却更宏伟更精美 高矮不一的建筑 有的极为庞大 感官冲击力更强 如果第二副景象属于“更高级的文明”那么眼前的就属于“超级文明”视觉真的非常震撼(我说过了 后面还会很多用的到的地方-_-#)缓缓地把三层“复古科幻城”浏览完 又绕着地势晃了一圈。原来整个地势是三层圆蛋糕型一样的 最下面的最大 越往上越小 远视角就像三层地势悬浮在空中 整个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 照的水都泛金光 看过了这样的景象之后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它的美和震撼 我都感觉我不会组词了 只能不停的反复用着已经用过的词语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吧 -_-# (从蛋糕底部开始 缓缓上升 想象一下 3d 大屏幕。当然我肯定是找不到原图跟里面一样精美绝伦的 仍然是翻了好久没有找到满意的图 随便选了几个 将就着看看吧)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但是我居然只记得这三副景象 隐约觉得后面的还有断裂超级大山谷 灰黑色 伴有红色 再转下一个还有 起码跨越了五个不同的空间 可是脑海里的图像不成型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醒来了越来越模糊系列的 这三副景象是我后面努力回想 想起来了之后描绘了图像“存”进脑海里的。而且第三副的景象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感觉漏掉了很多细节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丰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红橙黄绿蓝 还有一些我不会表达的颜色 很多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层淡金色包裹着所有的颜色 地势上的水全是金光闪闪的 视觉超级惊艳和震撼 可惜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自己偶尔还能“拿”出来看看 趁我忘掉之前先记录下来吧 此次是以“游览”形式观测的 全程无交谈接触 也无跟画面里的世界产生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就是单纯的游览 甚至连旁边坐着领我一起去的“人”都没有具体的“形像” 就像你坐在黑暗的密封电影室里看电影 感觉到旁边坐了个“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我感觉我就只剩一双眼睛。当然 注意力也全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刚开始在睡梦中喊我起来的声音 全程在没有任何互动和交谈

有时进入梦中脑海里的信息就会自动区分地界和与“我”有无关联 就像一场电影 截取一个片段播放 如果你是主角 那么你就能获取这个片段中的信息 马上就能代入角色 而有时就是以游览观测的形式看见的 这样的情况就类似“看电影” 能获取某些信息 也能理解过程就是少了掺于其中的代入感 就像“这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我不是主角” 脑海里的信息会告诉我 这于我并无关联 我只是观测者 这三副景象就属于“看电影”形式的 展现了壮丽宏伟的景象 但这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些惊艳程度 我自己将它分别为五个等级。一：就是视觉浏览 就像我们看行人 浏览了一遍 但是却记不住 无任何印象，二：视觉享受 当我们看见很美的东西会忍不住赞叹它的美 以欣赏的角度去观测，三：视觉惊艳，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想看更多 留恋忘返，四：视觉盛宴，恨不得能将它一帧一帧的定格 并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贪婪的想要获取更多，而五：就是视觉震撼 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无法形容它 当这些画面呈现的时候 感觉前面的四项全部都消失了 此时已经找不到任何形容词 唯有沉醉在其中 任何的想法对于眼前的景象来说都是“亵渎” 特别是心灵震撼 如果再加上视觉震撼的话 那整个脑子就是处于“嗡嗡嗡”的状态 好久回不了神。而视觉+心灵的震撼 需要自己代入主角的立场才能体会到。三副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虽然画面之宏伟精美 但我不是主角 所以只是感到最高等级的视觉震撼 并无心灵+视觉的双重震撼感 而“齿轮井”虽景象没有“三层蛋糕”那般“巨像绝伦” 但代入感极强 从而体会到了心灵+视觉的“双重”感官。为了仔细区分一些心灵活动。我也将它区分了等级 稍后会划分。对于某些东西我喜欢将它细致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些时候 我的“五感”会比较“敏锐”的原因。就像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吵我 我能感觉到 虽看不见 但能“感觉”出来 去到某些陌生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心灵感官的五个等级分别为，一：平缓，匆匆与擦肩者打招呼 过了就算，二：波澜，打招呼的时候多闲聊了几句 并聊的挺愉悦 愉悦感在道别之后停留心里一小段时间 时间稍久之后即消散，三：意生，就像我们看感人至深的电影 情绪受到某种牵引 跟着景象或人情绪化 时间一长偶尔还能拿出来感叹一下，四：共鸣，代入感极强 真正的感同身受 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长久而消散太多 很难忘怀，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震撼了 同样也是找不到太多形容词 短暂的 失神 游离 脑子嗡嗡的 如果再加上 视觉的震撼效果 就是“嗡嗡嗡嗡”的 一般以主人公的角度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 就能达到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效果 如果仅以观测者 看见令人震撼的景象 则只有视觉震撼效果 单单只有心灵震撼效果的话就是无观测景象 某一件事 经过你的回想、探索、解析之后 终于了解具体情况 在内心深处达到了震撼级感官。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感官解析 这里也是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强求“同化” 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像我看电影 看书 大多数是停留在前三阶层 看“星际穿越”的时候 里面的黑洞给了我极大的视觉惊艳 非常享受 要达到最顶级的感官标准 只有这些“现象”能给我

一幕短片 没有太特别的 想说是因为很真很温暖 像一汪清泉 虽平淡无奇 却有着最真最干净的清莹 一直持有平淡却珍贵的“初心”：一望无际的矮草丛 像稻谷将要结穗的高度 风轻轻一吹 荡起一片草丛浪 阳光的温度正好 像秋冬的太阳 暖进了心里 我立在山前小路 背靠着大山 感受着眼前的嫩绿色海洋 某些伤痛仿佛得到了治愈 忽然身体缓缓上升 凭空而起 以悬浮在半空的高度缓缓的飘动 往嫩绿的草丛中间飘去 那里有棵大树 阳光一照泛着金绿色的锋芒 树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 我浮在草丛的上空 看着下面的丛浪 听着风吹动树叶和草丛发出“莎莎”的声音 非常悦耳 还闻到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沁人心脾 阳光和微风都正好 多一分嫌多 少一分嫌少 静静的聆听和感受着这种恩赐 似乎所有

的悲痛和哀伤都得到了治愈 没有怨恨 贪婪 不甘 悲愤 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宁静 感觉渐渐能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温暖初生 这里仿佛是来处 也是归处 浮在半空看着很远很远处已然模糊的青山 而后闭上眼睛 就像一片落叶 任由风吹着飘荡 一直沉醉其中 直到醒来。醒了心里感觉到了非常真实的温暖及愉悦 和前所未有的放松 闭上眼睛不肯醒来 还想着再睡着的时候能回去 很遗憾 并没有继续了 某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遇上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天空 抛开世俗的一切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忙于算计 忙于成长 奋力的去追逐着什么 渐渐的在这过程中迷失了最初的自己 变得暴躁易怒 贪婪虚伪 想想这真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吗 在心里划下了一道伤口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治愈 就又匆忙的奔在路上 越来越多的伤积压 把我们变得扭曲 渐渐忘却了来时的最真最纯 有哲学家说过 人的一生不是战胜敌人 而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只有找到最真的自己 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 反而最珍贵

也是一个模糊系列的。这个梦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更为重要 或许是所有的梦境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记得的更少。现在只剩下非常模糊的一小段 起码是目前人类史再往前推几百年也触及不到的 关于宇宙星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努力想了很久 仍然没有记起来其它部分 连仅有的片段也非常模糊 超出了所有可控的东西。(也许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据我潜意识里是这样告诉我的, 有不爱听的朋友 这一段就当我是疯了 在胡言乱语好了 这个梦境看到的已经不是震不震撼的问题了 而是我 已经“无形”了 或许你们觉得我说的很乱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组织语言好) 也许是第一视角。也许是 360 度 或许我没有肉体 只剩下“五感” 意识能接收声音 “听” 得到 看得到 仅此而已。一开始 周围就跟看科幻片的宇宙中一样 黑暗居多 伴有少许亮光 意识里的声音响起 有星球正在转 我看不见自己 感觉自己毫无重量 或在晃 或在浮 或我只剩下一个意识 我在这里 又在很远的万里之外。此次没有感到太急速的飞行 除了感觉很轻 无其它 也无人带领我 只剩声音 星球转了一排又一排 紧接着缩小 变成星系 又掠过了一排一片 就这样看过了无数片星系之后 好像到了宇宙的边缘 不对 怎么感觉又回来了 原来不是回来了 是另一片宇宙 , 也许你到了前一片宇宙的边缘 但是身处刚到的这一片宇宙中 这也许就是此处的中心。所以到底是有边 还是无边? 声音说: “万物身处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套一层的 是无数个无数个 也是一个 ” 是不是很好懂 不对 好像又不好懂 所以我涂鸦了一块图 大家伙研究研究 哪里是哪里

如果机器观测不到 印证不了 没有这样剥离开来 具体分开哪个是一号 哪个是二号。那哪里是边缘 哪里又是中心? 所以有无边缘? 有无中心? 多重有某些地方互相重叠 又互不干涉 也许我们往前跨一小步 就到了二号宇宙的圈里。但是你是身处一号宇宙的位置 就是终其一生 都碰不到二号宇宙位面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追逐什么 摆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恩赐了。

就这样“乱晃”了一会儿 紧接着 感觉去到了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处 那里也许是夹缝 也许是“泡泡”宇宙中的极处 “泡泡宇宙”开始排列成锥形 就像三角形雪糕筒 尖处朝上 (并不是说宇宙是这样排列的 此处好像在说距离 和难度 我们喜欢用金字塔比喻成功的人士 说“站在金字塔顶端” 意思就是差距 距离 和难度 就像让一个农村种地的 给他一个星期时间 让他变成另一个“比尔盖茨” 并取代他 这种距离和难度) 那里夹了一个星系 叫“永夜” 它是不可观测的 无任何亮光 就像黑洞一样。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只是传说 但是宇宙会“运行” 不是一成不变 在运行到适合的天时 在那一个点正好的时机。只能观测一次。过了之后 也许等很久很久很久 都很难有一次机会 (永夜) 里面也有生命 也生机

勃勃 在那个位面里面的“生命”，超出了“泡泡”宇宙的规则。所以才先给我展示了 难度 和距离 那部分是难以触及的，如果说我们身处一号宇宙，一号里有凡人、鬼神、灵物、2号宇宙也同样跟一号宇宙一样。一号有什么 2号也有什么。然后无数个一号二号组成“泡泡”宇宙。但是夹缝里的“永夜”超出了这些泡泡宇宙的范围。而这样的“永夜”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到这里后面的就非常模糊了。本来可以更详细的。隐约觉得那里 可观测的时候 是一片白冷的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最模糊的 醒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兴致勃勃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说着说着 好像越来越模糊 这是唯一一次 观测到以宇宙为背景的梦境。时间大概是 2017年的时候 后面再无这样的了 这里面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段时间我不停的查阅资料。除了有一个科学假想话题 稍微类似一点点 就是（多重宇宙论）其它的 没有任何线索 多重宇宙论 也不尽然相似 它里面说的多重 就像儿童乐园的泡泡球池 一个是一个 也许偶尔会“重叠相交”但不是这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 这个“永夜” 我不确定是它为了让我更好的明白 而翻译过滤传进我脑海里的“大白话” 还是那个地方或这种类型的就叫这个名字， 我感觉是“大白话”居多。

原本这一部分 我想放在最前面说的 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看 而是怕“忘记更多”。又怕有人说我异想天开的“发疯” 随便把一个“普通的梦”说的这样玄乎 梦做多了都当真了 或是神经错乱了 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还是特斯拉”之类巴拉巴拉的，但是现在既然我觉得说了 也不怕被骂了 骂与不骂 都没关系。就是骂 我也不觉得如何 毕竟对我也没有造成太实际性的伤害 只要骂的人记得 骂完陌生人之后 把耐心和爱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就行 哪怕身边的人与你并无密切关系 所有跟我们遇上并交集的人 都是一种缘份 今天我在这里写你们在这里看 也是一种缘份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说相对于宇宙 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只是一抹尘埃。在有限的生命里 更应该鼓起勇气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要不亏心 未给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影响 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后来我看电影“星际迷航”电影版 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永夜”星系 不是那么重要 没有详细的解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名字重复”而已 是“泡泡”宇宙中的 不是超出规则的存在 电视剧版也有 也是差不多。电视剧版里有一个主题很像“泡泡”宇宙。就是有一个世界里面只有意识层面 “人”已无形 大家的意识共存 前面意外身亡的博士不愿与它们“共存” 想自成一统 “意识植物体”想接触并融化他 一旦意识植物接触他之后就会像被“烧焦”一样。被接触的博士也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这现象对于这个位面 意识共存的植物体来说 博士就是“恶魔” 所经之处烧毁大片共存的意识体 然而对于博士来说也是 这些植物体想要“吃”掉他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后来植物体为了寻求帮助 “找”到了主角一群人。探索了解之后 主角这群人想办法 去“救回”博士。因为那个世界没有“实体”的存在 全是意识共生体 跟主角不是一个位面的世界。后来经过研究算计 打开了一个通道之门 飞船里面的实验室散发出来的质量 接通了大门。这段以飞船半倾斜插入那边世界的大门拍的 飞船一半在那边 一半在这边 这一段我感觉很像共存的“泡泡”宇宙 就像宇宙中的某个地方相交 是互相重叠的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个位面 星际迷航系列 真的是超级好看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个人认为是当前最六的影视作品 里面的逻辑性连贯性 很完整 特别是电视剧版的 感觉是超一般人能“展现”的 我都怀疑作者是不是也“看见”什么 才这么有创造力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 其他的与我“看见”的并无太大关联处。关于我看到的“永夜”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里是“到不了”的极处 演示与我的时候 隐约脑海里的信息就是“那个地方有生命 超越泡泡宇宙的规则 冷白光”甚至连里面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 无半点信息 更别说像看“三层蛋糕”一样看到它里面的形态了。不过星际迷航系列逻辑性故事真的很好 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再做一个假设。泡泡宇宙中的一号宇宙 是我们“人类”的位面，二号宇宙是“齿轮井”，三号是“洞穴屋”，四号是“第二副景象的“更高级文明”，五号是“三层蛋糕的超级文明”，6号是星际迷航的“意识共生体”，诸如此类的无数个无数个万万千 不同层面的“宇宙”，如果一号是“我们”的话 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科技 没有达到能“打开”通道大门的程度 “更高级”文明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就相当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把某些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 称作“神”，但也许他们只是位面不同 泡泡宇宙中，延伸出来的“文明方式”也不同 有某些“宇宙中的生命掌握了更“超能”的力量。而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 相当于只是在自己的位面里“寻找外星生命” 所以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证实 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 没有掌握更高级的“能力” 还在用我们这个位面的理论和知识 去“套用” 万万千的泡泡宇宙规则。 而“更高级的文明” 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 他们想打开这个大门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他们过来这里 属于“降维”，（就像比尔盖茨 突然有一天不想当首富了 马上就去了一个农民，这样的性质 属于“降维”，而农民 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不想当农民了 “马上”就能当比尔盖茨。这就是“差距”） 整理到这里 似乎有点理解 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要达到这个高度看宇宙规则 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而现实中 我们还在因为“科学”和“鬼神”争论不休。其实有可能 他们说的“神” 并不是指某个物体 某个层面。而是“多样性”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神， 到达了他们那个理解高度 他们能“理解”能“明白”却“干涉”不了 一些 位面的规则性 （就像目前的医生 能观测癌症 非常了解 它运作的方式及程度。但是却“治不了” 就目前来说 治不了 因为还没有打破某种“规则”） 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留下了这么一句“科学尽头是神学”如此引人遐想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高度。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不知道怎么去证实和剥悉 并解释给常人理解 因为就是说了 某些人也不一定能理解 说了 也还未打破规则 也证实不了。肯定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才说了一句这么玄的话。后人因为这一句话 死了多少脑细胞的争论不休 （此处 我也只是按照我的思维瞎猜的 别喷我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观点 可以交流一下。每个人看到的问题 和理解的都不一样的。有些你们看见的 我看不见。我看见的你们没看见。 书面文明 都是这样不断的“交流”出来的）但“永夜” 是超越这种“泡泡”宇宙的存在。那么那一个极处的层面 “永夜”之后呢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真是“细思极恐”

一幕短片：比较简单比较美。我在一个宽大的室内 中间有一个浅金色长桌和一排座椅 座椅是红色和金色相交，内部空间很大 风格精美 还有很多很多鲜花 各种各样的花 天花板吊着水晶灯 白窗纱 装饰得很精致 颜色很丰富 窗纱随风一飘 晃起一片白纱浪 屋顶好像很高很高。从上面也吊下来很多盆栽 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心情很愉悦 好像一群人在里面等待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我走到窗口透过白色的窗栏看去外面 原来外面都是无边际蓝色的海水。宛若在大海中央一样。眼前不远处蓝色的水中还有一座白色的古堡 大概有三层高 大圆顶 雕梁精致 四周也围了一层鲜花 不是像“永生玫瑰”那种形式一朵一朵的粘起来的。而是像艺术插花一样 有花有叶 各种鲜花搭配的恰到好处 高矮不一 四周有不规则的白纱围绕。有露台。我所在的地方好像比较高 从窗口望下去 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心情较愉悦平缓 直到醒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梦境 简单却美好 我们匆匆忙忙 经常会忽略身边很多简单美好的东西 偶尔停一下 充一下电 再奔波 也不是一件坏事（-_-# 我不会找图 乱涂鸦的 相信我 真的很美）

有时候也不尽然全都是 恐怖的、知识类的、异象的、偶尔也有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势 非常简单美好， 就像“草丛海”那样宁静优美的地方。这个“海中鲜花城堡”也是这种类型的。

如果大海中央真的有一个满是鲜花的白色古堡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吧，这类型的景象，让人的心里收获了无数的满足和宁静。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变的更好 灵魂得到某种升华 然后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其实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你在满是恶臭的环境下 根本没有想法去关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当你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就会生出满腹的诗情画意。环境好坏 也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都是垃圾 你也会往地上扔垃圾 心里想着反正脏都脏了，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很优美 那你就生出想要好好维护的想法 有垃圾也舍不得扔地上 任何破坏影响它美丽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都是对它的亵渎，古人是很讲究环境环保的 有某些小小的油灯 都是设计的“灭烟法” 特别是道家 对环境要求更为苛刻 因为环境是“养人”的地方 好的环境 才能养“好”人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相信“风水”一说，它不是传说 也不是夸大 而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德多高尚的人 但是起码的不乱扔垃圾 我还是能做到的 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 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从我自己做起(以下图是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是不是很美 世界第八大清真寺 里面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优美的环境真的能洗涤心灵)

那天我去小卖店 旁边的人都在讨论 围了一堆人 说小卖店对面邻居的孙子快不行了。(农村有点事就大家伙都知道 都围观 暂且称为邻居 a 吧)他二儿子儿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男孩 前面的俩都是女孩，一家人爷爷奶奶都很着急害怕 请来了医生又是吊水又是急救的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小孩已处于昏迷状态 小脸有点青紫了 医生来了给用药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就像吊着最后一口气一样 邻居 a 家人都准备好请人办身后事了 开始联系人，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婆婆说 这种情况不太对劲 孩子一直也好好的 才一岁左右 不是体弱多病那种 更何况早上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才隔几个小时就快不行了。说是应该是“犯”到了什么，让去请一个会看事的来看看，没一会儿请来了人 老先生一看 说是他门口两块大石头犯到了风水，要马上去找两只大公鸡 和一碗清水 公鸡找回来了老先生不知道念了什么 把两只公鸡杀了让它血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对着这个方向喷了两口清水，他说这下没事了。果然没隔一会儿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慢慢恢复了 渐渐有了血色 老先生说就是邻居 a 爷爷搬回来的两块大石头犯了风水 导致的孙子被克住了。那段时间老是下雨 因为南方雨季的时候都很泥泞 以前的路面也比较容易积水 有些是泥土路面，连续下了几天之后 隔壁邻居的院里积了不少水。走路上上下下的比较不方便，邻居 a 爷爷就不知道去哪里搬回来了两大块扁的大石头 垫在了院子里 这下来回没有那么不方便了，大概是早上 8、9 点左右搬回来的石头 11 点左右 小孩子就不舒服了 之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家人都伤心的准备后事了。后来听了婆婆说 请了老先生，老先生来看了说了前因后果 “解了”之后 孩子也慢慢恢复了，隔了一会儿他们就把大石头都搬走了 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这是我现实中亲身经历的 不是听朋友转诉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你不相信 得真正遇上时候 你不得不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说到风水了 才突然想起来的事，从小我就爱听大人讲这些 小时候还 4、5 岁的时候 家里在街上做点小买卖 一堆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聚一起聊天 他们一说到这种方面的我就喜欢听。我还记得隔壁有个阿姨 还笑话我说这小孩大人说点啥也坐旁边一动不动的听 妈妈还说，有时候就作得很 -_-# 有时说点啥也要听 爸爸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到处跑 在外面“行走江湖”遇见的事也很多 他有时候见我爱听 还跟我讲过好多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他们那个年代 还比较辛苦，从小就没怎么上学 上了 3、4 年级说是不想上了，跟着爷爷到处跑 就是这边收点特产 再转去别的地方卖 直到婚后才稳定下来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奇事 从小我就爱听这些“故事”，别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 我大多喜欢听的 就是这些奇事

特别是听爸爸说的 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虽然有时候听的时候挺害怕的-_-#，真是又管不住一颗骚动的心 又害怕，又想听，有时候听着 晚上睡觉自己害怕了就把头蒙起来）大概，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总觉得在外面遇见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能成为丰富人生的“传奇”吧

以前聚堆听故事的时候，听见大人说的，有一伙小青年去大河里玩耍游泳 大家玩着玩着 突然有个人往深水区那边去 眼看像腿抽筋了似的在那里扑腾 后来同伴看见了几个人去给他救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 明知道那边危险 因为都是常去玩的 哪边水浅哪边水深都知道 明知道那边不能去 还过去差点被淹死，那个人说是因为在游泳的时候看见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 就想去抓 一直抓啊抓啊 抓不着 不知不觉就到深水区了 掉进去的时候鱼也不见了。大家伙听了之后都懵了 来了这么多次 也没见过有他说的那种鱼 一般附近的河流有什么品种的鱼大家伙都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草鱼鲤鱼或是小鲫鱼，然后大人说这种情况就像是被鬼迷住了眼睛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没人拉他 可能就淹死了。我自从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不敢一个人去河边玩，第一是不会游泳，第二我也怕死-_-#，要去就大家伙一起去在岸边抓个小蝌蚪啥的，听故事的好处就是 有些太作死的事 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还有听说有些被“水鬼”拖下水被淹死的。总之水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的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感觉错过好多帅锅-_-S）

这个也是比较长 综合起来较完整 大概是 2009 年的时候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引魂师”，是由两个大家族世代继承的，分别有白引和夜引，从爷爷辈传到孙子辈 世代传承了好几辈人，他们各自都紧守着祖辈留下来的职责和宿命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白不见黑” 意思就是两家人不得有任何交集，不能碰面交流，但彼此都明白的肩负着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对方的存在。那么引魂师是干什么的呢，并不是像现下的玄幻动漫和仙侠小说那样 召唤各种小妖小怪或各种“魂”做陪衬的，而是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人送回家”。

有些在异乡“意外身亡”的人，灵魂在外飘荡，痛苦的在原地兜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以灵魂得不到安息，所以引魂师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迷茫的可怜“人”好好的送回家，在一路上给予某种“安慰”让它们忘却痛苦，到家之后“戾气”平复，得以转生，（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就是戾气太重，怨念太深的魂，是不愿意去投胎的，或是自身的“业”没有消除好，有些就是去了都不得其门而入，不收，所以才在世间痛苦的徘徊着）而我们的家族继承的是“夜引”，顾名思义，就是不管途中需要多少天的时间，都只能选在晚上的时候“做法”，而另一个家族则是“白引”了，他们也是如此，只能白天设坛。继承到我这里，我也才刚接手没多久，还算是个新手。有一个“人”，在路边出事了，受了委托之后我领着俩人，就去到出事点，摆了需要用的东西和阵法，开始“招引”，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很透明的白色人形气体缓缓的现身了，它好像在哭泣，我又默念着什么，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东西往空中一抛，出现了一个泛着光晕似幽灵形象的“引路人”，它看着“引路人”稍微激动了一下，就缓缓跟着“引路人”飘走，我手里拿着类似一根法杖之类的东西，走在前面，它们缓缓的在后面跟着，法杖最顶端好像绑了红色的流苏和竹子的枝叶，枝叶应该是每一次都会换一支的。

家族的人挺多的，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我还有个妹妹，妹妹并没有像我一样继承这种职责。性格好像比较天真烂漫，稍有点叛逆，反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由着她，有一次我回来了，她兴匆匆的找我说话，说她恋爱了，能感觉到她心情很高兴的样子，说话轻飘飘的，我与她交谈着，就问她那个人是谁，我也很愿意支持她，去分享她的喜悦。结果她问了我一句，有没有见过“白引”，当时我懵了一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如此，她说在外面的时候见过他，然后打听之下知道他就是“白引”，确定就对这个人有倾慕之意，当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天啊，真是“作了个好死”。从未听过祖上有人开先例接触过“白引”的家族，更何况是对“白引”有意。（我思想好保守_-#）我真是不知道该为她担心还是为她高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消息被爷爷知道了，气的和她大吵了一架，妹妹生气了就离家出走。

她走之前貌似我也劝过她，她说我们迂腐，只是个不成文的规矩都这样守着，就是接触了又怎么样。她走了之后我越想越气愤，心想肯定是那个人油嘴滑舌欺骗小姑娘，挑拨是非。还给小姑娘忽悠的离家出走。心里给他定义了一个极差的形象（自动划为渣男）。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妹妹被骗了，一定要去找她，把她的心态纠正不要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路打听之下气冲冲的跑到本家去找他，到了本家之后，他们的管家告诉我“白引”不在，平时都呆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他给我的路线我一路找过去，心里更气了，居然还躲起来，经过了一片小山林和一大片草地之后，在草地的尽头看见一大片芦苇和一个大湖泊，芦苇傍水而生，而芦苇旁就有一座大概四五层楼高的小楼，看着这片芦苇丛和小楼，心里泛起了很清幽的感觉，颇为诗意，（当时想真会找地方躲，白瞎了这美景配渣男_-#）

估计是傍晚了吧，天灰灰的 没有落日，陶醉了一会美景之后，想起来正事了，我又气冲冲的准备过去敲门。（梦里的时候一直都是气哄哄的，停不下来）

我走过去用力的敲门，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书僮打扮样子的人来开了门，我气愤的说了前因后果，他说这里并没有我口中的小姑娘，让我走吧，我这一听，“噌”的一把火又烧起来了，心里想着的是我都找上门了还不敢承认，居然还把人给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她，这妹妹居然也这么傻的配合了。当下就要闯进去，小书童拦着不让我进，我俩撕巴了一会儿，正主出现了，先听见的声音，说“既然姑娘不相信那就让她自己进来找吧”（虽然记不清样子，声音大概就是也挺好听，我是声控嘛-_-#），我一手挥开书僮，就自己进去，进去看见了人（别问我帅不帅，没印象了）他说我不相信自己随便找，但是一楼有个上了锁的房间不能打开，除了那里哪里都可以随便看，我就上上下下的翻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原来他这里的小楼一楼是不能住人的 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一楼的房间也不像有人经常活动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人就找他理论，认为他就是把人藏起来了，我说除非要打开那间上锁的房间。让我也进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死心，他不同意，既然不相信，其它地方就随便我找，找到我满意为止。

我上上下下乱又逛了一会儿，仔仔细细的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越来越觉得那个上锁的房间可疑，我趁他们在楼上不注意就走过去，房门是有点破旧的烂木门，貌似很多灰，锁也有点旧了，像是地窖似的，我想万一临时躲进去了呢，刚好利用这点作掩护，要不然怎么不肯同意我开门进去看看。于是我一剑就劈开了锁，把门踹开了（我好厉害@_@），门倒下卷起了好多灰，看见屋子中间有一口黑棺材，我走过去就要给它掀开，认为就躲在里面了，小僮听到声音过来阻止我，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我用某种力量卸开了四周的大钉子，掀开之后，一股强劲的气体飞出来，呛得我蹲了下来，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是真感觉呛，呛得我都不能呼吸了）咳的眼泪都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里面是啥，突然跳出来了一个穿黑袍的“僵尸”，不是像电视那样穿清朝官服那种，就是简单黑长袍，披头散发的，（此时我居然也不害怕）眼看它要朝着我攻来，我赶紧顾不得咳嗽了，站了起来把我的剑掏出来对付他，小僮看我有危险也过来帮忙一起对付它，它身上好像还绑着锁链，动起来声音“叮铛”的，它很凶，我俩都打不过它，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小僮还一边说“千叮万嘱咐叫你不要开这个门，你偏不听，开门也就算了，连棺材都掀开了）说这个是他家主人好不容易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住的“恶鬼”，布下阵法压在这里的。总之就是之类巴拉巴拉的。眼看我俩都快耗尽力气了，还是打不过它，楼上的“正主”听见了声音这才过来帮忙（真是的也不知道早点来，出现的太慢了 差评）于是就一通乱之后，终于收服了它，又不知道被他弄去哪里封了起来。完事之后，感觉他凉凉的看了我一眼，好似我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也没敢吭声。受了点伤，也中了点“尸毒”好像就是刚开始呛到那口气，于是就帮我疗了一下伤。后来经过我细问交流之下。才知道人家根本也不知道我妹妹的存在，更没有说他俩“搞”在一起，原来可能是小妹见过人家自己在单相思，他们都没有交流过。这下子我更不好意思了。平白无故给人添了这么多麻烦，还冤枉了人家是“渣男”。这后面到这里就突然画面一跳，感觉是好久以后了，不知道啥时候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后来他说，“白引”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其实是个商人，平时是在外面行商的，就是接到委托的时候就管一管，有时候叫人去管。除非很厉害那种非他出手不可，他才去。（就像压在阵法下那种厉害的）紧接着画面又一转，我们在一个屋里，古风客厅有珠帘飘纱，我在偏厅喂一个小娃娃？？？????然后他们在正厅谈事情。（@_@#）到这里就没了。（妹妹咋样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从这里就醒来了。我发四，真的没有添油加醋加剧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始末故事都非常完整。感觉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梦，醒了也没有疲惫感。而且也记得非常清楚，距今好几

年了，情节一点也没模糊，除了人脸面貌没有印象之外。其它的就是如此完整。一般我与朋友说起的时候都隐藏着后面小半部分。有点不太不好意思，（好似我犯花痴似的-_-#）真没添，也不是在写玛丽苏小说，啊啊啊。。有点无语。哈哈

当我与另外那个信佛的朋友说起时，也是全说的，她比较喜欢听我说这些，她的关注点是前面这一部分，她说现世如果也有这一项职业在，那必定是很好的，世间肯定会少很多冤魂和孤魂野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替死鬼的故事，同一个地方间隔时间不长，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出事的，听说就是前一个在找“替死鬼”它很难自己出去那个圈，有些甚至被困在那里上百年上千年，除非找到“下一个”，那么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凶恶之地。而引魂师，就是可以化解一些地方的“戾气”。和帮助一些迷茫的魂，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自愿不往生的，因为还有执念放不下。或是某个地方的“坑”比较好。盘踞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修为，但是这种修为是属于不太“正”的。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在找“替死鬼”那么“地方”好的话前一个的修为是比较强的，如果它自愿在那里。不找下一个 那么它的修为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这样的也比较容易误入歧途。如果它决定找一个替代者的话，修为就会给替代者继承一半。嗯！ 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就说让我去写小说，这么多的“异象”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而且“剧情”说来就来，哪怕不写长篇的，抓住一个都能写短篇的。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并不是很想把它们以小说的模式呈现出来，感觉会少了很多“真实性”，为了剧情肯定会添添减减的，这样就会少了很多“真实性”，这些都是我“所见”和所“感受”到的珍贵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它是特别的珍贵的。所以我想更“认真”的对待它。尽量让它以最真实一比一的还原记录下来。我恨不得那些模糊系列的也能全部想起来。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任何信息了，所以我也不会为了“剧情”自己舔舔写写。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那样模糊的。明明“看”的时候很清晰。也许是人的脑子太小了 容不下这么多“巨大”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太过重要了，也许是太“深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触及就能触及的。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我枯燥的人生。

小时候聚堆听故事听来的：“有一个人走在一片竹林里。走着走着脚下踢到了一个瓷器，一大半都埋在土里。只露出来最上面一小部分，他觉得里面可能有宝贝。是不是别人藏在这里，经过雨水冲刷现在露出来了一点头。刚好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觉得是他走了好运了，平白无故捡到一缸子宝贝。后来他就开始挖。挖呀挖呀，能掀开盖子了。他就掀开盖子一看。果然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更用力深挖，下面隐藏的部份还挺深。罐子挺长。终于挖到能拿起来的时候，他兴奋的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了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蛇蝎毒物，给他吓得放下，罐子掉回了坑里。放下了就变成金银珠宝了，他想难道是他刚才眼花了？于是又拿起，结果又是一样，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又全都是蛇蝎毒物，又被吓得扔了回去，放下了之后又变成金银珠宝了。这下子可给他看傻眼了，真吓到了，赶紧转头就跑。此时啥也顾不得了。”故事结束，通过这个故事是不是都知道了一种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任何的不劳而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没有事先揭开盖子，看了一眼之后就盖上，直接挖出来拿回家了，那将是怎样的后果，想想就恐怖。自从听了这个之后我就是外面的坛子罐子捡来的东西都害怕。小时候那是听到啥怕啥-_-#

关于鲛人的故事，一个长辈的远方亲戚那边村庄发生的事，省亲回来，聚堆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她那个亲戚在北海那边，那边靠海的一般都是出海以打渔为生，有一次那个村子有个人晚上回来的时候捕获了一条“人鱼”，上半部分是人形，到手这一块，下半部分是鱼尾，就跟一般的美人鱼形象一样，好似没有头发，脑袋上长着鱼鳍，体型大小跟成年人 1.6 米

左右高度。那天晚上好多人去看了，据说那个亲戚也去看了，他们一堆人都在讨论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放生吧，人都有恻隐之心，看着怪可怜的。有人认为这么稀奇的东西肉肯定大补，（好残忍-_-#）人鱼似乎知道有人要伤害她，可能预感自己会遭到危险，就像听得懂人话一样，发出“吱吱吱”的怪声音，她还会哭，眼泪一直掉。后来那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将她“杀”了，没错就是“她”，她是个女性。后来发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的。那家人把“她们”拿去街上卖，以为是“珍稀物品”能换来很多钱。结果没有人买，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或“太残忍了”，可能少少的买了一点，还剩了很多他们后来带回去自己“吃了”（说到这里我都感觉好残忍，哎，有时候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后来的某一天这家人全家一起出海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过，船翻了，全家人永远的留在了海里。”这是一个比较残忍的故事，头一次听故事听的这么难过。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人心有时候太过残忍和贪婪了，如果他们选择了放她们回去，那大家的“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老祖宗诚不欺人也，害人终害己。

一幕短片：“我走在一片耕地中间的小路，像那种稻田一样一格一格的耕地，里面长的是参差不齐的小草。不远处有山壁，此时好像是夜晚。只有月光照亮的夜晚，可见度并不算太高，天空灰灰的。我面向山壁一路往前走，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走着走着，脚下不远处横着一条小水沟。宽度大概就是一般公路路面的宽度，不是很宽。我走近后停下了，隐约好像飘来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清脆响亮。小沟里长了很多茱荷花，有睡莲和支莲，绿叶和花朵相交，淡粉色的花朵，清雅的分布在绿叶其中。水面无波澜很平静，清澈见底的池面忽然缓缓映出了一轮明月，像高帧率摄像机在播放慢镜头一样，观测到的池面非常清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幽幽的映在了池面，与荷花相交映。我看着此时的景象，竟然失神了良久，好似时间被静止了一般，什么声音都没有，（此时是第一视角，感官标准4级）忽然，好似感应到身后有什么一样咻地转身，又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背后不远处的地方是沙漠，暗金黄色的细沙土，很远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池，宽阔的广场，殿堂，建筑不高，有水、少许的绿植。很远的背景处是金字塔，很多座金字塔，很多金色的尖顶的帐篷，帐篷有的很高很大，有的又比较小，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广场上，沙漠中。火堆、人群。似在庆祝，又似在贸易。我看见自己，（一个第三视角的自己）在其中一个帐篷中走了出来，金色和暗红色相交的纱裙，黑长卷发，额间有金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似要走进人群中与人交谈。火光越来越亮，甚至看到它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此时大概属于魂游状态，分不清哪边是我自己，我似在这里又在那里，像透过山脉看着沙漠中的城池和我。脚下是绿地，隔一条公路的距离是漫天黄沙。到底哪个是我，或是两个都是我。脚下踩的是土地，对面像是到不了的海市蜃楼，而我就在海市蜃楼的火光中。我已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或、两者都是，亦真亦虚。

一幕短片：“我正在爬山，好似快到山顶了，这里说是最高的连绵峰，爬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周围全是山峰的峰顶，高矮不一，连绵不绝。草木生长的比较杂乱，石头路面，沿着石头一路往上爬。终于上到山顶了，此时有点累，找了个地方坐下，坐下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往右边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右上方的天空处有一个倒过来的世界，整个就像倒挂在天空中的超巨大紫色水晶球。外围还有一层圆形透明玻璃罩着。里面有庞大的深紫色欧式建筑群，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很多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深紫色的建筑高矮不一，尖顶的居多。还能看见人群活动。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这个存在好像是常态，没有人不知道此番景象，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的稀松平常。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这里似乎是个风景区，只要有人想观赏。随时可以上来。此处是能直接观测的最高的山顶和最好的位置。两个世界的人彼此能看见，却无交流。我就坐在山顶欣赏着眼前的美景，

吹着微风。醒来。醒了还缓了好久去消化脑海里的美景。与倒挂的水晶球一般无二。超巨型倒挂的紫色水晶球。就像电影（逆世界）一样两个地方一正一反。

两幕短片间隔的时间大概是 2 年左右。沙漠应该是 2016 年的了，紫水晶是 2018 年。没有与里面世界的人有交流，在“紫水晶”里正在爬山的时候，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已自动产生关联性，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去干什么。就像是我们安排假日出游，订好了去某个景区看风景。然后去到了目的地。就看见了预想中的风景，一点也不惊奇。哪怕风景就象将一座城市装进紫水晶里倒挂在天空中。因为是独自一人，没有可交流的性质。而“镜月沙漠”则是像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将会怎样，是以缓缓展示的方式而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出门，不知道未来一小时内会遇见什么，遇见了，才知道。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像自 2019 年往后的没有太多“完整”的内容了，类似引魂师或齿轮井那般一大段的故事内容。引魂师是这些内容中最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比较整齐。现在才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么回事，这两年都没有太多这么长的能内容了。有的话也只是其中一小段。这种梦境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停止”。只要它出现。我将会记录到最后一个为止。

一个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故事，“他们在外行商的时候，准备要往一个熟悉的村庄去，在 半路遇见了那个村的人，挑着担子跟着他们作伴一路走。走着走着，预计或许再过几个小时小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马车小牛车和人力，所以路程比较慢。走到了将往那条村方向的直路口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要往右边的方向走，右边只是一条非常狭小已经长满了草的小山路。大家伙就喊住他，让他不要走，说他走错了，那个人非要坚持往那边去，说那是一条大路就是往他们村方向的，他们这伙人走的不对，就他的对，意思是，他是那个村的比任何人都熟悉道路。也劝着他们跟他一起走。后来拦了几回没劝住，他执意要往那个小路的方向去。就自己拐去了。等爷爷这伙人到了他们村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大家聊天就说起了。他们就问什么情况，这伙人就如实回答了。他们呆了一阵子天黑了或是隔天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外行商，一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本村是常有的事。走到哪住到哪甚至有在野外住过 坟莹地旁边都有。周围大片区的村庄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们那伙人。后来隔了一段时间，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听人说起。那个走小路的人失踪了两天没回去。回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有些都被树枝划破了。身体也有部分被划伤破皮但是无大碍。刚回来头一天跟周围的邻居谈天说起他的“际遇”据他说的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他说他后来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他，好酒好菜的招呼着他 留了他过夜说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也不迟。就这样愉快的招呼过他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当他回来隔两天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一些杂草树根子。（此处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段“经历”就在附近的村庄传开了。以前农村就是有点事方圆百里都知道。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属于被“鬼迷眼”好在他这个是没有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比较调皮，想找他“玩”一下而已。要是凶恶的估计凶多吉少了。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在外面行走，风餐露宿的很正常。夜晚来临时，赶不及到下一个有人家的村庄或落脚点，就在野外露宿，山边找个地方一趟 旁边有坟莹都照样睡。他们说“只要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意思就跟“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同理。有时候也会遇到“鬼打墙”就是怎么走这个路都出不去。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太稀奇。说是手上有火点着烟抽一会儿就好，或是随身携带的清水。含一口朝哪个地方喷一喷。过一会儿就能解了。（当然这得“懂”的人能解 一般的不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效 我感觉一般人见火光这招能有效）“众生”跟你无怨无仇的话不会故意对你展露“恶意”只是有些比较爱捉弄人。甚至有些“心肠好”的众生困住你，其实是它们在“帮忙”。有一个人凌晨 4、

5点多在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绕圈子，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只要过了这里前面再过一个小桥就出村了。今天他怎么走都还没到快出村的小桥边上。来来去去晃了差不多2个来小时。天都渐渐的亮了，后来突然间像是“正常”了一样，慢慢的就走到了小桥的道路这里，要过桥的时候发现了，桥接近中央处右边踏了一大块。还好此时的能见度算好，能看清了。要不然四点多那会着急赶路，乌漆麻黑的一个不注意就掉进河里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它突然会缺一个大口子，要是无人需要避让的情况下一般就在中间走过去了，桥也不算太宽。后来他明白了，幸好是有“仙家”帮忙，于是为了感谢它，回程的时候特意买了香火和一点贡品。在靠近那一段出不来的路边献祭，以表达谢意。有道是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很多时候什么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人分好坏。众生亦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众生也需要“积功德”的。而人、更需要。

一幕短片：“这个地方不太正常，到处是废弃的建筑，天空的颜色灰暗灰暗的。不知道是黑夜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短。山丘上的土坑和石壁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绿植很稀少。处处透露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他们在躲藏着什么。远处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惊慌。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扫荡过后的战场，幸存者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还未来得及压制心底的恐慌。仍然要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就这样一边躲藏一边艰难的生活着。这里有一只“恶龙”本来平静的生活因为这股邪恶势力的到来变得糟糕不堪。人民的生活已经顾不得体不体面，能继续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赢家。我们三两个人走着。在找着什么，或许只是想翻找一点生活用品而已。都得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然之间，幽幽的天空传来了一点不对劲的感觉，我们赶紧往石壁底下跑。躲进了石壁里。原来是恶龙过来了，我偷偷伸出头望着天空。恶龙就在天上幽幽的飞过。通体发黑的坚韧鳞片。头部似蛇，有犄角，到身子尾巴处长出了好多触角，像八爪鱼一样，飞在空中一晃一晃的，所有触角的尾部都带有一个散发着紫蓝色光芒的东西。就像萤火虫的肚子尾部携带荧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照着大地，光一闪，整个天空和地上都泛着紫蓝色。如果出去被它的光照到，就会被它发现，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岩壁下，光照不到的地方。等待着它经过了再出来。这条恶龙是这里最邪恶的东西。原本的平静就是随着它的到来被打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勇士将会战胜它。我们还能期盼吗，该期盼吗。好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东西叫“绝望”。不管好坏，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勇士来拯救大家，也许，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勇士。”这是一个比较恐慌的梦境，处处透露着浓浓的紧张，似乎一开始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艰难的生存。谁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以为生活很艰难的人，那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更难的。正在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你伤春悲秋，所以的念头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珍惜我们普通的今天和明天吧。因为我们嫌弃的。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经常做很多奇怪的梦，不定时候会出现，但是很多都记得清楚。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拉拉杂杂的很多。如果不做奇怪的梦，晚上睡觉也会经常做普通的梦。日常生活中出现人和事比较正常这种。但是异梦一出现就能知道是不一样的。梦中的氛围、感觉、认知都非常清晰。就像本身经历过，或是自己就是梦境中的主角，或是看事情发生在眼前，那种感觉跟普通的梦不一样，非常真实和震撼。

先随便乱说一个，想起来什么说什么。先是梦到一座座山，形状像梯田，波浪型的，没有草木，没有鸟兽，感觉踩上去像干沥青，一望无际的山连绵不绝，不知道走了多久过了一条小路，有

一个破烂不堪的山寨子 里面的人蓬头垢面的 胆子很小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语言不熟 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说了之后好像自动翻译传递过来的信息我能懂 这个地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没有任何的现代文明 简单的破烂不堪的草顶木屋 和见生人就害怕的人群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安抚他们好像传递一种信念 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渐渐的与一两个人沟通 就在窄小木质的巷子里 能感觉到他们渐渐信任我 没有说太久 没有呆太久 就是说着说着 就突然醒了

很小的时候 大概 10 岁之前吧 经常做同一个梦 一个像地下洞穴的地方 没有任何光 手里照明物是类似手电筒的东西 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 我一直往前走 洞穴很多岔道口 迎面而来有很多怪异的形体 只有我跟他们是反方向走的 为什么说是形体呢 因为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或是类似南瓜的东西长出手脚和脑袋 像三角形的 海胆形的 凳子形 葫芦 或是像琵琶水桶 扁担 各种各样的“类人”形体 一路走来都跟我微笑打招呼 不觉得害怕 没有压抑的感觉 氛围比较轻松 一直走都能遇见很多一个个的迎面而来 走很久 直到爸妈拿着手电筒找到我 把我领回去 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 梦境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 应该不超过 6 次 但是情景是一样的 在印象中 10 岁以前 重复了好几次 后来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梦了

大概 16、7 岁的时候 比较长的梦境 印象 感受 非常深刻 刚开始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灵魂能到 身体到不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子很轻 轻飘飘的漂浮在一片白雾之中 飘了大概几分钟左右？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是一片很空旷很空旷的草地 一望无际 天是那种青灰色的 氛围是压抑之中带点吊诡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走挺久 远处渐渐看到一户人家 一家四口 女主人好像是刚过世了 这户人家在办白事 越靠近 那种害怕的感觉越明显 心中的恐惧愈加强烈 从远处就看见一个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 路是从这里经过的必须得走 一直硬着头皮走过去 越来越近的越来越清晰 原来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是刚过世的女主人 俩孩子和父亲在屋里正常吃饭 围着一个方木桌 心中怀着惧怕从路边走过 感觉到了立在门口的白影眼睛一直盯着我 这一瞬间感觉全身无比的恐惧和疼人 硬着头皮一直走 白影头部一直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 眼睛一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种感觉无比疼人 就这样一路顶着诡异的目光走过去 又走了很久 然后就

就到了一个湖边 没有路了 紧接着感觉身体又飘了起来 大概飘了一两分钟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亮 不一会儿两个很矮的小人举着火把出现了 大概成年的鸭子高度 全身穿连帽黑斗篷 没有看到脸 唯一的光就是俩小斗篷举着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借着光看清身处的地方 是一条很窄小的巷子宽度 1 米多左右 两边堆满了人体残骸 不是枯骨 是残骸 腐烂的手部、脚部、身体、残肢 带有血液 流在地上晕染了路面 心中的疼意一再加深 寒毛直竖的感觉无比真实 此时只能怀着恐惧 跟着前面的俩小斗篷走 火光所到之处一路照亮了脚下的残肢 整个视觉画面就剩下昏暗黑色的窄巷子 红色残肢 冲击力非常大 这种状态持续走了挺久 拐了几个弯 上了几个楼梯 精神极度紧张和惊悚 上了最后一个楼梯之后拐了个弯 之后呈现的世界和氛围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一大片空旷无比的草地 非常大 非常空旷 天空是亮灰色 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惊恐和惧意全部消失了 只剩下宁静

只剩下宁静跟平和，这一瞬间的感觉很舒服 无比安宁和温暖 空旷的草地很远处有白色围墙 墙上涂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 围墙后面是竹林 风吹着竹林晃动 没有叶子碰撞的莎莎声

远处中间有一个雕梁精美的凉亭 色彩非常丰富 但是看起来一点也不杂乱 透着一股精致威严的感觉 凉亭非常高 四个淡金色的柱子支撑着华顶 顶是黑灰色的 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一层一层的雕梁延伸 凉亭里有个人背对我 身着灰白色黑线沟边的华服银发背影 发丝随着风飞扬着 我就站在远处没有往前走 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无比的熟悉 心中好像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隐隐知道这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的 没有叠字 想喊出那个字的时候 忽然远处人影缓缓说了一句“你来了” 就要转身 声音很清平 听不出情绪波澜 在人影转身的瞬间 我想喊出这个名字 但是一直没有喊出来 知道现状 但是没喊出来的 就在人影即将完全转身的时候 这一瞬间嗓子似乎发出了一点声音 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人影 没有喊出

就这样差一点 然后就这样醒了 醒了之后心里萦绕的感觉久久不散 整个脑子还在回想之前的梦境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梦境 中间经历了刚开始的惊疑 惧怕 恐慌 中间更是一层一层的恐慌不断加剧 就在你觉得精神已经崩得很紧了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恐惧之后 新的一波惧意又在心底蔓延 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安静 平和 温暖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宁静温润的感觉无法用言语传递 就是觉得世界一下子简单了 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再也生不出太多的杂念和欲念 文笔不好 我只是把梦见的场景和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 无添加修饰和场景美化 如果需要修饰 我感觉现学的文笔不够用 目前尚未能够描述出当时梦境的真实感受和景象描写 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 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的异梦景象 随便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

说一个比较灵异的吧 18年的时候 公司租的宿舍在广州 6 线地铁站金沙洲出口的万科楼盘 是两室一厅 进门先是入户花园的门口贴了一个红色的符，再进去走廊口贴一个符。阳台门口也贴一个。房东和中介说是镇宅符 保平安的 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租下了。刚进去的头两天一直睡不好 迷迷糊糊的感觉睡觉很烦躁 我和一个同事睡一张床 还有另外一个屋子是另一个同事住 刚开始都不知道大伙睡不好 隔两天了聊天的时候才说起来 原来我们三个都一样 因为屋里有个小镜子正好对这床头 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 商量的要把镜子贴起来

只有我俩的主卧室是有小镜子的 另一个同事的次卧没有镜子 而且她从来都是晚上睡觉不做梦 不认床不认环境睡眠质量超好的人 睡酒店都一觉到天亮那种 我跟一起睡的同事就说 那我俩就贴把镜子吧 她可能是刚换环境不习惯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第三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做梦 梦到了 这间屋子里面住有一家老小的“那个” 爷爷奶奶 爸爸和小孩应该是一家 5、6 口“人”。我在梦里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不是“你们”该呆的地方 你们应该有更好的地方去。刚开始的交涉他们很不友好 没有太恶言相向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不高兴 很不情愿离开 后来一直劝说 “他们”终于有点恼火了 全部围在我们的床前 就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好像是从手里还是哪里发出一种类似电波的光？就像电视剧那种正在施法术的状态 对这我俩施法。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我的上半身直挺挺的立起来了 不是那种爬起身 就是躺平的状态 上半身直挺挺立起来 我感觉到我的眉心一跳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眼里面变成全白色（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状态的全白 没有眼珠 眼里泛着白光

我感觉到直挺挺的就这么上半身立起来 眼睛一睁全眼泛白光 眉心一跳感觉有一股力量从眼睛处发出来 跟围在床前的一家子正在进行法力对抗 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晰 没有愤怒 没有害怕和恐惧 也没有即将胜利的喜悦 甚至连同事在旁边侧躺着睡觉我都能用余光看的到

她脸朝着里面侧躺着 我心里清楚最后胜的肯定是我 就这么对阵了一会儿 果然围在床前的一家子输了 然后大家就解除这种对战的状态 过后我平静的又跟他们说让他们走吧 去寻个好去处 这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之前那么暴躁 心态很平和 后来劝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真的心平气和的走了 走的时候还挥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感觉整个人很累 即将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符掉了下来 我当时在厨房正要出来 她们俩人在门口说话 说符掉下来了要不要贴回去 跟我睡一起的同事 a 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另一个同事 b 是广东的 她们家也比较讲究这个 她说掉下来的符就不能再贴了 然后同事 a 还一直再问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 同事 b 可能听的问多了 就不假思索开口说了一句 “为什么 因为有鬼咯” 当时我在厨房走出来听到她这句话 再想起晚上做的梦 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点怕 然后我就凶了她 我说别什么事都乱说 你不害怕肯定有害怕的 同事 b 比较心大 她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就笑笑的没说什么了

当天我们一起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同事 a 说好累 最近都没有睡好 白天昏昏沉沉的 同事 b 也在说她也是 后来我就回了句以后不会了 同事 a 听了有点惊疑 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想了一下本来想告诉她的又害怕把她吓到就说了没有什么事 等晚上回来把镜子贴住就不会了 她一直追问为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她 这是唯一一次 梦见正在身处的环境中 有异象的 而且还是进去住的头两三天。平时虽然会做普通的梦 但是很少有梦见现状的 几乎是没有。普通的梦容易忘记 有些日常生活的梦境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些梦见比较深刻的梦境会记得清楚 进入那种梦境的时候就知道 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们就这样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 中间晚上偶尔有听到敲墙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就问是不是隔壁房间敲的 然后都说没有。有一次半夜 1 点多快两点的时候 隔壁同事 b 说听到了阳台洗衣机响 她经常玩游戏睡的晚 问我们昨天晚上谁洗的衣服了那么晚 我俩都说没有 一般都是 12 点 11 点之前就把衣服洗好了 只有同事 b 会经常晚些洗 同事 b 说自己没有洗 她以为是谁比她洗的还晚 就没有管 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人再说话 就这样一直住了一年 平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本身做过这样的梦 同事 b 心较大 她自己在家没有害怕的感觉。同事 a 虽然胆子也不太大但是平时就她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有一次清明节 晚上打雷下雨 同事 a 说她吓的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过了很久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做的梦了 当时她就吓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说就那时候在地铁站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所以一直追问 我没有告诉她 我说当时没有告诉她怕吓着她了 搬走了之后我才跟她说的 我们在一起上班几年了 平时她也知道我偶尔做梦的内容有些奇异 所以她总觉得我身上某种灵力？或是某种能量？这是她的怀疑 ?? 说到这个 不得不说一下同事家的老房子的事情 他们那边的老房子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奇怪。

第一次去她们那的老房子就害怕，跟她是通过别的朋友认识的 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朋友带去玩 当时在院子里大伙玩麻将 没有瓜子花生了让去取 第一脚踏进客厅就感觉不舒服 中间客厅 左右两边各一间房 我站在客厅看了一眼两边的房间没敢进去。后来跟她认识熟了之后跟她说起这个事情 她说她每次带小孩回娘家 住的时候也是害怕 有一次睡的迷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扯了一下被子 像是给小孩子盖被子那种 每次做噩梦都是梦见她们老房子 她们的村庄一共就七八户人家 是一条路 旁边都是种的玉米地或是小麦 还有坟莹 这几户人家每一家的人都不和 包括她们家也是 小时候她说她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有一回都把她妈的手上一小块肉削下来了

前面的一户人家 他家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疯了 整天嘴里

叨叨念念的 害怕狗 狗一看见他就朝他叫 没事老喜欢往坟茔地里面跑 还有另一户人家老爷子躺床上两三年了都起不来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吊了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说当天中午他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家里是有什么事 赶紧回去 回去了之后发现家里老爷子上吊了 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自己爬起来的 毕竟之前躺了那么久 还有一户人家是吃鸡蛋好好的突然被噎死了 反正挺奇怪的 听了都毛毛的

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些地方会莫名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至于通俗的鬼压床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有时候会经历 直到目前为止次数不算少 清楚的感觉身边有很多杂音 感觉到旁边有人 意识很清醒就是身体动不了 如果不挣扎着醒来感觉一直任由着这样下去会有一种越掉越深的恐惧 有一次平躺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眼前有异样 就好像磁铁的互相排斥那种反映 那种异感突然在熟睡的时候影响很强烈 我还清楚的感觉到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不是做梦那种睁开眼睛 就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前面天花板并没有什么东西 睁了一会儿眼睛又闭上了 当时心里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又心里觉得 这异样并不寻常 后来想着随缘吧 不知道过多久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大概 10 几岁的时候 也是比较长的梦境 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场面 像是被追杀在逃命 穿着黑制服的士兵在追着我们跑 武器是一根棍子状类似枪的东西 会发出闪电一样的光 被击中就会倒地。一直跑一直躲 我们是一个种族最后的幸存者 躲躲藏藏了很久 跑到一个河边 水是黑色的 有人说这个河不能过 有人说没办法了只能过 后面有追兵 于是就过了河 追兵果然没有追上来 走了很久 发现远处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山上飘着浮云 看不到顶 越走越近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生活的很安详宁和。感觉到了在一个诗一样宁静美丽的地方 广阔的天地花草树木矮房屋 友善宁静的人群 村落的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很同情 表示可以留下以躲藏追兵 就这样宁静的生活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某一天 追兵还是追过来了 搅了村子大乱 逼问着他们有没有人看见逃亡者 他们没有说 还把我们藏了起来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村民拦住了

村民说你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他们问不出结果就会走了 后来还是被发现 为了不连累村民 我们又继续逃 一边逃一边往山上跑 跑到半山腰的时候眼看在上去就要到被浮云盖住的地界了 有一位当地人跑出来说不可能再上去了 他们当地人留下的传说是上面很危险 从未有人踏足过云层盖住的地方 眼看无路可跑了 只能往上走了很远 后面也一直有人追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位戴黑兜帽的巫婆 佝偻的身型 白又长的乱发 苍老怨毒的面容 眼里冒着红光 手持一根类似法杖的棍子

嘴里叨念着什么 脾气很暴躁 细长枯瘦发白的手里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攻击着我们 连带着追兵也不能幸免 一阵混乱之后 追兵死伤数人 我方也有受伤的 平静下来之后巫婆凉飕飕的声音传来了 问我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进来 应该有人告诉我们不能来 如实相告之后巫婆并没有表示同情 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 不管是谁既然进来了别怪她不客气 我试图跟她交涉了很久 刚开始说什么她也不听 后来又打起来了 一片混乱之中她说什么这世上没有她想看见并且满意的的地方 我问她想看见什么 后来交涉了很久 我们打起来了 双方都受了伤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巫婆把手里的闪电扔向了追兵 让他们走 再不走就把他们全杀了 一通乱攻击之下 追兵跑了 等人都散光之后巫婆头也不回一声不吭也走了 我喊住她问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留下 还是不搭理我们就走了 剩下的几个人商量着要怎么办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即然外面的地方容不下我们 那我们何不在此处找个地方居住下来 于是决定继续上山

最后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找了一个洞穴安顿了下来。在洞穴里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或许一世纪那么长，或许还要长。望着洞穴里面的布置一切，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简单雅致的花草绿植、纱帐、置物架子、火堆、精致简易的家具装饰和摆放，印象最深刻的的是一个圆形门后面的秋千和另一侧的窗口。秋千上缠满了花藤，我就这样望着秋千看了很久很久，熟悉感又强烈。另一侧的窗口不太大，望出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白色天空和泥流河。为什么说是泥流河呢？因为看起来像是河，又不像普通的河里有流水，状态像是泥浆状火山爆发时候的岩浆会流动但非常缓慢，灰色蓝色金色互相混合的色彩缓缓地流淌。我站在窗口望着这片天地，望了很久很久，有一种错觉，我也许就是一直在这里看着，经过了无限的岁月，又像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回到这里想起曾经站在这里的样子，像是离开故乡很多年的人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回味曾经在这里的自己，一直这样看着外面直到醒来，醒来的时候久久回不了神，脑海里的思绪全被梦里的场景牵引，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还在做梦。

那是一个没有纷争、欲望、和执念的世界。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刻感到的沉静和安宁，像是放下了一切欲念，没有追求的东西，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无悲亦无喜，像是世界本该如此，顺应而生，顺势而亡。不知道这状态算是好还是不好，但不管如何，或许最终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插曲。有时候感到迷茫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烦躁不安的时候，通过回想和感受一些梦中的氛围和感知，有时候会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现在的社会太浮夸和物欲，能让人定下心静思的时候太少。我也曾问过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做过一些奇异的梦境，或别的，或类似的。朋友都说没有，梦见鬼啊，吓人的噩梦啊，这些有这么详细且真实的感知状态，都不曾有。有时与朋友讲起，有些朋友爱听我说这些。有一朋友相信万物众生都有其法则，当我与她说起时她说世界万物这么大，有些东西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她说喜欢听我讲，像是窥探到了另一个世界。随着诉说，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感知，渐渐的安静下来去思考，慢慢的心里也会感到平静。她们家信佛的，相信众生有灵，我们都应该怀着敬意去看待万物，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尊敬。她说其实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让你慢慢的感受自己的内心，不要变得那么浮躁，不骄不躁待人谦和，才能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平衡。我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年纪尚小的时候。此前从未看过有关类似的科幻电影，朋友说有些东西串起来让我去写小说，有些情节比小说还精彩，不管是当故事听，还是当笑话听，有人听了不置可否，有人津津乐道，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枯燥的人生，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分享和宣泄。这些“经历”对于我是珍贵的缘分，但是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缘份”，人生一闪而逝，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小插曲，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主角，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人。

也不是每一次的异梦都是这么长，细节这么多的，有时非常短暂，一闪而逝，亦不是那么单一的玄幻，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恐怖型，或是梦见跟“众生”对话，看见非常巨型宏伟的地势。非常压抑古老的废墟。壮观绚丽的建筑，外星人，异空间，很多很多，还有古代的。

以前还稍小的时候，14、5岁以下吧。做的梦会稍微恐怖，经常梦见“众生”，有时候会被吓醒，有时候会哭着醒来，梦里哭的撕心裂肺的感觉，醒了也跟着哭。从15、6开始以后，梦见的异景就开始多了，不只是单纯的梦见被众生吓醒的噩梦，我的记忆能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某些片段，一般人都是从3、4岁以后才会开始记事，甚至有些朋友说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小学的，什么时候读幼儿园的，记得清楚事情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都有，但也有个别人记得三岁以

前的 比较少 3岁以前的不是每件事每一天都记得清楚 但是很多零碎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某一件事零碎的细节记得很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每当回想起来 好像脑海里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 随风飘流在海上 似梦似幻 似真似假 像是别人 又像自己 2岁时 有个青年人哥哥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清楚记得2岁时 因为他当时也问的我几岁 我都正确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时是在一个水井旁 很多人在洗衣服 3岁以前是在村里住的 大家伙都这样洗衣服 人的面孔记不清了 但是事情经过非常清楚 旁边还有阿姨说 这小孩话都说不全 问题回答的都对 然后一伙人在那里说笑 还有一个片段是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 扒着墙走了一小段路 然后出来大人给我抱回去屋里了 这个只有这么一小段 就断了 还有一次出水痘 在床上窝了几天 感觉全身无力 伴有低烧 说是不能见风 不能出门 妈妈找了一个联系本子给了我一铅笔 问我会不会写字

我在田字格里面圈圈叉叉的乱写 一个格一个格的乱写 就像写生字一样 没有写出格 还有乱涂鸦的画满了本子 妈妈还夸我写的好???? 还有晚上突然被惊醒了半夜哭的时候怎么哄都停不下来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沉重 像是一大块云 虽然是轻 但是一直往头上压 忽然就觉得很沉重 好像要从头顶往身子里面去 刚压完一块 眼看接收完了下一块更大的又压下来了 这种时候的夜哭是怎么都哄不了的 这段记忆 应该是在两岁以前的 因为我好像还不太会说话 耳边一直响起哄我的声音 问我哭什么 停下来吧 乖乖的睡觉之类的 这个场景的感知不止一次 起码有3、4次左右 还有一次可能看我实在哭不行了 半夜抱着出去村里门口的路边 那是我第一次对夜晚有印记 为什么说是印记 而不是印象呢 因为印象只是脑海里闪过的片段 或许记得 但是缺少了感知 第一次印记中的黑夜 抱我出门口的时候我还一直哭 一直走了一小段路 慢慢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变小 到了路边 中间隔了一大片空地 像操场大小 空地的对面有人家 我当时转头看着前面宽阔的黑夜 感觉像是被一团黑雾包裹着 飘在其中 湿湿的风 微凉 伴有虫鸣鸡叫声 像是坐着缆车一直浏览前方 又像是呆了很久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一片黑 就像将脸对着水面距离只有几毫米 鼻尖快要碰到水的感觉 这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才会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 当时肯定是脑海里还没有那么多词汇的 曾多次体验将脸对着水面的感觉 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次黑夜的印记和感知非常清晰 心里也涌出某种平静 似怀念 似畅游 非常神奇体验

为什么分的清三岁以前和三岁以后呢 因为三岁以前我们是住村里的还没有搬家 三岁那年搬到镇上住 父母做点小买卖 每长一岁 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 过了年今年你就多少多少岁了 每年都说 (所以之前那个青年人问我几岁 我能回答他 因为清楚的记得自己几岁了) 搬去镇上过的第一个年妈妈对我说我四岁了 四岁以后的记忆比三岁之前清晰的多 所以我就感觉记忆分成两个隔断点 3岁以前的记忆回忆起来感觉比较神奇 有种朦胧美 就像吹着暖风前行 3岁后回忆的感觉跟心情 又不一样 这时候很多片段都很清晰了 缺少一点点美感 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想随时想起就随时想起了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太多了 我已经比大部分人幸运了 有很多次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都回想起第一次黑夜的印记 想着会不会距离我不远的前面有一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或是那里站着我们未感知到的“人” 当时转头望着眼前的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忆当时我有没有看见什么 或是看到过什么只是忘了

经过了很多次回忆 我确定是当时没有看见什么 也许有 但是没看见 这种睁眼看前面的感觉 跟我在公司宿舍 梦见自己上半身直挺挺的起来 睁开眼看床前的“众生”和那次半夜睁眼看天花板感觉也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强烈 看天花板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眼睛像是蒙了一层

白雾 似看未看 有时现在看见小孩夜哭 也想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感受到被“云压”的感觉所以才啼哭不止

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 我在卧室门口玩 有两个“小孩”边笑边走进房间里 坐在床上玩闹 梦里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异类” 心里也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但我还是走进去与他们搭话了。我问他们“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答说“那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天地都是白色的 同样伴有白雾 那边的人们也要生活 像古时候 有小贩叫卖 街边有人行走 你如果想要某样东西 也需要用同等价值的东西去换” 他们说完之后 我就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像小镇一样的日常生活 行人慢悠悠的行走着 氛围像比较悠闲轻松 没有恐惧感，画面切断之后 梦里我就感觉后背一凉 然后沿着村里的小巷一直往前走 背后有东西跟着我 相斥的反映很强烈 我感觉到是个成年女性 穿白长袍 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正常脚步往前走 没一会她应该是追上我了 用手指捏住我的后颈 明显感到尖锐的疼痛 不是掐 是捏 食指??和拇指捏住一点后颈皮肉 一阵尖锐的疼痛感 像是被蜜蜂蛰一样。伴随着这种疼痛感 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这时候可能梦见众生的次数比较多了 醒了也没有多大的害怕

为什么删我的上一个贴啊 郁闷 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 这也要删

发现很多人有时候突然会感觉某个时刻或是某个人很熟悉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经过了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有很多个不同空间 不同世界的“自己” 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是某种因缘巧合 会发生交错的现象 会忆起某些片段 保持着这样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有所期待 感情有所寄托 怀着感恩和敬意看待事物与身边的人 也许擦肩而过的某一个人与自己有着渊源 爱、恨、嗔、痴 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这是多年前为了致敬所有与我们有因缘关系的事物和人所写的随手记 今天突然想起 或许有些借鉴 但不妨碍自己宣泄一下 好不好望见笑了

远方悠悠沽酒人家
窗前昏黄老树枝桠
前世你在何时悄然泪下
今生又在何处笑靥如花
我们是否曾同望一湾彩霞
是否亦曾路过同一座灯塔
或也曾在不觉中擦肩而过
未来得及道声珍重 便已各奔天涯

也是较短的梦境 走在一片废墟里 灰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像夜幕降临前的灰色。崩塌残缺不全的建筑随处可见 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普通的楼房砖瓦 木材居多 像是被火烧过 一片废墟全都是灰黑色 地上满是碎屑 我在废墟中走了一会儿 圈圈绕绕的 转了几个弯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 2、3 层楼高的上方 有一个长着翅膀 形象类似天使的人 浮在上方 男性 中长发 没有像油画那般穿着神圣的白长袍 而是有点类似西部牛仔装 好像是皮衣 长裤 看起来较酷 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 周围伴有光晕 看着一点都不刺眼 很美 对话记不太清了 没有太多的对话 只记得他说了“我教你、我们一样、还记得嘛” 其余记不清了。没隔一会儿 我的形象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有翅膀 冒紫光 但是不会飞 或浮 感觉身子很沉

努力蹦跶只能到二楼的高度 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不停的找高处往下跳 借着这个力道飞了一会儿又掉了下来 感觉学的很吃力 紫天使就在旁边一直教 就一直学一直学 突然就到醒了 都没学会 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梦境

分享一个朋友的梦,她很怕带毛的 小的动物 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小鸭小狗 幼崽类的 至今都很怕 看见没关系 不小心碰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她说她小时候 12、3 岁以前 也是反复做一个梦 梦见满地的毛茸茸的小幼崽 有时候是小鸡 小鸭 小老鼠 小兔 各种都有 满地都是 无法下脚那种 一转身踩死一片一转身踩死一片 地上很多被她踩死的小动物尸体 她说这种感觉很恐怖 活生生的小生命在她脚下消失了 密密麻麻的 后来长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些梦了 所以这种心理恐惧导致她一直害怕毛茸茸的小东西 她说有段时间一岁左右她一直哭 不肯穿衣服 就光着身子 给她穿衣服就自己想要扯开 嘴里一直说着有毛 有毛 好多毛 话还说不太全 她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印象 是她长大后家里人告诉她的 那段时间哭了好几天不停 晚上不睡觉 什么时候哭累了睡 后来家里请人去看了 说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她 我与她聊天的时候问她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异的梦 她告诉我的 我自己的梦境比较神奇 所以稍微交好一点的朋友我通常都会问她们有没有做过比较神奇的梦 大部分人说没有 有一部分人会说梦见“鬼”之类的 梦见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这些一般人都会做 这种的就不是主要讨论的了 大家有什么奇异的事 奇怪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她们家的房子院子里住了一窝蛇 白天的时候缓缓爬出来也不怕人 她从小也习惯了并不害怕 种了一棵樱桃树 有时候会盘在树上或树下晒太阳 她说去摘果子的时候靠近它跟没看见似得一动不动的 要是有陌生人来了朝它靠近一点 要去摘果子就吐舌信子 发出“嘶嘶”的动静 但是也只是有点动静而已 从来没咬过人 就这样她们和平相处了几年直到她们搬家。她大舅妈几年前在野外打死过一条蛇 后来没过多久就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好时坏 不正常的时候脾气暴躁 砸东西打人 好一点的时候也能日常生活 就是嘴里念叨念叨的 都说蛇这个东西很有灵性 任何生命都不能随意践踏和伤害为好。

她说 5 岁时有一次晚上 6、7 点左右 她跟她表姐 (7 岁) 回家 有一段路两边是耕地 属于必经之路 到了这里也离她姑妈家比较近了 突然她表姐就哭着说让她赶紧跑 看她这样 她自己也吓到了 俩小孩一路往家里跑 到了家了她表姐一直哭着说看见“鬼”了 在后面追她们 穿白衣长头发 就飘着 怎么哄都哄不好 被吓到了 后来请人来看完 神婆给她什么符 口袋里放花生还是什么的 后来渐渐就好了

今天这个有点科幻,一开始很多人躲在矮房子里 外面的世界有点乱 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穿梭 有人尖叫惊慌四处散逃 原来我们在躲避“外星人”的搜索 外星人的形象没有像现下流传的一样尖脑袋大眼睛 大概 2 米多高 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外衣 他们入侵了原本我们居住的世界 没有大规模杀伤 就是把人集中起来 遇到反抗者动用武力镇压 高速公路开始先被毁坏 再是通信、大楼 有一部分人类会趁乱烧杀抢掠 美其名为了生存。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建筑物、设备设施,一切似乎要推倒重建 他们有自己更完善的,空中开始泛着白光 刚开始是模糊的影像突然“咻”的一声 空中划过一排列车?? 全身通体是冰冷的银色硬金属 还全身泛光晕 列车可以随时变轨 不受轨道限制 像是轨道随着列车变更方向 而不是列车按照轨道的路线行驶 非常灵活在半空中畅行无阻 轨道和护栏是连一体的 到哪个地方停下会自动把平台伸下来 某一个站点停靠了 顺着自动平台走下来一群高大穿着白色外衣的“人”

一行人中有两个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大小的金属硬箱子 选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打开 然后开始像投影一样出现物体的影像 没一会儿影像中的物体就实体化了 他们在建造大楼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造出了一个片区的建筑物。全都是泛着银色金属光泽的建筑物 圆弧形的居多 一层叠一层 非常高 也有方形的 方形的没有锐角 四角的边也是圆弧的 天空中有飞行器 不是像圆盘形状的飞碟 更像是一个雕花艺术品（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大概的形状 圆弧鹅型是大概形状 多几条类似鹅颈的管道 柱形是盘踞在飞行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亦是全身银白色 飞行器整体错综复杂 好像他们的物体全都是银白色 空中的飞行器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主体是这种大概类型的形状和雕花，在一个大楼里遇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类女人（类似漫威英雄的寡姐）正在被反派人类欺负的时候她出手帮了我们 她说“没有力量只会被挨打” 后来我们组团一起生存 学了些技能。我们爬进外星人的一个大楼里 被发现了 之后被送到人类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靠海边的地方规划了一个片区给人类活动

靠海边的岩壁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方形小屋（类似这个圣托里尼岩壁 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层层叠叠的 最下面的房屋某个时段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 灰黑色的墙 烂木门 里面活动空间非常小 经常受潮的地方还会发霉 空气中一股潮湿腥臭味 我们正好是被安排在下方的房屋 这一片区就像一个集中营 外围有看不见的围墙 不需要人把守 地上画了线 根本越不过这个墙 撞上就会像触电一样被弹开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几乎很难逃出去了 涨潮了受不了屋里的霉腥味开门走了出去。外面有人争执着 有武力镇压 手里拿着能发出激光的小型武器 杀伤力巨大 最后就在这一片乱象中醒来了。这个梦体验并不是特别美好 最后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是最憋屈的。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人抱怨生活质量差 相比之下我感觉再怎么样也比这样幸福太多 没失去的 不知道有多珍贵 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 醒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现实生活好” 所以大家还是珍惜眼前吧。

一般人做梦会有两种视角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第三视角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玩吃鸡 第一人称是第一视角 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可以看见自己的整体人物形象但是我感觉看到的景象没有太清晰 像看电影一样。目前这些梦大多数是第三视角看见的 有些也会来回切换视角 一会儿第一 一会儿第三的切换。第一视角是最清晰的 像高帧率摄像头 还能远处近处来回转移。第一视角的异梦体验更震撼和奇妙一些。这个外星人的梦境 看见这些外星建筑物和设备飞行器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心灵上并没有太震撼）。但肯定比看3d电影还神奇。还有别的更震撼的。有些梦境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这种震撼是双重的 心灵震撼和视觉震撼 接下来会分享一下

这个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跟自己亲眼目睹一样。一片连绵不绝的金色“麦田”。（是不是麦我也不确定 叶子和结的花穗全是金色的 所以才称之为麦田）田之间偶尔有点矮坡 长了几棵树 树叶也全是金黄色 风卷起 树叶随风而落 天空泛着光 昏黄中带有火烧云的红。全世界都是这种金黄金红的色调 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氛围有点压抑 连卷起的风都透露出一股沉重 吹着树叶和麦田沙沙响 脑海里接收到各种动物们传来的讯息 “赶紧逃吧 毁灭的异像即将到来” 隐约可见上下窜跳的动物 动物们长得并不算太奇怪 像存钱罐矮胖矮胖的猪。鹿、牛羊、都比较矮胖。像五角星一样刺猬 也有正常的刺猬 会站起来 有只刺猬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我也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看着这一片风声悠悠作响的天地 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交谈 脑海中会接收到各种讯息 唯一的感受就是荒凉加凄凉

站在树上看了一会儿远方。下来之后沿着田边小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望着这片天地。心里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降临 脑海里的讯息告诉我 不久后即将到来 走了很久远处露出小镇的一角 人们一开始还不惊慌 悠闲的活动着 街道规划很宽阔 整齐干净的排列 普通平房偶有带尖顶的建筑物 小镇的矮房屋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 小镇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山 有几座连绵的山丘 程灰黑色的 山顶并没有白雪覆盖 望着这片景象 我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宁静” 进入小镇之后我告诉人们 赶紧找高处躲藏起来 我在“森林”中 接收到了“毁灭即将到来”的讯息 有人听信之后匆忙逃散的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遍不太相信 认为我在说谎或是传播燥动的信息)着急的在小镇晃了一圈 就在此时 天空划过一团火球 咻的一声在了远方的地上。地势开始动摇

紧接着又有几个火球开始从天空砸下来 地势摇晃的更厉害了 地面开始有裂缝 人们惊慌的四处逃散。此时脑海里又接收到了一副景象 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上千米高的巨浪袭卷而来 火山也开始喷出岩浆 火红的岩浆顺着山体往下流 很快即将流向小镇,我们一伙人在疏散老人和小孩 大地晃动 人们哭喊 看着眼前的景象无比的绝望。心里清楚的知道也许逃不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 前方裂开的公路有几个小孩在跑 跑过去一手牵着一个 拉着他们极速的逃亡。漫天的烟灰 此时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觉 (今生从这里结束 下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就这样结束吧”。) 火红的岩浆喷发 卷起的烟灰覆盖了天地 模糊了视线。在一片灰红色的景象中梦境结束了。最后有没有成功逃出也不知道。我想大概也许没有吧 要不然心里也不会生出那样的感觉。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很像电影灾难片 2012 或是别的灾难片。也许影视看多了,可是心里的感觉告诉我 这也许不是 那种绝望如此的真实 就像身临其境面临最后的时间 下一秒即将不复存在 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轮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体验感非常神奇 加上第一视角 每一帧的画面就像印在脑海里 心灵和视觉感受到了双重的震撼。像我们看电影 顶多就是视觉效果比较震撼 这么多的心里活动 根本无法代入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 “看见和感知的” 但是确实是“看见”了

做这个梦的时候电影 2012 并未上映。应该是 2010 年年尾或年初的时候做的梦 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电影是未上映的 过了好几个月后才去看的电影。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看着前面的大屏幕 心里一边想着那个梦。对着大屏幕没有这种“共鸣”的感觉。顶多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也谈不上视觉震撼。跟类似“亲眼目睹”的视觉震撼还是差挺多的 少那么些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候我挺期待下一次能做这种“异梦”的就是这玩意不定时出现 你想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 有时相隔大半年 都没有一次。有时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两三回 就是这么奇怪。 目前为止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异梦来临 不知道又会“看见”什么 感觉窥探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之前长久以来累积的异梦 还有很多 就算两三年不做这种梦了 题材都够我说很久的 暂时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梦境体验 也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一幕短片：“整个世界都是金红色的火焰，两条黑色大铁链锁住我的双手 我就在火焰之中 身着红色金边古代简单长袍 红里衣有金色刺绣 黑色长发披肩 (大概是这样 找不到一样的把红纱衣黑边换成金边 没有这么透明 丝绸质感)我就在漫天金红色的火焰中 并未感觉到灼烧感或灼热感 像冬天晒太阳一样有些许温度 我在哭 心里涌进无限的悲伤 哭的撕心裂肺 嗓子都哑了 感觉把肺里的空气都用完了 似乎要哭断气了 一股气流刚涌进肺里 又被挤出来了 换气的的时间都不够 就这样一直哭着醒来。醒来了 我也哭了 最后为什么会如此悲伤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梦应该是 15、6 岁的时候 正常来说正是处于迷茫懵懂的年纪 经历尚浅 不知何处涌来

的悲凉 感觉用尽了我一生的眼泪和悲伤 这种悲伤来的莫名其妙又刻骨铭心 好像写入了灵魂深处 醒来了嗓子很干哑 这个就一回 再来几回我感觉我要背过气了。后面的也有梦见哭的时候 都差了不少 这么深刻的 就这一次

这个不算特别长 但是心灵和视觉都非常震撼 是第一视角看见的 第一视角是看不见自己整体人物形象的 就是平日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感受 除非在梦里照镜子就能看见自己 周围的人物、环境 感知 会比第三视角敏锐许多 看见的景象也清晰许多 如果第三视角是在 4d 房间体验做过山车的感觉 虽然感知也挺真实 但确实少了实际体验的真实情况 第一视角的感觉就是自己上去做真实的过山车 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迪拜法拉利公园里面那个 不知道大伙体验过没有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次 保证过瘾

一行人走在潮湿的浅水河边 (算我大概 6 个) 是要去远方的某个重要目的地。旁边的人样子作武士打扮 身着简单样式的棕色灰边古装 有铠甲。不像电视上看到的身披厚重铠甲的武士衣着, 铠甲主要覆盖胸腹这一块 上半身一小片 大腿 小腿 手腕 一小圈 肩膀各一小片。铠甲是旧金色 很薄 有些许镂空精美花纹 但是感觉很硬 整体形象比较干净利落 不显笨重 (大概是棕色武士的里衣 去掉这个武士的铠甲 换上我说的铠甲, 人物面貌形象大概是这种装束 有简单束冠 有时候为了更贴近形象一点我会在网上找很久的图 怎么翻都不满意 我也知道肯定是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找些稍微有点类似的只是描述个大概而已) 我们沿着河边走着走着 将要换山路

山路稍微有点崎岖 草木没有太多。越靠近目的地 草木越少 走过一段草木稀少的山路之后 看见前面有一条浅水河 正常水流 不是很急 过了河之后的地界 没有草木了 全是黄土丘 感觉上像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 一直走进去 有稍微高一些的山峰 没有草木和鸟兽 远处开始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坡型山峦 看着前面的巨型山峦 心里有点急切 又被眼前的壮丽惊艳了 像是第一次看到 又像是“我又看到你了”。为什么不是山峰呢 因为它不像峰那么锐和尖 它非常扁大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最上面是稍微比较平的 到坡形山峦脚下 要开始往上走了 因为是坡形的 不像笔直的山峰那么陡峭 虽然爬上去也挺吃力 但是没有太惊险 担心随时脚下踩空会掉下去 (本来我就挺不爱爬山的 这一段爬的我真累爬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上到上面吧) 终于爬上去了 上面的顶部是平的 非常非常非常宽的顶部 往前走一小段路 开始有青蓝色砖块砌的围墙 最外围的墙不算高

目测按照我们的测量单位 应该只有一米多左右 (就算它 1.5 吧) 围墙有盖帽和简单的花纹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往下走几个半人高的黄土阶梯就到青砖围墙部份了 有些许杂草 我们站在黄土阶梯上 并没有着急的往下走 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巨大的“齿轮井”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脑子嗡嗡的 (跟之前很多时候描述的一样 “像是第一次 又像是又见面了”) 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齿轮井 “大的程度可脑补参考世界上最大的天坑” 螺旋状的 非常深 越往下越小 青金黄铜色 有非常精美绝伦的花纹 块状齿轮构造很错综复杂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我们多么的渺小 也许掉个人下去 站在顶上看 肉眼都不好分辨出来 最下面底部应该有稍许快干枯的水 这个“齿轮井” 非常重要

试着把这个齿轮装进这个巨坑 然后静下心来感受一下 (青灰围墙 有很多阶梯 高大的阶梯 往下深陷的螺旋状巨大齿轮井 精密复杂的块状齿轮 花纹 非常非常巨大的惊艳绝伦的呈现在眼前) 你就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有多震撼了, 越往后的文章 你们会发现我用的“震撼”的词会越多 也许有些朋友说一个词用多了就失去意义了。我每回也是这么想的。“看见”的

东西多了“也就不震撼了”但是每当“异像”再次呈现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刷新”我的震撼感 就像我们看漫威电影 看钢铁侠 里面的特效非常惊艳 啊凡达也非常惊艳。已经看过很多特效惊艳的电影。但是不妨碍你 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 又刷新你的感官。每次的性质 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震撼和经验不是你看见什么 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物件 你就从中体会到了“震撼”的感觉。（当然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只是把当时的感觉表达出来而已。也许看文的人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这里不勉强个人认同 并体会我的感受）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程度和看法

井里原本是有水的 是活井 会转动 可是现在已经快干枯了 或是水质量已经改变 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活”了 齿轮井在这个位面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轴心（当时的认知告诉我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某一部分“反派”来说这个井对于他们反而枯了更好 如果有正反代表 这个井和水就是正和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 井越活 邪恶就越会受到压制 对于“反”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井活起来。然而井里的水不是想让它活就会活的。如果正常的时候就会像泉涌一样 有它的运转规律 和生水的力量 一旦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水位达不到要求 就失去活性 就像我们历经越久的干旱 你就越期待雨水的降临 一旦水位下降 就需要一位有力量“引水”的人 在当时的认知里 已经起码上百年 或是上千年 这个井没有活了 那个能引水的人没有出现 或是历代的引水人 引出来的质量和水位达不到要求 所以只有底部有些许水 没有达到它转动要求的力量（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而是水质量 某种被需要的神秘能量代表 那个世界别的生活用水还是有的）很狗血的老套剧情。我就是这个拥有引水能力的人 根据得到的信息 他们说我就是 但是就像新一代继承者一样 我之前并没有试过 没有使用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齿轮井的力量要求

站在最高处往下望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下去了 往下走到青砖地带 开始冒出来一波人 试图阻止我们 这拨人的衣着是暗沉的枣泥红色 武士装扮 兵器是类似长枪的东西 最顶端是纹型刀，（对于某些物体或景象的描述我用词可能会有点乱 因为有些东西找不到现实对照的 只能描述个大概 而且之前也没有这么细致的整理过 这是第一次整理写出来 很多都是现想到的名词）反抗了一会儿 有一批援军到了 两波人打成一团 他们把我安全的保护了起来 看着这一团乱 我决心下去试一试 有一个像是领军的人物阻止了我 让我不要去 说现在太危险了 等安全的时候再来 （这个人的存在像是扮演着朋友或是知己一样的角色 不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一旦开始动力量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中途都不能打断 会遭到反噬 我说“要避过耳目来这里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有人盯着 不管哪次来 都是会有人阻止 结果都是一样的）我铁了心要下去

需要把井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转轴心可以驱动的轮填满 运转起来才会生水循环 下去之后 摊开手掌?? 双手往前放 感觉从双手出去了某些力量 又吸进来了某些力量 在手里来回穿梭 之前的水是有湖绿色的 使了一会儿力之后 开始从底部冒出来越来越多的水 水开始变成冰蓝色?? 最浅颜色接近透明的蓝 有点冒光晕 没有冒烟 （这里也有点累 细节也不多说了-_-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 水填满了达到的要求）水满了之后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趴了下来 井开始活了起来 水慢慢往上涌 大概会淹没三分之二的地方 越往上 齿轮盘越大 最上面的水是注入齿轮盘里的 不是直接淹没 盘与盘之间可以看见轮骨 能看见它转动 不是一直转 而是规律性的转 就像是到点了转换一个位置一样 我就趴在那里 眼看着水快要把我淹没 一动都动不了 连说话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开始沾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看着眼前活起来的井 心中的想法就是“死而无憾”了 井

转了两圈 没有太大的声音 不一会儿 有人过来把我抱了起来 脚不沾地 心里觉得无比踏实。我们上去了 他抱着我在最顶端的黄土高阶 我看着下面的

我看着下面的井 全身无力 但是心里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我想就是现在让我死了 我都是无比愉悦的接受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抱着我走了 两拨人打架的还在继续打 乱糟糟的一团 人声 打斗声 我感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渐渐的意识就模糊了(应该是晕了吧 最后咋样了 我也不知道了) 到这里就醒了 。醒来了感觉有点点累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第一视角 敏锐度和感知度比第三视角提高了很多 有时候梦里面的人说话语言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但是传到脑海里会自动过滤成我能懂的意思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齿轮井有点怪 好像思绪理不通 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梳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好像 没、有、块、状、的、齿、轮???? (如下图 齿轮里的这个块状 是没有齿的)一般的齿轮不都是圆的嘛 转轴 方向 只有圆的才更好的控制规律和方向 如果是块状的 得掌握更精密更高超计算方法 如果是两三块块状齿轮拼一起还有可能运转起来。但是这么巨大的井 这么精密复杂的轨道和转轴 真是神一样的计算方式 超越世间的存在 如果有一块不对 那不就全失败了嘛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点不对劲是啥 看来还是得梳理一下好。不过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世界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套论 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那真对不起 我还真编不出来_- 而且咱们的主题就是奇怪的梦 就不要追究它能不能与现实世界相符 如果什么都套用现实定义去解说 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

说到全身无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全身无力 我现实中体会过至少 5 次左右 准确次数记不清 从小时候到成年 20 岁以前 不是连续发生 隔几年一次 最后一次应该是 17 或 18 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在深圳 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觉得饥饿或做什么剧烈运动感觉到累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本人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偶尔感冒发烧之外没有什么病根史 头天晚上正常睡觉之后 早上起来 从睁眼的那一刻起 就感觉浑身无力 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那种 说话都费劲 抬一下手都很费劲 手发抖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那个时候有个白粥 没有菜我都能喝下去 胃里觉得非常饥饿 小时候是比较挑食的 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吃 小时候的一次早上 我起来费劲力气说要喝粥 家人给我端了一碗粥 还笑话我说怎么今天知道自己要粥吃 还吃的白粥 迫不及待的放点盐和油就吃 就给我放了点 我的手颤抖着一点一点的往嘴里挖 整个人趴在桌上 为此还被骂了 说没有型 我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当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或是因为什么一点都找不到痕迹 跟断片了一样 找不到有残留梦境的痕迹 这么多年来我仔细回想 一点都没有 晚上眼一闭 早上眼一睁 就是这种状态了。我问过低血糖的朋友 她们都说低血糖胃里是会饿 跟有东西搅一样 伴有眩晕 手脚也无力 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起码的稍微活动 手脚 翻个身抬个手还是可以的。真的毫不夸张 连喘气都费劲

这种感觉我是不想再体验了 而且低血糖都是因为该吃饭的时候没吃 长时间没吃东西才会引起的吧 起码至少两三顿不吃 才会出现的症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正常睡一晚也不到一天不吃东西的地步啊 还是每个人的低血糖反映不一样 ? 有时候为了减肥两餐不吃 感觉胃里饿的时候也搅的慌 手脚也是有点发软 可是真的没到喘气都费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手抖啊抖的 把一碗粥喝完 喝完了之后 趴起码有 20 分钟才慢慢有点力气 最诡异的就是想不起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做梦 就算不是每天晚上做梦 睡觉的时候翻翻身 有时候隐约也会记得一点吧 睡的好不好之类的 就是一闭眼 一睁眼 这 8 个

时“我”到底经历了啥 -_-

其实我生活中不是记忆非常好的人 方向感也不好 我感觉我的记忆有两个极端 能记得清楚的事情 记得非常清楚 健忘的事情非常健忘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放哪里一转身就忘记了 或是有时候谁跟我说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东西 可能一会儿我也忘记了 明明交代的时候我还默念着 转头就忘了 但是对于某些留在脑海里的东西 不管经过多久 想提取随时就提取出来 由于我的工作有时候会整理一些东西 宿舍柜子里 办公室柜子里有几处 存放的地方 我调离之前的工作地点 2年后有同事问我之前的东西放哪里了 我想了一下指两个地方 她们去一找果然在那里 所以我感觉我的记忆比较极端 我也很纳闷

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是最累的 想醒醒不来 睡又害怕掉进很深的地方 这种情况一般都称之为鬼压床吧 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旁边有声音有人影 但是就是起不来 这种情况 经历的也比较多次,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感觉那里给我的感觉不太舒服 晚上回去就会被梦魇 还有一种不太累的半梦半醒 就是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吵你睡觉 这样的不太累 但是睡不好 很烦躁 心烦 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骚扰我 我困了想睡 睡的很烦 整个人处于烦躁的状态 后来我恼火了 突然抬起一点身子把头转向后面狠狠的瞪了一眼 转过头又睡了 这下是慢慢的睡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昨晚是不是瞪了谁一眼 后来发现 并不做梦 就是转头瞪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还有一次是宿舍换到广州的老城区 那些巷子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有一天快早上 6 点钟 迷迷糊糊的我是平躺睡的 右边耳朵有东西吵吵吵 吵的我也没有睡好 后来我烦了 反手就把这个小动物按住了 是个白色的 小猫小狐之类的东西 比较小 按住它了我还听见它支支的叫 可能要反抗 按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松手然后它就跑了。醒了早上我还跟我同事说了这个事 我同事就乐了 她还说她吵错地方了 我问她有没有没睡好做噩梦之类的 她说没有 (这个同事就是之前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 她一直觉得我有什么神秘的灵力)

一幕比较短的 时间比较近 去年 8 月份左右, 天空灰蒙蒙的 下着小雨 一群人去一个类似森林公园的景点游玩 处于半开发状态 某些地方还是比较原始 这个山也是有点历史的山 比较有名 走在小道中 有树木 有柱子 忽然雨越下越大 我们躲在树下 忽然上方轰隆一声 山体坍塌了 有一面墙露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头发有点灰白的老者 走过去 径自看着这面石墙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也去看了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显世 什么已经改了 具体没听清 还说“青龙主姻缘”石壁上刻的浮雕正是一条青龙 不是精细的调刻 而是有点类似简笔画的感觉。这一面墙都是古青铜色 釉绿釉绿的 绿的发暗 好像又透光 青龙的头朝上 主线条好像自带荧光一样 是阳刻浮雕 此现象已经很多很多年未显世了 俩老者非常震惊 提笔在上面又刻画了什么 梦里脑海里传递的信息就是：“此现象长久多年未显 今出 有什么将会改变或是正在改变)-_-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着墙壁的浮雕 就醒了 这个梦不算长 可以说非常短暂 细节也更简单一些 但是比较模糊 不是说梦里面模糊 是醒了之后模糊 梦里面说的看的 当时是非常清晰的 早上我醒了回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某些细节 渐渐的时间越久越模糊 之前也有类似的梦 当时很清晰 过后模糊的 只是不太多次这样的 不是不记得 就是模糊 需要用力回想

浮雕大概长这样? 暗黑青铜色 线条比这个流畅更多 躯干比较直 虽然是简笔 但是该复杂的地方还是复杂的 龙鳍、头、须、尾 部分看起来毛轰轰的 整体刻法是用“感光阳刻”刻的 (别问我什么是感光阳刻 我也不太了解) 大概是一般的阳刻 感光的话应该就是在某种光线的照耀下 雕刻有部分线条会反光 所以才自动莹亮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般

我们雕刻分两种 阳刻和阴刻 阳刻 图案物体是凸起来的。阴刻是凹下去的 阳刻比阴刻难的多。一般的皇帝陵墓 帝王用的就是阳刻 妃子 皇后这些都用阴刻

理一下思绪 里面说的“感光阳刻” 应该就像秘鲁像纳卡斯线条一样 太阳光线在某个点照耀的时候 整体图案有一面朝阳 所以线条看的更清晰 具有反光作用 具有光感作用 像自带反光 但是秘鲁那个属于在地上挖出来的的一条条道 错综复杂的线 在空中高地段能看到整体图案 也就是说属于阴刻 而且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太阳照耀之下才具有“感光”左右。这里面的阳刻 想一想的话 阳刻属于凸起来的 按理说是不是比阴刻“感光”更难一些？（这里我不了解 纯属猜测 别喷我）而且它里面的阳刻是一直感光的 不是某个点的太阳照才会亮。只要是白天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或是晚上有火把 就感光 有时候总能蹦出来一些我不了解的新词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纯属瞎猜-_-#

之前在优吐上看见一个网友分享过一个他的个人经历 比较神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我感觉我按照他这种方法 看见的感知的东西会更多。我心里清楚的这样明白着 所以冲动了一下就截图留念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尝试 我觉得什么时候它来找我就是缘分 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寻找。该“看见”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太过深入执着 只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过度沉迷于一件事 或某个人 有句话说 当你长期与恶龙缠斗 你也会渐渐变成恶龙 随缘珍惜当下 孝敬好长辈 爱幼小 能不做违心的事就尽量不做 始终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万物有灵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看待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切皆因缘而起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过浮躁了 戾气太重 要是大家心态都虔敬一点 就会更和谐一些

有些朋友会做“清明梦” 就是你入睡做梦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能控制梦的剧情发展 就像你在写小说 后续的剧情在你的掌控下发展着 “我要做一个和女神约会的梦。开始早上几点安排行程 出门 约会 直到约会结束 醒来” 或是“我要变成超人 去拯救世界过了一把当超人的瘾 醒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改变。这种清明梦好像前期需要一些演练或学习怎么做这个清明梦 后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功成”了 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方式 我也不想去尝试 因为太过“刻意”了 而且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来 就少了某些意义 就像跟“你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或 你自己丢了一毛钱在路上 然后再假装经过 “我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类似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也不是说体验这种清明梦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不对的 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方向没有错 又没有耽误他人 损人利己 违背良心道德 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也是一个第一视角的梦境，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感知和看见的 在梦里相当清楚 但是有点诡异的是回想起来相当的模糊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算是很久之前 应该是 2019 年年尾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 比这个更早之前的我都记得相当清楚 这样的稍微有点不合理 我甚至忘了看到的是有多少副景象 目前记得的清楚的是只有三副 但是我感觉并不止如此 这也是属于为数不多 越来越模糊的梦像之一。我把这一种都归类为“逐渐模糊的群像”就跟“青龙”一样。搜寻一下脑海里的记录 如果我能想起这一类的 我将先记录这一类的 要不然时间越久 就都忘光了。：“睡觉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说将带我去看某些景象（清楚的知道正在睡觉 就像你在睡觉 有人喊醒你 然后你就起来了） 然后我起来了 一起来就像马上坐进了某个飞行器里面 紧接着就跟做过过山车一样 极速下降 （像坐飞机 你坐在最前面靠

窗的位置一样 速度绝对比飞机快很多倍) 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腿脚没有觉得发软 能体会到那种正在飞行的感觉 一直持续往下降了很久之后 看见了有一片地下的洞穴屋 像在崖壁上一样 一排排的 一个门一个门 黄土壁崖 没有绿植 有灰黑色木门 应该是以梯田形式成列的 看见一个灰发老奶奶 开门走在门口 门口有几个阶梯 (类似这样的黄色壁崖) 有没有交谈 忘记了 好像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急速上升 速度非常之快 一直维持急速飞行的状态一会之后。缓缓地减速了 这次是悬浮在空中 俯瞰下面的大型城市 非常超现代化 多是莹亮的金属玻璃钢 虽然不像科幻片那种有高耸入云的超级大厦 但是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高级的文明”跟地底下洞崖屋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到的都是平缓的楼顶居多 似乎整体高度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突然特别拔尖的建筑物 有球场、喷泉、桌椅、绿植 都比较简单化 还有类似休闲设施的东西 有人群活动 突然靠近了一下 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白色的围网内。旁边有大树 和座椅 在整个上空晃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脑海里的信息会区分地界。它告诉我跨越了不同的地方或空间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快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快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上升还在继续中 过了第二层 紧接着出现了第三层 第三层比下面两层建筑更少一些 没有那么密集 但是却更宏伟更精美 高矮不一的建筑 有的极为庞大 感官冲击力更强 如果第二副景象属于“更高级的文明”那么眼前的就属于“超级文明”视觉真的非常震撼 (我说过 后面还会很多用的到的地方-_-#) 缓缓地把三层“复古科幻城”浏览完 又绕着地势晃了一圈。原来整个地势是三层圆蛋糕型一样的 最下面的最大 越往上越小 远视角就像三层地势悬浮在空中 整个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 照的水都泛金光 看过了这样的景象之后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它的美和震撼 我都感觉我不会组词了 只

能不停的反复用着已经用过的词语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吧 -_-# （从蛋糕底部开始 缓缓上升 想象一下 3d 大屏幕。当然我肯定是找不到原图跟里面一样精美绝伦的 仍然是翻了好久没有找到满意的图 随便选了几个 将就着看看吧）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但是我居然只记得这三副景象 隐约觉得后面的还有断裂超级大山谷 灰黑色 伴有红色 再转下一个还有 起码跨越了五个不同的空间 可是脑海里的图像不成型了 所以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醒来了越来越模糊系列的 这三副景象是我后面努力回想 想起来了之后描绘了图像“存”进脑海里的。而且第三副的景象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感觉漏掉了细节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丰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红橙黄绿蓝 还有一些我不会表达的颜色 很多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层淡金色包裹着所有的颜色 地势上的水全是金光闪闪的 视觉超级惊艳和震撼 可惜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自己偶尔还能“拿”出来看看 趁我忘掉之前先记录下来吧 此次是以“游览”形式观测的 全程无交谈接触 也无跟画面里的世界产生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就是单纯的游览 甚至连旁边坐着领我一起去的“人”都没有具体的“形像” 就像你坐在黑暗的密封电影室里看电影 感觉到旁边坐了个“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我感觉我就只剩一双眼睛。当然 注意力也全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刚开始在睡梦中喊我起来的声音 全程在没有任何互动和交谈

有时进入梦中脑海里的信息就会自动区分地界和与“我”有无关联 就像一场电影 截取一个片段播放 如果你是主角 那么你就能获取这个片段中的信息 马上就能代入角色 而有时就是以游览观测的形式看见的 这样的情况就类似“看电影” 能获取某些信息 也能理解过程 就是少了掺于其中的代入感 就像“这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我不是主角” 脑海里的信息会告诉我 这于我并无关联 我只是观测者 这三副景象就属于“看电影”形式的 展现了壮丽宏伟的景象 但这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些惊艳程度 我自己将它分别为五个等级。一：就是视觉浏览 就像我们看行人 浏览了一遍 但是却记不住 无任何印象，二：视觉享受 当我们看见很美的东西会忍不住赞叹它的美 以欣赏的角度去观测，三：视觉惊艳，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想看更多 留恋忘返，四：视觉盛宴，恨不得能将它一帧一帧的定格 并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贪婪的想要获取更多，而五：就是视觉震撼 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无法形容它 当这些画面呈现的时候 感觉前面的四项全部都消失了 此时已经找不到任何形容词 唯有沉醉在其中 任何的想法对于眼前的景象来说都是“亵渎” 特别是心灵震撼 如果再加上视觉震撼的话 那整个脑子就是处于“嗡嗡嗡”的状态 好久回不了神。而视觉+心灵的震撼 需要自己代入主角的立场才能体会到。三副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虽然画面之宏伟精美 但我不是主角 所以只是感到最高等级的视觉震撼 并无心灵+视觉的双重震撼感 而“齿轮井”虽景象没有“三层蛋糕”那般“巨像绝伦” 但代入感极强 从而体会到了心灵+视觉的“双重”感官。为了仔细区分一些心灵活动。我也将它区分了等级 稍后会划分。对于某些东西我喜欢将它细致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些时候 我的“五感”会比较“敏锐”的原因。就像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吵我 我能感觉到 虽看不见 但能“感觉”出来 去到某些陌生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心灵感官的五个等级分别为，一：平缓，匆匆与擦肩者打招呼 过了就算，二：波澜，打招呼的时候多闲聊了几句 并聊的挺愉悦 愉悦感在道别之后停留心里一小段时间 时间稍久之后即消散，三：意生，就像我们看感人至深的电影 情绪受到某种牵引 跟着景象或人情绪化 时间一长偶尔还能拿出来感叹一下，四：共鸣，代入感极强 真正的感同身受 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长久而消散太多 很难忘怀，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震撼了 同样也是找不到太多形容词 短暂的 失神 游离 脑子嗡嗡的 如果再加上 视觉的震撼效果 就是“嗡

嗡嗡” 的 一般以主人公的角度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 就能达到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效果 如果仅以观测者 看见令人震撼的景象 则只有视觉震撼效果 单单只有心灵震撼效果的话 就是无观测景象 某一件事 经过你的回想、探索、解析之后 终于了解具体情况 在内心深处达到了震撼级感官。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感官解析 这里也是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强求“同化” 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像我看电影 看书 大多数是停留在前三阶层看“星际穿越”的时候 里面的黑洞给了我极大的视觉惊艳 非常享受 要达到最顶级的感官标准 只有这些“现象”能给我

一幕短片 没有太特别的 想说是因为很真很温暖 像一汪清泉 虽平淡无奇 却有着最真最干净的清莹 一直持有平淡却珍贵的“初心”：一望无际的矮草丛 像稻谷将要结穗的高度 风轻轻一吹 荡起一片草丛浪 阳光的温度正好 像秋冬的太阳 暖进了心里 我立在山前小路 背靠着大山 感受着眼前的嫩绿色海洋 某些伤痛仿佛得到了治愈 忽然身体缓缓上升 凭空而起 以悬浮在半空的高度缓缓的飘动 往嫩绿的草丛中间飘去 那里有棵大树 阳光一照泛着金绿色的锋芒 树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 我浮在草丛的上空 看着下面的丛浪 听着风吹动树叶和草丛发出“莎莎”的声音 非常悦耳 还闻到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沁人心脾 阳光和微风都正好 多一分嫌多 少一分嫌少 静静的聆听和感受着这种恩赐 似乎所有的悲痛和哀伤都得到了治愈 没有怨恨 贪婪 不甘 悲愤 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宁静 感觉渐渐能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温暖初生 这里仿佛是来处 也是归处 浮在半空看着很远很远处已然模糊的青山 而后闭上眼睛 就像一片落叶 任由风吹着飘荡 一直沉醉其中 直到醒来。醒了心里感觉到了非常真实的温暖及愉悦 和前所未有的放松 闭上眼睛不肯醒来 还想着再睡着的时候能回去 很遗憾 并没有继续了 某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遇上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天空 抛开世俗的一切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忙于算计 忙于成长 奋力的去追逐着什么 渐渐的在这过程中迷失了最初的自己 变得暴躁易怒 贪婪虚伪 想想这真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吗 在心里划下了一道伤口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治愈 就又匆忙的奔在路上 越来越多的伤积压 把我们变得扭曲 渐渐忘却了来时的最真最纯 有哲学家说过 人的一生不是战胜敌人 而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只有找到最真的自己 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 反而最珍贵

也是一个模糊系列的。这个梦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更为重要 或许是所有的梦境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记得的更少。现在只剩下非常模糊的一小段 起码是目前人类史再往前推几百年也触及不到的 关于宇宙星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努力想了很久 仍然没有记起来其它部分 连仅有的片段也非常模糊 超出了所有可控的东西。(也许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据我潜意识里是这样告诉我的, 有不爱听的朋友 这一段就当疯了 在胡言乱语好了 这个梦境看到的已经不是震不震撼的问题了 而是我 已经“无形”了 或许你们觉得我说的很乱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组织语言好) 也许是第一视角。也许是 360 度 或许我没有肉体 只剩下“五感” 意识能接收声音 “听”得到 看得到 仅此而已。一开始 周围就跟看科幻片的宇宙中一样 黑暗居多 伴有少许亮光 意识里的声音响起 有星球正在转 我看不见自己 感觉自己毫无重量 或在晃 或在浮 或我只剩下一个意识 我在这里 又在很远的万里之外。此次没有感到太急速的飞行 除了感觉很轻 无其它 也无人带领我 只剩声音 星球转了一排又一排 紧接着缩小 变成星系 又掠过了一排一片 就这样看过了无数片星系之后 好像到了宇宙的边缘 不对 怎么感觉又回来了 原来不是回来了 是另一片宇宙 , 也许你到了前一片宇宙的边缘 但是身处刚到的这一片宇宙中 这也许就是此处的中心。 所以到底是有边 还是无边? 声音说 : “万物身处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套一层的 是无数个无数个 也是一个 ” 是不是很好懂 不对 好像又不好懂 所以我涂鸦了一块图 大家伙研究研究

哪里是哪里

如果机器观测不到 印证不了 没有这样剥离开来 具体分开哪个是一号 哪个是二号。那哪里是边缘 哪里又是中心？所以有无边缘？有无中心？ 多重有某些地方互相重叠 又互不干涉 也许我们往前跨一小步 就到了二号宇宙的圈里。但是你是身处一号宇宙的位面 就是终其一生 都碰不到二号宇宙位面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追逐什么 摆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恩赐了。

就这样“乱晃”了一会儿 紧接着 感觉去到了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处 那里也许是夹缝 也许是“泡泡”宇宙中的极处 “泡泡宇宙”开始排列成锥形 就像三角形雪糕筒 尖处朝上（并不是说宇宙是这样排列的 此处好像在说距离 和难度 我们喜欢用金字塔比喻成功的人士 说“站在金字塔顶端”意思就是差距 距离 和难度 就像让一个农村种地的 给他一个星期时间 让他变成另一个“比尔盖茨”并取代他 这种距离和难度）那里夹了一个星系叫“永夜” 它是不可观测的 无任何亮光 就像黑洞一样。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只是传说 但是宇宙会“运行” 不是一成不变 在运行到适合的天时 在那一个点正好的时机。只能观测一次。过了之后 也许等很久很久很久 都很难有一次机会 （永夜）里面也有生命 也生机勃勃 在那个位面里面的“生命”，超出了“泡泡”宇宙的规则。所以才先给我展示了 难度 和距离 那部分是难以触及的， 如果说我们身处一号宇宙，一号里 有凡人、鬼神、灵物、2号宇宙也同样跟一号宇宙一样。一号有什么 2号也有什么。然后无数个一号二号 组成“泡泡”宇宙。但是夹缝里的“永夜” 超出了这些泡泡宇宙的范围。而这样的“永夜” 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到这里后面的就非常模糊了。本来可以更详细的。隐约觉得那里 可观测的时候 是一片白冷的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最模糊的 醒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兴致勃勃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说着说着 好像越来越模糊 这是唯一一次 观测到以宇宙为背景的梦境。时间大概是 2017 年的时候 后面再无这样的了 这里面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段时间我不停的查阅资料。除了有一个科学假想话题 稍微类似一点点 就是（多重宇宙论）其它的 没有任何线索 多重宇宙论 也不尽然相似 它里面说的多重 就像儿童乐园的泡泡球池 一个是一个 也许偶尔会“重叠相交” 但不是这样“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 这个“永夜” 我不确定是它为了让我更好的明白 而翻译过滤传进我脑海里的“大白话” 还是那个地方或这种类型的就叫这个名字， 我感觉是“大白话”居多。

原本这一部分 我想放在最前面说的 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看 而是怕“忘记更多”。又怕有人说我异想天开的“发疯” 随便把一个“普通的梦”说的这样玄乎 梦做多了都当真了 或是神经错乱了 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还是特斯拉”之类巴拉巴拉的，但是现在既然我觉得说了 也不怕被骂了 骂与不骂 都没关系。就是骂 我也不觉得如何 毕竟对我也没有造成太实际性的伤害 只要骂的人记得 骂完陌生人之后 把耐心和爱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就行 哪怕身边的人与你并无密切关系 所有跟我们遇上并交集的人 都是一种缘份 今天我在这里写你们在这里看 也是一种缘份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说相对于宇宙 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只是一抹尘埃。在有限的生命里 更应该鼓起勇气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要不亏心 未给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影响 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后来我看电影“星际迷航”电影版 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永夜”星系 不是那么重要 没有详细的解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名字重复”而已 是“泡泡”宇宙中的 不是超出规则的存在 电视剧版也有 也是差不多。电视剧版里有一个主题很像“泡泡”宇宙。就是有一个世界里面只有意识层面 “人”已无形 大家的意识共存 前面意外身亡的博士不愿与它们“共

存”想自成一统 “意识植物体”想接触并融化他 一旦意识植物接触他之后就会像被“烧焦”一样。被接触的博士也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这现象对于这个位面 意识共存的植物体来说 博士就是“恶魔” 所经之处烧毁大片共存的意识体 然而对于博士来说也是 这些植物体想要“吃”掉他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后来植物体为了寻求帮助 “找”到了主角一群人。探索了解之后 主角这群人想办法 去“救回”博士。因为那个世界没有“实体”的存在 全是意识共生体 跟主角不是一个位面的世界。后来经过研究算计 打开了一个通道之门 飞船里面的实验室散发出来的质量 接通了大门。这段以飞船半倾斜插入那边世界的大门拍的 飞船一半在那边 一半在这边 这一段我感觉很像共存的“泡泡”宇宙 就像宇宙中的某个地方相交 是互相重叠的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个位面 星际迷航系列 真的是超级好看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个人认为是当前最牛的影视作品 里面的逻辑性连贯性 很完整 特别是电视剧版的 感觉是超一般人能“展现”的 我都怀疑作者是不是也“看见”什么 才这么有创造力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 其他的与我“看见”的并无太大关联处。关于我看到的“永夜”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里是“到不了”的极处 演示与我的时候 隐约脑海里的信息就是“那个地方有生命 超越泡泡宇宙的规则 冷白光”甚至连里面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 无半点信息 更别说像看“三层蛋糕”一样看到它里面的形态了。不过星际迷航系列逻辑性故事真的很好 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再做一个假设。泡泡宇宙中的一号宇宙 是我们“人类”的位面，二号宇宙是“齿轮井”，三号是“洞穴屋”，四号是“第二副景象的“更高级文明”，五号是“三层蛋糕的超级文明”，6号是星际迷航的“意识共生体”，诸如此类的无数个无数个万万千 不同层面的“宇宙”，如果一号是“我们”的话 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科技 没有达到能“打开”通道大门的程度 “更高级”文明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就相当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把某些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 称作“神”，但也许他们只是位面不同 泡泡宇宙中，延伸出来的“文明方式”也不同 有某些“宇宙中的生命掌握了更“超能”的力量。而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 相当于只是在自己的位面里“寻找外星生命” 所以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证实 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 没有掌握更高级的“能力” 还在用我们这个位面的理论和知识 去“套用”万万千的泡泡宇宙规则。而“更高级的文明”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 他们想打开这个大门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他们过来这里 属于“降维”，（就像比尔盖茨突然有一天不想当首富了 马上就去当了一个农民，这样的性质 属于“降维”，而农民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不想当农民了 “马上”就能当比尔盖茨。这就是“差距”）整理到这里 似乎有点理解 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要达到这个高度看宇宙规则 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而现实中 我们还在因为“科学”和“鬼神”争论不休。其实有可能 他们说的“神”并不是指某个物体 某个层面。而是“多样性”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神，到达了他们那个理解高度 他们能“理解” 能“明白” 却“干涉”不了 一些 位面的规则性 （就像目前的医生 能观测癌症 非常了解 它运作的方式及程度。但是却“治不了” 就目前来说 治不了 因为还没有打破某种“规则”） 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留下了这么一句“科学尽头是神学”如此引人遐想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高度。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不知道怎么去证实和剥悉 并解释给常人理解 因为就是说了 某些人也不一定理解 说了 也还未打破规则 也证实不了。肯定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才说了一句这么玄的话。后人因为这一句话 死了多少脑细胞的争论不休 （此处 我也只是按照我的思维瞎猜的 别喷我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观点 可以交流一下。每个人看到的问题 和理解的都不一样的。有些你们看见的 我看不见。我看到的你们没看见。 书面文明 都是这样不断的“交流”出来的）但“永夜” 是超越这种“泡泡”宇宙的存在。那么那一个极处的层面 “永夜”之后呢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真是“细思极恐”

一幕短片：比较简单比较美。我在一个宽大的室内 中间有一个浅金色长桌和一排座椅 座椅是红色和金色相交，内部空间很大 风格精美 还有很多很多鲜花 各种各样的花 天花板吊着水晶灯 白窗纱 装饰得很精致 颜色很丰富 窗纱随风一飘 晃起一片白纱浪 屋顶好像很高很高。从上面也吊下来很多盆栽 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心情很愉悦 好像一群人在里面等待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我走到窗口透过白色的窗栏看去外面 原来外面都是无边际蓝色的海水。宛若在大海中央一样。眼前不远处蓝色的水中还有一座白色的古堡 大概有三层高 大圆顶 雕梁精致 四周也围了一层鲜花 不是像“永生玫瑰”那种形式一朵一朵的粘起来的。而是像艺术插花一样 有花有叶 各种鲜花搭配的恰到好处 高矮不一 四周有不规则的白纱围绕。有露台。我所在的地方好像比较高 从窗口望下去 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心情较愉悦平缓 直到醒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梦境 简单却美好 我们匆匆忙忙 经常会忽略身边很多简单美好的东西 偶尔停一下 充一下电 再奔波 也不是一件坏事（-_-# 我不会找图 乱涂鸦的 相信我 真的很美）

有时候也不尽然全都是 恐怖的、知识类的、异象的、偶尔也有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势 非常简单美好，就像“草丛海”那样宁静优美的地方。这个“海中鲜花城堡”也是这种类型的。如果大海中央真的有一个满是鲜花的白色古堡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吧，这类型的景象，让人的心里收获了无数的满足和宁静。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变的更好 灵魂得到某种升华 然后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其实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你在满是恶臭的环境下 根本没有想法去关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当你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就会生出满腹的诗情画意。环境好坏 也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都是垃圾 你也会往地上扔垃圾 心里想着反正脏都脏了，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很优美 那你就生出想要好好维护的想法 有垃圾也舍不得扔地上 任何破坏影响它美丽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都是对它的亵渎，古人是很讲究环境环保的 有某些小小的油灯 都是设计的“灭烟法” 特别是道家 对环境要求更为苛刻 因为环境是“养人”的地方 好的环境 才能养“好”人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相信“风水” 一说，它不是传说 也不是夸大 而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德多高尚的人 但是起码的不乱扔垃圾 我还是能做到的 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 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从我自己做起（以下图是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是不是很美 世界第八大清真寺 里面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优美的环境真的能洗涤心灵）

那天我去小卖店 旁边的人都在讨论 围了一堆人 说小卖店对面邻居的孙子快不行了。（农村有点事就大家伙都知道 都围观 暂且称为邻居 a 吧）他二儿子儿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男孩 前面的俩都是女孩，一家人爷爷奶奶都很着急害怕 请来了医生又是吊水又是急救的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小孩已处于昏迷状态 小脸有点青紫了 医生来了给用药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就像吊着最后一口气一样 邻居 a 家人都准备好请人办身后事了 开始联系人，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婆婆说 这种情况不太对劲 孩子一直也好好的 才一岁左右 不是体弱多病那种 更何况早上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才隔几个小时就快不行了。说是应该是“犯”到了什么，让去请一个会看事的来看看，没一会儿请来了人 老先生一看 说是他门口两块大石头犯到了风水，要马上去找两只大公鸡 和一碗清水 公鸡找回来了老先生不知道念了什么 把两只公鸡杀了让它血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对着这个方向喷了两口清水，他说这下没事了。果然没隔一会儿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慢慢恢复了 渐渐有了血色 老先生说就是邻居 a 爷爷搬回来的两块大石头犯了风水 导致的孙子被克住了。那段时间老是下雨 因为南方雨季的时候都很泥泞 以前的路面也更容易积水 有些是泥土路面，连续下了几天之后

隔壁邻居的院里积了不少水。走路上上下下的比较不方便，邻居 a 爷爷就不知道去哪里搬回来了两大块扁的大石头 垫在了院子里 这下来回没有那么不方便了，大概是早上 8、9 点左右搬回来的石头 11 点左右 小孩子就不舒服了 之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家人都伤心的准备后事了。后来听了婆婆说 请了老先生，老先生来看了说了前因后果 “解了”之后 孩子也慢慢恢复了，隔了一会儿他们就把大石头都搬走了 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这是我现实中亲身经历的 不是听朋友转诉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你不相信 得真正遇上时候 你不得不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说到风水了 才突然想起来的事，从小我就爱听大人讲这些 小时候还 4、5 岁的时候 家里在街上做点小买卖 一堆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聚一起聊天 他们一说到这种方面的我就喜欢听。我还记得隔壁有个阿姨 还笑话我说这小孩大人说点啥也坐旁边一动不动的听 妈妈还说，有时候就作得很 -_-# 有时说点啥也要听 爸爸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到处跑 在外面“行走江湖”遇见的事也很多 他有时候见我爱听 还跟我讲过好多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他们那个年代 还比较辛苦，从小就没怎么上学 上了 3、4 年级说是不想上了，跟着爷爷到处跑 就是这边收点特产 再转去别的地方卖 直到婚后才稳定下来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奇事 从小我就爱听这些“故事”，别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 我大多喜欢听的 就是这些奇事 特别是听爸爸说的 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虽然有时候听的时候挺害怕的-_-#，真是又管不住一颗骚动的心 又害怕，又想听，有时候听着 晚上睡觉自己害怕了就把头蒙起来）大概，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总觉得在外面遇见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能成为丰富人生的“传奇”吧

以前聚堆听故事的时候，听见大人说的，有一伙小青年去大河里玩耍游泳 大家玩着玩着 突然有个人往深水区那边去 眼看像腿抽筋了似的在那里扑腾 后来同伴看见了几个人去给他救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 明知道那边危险 因为都是常去玩的 哪边水浅哪边水深都知道 明知道那边不能去 还过去差点被淹死，那个人说是因为在游泳的时候看见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 就想去抓 一直抓啊抓啊 抓不着 不知不觉就到深水区了 掉进去的时候鱼也不见了。大家伙听了之后都懵了 来了这么多次 也没见过有他说的那种鱼 一般附近的河流有什么品种的鱼大家伙都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草鱼鲤鱼或是小鲫鱼，然后大人说这种情况就像是 被鬼迷住了眼睛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没人拉他 可能就淹死了。我自从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不敢一个人去河边玩，第一是不会游泳，第二我也怕死-_-#，要去就大家伙一起去在岸边抓个小蝌蚪啥的，听故事的好处就是 有些太作死的事 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还有听说有些被“水鬼”拖下水被淹死的。总之水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

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 ，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的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 ，“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 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 ，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 ，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 ，（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 ，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 ，其实还真有 ，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 ，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 ，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 ，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 （感觉错过好多帅锅-_-&）

这个也是比较长 综合起来较完整 大概是 2009 年的时候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引魂师”，是由两个大家族世代继承的，分别有白引和夜引，从爷爷辈传到孙子辈 世代传承了好几辈人 ，他们各自都紧守着祖辈留下来的职责和宿命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白不见黑” 意思就是两家人不得有任何交集 ，不能碰面交流，但彼此都明白的肩负着自己的职责 ，也清楚对方的存在。那么引魂师是干什么的呢，并不是像现下的玄幻动漫和仙侠小说那样 召唤各种小妖小怪或各种“魂”做陪衬的，而是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人送回家”。

有些在异乡“意外身亡”的人，灵魂在外飘荡 ，痛苦的在原地兜转，找不到回家的路 ，是以灵魂得不到安息， 所以引魂师的责任就是 ，把这些迷茫的可怜“人”好好的送回家，在一路上给予某种“安慰”让它们忘却痛苦，到家之后“戾气”平复，得以转生，（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就是戾气太重，怨念太深的魂，是不愿意去投胎的 ，或是自身的“业”没有消除好，有些就是去了都不得其门而入，不收，所以才在世间痛苦的徘徊着）而我们的家族继承的是“夜引”，顾名思义，就是不管途中需要多少天的时间，都只能选在晚上的时候“做法”，而另一个家族则是“白引”了，他们也是如此 ，只能白天设坛。继承到我这里，我也才刚接手没多久，还算是个新手。有一个“人”，在路边出事了 ，受了委托之后我领着俩人，就去到出事点，摆了需要用的东西和阵法，开始“招引”，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很透明的白色人形气体缓缓的现身了，它好像在哭泣，我又默念着什么，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东西往空中一抛，出现了一个泛着光晕似幽灵形象的“引路人”， 它看着“引路人”稍微激动了一下，就缓缓跟着“引路人”飘走，我手里拿着类似一根法杖之类的东西，走在前面，它们缓缓的在后面跟着，法杖最顶端好像绑了红色的流苏和竹子的枝叶，枝叶应该是每一次都会换一支的。

家族的人挺多的，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我还有个妹妹， 妹妹并没有像我一样继承这种职责。性格好像比较天真烂漫，稍有点叛逆，反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由着她，有一次我回来了，她兴匆匆的找我说话，说她恋爱了，能感觉到她心情很高兴的样子，说话轻飘飘的，我与她交谈着，就问她那个人是谁，我也很愿意支持她，去分享她的喜悦。结果她

问了我一句，有没有见过“白引”，当时我懵了一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如此，她说在外面的时候见过他，然后打听之下知道他就是“白引”，确定就对这个人有倾慕之意，当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天啊，真是“作了个好死”。从未听过祖上有人开先例接触过“白引”的家族，更何况是对“白引”有意。（我思想好保守-_-#）我真是不知道该为她担心还是为她高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消息被爷爷知道了，气的和她大吵了一架，妹妹生气了就离家出走。

她走之前貌似我也劝过她，她说我们迂腐，只是个不成文的规矩都这样守着，就是接触了又怎么样。她走了之后我越想越气愤，心想肯定是那个人油嘴滑舌欺骗小姑娘，挑拨是非。还给小姑娘忽悠的离家出走。心里给他定义了一个极差的形象（自动划为渣男）。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妹妹被骗了，一定要去找她，把她的心态纠正不要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路打听之下气冲冲的跑到本家去找他，到了本家之后，他们的管家告诉我“白引”不在，平时都呆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他给我的路线我又一路找过去，心里更气了，居然还躲起来，经过了一片小山林和一大片草地之后，在草地的尽头看见一大片芦苇和一个大湖泊，芦苇傍水而生，而芦苇旁就有一座大概四五层楼高的小楼，看着这片芦苇丛和小楼，心里泛起了很清幽的感觉，颇为诗意，（当时想真会找地方躲，白瞎了这美景配渣男-_-#）估计是傍晚了吧，天灰灰的没有落日，陶醉了一会美景之后，想起来正事了，我又气冲冲的准备过去敲门。（梦里的时候一直都是气哄哄的，停不下来）

我走过去用力的敲门，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书童打扮样子的人来开了门，我气愤的说了前因后果，他说这里并没有我口中的小姑娘，让我走吧，我这一听，“噌”的一把火又烧起来了，心里想着的是我都找上门了还不敢承认，居然还把人给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她，这妹妹居然也这么傻的配合了。当下就要闯进去，小书童拦着不让我进，我俩撕巴了一会儿，正主出现了，先听见的声音，说“既然姑娘不相信那就让她自己进来找吧”（虽然记不清样子，声音大概就是也挺好听，我是声控嘛-_-#），我一手挥开书童，就自己进去，进去看见了人（别问我帅不帅，没印象了）他说我不相信自己随便找，但是一楼有个上了锁的房间不能打开，除了那里哪里都可以随便看，我就上上下下的翻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原来他这里的小楼一楼是不能住人的，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一楼的房间也不像有人经常活动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人就找他理论，认为他就是把人藏起来了，我说除非要打开那间上锁的房间。让我也进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死心，他不同意，既然不相信，其它地方就随便我找，找到我满意为止。

我上上下下乱又逛了一会儿，仔仔细细的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越来越觉得那个上锁的房间可疑，我趁他们在楼上不注意就走过去，房门是有点破旧的烂木门，貌似很多灰，锁也有点旧了，像是地窖似的，我想万一临时躲进去了呢，刚好利用这点作掩护，要不然怎么不肯同意我开门进去看看。于是我一剑就劈开了锁，把门踹开了（我好厉害@@），门倒下卷起了好多灰，看见屋子中间有一口黑棺材，我走过去就要给它掀开，认为就躲在里面了，小童听到声音过来阻止我，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我用某种力量卸开了四周的大钉子，掀开之后，一股强劲的气体飞出来，呛得我蹲了下来，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是真感觉呛，呛得我都不能呼吸了）咳的眼泪都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里面是啥，突然跳出来了个穿黑袍的“僵尸”，不是像电视那样穿清朝官服那种，就是简单黑长袍，披头散发的，（此时我居然也不害怕）眼看它要朝着我攻来，我赶紧顾不得咳嗽了，站了起来把我的剑掏出来对付他，小童看我有危险也过来帮忙一起对付它，它身上好像还绑着锁链，动起来声音“叮铛”的，它很凶，我俩都打不过它，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小童还一边说“千叮万嘱咐叫你不要开这

个门，你偏不听，开门也就算了，连棺材都掀开了）说这个是他家主人好不容易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住的“恶鬼”，布下阵法压在这里的。总之就是之类巴拉巴拉的。眼看我俩都快耗尽力气了，还是打不过它，楼上的“正主”听见了声音这才过来帮忙（真是的也不知道早点来，出现的太慢了 差评）于是就一通乱之后，终于收服了它，又不知道被他弄去哪里封了起来。完事之后，感觉他凉凉的看了我一眼，好似我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也没敢吭声。受了点伤，也中了点“尸毒”好像就是刚开始呛到那口气，于是就帮我疗了一下伤。后来经过我细问交流之下。才知道人家根本也不知道我妹妹的存在，更没有说他俩“搞”在一起，原来可能是小妹见过人家自己在单相思，他们都没有交流过。这下子我更不好意思了。平白无故给人添了这么多麻烦，还冤枉了人家是“渣男”。这后面到这里就突然画面一跳，感觉是好久以后了，不知道啥时候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后来他说，“白引”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其实是个商人，平时是在外面行商的，就是接到委托的时候就管一管，有时候叫人去管。除非很厉害那种非他出手不可，他才去。（就像压在阵法下那种厉害的）紧接着画面又一转，我们在一个屋里，古风客厅有珠帘飘纱，我在偏厅喂一个小娃娃？？？?????然后他们在正厅谈事情。（@_@#）到这里就没了。（妹妹咋样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从这里就醒来了。我发四，真的没有添油加醋加剧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始末故事都非常完整。感觉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梦，醒了也没有疲惫感。而且也记得非常清楚，距今好几年了，情节一点也没模糊，除了人脸面貌没有印象之外。其它的就是如此完整。一般我与朋友说起的时候都隐藏着后面小半部分。有点不太好意思，（好似我犯花痴似的-_-#）真没添，也不是在写玛丽苏小说，啊啊啊。。有点无语。哈哈

当我与另外那个信佛的朋友说起时，也是全说的，她比较喜欢听我说这些，她的关注点是前面这一部分，她说现世如果也有这一项职业在，那必定是很好的，世间肯定会少很多冤魂和孤魂野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替死鬼的故事，同一个地方间隔时间不长，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出事的，听说就是前一个在找“替死鬼”它很难自己出去那个圈，有些甚至被困在那里上百年上千年，除非找到“下一个”，那么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凶恶之地。而引魂师，就是可以化解一些地方的“戾气”。和帮助一些迷茫的魂，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自愿不往生的，因为还有执念放不下。或是某个地方的“坑”比较好。盘踞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修为，但是这种修为是属于不太“正”的。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在找“替死鬼”那么“地方”好的话前一个的修为是比较强的，如果它自愿在那里。不找下一个 那么它的修为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这样的也比较容易误入歧途。如果它决定找一个替代者的话，修为就会给替代者继承一半。嗯！ 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就说让我去写小说，这么多的“异象”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而且“剧情”说来就来，哪怕不写长篇的，抓住一个都能写短篇的。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并不是很想把它们以小说的模式呈现出来，感觉会少了很多“真实性”，为了剧情肯定会添添减减的，这样就会少了很多“真实性”，这些都是我“所见”和所“感受”到的珍贵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它是特别的珍贵的。所以我想更“认真”的对待它。尽量让它以最真实一比一的还原记录下来。我恨不得那些模糊系列的也能全部想起来。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任何信息了，所以我也不会为了“剧情”自己舔舔写写。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那样模糊的。明明“看”的时候很清晰。也许是人的脑子太小了 容不下这么多“巨大”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太过重要了，也许是太“深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触及就能触及的。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我枯燥的人生。

小时候聚堆听故事听来的：“有一个人走在一片竹林里。走着走着脚下踢到了一个瓷器，一大半都埋在土里。只露出来最上面一小部分，他觉得里面可能有宝贝。是不是别人藏在这里，

经过雨水冲刷现在露出来了一点头。刚好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觉得是他走了好运了，平白无故捡到一缸子宝贝。后来他就开始挖。挖呀挖呀，能掀开盖子了。他就掀开盖子一看。果然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更用力深挖，下面隐藏的部份还挺深。罐子挺长。终于挖到能拿起来的时候，他兴奋的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了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蛇蝎毒物，给他吓得放下，罐子掉回了坑里。放下去了就又变成金银珠宝了，他想难道是他刚才眼花了？于是又拿起，结果又是一样，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又全都是蛇蝎毒物，又被吓得扔了回去，放下了之后又变成金银珠宝了。这下子可给他看傻眼了，真吓到了，赶紧转头就跑。此时啥也顾不得了。”故事结束，通过这个故事是不是都知道了一种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任何的不劳而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没有事先揭开盖子，看了一眼之后就盖上，直接挖出来拿回家了，那将是怎样的后果，想想就恐怖。自从听了这个之后我就是外面的坛子罐子捡来的东西都害怕。小时候那是听到啥怕啥-_-#

关于蛟人的故事，一个长辈的远方亲戚那边村庄发生的事，省亲回来，聚堆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她那个亲戚在北海那边，那边靠海的一般都是出海以打渔为生，有一次那个村子有个人晚上回来的时候捕获了一条“人鱼”，上半部分是人形，到手这一块，下半部分是鱼尾，就跟一般的美人鱼形象一样，好似没有头发，脑袋上长着鱼鳍，体型大小跟成年人1.6米左右高度。那天晚上好多人去看了，据说那个亲戚也去看了，他们一堆人都在讨论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放生吧，人都有恻隐之心，看着怪可怜的。有人认为这么稀奇的东西肉肯定大补，（好残忍-_-#）人鱼似乎知道有人要伤害她，可能预感自己会遭到危险，就像听得懂人话一样，发出“吱吱吱”的怪声音，她还会哭，眼泪一直掉。后来那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将她“杀”了，没错就是“她”，她是个女性。后来发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的。那家人把“她们”拿去街上卖，以为是“珍稀物品”能换来很多钱。结果没有人买，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或“太残忍了”，可能少少的买了一点，还剩了很多他们后来带回去自己“吃了”（说到这里我都感觉好残忍，哎，有时候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后来的某一天这家人全家一起出海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过，船翻了，全家人永远的留在了海里。”这是一个比较残忍的故事，头一次听故事听的这么难过。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人心有时候太过残忍和贪婪了，如果他们选择了放她们回去，那大家的“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老祖宗诚不欺人也，害人终害己。

一幕短片：“我走在一片耕地中间的小路，像那种稻田一样一格一格的耕地，里面长的是参差不齐的小草。不远处有山壁，此时好像是夜晚。只有月光照亮的夜晚，可见度并不算太高，天空灰灰的。我面向山壁一路往前走，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走着走着，脚下不远处横着一条小水沟。宽度大概就是一般公路路面的宽度，不是很宽。我走近后停下了，隐约好像飘来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清脆响亮。小沟里长了很多茈荷花，有睡莲和支莲，绿叶和花朵相交，淡粉色的花朵，清雅分布在绿叶其中。水面无波澜很平静，清澈见底的池面忽然缓缓映出了一轮明月，像高帧率摄像机在播放慢镜头一样，观测到的池面非常清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幽幽的映在了池面，与荷花相交映。我看着此时的景象，竟然失神了良久，好似时间被静止了一般，什么声音都没有，（此时是第一视角，感官标准4级）忽然，好似感应到身后有什么一样咻地转身，又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背后不远处的地方是沙漠，暗金黄色的细沙土，很远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池，宽阔的广场，殿堂，建筑不高，有水、少许的绿植。很远的背景处是金字塔，很多座金字塔，很多金色的尖顶的帐篷，帐篷有的很高很大，有的又比较小，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广场上，沙漠中。火堆、人群。似在庆祝，又似在贸易。我看见自己，（一个第三视角的自己）在其中一个帐篷中走了出来，金色和暗红色相交的纱裙，黑长卷发，额间有金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似要走进人群中与人交谈。火光

越来越亮，甚至看到它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此时大概属于魂游状态，分不清哪边是我自己，我似在这里 又在那里，像透过山脉看着沙漠中的城池和我。脚下是绿地，隔一条公路的距离是漫天黄沙。到底哪个是我，或是两个都是我。脚下踩的是土地，对面像是到不了的海市蜃楼，而我就在海市蜃楼的火光中。我已分不清 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或、两者都是，亦真亦虚。

一幕短片：“我正在爬山，好似快到山顶了，这里说是最高的连绵峰，爬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周围全是山峰的峰顶，高矮不一，连绵不绝。草木生长的比较杂乱，石头路面，沿着石头一路往上爬。终于上到山顶了，此时有点累，找了个地方坐下，坐下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往右边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右上方的天空处有一个倒过来的世界，整个就像倒挂在天空中的超巨大紫色水晶球。外围还有一层圆形透明玻璃罩着。里面有庞大的深紫色欧式建筑群，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很多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深紫色的建筑高矮不一，尖顶的居多。还能看见人群活动。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这个存在好像是常态，没有人不知道此番景象，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的稀松平常。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这里似乎是个风景区，只要有人想观赏。随时可以上来。此处是能直接观测的最高的山顶和最好的位置。两个世界的人彼此能看见，却无交流。我就坐在山顶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吹着微风。醒来。醒了还缓了好久去消化脑海里的美景。与倒挂的水晶球一般无二。超巨型倒挂的紫色水晶球。就像电影（逆世界）一样两个地方一正一反。

两幕短片间隔的时间大概是 2 年左右。沙漠应该是 2016 年的了，紫水晶是 2018 年。没有与里面世界的人有交流，在“紫水晶”里正在爬山的时候，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已自动产生关联性，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去干什么。就像是我们安排假日出游，订好了去某个景区看风景。然后去到了目的地。就看见了预想中的风景，一点也不惊奇。哪怕风景就象将一座城市装进紫水晶里倒挂在天空中。因为是独自一人，没有可交流的性质。而“镜月沙漠”则是像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将会怎样，是以缓缓展示的方式而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出门，不知道未来一小时内会遇见什么，遇见了，才知道。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像自 2019 年往后的没有太多“完整”的内容了，类似引魂师或齿轮井那般一大段的故事内容。引魂师是这些内容中最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比较整齐。现在才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么回事，这两年都没有太多这么长的能内容了。有的话也只是其中一小段。这种梦境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停止”。只要它出现。我将会记录到最后一个为止。

一个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故事，“他们在外行商的时候，准备要往一个熟悉的村庄去，在半路遇见了那个村的人，挑着担子跟着他们作伴一路走。走着走着，预计或许再过几个小时小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马车小牛车和人力，所以路程比较慢。走到了将往那条村方向的直路口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要往右边的方向走，右边只是一条非常狭小已经长满了草的小山路。大家伙就喊住他，让他不要走，说他走错了，那个人非要坚持往那边去，说那是一条大路 就是往他们村方向的，他们这伙人走的不对，就他的对，意思是，他是那个村的比任何人都熟悉道路。也劝着他们跟他一起走。后来拦了几回没劝住，他执意要往那个小路的方向去。就自己拐去了。等爷爷这伙人到了他们村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大家聊天就说起了。他们就问什么情况，这伙人就如实回答了。他们呆了一阵子天黑了或是隔天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外行商，一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本村是常有的事。走到哪住到哪甚至有在野外住过 坟莹地旁边都有。周围大片区的村庄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们那伙人。后来隔了一段时间，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听人说起。那个走小路的人失踪了两天没回去。回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有些都被树枝划破了。身体也有部分被划伤破皮但是无大碍。刚回来头一天

跟周围的邻居谈天说起他的“际遇”据他说的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他说他后来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他，好酒好菜的招呼着他 留了他过夜说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也不迟。就这样愉快的招呼过他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当他回来隔两天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一些杂草树根子。（此处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段“经历”就在附近的村庄传开了。以前农村就是有点事方圆百里都知道。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属于被“鬼迷眼”好在他这个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比较调皮，想找他“玩”一下而已。要是凶恶的估计凶多吉少了。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在外面行走，风餐露宿的很正常。夜晚来临时，赶不及到下一个有人家的村庄或落脚点，就在野外露宿，山边找个地方一趟 旁边有坟莹都照样睡。他们说“只要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意思就跟“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同理。有时候也会遇到“鬼打墙”就是怎么走这个路都出不去。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太稀奇。说是手上有火点着烟抽一会儿就好，或是随身携带的清水。含一口朝哪个地方喷一喷。过一会儿就能解了。（当然这得“懂”的人能解 一般的不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效 我感觉一般人见火光这招能有效）“众生”跟你无怨无仇的话不会故意对你展露“恶意”只是有些比较爱捉弄人。甚至有些“心肠好”的众生困住你，其实是它们在“帮忙”。有一个人凌晨4、5点多在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绕圈子，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只要过了这里前面再过一个小桥就出村了。今天他怎么走都还没到快出村的小桥边上。来来去去晃了差不多2个来小时。天都渐渐的亮了，后来突然间像是“正常”了一样，慢慢的就走到了小桥的道路这里，要过桥的时候发现了，桥接近中央处右边踏了一大块。还好此时的能见度算好，能看清了。要不然四点多那会着急赶路，乌漆麻黑的一个不注意就掉进河里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它突然会缺一个大口子，要是无人需要避让的情况下一般就在中间走过去了，桥也不算太宽。后来他明白了 幸好是有“仙家”帮忙，于是为了感谢它 回程的时候特意买了香火和一点贡品。在靠近那一段出不来的路边献祭，以表达谢意。有道是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很多时候什么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人分好坏。众生亦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众生也需要“积功德”的。而人、更需要。

一幕短片：“这个地方不太正常，到处是废弃的建筑，天空的颜色灰暗灰暗的。不知道是黑夜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短。山丘上的土坑和石壁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绿植很稀少。处处透露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他们在躲藏着什么。远处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惊慌。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扫荡过后的战场，幸存者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还未来得及压制心底的恐慌。仍然要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就这样一边躲藏一边艰难的生活着。这里有一只“恶龙”本来平静的生活因为这股邪恶势力的到来变得糟糕不堪。人民的生活已经顾不得体不体面，能继续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赢家。我们三两个人走着。在找着什么，或许只是想翻找一点生活用品而已。都得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然之间，幽幽的天空传来了一点不对劲的感觉，我们赶紧往石壁底下跑。躲进了石壁里。原来是恶龙过来了，我偷偷伸出头望着天空。恶龙就在天上幽幽的飞过。通体发黑的坚韧鳞片。头部似蛇，有犄角 到身子尾巴处长出了好多触角，像八爪鱼一样，飞在空中一晃一晃的，所有触角的尾部都带有一个散发着紫蓝色光芒的东西。就像萤火虫的肚子尾部携带荧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照着大地，光一闪，整个天空和地上都泛着紫蓝色。如果出去被它的光照到，就会被它发现，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岩壁下，光照不到的地方。等待着它经过了再出来。这条恶龙是这里最邪恶的东西。原本的平静就是随着它的到来被打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勇士将会战胜它。我们还能期盼吗，该期盼吗。好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东西叫“绝望”。不管好坏 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勇士来拯救大家，也许，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勇士。”这是一个比较恐慌

的梦境，处处透露着浓浓的紧张 似乎一开始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艰难的生存。谁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以为生活很艰难的人，那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更难的。正在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你伤春悲秋，所以的念头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珍惜我们普通的今天和明天吧。因为我们嫌弃的。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经常做很多奇怪的梦 不定时候会出现 但是很多都记得清楚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拉拉杂杂的很多 如果不做奇怪的梦晚上睡觉也会经常做普通的梦 日常生活中出现人和事比较正常这种。但是异梦一出现就能知道是不一样的 梦中的氛围 感觉 认知 都非常清晰 就像本身经历过 或是自己就是梦境中的主角 或是看事情发生在眼前 那种感觉跟普通的梦不一样 非常真实和震撼

先随便乱说一个 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先是梦到一座山 形状像梯田 波浪型的 没有草木 没有鸟兽 感觉踩上去像干沥青 一望无际的山连绵不绝 不知道走了多久过了一条小路 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山寨子 里面的人蓬头垢面的 胆子很小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语言不熟 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说了之后好像自动翻译传递过来的信息我能懂 这个地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没有任何的现代文明 简单的破烂不堪的草顶木屋 和见生人就害怕的人群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安抚他们好像传递一种信念 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渐渐的与一两个人沟通 就在窄小木质的巷子里 能感觉到他们渐渐信任我 没有说太久 没有呆太久 就是说着说着 就突然醒了

很小的时候 大概 10 岁之前吧 经常做同一个梦 一个像地下洞穴的地方 没有任何光 手里照明物是类似手电筒的东西 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 我一直往前走 洞穴很多岔道口 迎面而来有很多怪异的形体 只有我跟他们是反方向走的 为什么说是形体呢 因为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或是类似南瓜的东西长出手脚和脑袋 像三角形的 海胆形的 凳子形 葫芦 或是像琵琶 水桶 扁担 各种各样的“类人”形体 一路走来都跟我微笑打招呼 不觉得害怕 没有压抑的感觉 氛围比较轻松 一直走都能遇见很多一个个的迎面而来 走很久 直到爸妈拿着手电筒找到我 把我领回去 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 梦境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 应该不超过 6 次 但是情景是一样的 在印象中 10 岁以前 重复了好几次 后来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梦了

大概 16、7 岁的时候 比较长的梦境 印象 感受 非常深刻 刚开始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灵魂能到 身体到不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子很轻 轻飘飘的漂浮在一片白雾之中 飘了大概几分钟左右？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是一片很空旷很空旷的草地 一望无际 天是那种青灰色的 氛围是压抑之中带点吊诡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走挺久 远处渐渐看到一户人家 一家四口 女主人好像是刚过世了 这户人家在办白事 越靠近 那种害怕的感觉越明显 心中的恐惧愈加强烈 从远处就看见一个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 路是从这里经过的必须得走 一直硬着头皮走过去 越来越近的越来越清晰 原来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是刚过世的女主人 俩孩子和父亲在屋里正常吃饭 围着一个方木桌 心中怀着惧怕从路边走过 感觉到了立在门口的白影眼睛一直盯着我 这一瞬间感觉全身无比的恐惧和瘆人 硬着头皮一直走 白影头部一直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 眼睛一直注视着 我的一举一动 这种感觉无比瘆人 就这样一路顶着诡异的目光走过去 又走了很久 然

后就

就到了一个湖边 没有路了 紧接着感觉身体又飘了起来 大概飘了一两分钟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亮 不一会儿两个很矮的小人举着火把出现了 大概成年的鸭子高度 全身穿连帽黑斗篷 没有看到脸 唯一的光就是俩小斗篷举着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借着光看清身处的地方 是一条很窄小的巷子宽度 1 米多左右 两边堆满了人体残骸 不是枯骨 是残骸 腐烂的手部、脚部、身体、残肢 带有血液 流在地上晕染了路面 心中的疹意一再加深 寒毛直竖的感觉无比真实 此时只能怀着恐惧 跟着前面的俩小斗篷走 火光所到之处一路照亮了脚下的残肢 整个视觉画面就剩下昏暗黑色的窄巷子 红色残肢 冲击力非常大 这种状态持续走了挺久 拐了几个弯 上了几个楼梯 精神极度紧张和惊惧 上了最后一个楼梯之后拐了个弯 之后呈现的世界和氛围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一大片空旷无比的草地 非常大 非常空旷 天空是亮灰色 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惊恐和惧意全部消失了 只剩下宁静

只剩下宁静跟平和，这一瞬间的感觉很舒服 无比安宁和温暖 空旷的草地很远处有白色围墙 墙上涂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 围墙后面是竹林 风吹着竹林晃动 没有叶子碰撞的沙沙声 远处中间有一个雕梁精美的凉亭 色彩非常丰富 但是看起来一点也不杂乱 透着一股精致威严的感觉 凉亭非常高 四个淡金色的柱子支撑着华顶 顶是黑灰色的 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一层一层的雕梁延伸 凉亭里有个人背对我 身着灰白色黑线沟边的华服银发背影 发丝随着风飞扬着 我就站在远处没有往前走 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无比的熟悉 心中好像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隐隐知道这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的 没有叠字 想喊出那个字的时候 忽然远处人影缓缓说了一句“你来了” 就要转身 声音很清平 听不出情绪波澜 在人影转身的瞬间 我想喊出这个名字 但是一直没有喊出来 知道现状 但是没喊出来的 就在人影即将完全转身的时候 这一瞬间嗓子似乎发出了一点声音 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人影 没有喊出

就这样差一点 然后就这样醒了 醒了之后心里萦绕的感觉久久不散 整个脑子还在回想之前的梦境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梦境 中间经历了刚开始的惊疑 惧怕 恐慌 中间更是一层一层的恐慌不断加剧 就在你觉得精神已经崩得很紧了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恐惧之后 新的一波惧意又在心底蔓延 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安静 平和 温暖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宁静温润的感觉无法用言语传递 就是觉得世界一下子简单了 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再也生不出太多的杂念和欲念 文笔不好 我只是把梦见的场景和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 无添加修饰和场景美化 如果需要修饰 我感觉现学的文笔不够用 目前尚未能够描述出当时梦境的真实感受和景象描写 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 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的异梦景象 随便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

说一个比较灵异的吧 18 年的时候 公司租的宿舍在广州 6 线地铁站金沙洲出口的万科楼盘 是两室一厅 进门先是入户花园的门口贴了一个红色的符，再进去走廊口贴一个符。阳台门口也贴一个。房东和中介说是镇宅符 保平安的 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租下了。刚进去的头两天一直睡不好 迷迷糊糊的感觉睡觉很烦躁 我和一个同事睡一张床 还有另外一个屋子是另一个同事住 刚开始都不知道大伙睡不好 隔两天了聊天的时候才说起来 原来我们三个都一样 因为屋里有个小镜子正好对这床头 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 商量的要把镜子贴起来

只有我俩的主卧室是有小镜子的 另一个同事的次卧没有镜子 而且她从来都是晚上睡觉不

做梦 不认床不认环境睡眠质量超好的人 睡酒店都一觉到天亮那种 我跟一起睡的同事就说那我俩就贴把镜子吧 她可能是刚换环境不习惯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第三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做梦 梦到了 这间屋子里面住有一家老小的“那个” 爷爷奶奶 爸爸和小孩应该是一家5、6口“人”。我在梦里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不是“你们”该呆的地方 你们应该有更好的地方去。刚开始的交涉他们很不友好 没有太恶言相向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不高兴 很不情愿离开 后来一直劝说 “他们”终于有点恼火了 全部围在我们的床前 就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好像是从手里还是哪里发出一种类似电波的光？就像电视剧那种正在施法术的状态对这我俩施法。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我的上半身直挺挺的立起来了 不是那种爬起身 就是躺平的状态上半身直挺挺立起来 我感觉到我的眉心一跳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眼里面变成全白色（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状态的全白 没有眼珠 眼里泛着白光

我感觉到直挺挺的就这么上半身立起来 眼睛一睁全眼泛白光 眉心一跳感觉有一股力量从眼睛处发出来 跟围在床前的一家子正在进行法力对抗 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晰 没有愤怒 没有害怕和恐惧 也没有即将胜利的喜悦 甚至连同事在旁边侧躺着睡觉我都能用余光看的到她脸朝着里面侧躺着 我心里清楚最后胜的肯定是我 就这么对阵了一会儿 果然围在床前的一家子输了 然后大家就解除这种对战的状态 过后我平静的又跟他们说让他们走吧 去寻个好去处 这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之前那么暴躁 心态很平和 后来劝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真的心平气和的走了 走的时候还挥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感觉整个人很累 即将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符掉了下来 我当时在厨房正要出来 她们俩人在门口说话 说符掉下来了要不要贴回去 跟我睡一起的同事 a 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另一个同事 b 是广东的 她们家也比较讲究这个 她说掉下来的符就不能再贴了 然后同事 a 还一直再问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 同事 b 可能听的问多了 就不假思索开口说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有鬼咯” 当时我在厨房走出来听到她这句话 再想起晚上做的梦 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点怕 然后我就凶了她 我说别什么事都乱说 你不害怕肯定有害怕的 同事 b 比较心大 她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就笑笑的没说什么了

当天我们一起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同事 a 说好累 最近都没有睡好 白天昏昏沉沉的 同事 b 也在说她也是 后来我就回了句以后不会了 同事 a 听了有点惊疑 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想了一下本来想告诉她的又害怕把她吓到就说了没有什么事 等晚上回来把镜子贴住就不会了 她一直追问为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她 这是唯一一次 梦见正在身处的环境中 有异象的 而且还是进去住的头两三天。平时虽然会做普通的梦 但是很少有梦见现状的 几乎是没有。普通的梦容易忘记 有些日常生活的梦境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些梦见比较深刻的梦境会记得清楚 进入那种梦境的时候就知道 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们就这样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 中间晚上偶尔有听到敲墙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就问是不是隔壁房间敲的 然后都说没有。有一次半夜 1点多快两点的时候 隔壁同事 b 说听到了阳台洗衣机响 她经常玩游戏睡的晚 问我们昨天晚上谁洗的衣服了那么晚 我俩都说没有 一般都是 12点 11点之前就把衣服洗好了 只有同事 b 会经常晚些洗 同事 b 说自己没有洗 她以为是谁比她洗的还晚 就没有管 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人再说话 就这样一直住了一年 平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本身做过这样的梦 同事 b 心较大 她自己在家没有害怕的感觉。同事 a 虽然胆子也不太大但是平时就她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有一次清明节 晚上打雷下雨 同事 a 说她吓的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过了很久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做的梦了 当时她就吓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说就那时候在地

车站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所以一直追问 我没有告诉她 我说当时没有告诉她怕吓着她了 搬走了之后我才跟她说的 我们在一起上班几年了 平时她也知道我偶尔做梦的内容有些奇异 所以她总觉得我身上某种灵力?或是某种能量? 这是她的怀疑?? 说到这个 不得不说一下同事家的老房子事情 他们那边的老房子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奇怪。

第一次去她们那的老房子就害怕,跟她是通过别的朋友认识的 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朋友带去玩 当时在院子里大伙玩麻将 没有瓜子花生让去取 第一脚踏进客厅就感觉不舒服 中间客厅 左右两边各一间房 我站在客厅看了一眼两边的房间没敢进去。后来跟她认识熟了之后跟她说起这个事情 她说她每次带小孩回娘家 住的时候也是害怕 有一次睡的迷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扯了一下被子 像是给小孩子盖被子那种 每次做噩梦都是梦见她们老房子 她们的村庄一共就七八户人家 是一条路 旁边都是种的玉米地或是小麦 还有坟莹 这几户人家每一家的人都不和 包括她们家也是 小时候她说她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有一回都把她妈的手上一小块肉削下来了

前面的一户人家 他家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疯了 整天嘴里叨叨念念的 害怕狗 狗一看见他就朝他叫 没事老喜欢往坟莹地里面跑 还有另一户人家 老爷子躺床上两三年了都起不来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吊了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说当天中午他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家里是有什么事 赶紧回去 回去了之后发现家里老爷子上吊了 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自己爬起来的 毕竟之前躺了那么久 还有一户人家是吃鸡蛋好好的突然被噎死了 反正挺奇怪的 听了都毛毛的

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些地方会莫名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至于通俗的鬼压床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有时候会经历 直到目前为止次数不算少 清楚的感觉身边有很多杂音 感觉到旁边有人 意识很清醒就是身体动不了 如果不挣扎着醒来感觉一直任由着这样下去会有一种越掉越深的恐惧 有一次平躺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眼前有异样 就好像磁铁的互相排斥那种反映 那种异感突然在熟睡的时候影响很强烈 我还清楚的感觉到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 不是做梦那种睁开眼睛 就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前面天花板并没有什么东西 睁了一会儿眼睛又闭上了 当时心里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又心里觉得 这异样并不寻常 后来想着随缘吧 不知道过多久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大概 10 几岁的时候 也是比较长的梦境 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场面 像是被追杀在逃命 穿着黑制服的士兵在追着我们跑 武器是一根棍子状类似枪的东西 会发出闪电一样的光 被击中就会倒地。一直跑一直躲 我们是一个种族最后的幸存者 躲躲藏藏了很久 跑到一个河边 水是黑色的 有人说这个河不能过 有人说没办法了只能过 后面有追兵 于是就过了河 追兵果然没有追上来 走了很久 发现远处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山上飘着浮云 看不到顶 越走越近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生活的很安详宁和。感觉到了 一个诗一样宁静美丽的地方 广阔的天地花草树木矮房屋 友善宁静的人群 村落的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很同情 表示可以留下以躲藏追兵 就这样宁静的生活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某一天 追兵还是追过来了 搅了村子大乱 逼问着他们有没有人看见逃亡者 他们没有说 还把我们藏了起来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村民拦住了

村民说你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他们问不出结果就会走了 后来还是被发现 为了不连累村民 我们又继续逃 一边逃一边往山上跑 跑到半山腰的时候眼看在上去就要到被浮云盖住的地

界了 有一位当地人跑出来说不可能再上去了 他们当地人留下的传说是上面很危险 从未有人踏足过云层盖住的地方 眼看无路可跑了 只能往上走了很远 后面也一直有人追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位戴黑兜帽的巫婆 佝偻的身型 白又长的乱发 苍老怨毒的面容 眼里冒着红光 手持一根类似法杖的棍子

嘴里叨念着什么 脾气很暴躁 细长枯瘦发白的手里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攻击着我们 连带着追兵也不能幸免 一阵混乱之后 追兵死伤数人 我方也有受伤的 平静下来之后巫婆凉飕飕的声音传来了 问我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进来 应该有人告诉我们不能来 如实相告之后巫婆并没有表示同情 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 不管是谁既然进来了别怪她不客气 我试图跟她交涉了很久 刚开始说什么她也不听 后来又打起来了 一片混乱之中她说什么这世上没有她想看见并且满意的的地方 我问她想看见什么 后来交涉了很久 我们打起来了 双方都受了伤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巫婆把手里的闪电扔向了追兵 让他们走 再不走就把他们全杀了 一通乱攻击之下 追兵跑了 等人都散光之后巫婆头也不回一声不吭也走了 我喊住她问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留下 还是不搭理我们就走了 剩下的几个人商量着要怎么办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既然外面的地方容不下我们 那我们何不在此处找个地方居住下来 于是决定继续上山

最后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找了一个洞穴安顿了下来 在洞穴里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或许一世纪那么长 或许还要长 望着洞穴里面的布置一切 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 简单雅致的花草绿植 纱帐 置物架子 火堆 精致简易的家具装饰和摆放 印象最深刻的的是一个圆形门后面的秋千和另一侧的窗口 秋千上缠满了花藤 我就这样望着秋千看了很久很久 熟悉感又强烈 另一侧的窗口不太大 望出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白色天空和泥流河 为什么说是泥流河呢 因为看起来像是河 又不像普通的河里有流水 状态像是泥浆状火山爆发时候的岩浆会流动但非常缓慢 灰色蓝色金色互相混合的色彩缓缓地流淌 我站在窗口望着这片天地 望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错觉 我也许就是一直在这里看着 经过了无限的岁月 又像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 回到这里想起曾经站在这里的样子 像是离开故乡很多年的人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 回味曾经在这里的自己 一直这样看着外面直到醒来 醒来的时候久久回不了神 脑海里的思绪全被梦里的场景牵引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还在做梦

那是一个没有纷争、欲望、和执念的世界 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刻感到的沉静和安宁 像是放下了一切欲念 没有追求的东西 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 无悲亦无喜 像是世界本该如此 顺应而生 顺势而亡 不知道这状态算是好还是不好 但不管如何 或许最终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插曲 有时候感到迷茫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 烦躁不安的时候 通过回想和感受一些梦中的氛围和感知 有时候会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 现在的社会太浮夸和物欲 能让人定下心静思的时候太少 我也曾问过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做过一些奇异的梦境 或别的 或类似的 朋友都说没有 梦见鬼啊 吓人的噩梦啊的这些有 这么详细且真实的感知状态都不曾有过 有时与朋友讲起 有些朋友爱听我说这些 有一朋友相信万物众生都有其法则 当我与她说起时她说世界万物这么大 有些东西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 她说喜欢听我讲 像是窥探到了另一个世界 随着诉说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感知 渐渐的安静下来去思考 慢慢的心里也会感到平静 她们家信佛的相信众生有灵 我们都应该怀着敬意去看待万物 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尊敬 她说其实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让你慢慢的感受自己的内心 不要变得那么浮躁 不骄不躁待人谦和

才能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平衡。我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 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年纪尚小的时候 此前从未看过有关类似的科幻电影 朋友说有些东西串起来让我去写小说 有些情节比小说还精彩 不管是当故事听 还是当笑话听 有人听了不置可否 有人津津乐道 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枯燥的人生 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分享和宣泄 这些“经历”对于我是珍贵的缘分 但是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缘份” 人生一闪而逝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小插曲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主角 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人

也不是每一次的异梦都是这么长细节这么多的 有时非常短暂 一闪而逝 亦不是那么单一的玄幻 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有恐怖型 或是梦见跟“众生”对话，看见非常巨型宏伟的地势。非常压抑古老的废墟。壮观绚丽的建筑 外星人 异空间 很多很多 还有古代的

以前还稍小的时候 14、5岁以下吧。做的梦会稍微恐怖 经常梦见“众生” 有时候会被吓醒 有时候会哭着醒来 梦里哭的撕心裂肺的感觉 醒了也跟着哭 从15、6开始以后梦见的异景就开始多了 不只是单纯的梦见被众生吓醒的噩梦 我的记忆能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某些片段 一般人都是从3、4岁以后才会开始记事 甚至有些朋友说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小学的 什么时候读幼儿园的 记得清楚事情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都有 但也有个别人记得三岁以前的 比较少 3岁以前的不是每件事每一天都记得清楚 但是很多零碎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某一件事零碎的细节记得很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每当回想起来 好像脑海里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 随风飘流在海上 似梦似幻 似真似假 像是别人 又像自己 2岁时 有个青年人哥哥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清楚记得2岁时 因为他当时也问的我几岁 我都正确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时是在一个水井旁 很多人在洗衣服 3岁以前是在村里住的 大家伙都这样洗衣服 人的面孔记不清了 但是事情经过非常清楚 旁边还有阿姨说 这小孩话都说不全 问题回答的都对 然后一伙人在那里说笑 还有一个片段是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 扒着墙走了一小段路 然后出来大人给我抱回去屋里了 这个只有这么一小段 就断了 还有一次出水痘 在床上窝了几天 感觉全身无力 伴有低烧 说是不能见风 不能出门 妈妈找了一个联系本子给了我 一铅笔 问我会不会写字

我在田字格里面圈圈叉叉的乱写 一个格一个格的乱写 就像写生字一样 没有写出格 还有乱涂鸦的画满了本子 妈妈还夸我写的好???? 还有晚上突然被惊醒了半夜哭的时候怎么哄都停不下来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沉重 像是一大块云 虽然是轻 但是一直往头上压 忽然就觉得很沉重 好像要从头顶往身子里面去 刚压完一块 眼看接收完了下一块更大的又压下来了 这种时候的夜哭是怎么都哄不了的 这段记忆 应该是在两岁以前的 因为我好像还不太会说话 耳边一直响起哄我的声音 问我哭什么 停下来吧 乖乖的睡觉之类的 这个场景的感知不止一次 起码有3、4次左右 还有一次可能看我实在哭不行了 半夜抱着出去村里门口的路边 那是我第一次对夜晚有印记 为什么说是印记 而不是印象呢 因为印象只是脑海里闪过的片段 或许记得 但是缺少了感知 第一次印记中的黑夜 抱我出门口的时候我还一直哭 一直走了一小段路 慢慢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变小 到了路边 中间隔了一大片空地 像操场大小 空地的对面有人家 我当时转头看着前面宽阔的黑夜 感觉像是被一团黑雾包裹着 飘在其中 湿湿的风 微凉 伴有虫鸣鸡叫声 像是坐着缆车一直浏览前方 又像是呆了很久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一片黑 就像将脸对着水面距离只有几毫米 鼻尖快要碰到水的感觉 这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才会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 当时肯定是脑海里还没有那么多词汇的 曾多次体验将脸对着水面的感觉 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次黑夜的印记和感知非常清晰 心里也涌出某种平静 似怀念 似畅游 非常神奇体验

为什么分的清三岁以前和三岁以后呢 因为三岁以前我们是住村里的还没有搬家 三岁那年搬到镇上住 父母做点小买卖 每长一岁 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 过了年今年你就多多少少岁了 每年都说 （所以之前那个青年人问我几岁 我能回答他 因为清楚的记得自己几岁了）搬去镇上过的第一个年妈妈对我说我四岁了 四岁以后的记忆比三岁之前清晰的多 所以我就感觉记忆分成两个隔断点 3岁以前的记忆回忆起来感觉比较神奇 有种朦胧美 就像吹着暖风前行 3岁后回忆的感觉跟心情 又不一样 这时候很多片段都很清晰了 缺少一点点美感 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想随时想起就随时想起了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太多了 我已经比大部分人幸运了 有很多次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都回想起第一次黑夜的印记 想着会不会距离我不远的前面有一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或是那里站着我们未感知到的“人” 当时转头望着眼前的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忆当时我有没有看见什么 或是看到过什么只是忘了

经过了很多次回忆 我确定是当时没有看见什么 也许有 但是没看见 这种睁眼看前面的感觉 跟我在公司宿舍 梦见自己上半身直挺挺的起来 睁开眼看床前的“众生”和那次半夜睁眼看天花板感觉也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强烈 看天花板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眼睛像是蒙了一层白雾 似看未看 有时现在看见小孩夜哭 也想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感受到被“云压”的感觉所以才啼哭不止

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 我在卧室门口玩 有两个“小孩”边笑边走进房间里 坐在床上玩闹 梦里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异类” 心里也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但我还是走进去与他们搭话了。我问他们“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答说“那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天地都是白色的 同样伴有白雾 那边的人们也要生活 像古时候 有小贩叫卖 街边有人行走 你如果想要某样东西 也需要用同等价值的东西去换 ” 他们说完之后 我就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像小镇一样的日常生活 行人慢悠悠的行走着 氛围像比较悠闲轻松 没有恐惧感，画面切断之后 梦里我就感觉后背一凉 然后沿着村里的小巷一直往前走 背后有东西跟着我 相斥的反映很强烈 我感觉到是个成年女性 穿白长袍 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正常脚步往前走 没一会她应该是追上我了 用手指捏住我的后颈 明显感到尖锐的疼痛 不是掐 是捏 食指??和拇指捏住一点后颈皮肉 一阵尖锐的疼痛感 像是被蜜蜂蛰一样。伴随着这种疼痛感 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这时候可能梦见众生的次数比较多了 醒了也没有多大的害怕

为什么删我的上一个贴啊 郁闷 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 这也要删

发现很多人有时候突然会感觉某个时刻或是某个人很熟悉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经过了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有很多个不同空间 不同世界的“自己” 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是某种因缘巧合 会发生交错的现象 会忆起某些片段 保持着这样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有所期待 感情有所寄托 怀着感恩和敬意看待事物与身边的人 也许擦肩而过的某一个人与自己有着渊源 爱、恨、嗔、痴 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这是多年前为了致敬所有与我们有因缘关系的事物和人所写的随手记 今天突然想起 或许有些借鉴 但不妨碍自己宣泄一下 好不好望见笑了

远方悠悠沽酒人家

窗前昏黄老树枝桠
前世你在何时悄然泪下
今生又在何处笑魇如花
我们是否曾同望一湾彩霞
是否亦曾路过同一座灯塔
或也曾在不觉中擦肩而过
未来得及道声珍重 便已各奔天涯

也是较短的梦境 走在一片废墟里 灰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像夜幕降临前的灰色。崩塌残缺不全的建筑随处可见 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普通的楼房砖瓦 木材居多 像是被火烧过 一片废墟全都是灰黑色 地上满是碎屑 我在废墟中走了一会儿 圈围绕的 转了几个弯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 2、3 层楼高的上方 有一个长着翅膀 形象类似天使的人 浮在上方 男性 中长发 没有像油画那般穿着神圣的白长袍 而是有点类似西部牛仔装 好像是皮衣 长裤 看起来较酷 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 周围伴有光晕 看着一点都不刺眼 很美 对话记不太清了 没有太多的对话 只记得他说了“我教你、我们一样、还记得嘛” 其余记不清了。没隔一会儿 我的形象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有翅膀 冒紫光 但是不会飞 或浮 感觉身子很沉 努力蹦跶只能到二楼的高度 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不停的找高处往下跳 借着这个力道飞了一会儿又掉了下来 感觉学的很吃力 紫天使就在旁边一直教 就一直学一直学 突然就到醒了 都没学会 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梦境

分享一个朋友的梦,她很怕带毛的 小的动物 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小鸭小狗 幼崽类的 至今都很怕 看见没关系 不小心碰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她说她小时候 12、3 岁以前 也是反复做一个梦 梦见满地的毛茸茸的小幼崽 有时候是小鸡 小鸭 小老鼠 小兔 各种都有 满地都是 无法下脚那种 一转身踩死一片一转身踩死一片 地上很多被她踩死的小动物尸体 她说这种感觉很恐怖 活生生的小生命在她脚下消失了 密密麻麻的 后来长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些梦了 所以这种心理恐惧导致她一直害怕毛茸茸的小东西 她说有段时间一岁左右她一直哭 不肯穿衣服 就光着身子 给她穿衣服就自己想要扯开 嘴里一直说着有毛 有毛 好多毛 话还说不太全 她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印象 是她长大后家里人告诉她的 那段时间哭了好几天不停 晚上不睡觉 什么时候哭累了睡 后来家里请人去看了 说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她 我与她聊天的时候问她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异的梦 她告诉我的 我自己的梦境比较神奇 所以稍微交好一点的朋友我通常都会问她们有没有做过比较神奇的梦 大部分人说没有 有一部分人会说梦见“鬼”之类的 梦见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这些一般人都都会做 这种的就不是主要讨论的了 大家有什么奇异的事 奇怪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她们家的房子院子里住了一窝蛇 白天的时候缓缓爬出来也不怕人 她从小也习惯了并不害怕 种了一棵樱桃树 有时候会盘在树上或树下晒太阳 她说去摘果子的时候靠近它跟没看见似得一动不动的 要是有陌生人来了朝它靠近一点 要去摘果子就吐舌信子 发出“嘶嘶”的动静 但是也只是有点动静而已 从来没咬过人 就这样她们和平相处了几年直到她们搬家。她大舅妈几年前在野外打死过一条蛇 后来没过多久就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好时坏 不正常的时候脾气暴躁 砸东西打人 好一点的时候也能日常生活 就是嘴里叨叨念念的 都说蛇这个东西很有灵性 任何生命都不能随意践踏和伤害为好。

她说 5 岁时有一次晚上 6、7 点左右 她跟她表姐（7 岁）回家 有一段路两边是耕地 属于必经之路 到了这里也离她姑妈家比较近了 突然她表姐就哭着说让她赶紧跑 看她这样 她自

己也吓到了 俩小孩一路往家里跑 到家了她表姐一直哭着说看见“鬼”了 在后面追她们 穿白衣长头发 就飘着 怎么哄都哄不好 被吓到了 后来请人来看完 神婆给她什么符 口袋里放花生还是什么玩意的 后来渐渐就好了

今天这个有点科幻，一开始很多人躲在矮房子里 外面的世界有点乱 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穿梭 有人尖叫惊慌四处散逃 原来我们在躲避“外星人”的搜索 外星人的形象没有像现下流传的一样尖脑袋大眼睛 大概 2 米多高 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外衣 他们入侵了原本我们居住的世界 没有大规模杀伤 就是把人集中起来 遇到反抗者动用武力镇压 高速公路开始先被毁坏 再是通信、大楼 有一部分人类会趁乱烧杀抢掠 美其名为了生存。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建筑物、设备设施，一切似乎要推倒重建 他们有自己更完善的，空中开始泛着白光 刚开始是模糊的影像突然“咻”的一声 空中划过一排列车?? 全身通体是冰冷的银色硬金属 还全身泛光晕 列车可以随时变轨 不受轨道限制 像是轨道随着列车变更方向 而不是列车按照轨道的路线行驶 非常灵活在半空中畅行无阻 轨道和护栏是连一体的 到哪个地方停下会自动把平台伸下来 某一个站点停靠了 顺着自动平台走下来一群高大穿着白色外衣的“人”

一行人中有两个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大小的金属硬箱子 选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打开 然后开始像投影一样出现物体的影像 没一会儿影像中的物体就实体化了 他们在建造大楼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造出了一个片区的建筑物。全都是泛着银色金属光泽的建筑物 圆弧形的居多 一层叠一层 非常高 也有方形的 方形的没有锐角 四角的边也是圆弧的 天空中有飞行器 不是像圆盘形状的飞碟 更像是一个雕花艺术品（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大概的形状 圆弧鹅型是大概形状 多几条类似鹅颈的管道 柱形是盘踞在飞行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 亦是全身银白色 飞行器整体错综复杂 好像他们的物体全都是银白色 空中的飞行器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主体是这种大概类型的形状和雕花，在一个大楼里遇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类女人（类似漫威英雄的寡姐）正在被反派人类欺负的时候她出手帮了我们 她说“没有力量只会被挨打”后来我们组团一起生存 学了些技能。我们爬进外星人的一个大楼里 被发现了 之后被送到人类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靠海边的地方规划了一个片区给人类活动

靠海边的岩壁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方形小屋（类似这个圣托里尼岩壁 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层层叠叠的 最下面的房屋某个时段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 灰黑色的墙 烂木门 里面活动空间非常小 经常受潮的地方还会发霉 空气中一股潮湿腥臭味 我们正好是被安排在下方的房屋 这一片区就像一个集中营 外围有看不见的围墙 不需要人把守 地上画了线 根本越不过这个墙 撞上就会像触电一样被弹开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几乎很难逃出去了 涨潮了受不了屋里的霉腥味开门走了出去。外面有人争执着 有有武力镇压 手里拿着能发出激光的小型武器 杀伤力巨大 最后就在这一片乱象中醒来了。这个梦体验并不是特别美好 最后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是最憋屈的。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人抱怨生活质量差 相比之下我感觉再怎么样也比这样幸福太多 没失去的 不知道有多珍贵 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 醒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现实生活好” 所以大家还是珍惜眼前吧。

一般人做梦会有两种视角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第三视角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玩吃鸡 第一人称是第一视角 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可以看见自己的整体人物形象 但是我感觉看到的景象没有太清晰 像看电影一样。目前这些梦大多数是第三视角看见的 有些也会来回切换视角 一会儿第一 一会儿第三的切换。第一视角是最清晰的 像高帧率摄像头 还能远处近处来回转移。第一视角的异梦体验更震撼和奇妙一些。这个外星人的梦境 看

见这些外星建筑物和设备飞行器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心灵上并没有太震撼）。但肯定比看3d电影还神奇。还有别的更震撼的。有些梦境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这种震撼是双重的 心灵震撼和视觉震撼 接下来会分享一下

这个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跟自己亲眼目睹一样。一片连绵不绝的金色“麦田”。（是不是麦我也不确定 叶子和结的花穗全是金色的 所以才称之为麦田）田之间偶尔有点矮坡 长了几棵树 树叶也全是金黄色 风卷起??树叶随风而落 天空泛着光 昏黄中带有火烧云的红。全世界都是这种金黄色红的色调 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氛围有点压抑 连卷起的风都透露出一股沉重 吹着树叶和麦田沙沙响 脑海里接收到各种动物们传来的讯息 “赶紧逃吧 毁灭的异像即将到来” 隐约可见上下窜跳的动物 动物们长得并不算太奇怪 像存钱罐矮胖矮胖的猪。鹿、牛羊、都比较矮胖。像五角星一样刺猬 也有正常的刺猬 会站起来 有只刺猬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我也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看着这一片风声悠悠作响的天地 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交谈 脑海中会接收到各种讯息 唯一的感受就是荒凉加凄凉

站在树上看了一会儿远方。下来之后沿着田边小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望着这片天地。心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降临 脑海里的讯息告诉我 不久后即将到来 走了很久远处露出小镇的一角 人们一开始还不惊慌 悠闲的活动着 街道规划很宽阔 整齐干净的排列 普通平房 偶有带尖顶的建筑物 小镇的矮房屋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 小镇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山 有几座连绵的山丘 程灰黑色的 山顶并没有白雪覆盖 望着这片景象 我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宁静” 进入小镇之后我告诉人们 赶紧找高处躲藏起来 我在“森林”中 接收到了“毁灭即将到来”的讯息 有人听信之后匆忙逃散的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遍不太相信 认为我在说谎或是传播燥动的信息）着急的在小镇晃了一圈 就在此时 天空划过一团火球 咻的一声在了远方的地上。地势开始动摇

紧接着又有几个火球开始从天空砸下来 地势摇晃的更厉害了 地面开始有裂缝 人们惊慌的四处逃散。此时脑海里又接收到一副景象 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上千米高的巨浪袭卷而来 火山也开始喷出岩浆 火红的岩浆顺着山体往下流 很快即将流向小镇，我们一伙人在疏散老人和小孩 大地晃动 人们哭喊 看着眼前的景象无比的绝望。心里清楚的知道也许逃不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 前方裂开的公路有几个小孩在跑 跑过去一手牵着一个 拉着他们极速的逃亡。漫天的烟灰 此时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觉（今生从这里结束 下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就这样结束吧”。）火红的岩浆喷发 卷起的烟灰覆盖了天地 模糊了视线。在一片灰红色的景象中梦境结束了。最后有没有成功逃出也不知道。我想大概也许没有吧 要不然心里也不会生出那样的感觉。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很像电影灾难片2012 或是别的灾难片。也许影视看多了，可是心里的感觉告诉我 这也许不是 那种绝望如此的真实 就像身临其境面临最后的时间 下一秒即将不复存在 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轮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体验感非常神奇 加上第一视角 每一帧的画面就像印在脑海里 心灵和视觉感受到了双重的震撼。像我们看电影 顶多就是视觉效果比较震撼 这么多的心里活动 根本无法代入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看见和感知的”但是确实是“看见”了

做这个梦的时候电影2012并未上映。应该是2010年年尾或年初的时候做的梦 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电影是未上映的 过了好几个月后才去看的电影。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看着前面的大屏幕 心里一边想着那个梦。对着大屏幕没有这种“共鸣”的感觉。顶多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也谈不上视觉震撼。跟类似“亲眼目睹”的视觉震撼还是差

挺多的 少那么些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候我挺期待下一次能做这种“异梦”的就是这玩意不定时出现 你想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 有时相隔大半年 都没有一次。有时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两三回 就是这么奇怪。目前为止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异梦来临 不知道又会“看见”什么 感觉窥探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之前长久以来累积的异梦 还有很多 就算两三年不做这种梦了 题材都够我说很久的 暂时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梦境体验 也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一幕短片：“整个世界都是金红色的火焰，两条黑色大铁链锁住我的双手 我就在火焰之中 身着红色金边古代简单长袍 红里衣有金色刺绣 黑色长发披肩（大概是这样 找不到一样的 把红纱衣黑边换成金边 没有这么透明 丝绸质感）我就在漫天金红色的火焰中 并未感觉到灼烧感或灼热感 像冬天晒太阳一样有些许温度 我在哭 心里涌进无限的悲伤 哭的撕心裂肺 嗓子都哑了 感觉把肺里的空气都用完了 似乎要哭断气了 一股气流刚涌进肺里 又被挤出来了 换气的的时间都不够 就这样一直哭着醒来。醒来了 我也哭了 最后为什么会如此悲伤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梦应该是 15、6 岁的时候 正常来说正是处于迷茫懵懂的年纪 经历尚浅 不知何处涌来的悲凉 感觉用尽了我一生的眼泪和悲伤 这种悲伤来的莫名其妙又刻骨铭心 好像写入了灵魂深处 醒来了嗓子很干哑 这个就一回 再来几回我感觉我要背过气了。后面的也有梦见哭的时候 都差了不少 这么深刻的 就这一次

这个不算特别长 但是心灵和视觉都非常震撼 是第一视角看见的 第一视角是看不见自己整体人物形象的 就是平日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感受 除非在梦里照镜子就能看见自己 周围的人物、环境 感知 会比第三视角敏锐许多 看见的景象也清晰许多 如果第三视角是在 4d 房间体验做过山车的感觉 虽然感知也挺真实 但确实少了实际体验的真实情况 第一视角的感觉就是自己上去做真实的过山车 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迪拜法拉利公园里面那个 不知道大伙体验过没有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次 保证过瘾

一行人走在潮湿的浅水河边（算我大概 6 个）是要去远方的某个重要目的地。旁边的人样子作武士打扮 身着简单样式的棕色灰边古装 有铠甲。不像电视上看到的身披厚重铠甲的武士衣着，铠甲主要覆盖胸腹这一块 上半身一小片 大腿 小腿 手腕 一小圈 肩膀各一小片。铠甲是旧金色 很薄 有些许镂空精美花纹 但是感觉很硬 整体形象比较干净利落 不显笨重（大概是棕色武士的里衣 去掉这个武士的铠甲 换上我说的铠甲，人物面貌形象大概是这种装束 有简单束冠 有时候为了更贴近形象一点我会在网上找很久的图 怎么翻都不满意 我也知道肯定是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找些稍微有点类似的只是描述个大概而已）我们沿着河边走着走着 将要换山路

山路稍微有点崎岖 草木没有太多。越靠近目的地 草木越少 走过一段草木稀少的山路之后 看见前面有一条浅水河 正常水流 不是很急 过了河之后的地界 没有草木了 全是黄土丘 感觉上像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 一直走进去 有稍微高一些的山峰 没有草木和鸟兽 远处开始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坡型山峦 看着前面的巨型山峦 心里有点急切 又被眼前的壮丽惊艳了 像是第一次看到 又像是“我又看到你了”。为什么不是山峰呢 因为它不像峰那么锐和尖 它非常扁大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最上面是稍微比较平的 到坡形山峦脚下 要开始往上走了 因为是坡形的 不像笔直的山峰那么陡峭 虽然爬上去也挺吃力 但是没有太惊险 担心随时脚下踩空会掉下去（本来我就挺不爱爬山的 这一段爬的我真累

爬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上到上面吧)终于爬上去了 上面的顶部是平的 非常非常非常宽的顶部 往前走一小段路 开始有青蓝色砖块砌的围墙 最外围的墙不算高

目测按照我们的测量单位 应该只有一米多左右 (就算它 1.5 吧) 围墙有盖帽和简单的花纹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往下走几个半人高的黄土阶梯就到青砖围墙部份了 有些许杂草 我们站在黄土阶梯上 并没有着急的往下走 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巨大的“齿轮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脑子嗡嗡的 (跟之前很多时描述的一样 “像是第一次 又像是又见面了”) 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齿轮井 “大的程度可脑补参考世界上最大的天坑” 螺旋状的 非常深 越往下越小 青金黄铜色 有非常精美绝伦的花纹 块状齿轮构造很错综复杂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我们多么的渺小 也许掉个人下去 站在顶上看 肉眼都不好分辨出来 最下面底部应该有稍许快干枯的水 这个“齿轮井”非常重要

试着把这个齿轮装进这个巨坑 然后静下心感受一下 (青灰围墙 有很多阶梯 高大的阶梯 往下深陷的螺旋状巨大齿轮井 精密复杂的块状齿轮 花纹 非常非常巨大的惊艳绝伦的呈现在眼前) 你就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有多震撼了, 越往后的文章 你们会发现我用的“震撼”的词会越多 也许有些朋友说一个词用多了就失去意义了。我每回也是这么想的。“看见”的东西多了“也就不震撼了” 但是每当“异像”再次呈现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刷新”我的震撼感 就像我们看漫威电影 看钢铁侠 里面的特效非常惊艳 啊凡达也非常惊艳。已经看过很多特效惊艳的电影。但是不妨碍你 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 又刷新你的感官。每次的性质 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震撼和经验不是你看见什么 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物件 你就从中体会到了“震撼”的感觉。(当然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只是把当时的感觉表达出来而已。也许看文的人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这里不勉强个人认同 并体会我的感受)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程度和看法

井里原本是有水的 是活井 会转动 可是现在已经快干枯了 或是水质已经改变 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活”了 齿轮井在这个位面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轴心 (当时的认知告诉我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某一部分“反派”来说这个井对于他们反而枯了更好 如果有正反代表 这个井和水就是正和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 井越活 邪恶就越会受到压制 对于“反”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井活起来。然而井里的水不是想让它活就会活的。如果正常的时候就会像泉涌一样 有它的运转规律 和生水的力量 一旦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水位达不到要求 就失去活性 就像我们历经越久的干旱 你就越期待雨水的降临 一旦水位下降 就需要一位有力量“引水”的人 在当时的认知里 已经起码上百年 或是上千年 这个井没有活了 那个能引水的人没有出现 或是历代的引水人 引出来的质量和水位达不到要求 所以只有底部有些许水 没有达到它转动要求的力量 (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而是水质 某种被需要的神秘能量代表 那个世界别的生活用水还是有的) 很狗血的老套剧情。我就是这个拥有引水能力的人 根据得到的信息 他们说我就是 但是就像新一代继承者一样 我之前并没有试过 没有使用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齿轮井的力量要求

站在最高处往下望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下去了 往下走到青砖地带 开始冒出来一波人 试图阻止我们 这拨人的衣着是暗沉的枣泥红色 武士装扮 兵器是类似长枪的东西 最顶端是纹型刀, (对于某些物体或景象的描述我用词可能会有点乱 因为有些东西找不到现实对照的 只能描述个大概 而且之前也没有这么细致的整理过 这是第一次整理写出来 很多都是理想到的名词) 反抗了一会儿 有一批援军到了 两波人打成一团 他们把我安全的保护了起来

看着这一团乱 我决心下去试一试 有一个像是领军的人物阻止了我 让我不要去 说现在太危险了 等安全的时候再来 (这个人的存在像是扮演着朋友或是知己一样的角色 不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人) 因为一旦开始动力量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中途都不能打断 会遭到反噬 我说“要避过耳目来这里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有人盯着 不管哪次来 都是会有人阻止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铁了心要下去

需要把井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转轴心可以驱动的轮填满 运转起来才会生水循环 下去之后摊开手掌?? 双手往前放 感觉从双手出去了某些力量 又吸进来了某些力量 在手里来回穿梭 之前的水是有点湖绿色的 使了一会儿力之后 开始从底部冒出来越来越多的水 水开始变成冰蓝色?? 最浅颜色接近透明的蓝 有点冒光晕 没有冒烟 (这里也有点累 细节也不多说了-_-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 水填满了达到的要求) 水满了之后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趴了下来 井开始活了起来 水慢慢往上涌 大概会淹没三分之二的地方 越往上 齿轮盘越大 最上面的水是注入齿轮盘里的 不是直接淹没 盘与盘之间可以看见轮骨 能看见它转动 不是一直转 而是规律性的转 就像是到点了转换一个位置一样 我就趴在那里 眼看着水快要把我淹没 一动都动不了 连说话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开始沾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看着眼前活起来的井 心中的想法就是“死而无憾”了 井转了两圈 没有太大的声音 不一会儿 有人过来把我抱了起来 脚不沾地 心里觉得无比踏实。我们上去了 他抱着我在最顶端的黄土高阶 我看着下面的

我看着下面的井 全身无力 但是心里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我想就是现在让我死了 我都是无比愉悦的接受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抱着我走了 两拨人打架的还在继续打 乱糟糟的一团 人声 打斗声 我感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渐渐的意识就模糊了(应该是晕了吧 最后咋样了 我也不知道了) 到这里就醒了 。醒来了感觉有点点累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第一视角 敏锐度和感知度比第三视角提高了很多 有时候梦里面的人说话语言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但是传到脑海里会自动过滤成我能懂的意思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齿轮井有点怪 好像思绪理不通 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梳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好像 没、有、块、状、的、齿、轮、? ? ? (如下图 齿轮里的这个块状 是没有齿的)一般的齿轮不都是圆的嘛 转轴 方向 只有圆的才更好的控制规律和方向 如果是块状的 得掌握更精密更高超计算方法 如果是两三块块状齿轮拼一起还有可能运转起来。但是这么巨大的井 这么精密复杂的轨道和转轴 真是神一样的计算方式 超越世间的存在 如果有一块不对 那不就全失败了嘛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点不对劲是啥 看来还是得梳理一下好。不过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世界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套论 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那真对不起 我还真编不出来-_- 而且咱们的主题就是奇怪的梦 就不要追究它能不能与现实世界相符 如果什么都套用现实定义去解说 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

说到全身无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全身无力 我现实中体会过至少 5 次左右 准确次数记不清 从小时候到成年 20 岁以前 不是连续发生 隔几年一次 最后一次应该是 17 或 18 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在深圳 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觉得饥饿或做什么剧烈运动感觉到累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本人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偶尔感冒发烧之外没有什么病根史 头天晚上正常睡觉之后 早上起来 从睁眼的那一刻起 就感觉浑身无力 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那种 说话都费劲 抬一下手都很费劲 手发抖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那个时候有个白粥 没有菜我都能喝下去 胃里觉得非常饥饿 小时候是比较挑食的

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吃 小时候的一次早上 我起来费劲力气说要喝粥 家人给我端了一碗粥 还笑话我说怎么今天知道自己要粥吃 还吃的白粥 迫不及待的放点盐和油就吃 就给我放了点 我的手颤抖着一点一点的往嘴里挖 整个人趴在桌上 为此还被骂了 说没有型 我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当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或是因为什么一点都找不到痕迹 跟断片了一样 找不到有残留梦境的痕迹 这么多年来我仔细回想 一点都没有 晚上眼一闭 早上眼一睁 就是这种状态了。我问过低血糖的朋友 她们都说低血糖胃里是会饿 跟有东西搅一样 伴有眩晕 手脚也无力 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起码的稍微活动 手脚 翻个身抬个手还是可以的。真的毫不夸张 连喘气都费劲

这种感觉我是不想再体验了 而且低血糖都是因为该吃饭的时候没吃 长时间没吃东西才会引起的吧 起码至少两三顿不吃 才会出现的症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正常睡一晚也不到一天不吃东西的地步啊 还是每个人的低血糖反映不一样？有时候为了减肥两餐不吃 感觉胃里饿的时候也搅的慌 手脚也是有点发软 可是真的没到喘气都费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手抖啊抖的 把一碗粥喝完 喝完了之后 趴起码有 20 分钟才慢慢有点力气 最诡异的就是想不起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做梦 就算不是每天晚上做梦 睡觉的时候翻翻身 有时候隐约也会记得一点吧 睡的好不好之类的 就是一闭眼 一睁眼 这 8 个小时 “我”到底经历了啥 -_-

其实我生活中不是记忆非常好的人 方向感也不好 我感觉我的记忆有两个极端 能记得清楚的事情 记得非常清楚 健忘的事情非常健忘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放哪里一转身就忘记了 或是有时候谁跟我说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东西 可能一会儿我也忘记了 明明交代的时候我还默念着 转头就忘了 但是对于某些留在脑海里的东西 不管经过多久 想提取随时就提取出来 由于我的工作有时候会整理一些东西 宿舍柜子里 办公室柜子里有几处 存放的地方 我调离之前的工作地点 2 年后有同事问我之前的东西放哪里了 我想了一下指两个地方 她们去一找果然在那里 所以我感觉我的记忆比较极端 我也很纳闷

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是最累的 想醒醒不来 睡又害怕掉进很深的地方 这种情况一般都称之为鬼压床吧 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旁边有声音有人影 但是就是起不来 这种情况 经历的也比较多次，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感觉那里给我的感觉不太舒服 晚上回去就会被梦魇 还有一种不太累的半梦半醒 就是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吵你睡觉 这样的不太累 但是睡不好 很烦躁 心很烦 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骚扰我 我困了想睡 睡的很烦 整个人处于烦躁的状态 后来我恼火了 突然抬起一点身子把头转向后面狠狠的瞪了一眼 转过头又睡了 这下是慢慢的睡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昨晚是不是瞪了谁一眼 后来发现 并不做梦 就是转头瞪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还有一次是宿舍换到广州的老城区 那些巷子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有一天快早上 6 点来钟 迷迷糊糊的我是平躺睡的 右边耳朵有东西沙沙沙 吵的我也没有睡好 后来我烦了 反手就把这个小动物按住了 是个白色的 小猫小狐之类的东西 比较小 按住它了我还听见它支支的叫 可能要反抗 按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松手然后它就跑了。醒了早上我还跟我同事说了这个事 我同事就乐了 她还说她吵错地方了 我问她有没有没睡好做噩梦之类的 她说没有（这个同事就是之前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 她一直觉得我有什么神秘的灵力）

一幕比较短的 时间比较近 去年 8 月份左右，天空灰蒙蒙的 下着小雨 一群人去一个类似森林公园的景点游玩 处于半开发状态 某些地方还是比较原始 这个山也是有点历史的山 比较有名 走在小道中 有树木 有柱子 忽然雨越下越大 我们躲在树下 忽然上方轰隆一声

山体坍塌了 有一面墙露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头发有点灰白的老者 走过去 径自看着这面石墙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也去看了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显世 什么已经改了 具体没听清 还说“青龙主姻缘”石壁上刻的浮雕正是一条青龙 不是精细的调刻 而是有点类似简笔画的感觉。这一面墙都是古青铜色 釉绿釉绿的 绿的发暗 好像又透光 青龙的头朝上 主线条好像自带荧光一样 是阳刻浮雕 此现象已经很多很多年未显世了 俩老者非常震惊 提笔在上面又刻画了什么 梦里脑海里传递的信息就是：“此现象长久多年未显 今出 有什么将会改变或是正在改变）-_-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着墙壁的浮雕 就醒了 这个梦不算长 可以说非常短暂 细节也更简单一些 但是比较模糊 不是说梦里面模糊 是醒了之后模糊 梦里面说的看的 当时是非常清晰的 早上我醒了回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某些细节 渐渐的时间越久越模糊 之前也有类似的梦 当时很清晰 过后模糊的 只是不太多次这样的 不是不记得 就是模糊 需要用力回想

浮雕大概长这样？ 暗黑青铜色 线条比这个流畅更多 躯干比较直 虽然是简笔 但是该复杂的地方还是复杂的 龙鳍、头、须、尾 部分看起来毛轰轰的 整体刻法是用“感光阳刻”刻的（别问我什么是感光阳刻 我也不太了解）大概是一般的阳刻 感光的话应该就是在某种光线的照耀下 雕刻有部分线条会反光 所以才自动莹亮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雕刻分两种 阳刻和阴刻 阳刻 图案物体是凸起来的。阴刻是凹下去的 阳刻比阴刻难的多。一般的皇帝陵墓 帝王用的就是阳刻 妃子 皇后这些都阴刻

理一下思绪 里面说的“感光阳刻” 应该就像秘鲁像纳卡斯线条一样 太阳光线在某个点照耀的时候 整体图案有一面朝阳 所以线条看的更清晰 具有反光作用 具有光感作用 像自带反光 但是秘鲁那个属于在地上挖出来的的一条条道 错综复杂的线 在空中高地段能看到整体图案 也就是说属于阴刻 而且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太阳照耀之下才具有“感光”左右。这里面的阳刻 想一想的话 阳刻属于凸起来的 按理说是不是比阴刻“感光”更难一些？（这里我不了解 纯属猜测 别喷我）而且它里面的阳刻是一直感光的 不是某个点的太阳照才会亮。只要是白天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或是晚上有火把 就感光 有时候总能蹦出来一些我不了解的新词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纯属瞎猜-_-#

之前在优吐上看见一个网友分享过一个他的个人经历 比较神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我感觉我按照他这种方法 看见的感知的东西会更多。我心里清楚的这样明白着 所以冲动了一下就截图留念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尝试 我觉得什么时候它来找我就是缘分 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寻找。该“看见”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太过深入执着 只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过度沉迷于一件事 或某个人 有句话说 当你长期与恶龙缠斗 你也会渐渐变成恶龙 随缘珍惜当下 孝敬好长辈 爱幼小 能不做违心的事就尽量不做 始终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万物有灵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看待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无恨的恨 一切皆因缘而起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过浮躁了 戾气太重 要是大家心态都虔敬一点 就会更和谐一些

有些朋友会做“清明梦” 就是你入睡做梦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能控制梦的剧情发展 就像你在写小说 后续的剧情在你的掌控下发展着 “我要做一个和女神约会的梦。开始早上几点安排行程 出门 约会 直到约会结束 醒来” 或是“我要变成超人 去拯救世界过了一把当超人的瘾 醒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改变。这种清明梦

好像前期需要一些演练或学习怎么做这个清明梦 后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功成”了 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方式 我也不想去尝试 因为太过“刻意”了 而且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来 就少了某些意义 就像跟“你在路边捡到一毛钱”或 你自己丢了一毛钱在路上 然后再假装经过“我在路边捡到一毛钱”类似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也不是说体验这种清明梦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不对的 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方向没有错 又没有耽误他人 损人利己 违背良心道德 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也是一个第一视角的梦境，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感知和看见的 在梦里相当清楚 但是有点诡异的是回想起来相当的模糊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算是很久之前 应该是 2019 年年尾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 比这个更早之前的我都记得相当清楚 这样的稍微有点不合理 我甚至忘了看到的是有多少副景象 目前记得的清楚的是只有三副 但是我感觉并不止如此 这也是属于为数不多 越来越模糊的梦像之一。我把这一种都归类为“逐渐模糊的群像”就跟“青龙”一样。搜寻一下脑海里的记录 如果我能想起这一类的 我将先记录这一类的 要不然时间越久 就都忘光了。：“睡觉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说将带我去看某些景象（清楚的知道正在睡觉 就像你在睡觉 有人喊醒你 然后你就起来了） 然后我起来了 一起来就像马上坐进了某个飞行器里面 紧接着就跟做过过山车一样 极速下降（像坐飞机 你坐在最前面靠窗的位置一样 速度绝对比飞机快很多倍）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腿脚没有觉得发软 能体会到那种正在飞行的感觉 一直持续往下降了很久之后 看见了有一片地下的洞穴屋 像在崖壁上一样 一排排的 一个门一个门 黄土壁崖 没有绿植 有灰黑色木门 应该是以梯田形式成列的 看见一个灰发老奶奶 开门走在门口 门口有几个阶梯（类似这样的黄色壁崖）有没有交谈 忘记了 好像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急速上升 速度非常之快 一直维持急速飞行的状态一会之后。缓缓地减速了 这次是悬浮在空中 俯瞰下面的大型城市 非常超现代化 多是莹亮的金属玻璃钢 虽然不像科幻片那种有高耸入云的超级大厦 但是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高级的文明”跟地底下洞崖屋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到的都是平缓的楼顶居多 似乎整体高度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突然特别拔尖的建筑物 有球场、喷泉、桌椅、绿植 都比较简单化 还有类似休闲设施的东西 有人群活动 突然靠近了一下 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白色的围网内。旁边有大树 和座椅 在整个上空晃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脑海里的信息会区分地界。它告诉我跨越了不同的地方或空间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快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快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上升还在继续中 过了第二层 紧接着出现了第三层 第三层比下面两层建筑更少一些 没有那么密集 但是却更宏伟更精美 高矮不一的建筑 有的极为庞大 感官冲击力更强 如果第二副景象属于“更高级的文明”那么眼前的就属于“超级文明”视觉真的非常震撼(我说过了 后面还会很多用的到的地方-_-#) 缓缓地把三层“复古科幻城”浏览完 又绕着地势晃了一圈。原来整个地势是三层圆蛋糕型一样的 最下面的最大 越往上越小 远视角就像三层地势悬浮在空中 整个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 照的水都泛金光 看过了这样的景象之后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它的美和震撼 我都感觉我不会组词了 只能不停的反复用着已经用过的词语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吧 -_-# (从蛋糕底部开始 缓缓上升 想象一下 3d 大屏幕。当然我肯定是找不到原图跟里面一样精美绝伦的 仍然是翻了好久没有找到满意的图 随便选了几个 将就着看看吧)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但是我居然只记得这三副景象 隐约觉得后面的还有断裂超级大山谷 灰黑色 伴有红色 再转下一个还有 起码跨越了五个不同的空间 可是脑海里的图像不成形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醒来了越来越模糊系列的 这三副景象是我后面努力回想 想起来了之后描绘了图像“存”进脑海里的。而且第三副的景象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感觉漏掉了细节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丰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红橙黄绿蓝 还有一些我不会表达的颜色 很多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层淡金色包裹着所有的颜色 地势上的水全是金光闪闪的 视觉超级惊艳和震撼 可惜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自己偶尔还能“拿”出来看看 趁我忘掉之前先记录下来吧 此次是以“游览”形式观测的 全程无交谈接触 也无跟画面里的世界产生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就是单纯的游览 甚至连旁边坐着领我一起去的“人”都没有具体的“形像” 就像你坐在黑暗的密封电影室里看电影 感觉到旁边坐了个“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我感觉我就只剩一双眼睛。当然 注意力也全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刚开始在睡梦中喊我起来的声音 全程在没有任何互动和交谈

有时进入梦中脑海里的信息就会自动区分地界和与“我”有无关联 就像一场电影 截取一个片段播放 如果你是主角 那么你就能获取这个片段中的信息 马上就能代入角色 而有时就是以游览观测的形式看见的 这样的情况就类似“看电影” 能获取某些信息 也能理解过程 就是少了掺于其中的代入感 就像“这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我不是主角” 脑海里的信息会告诉我 这于我并无关联 我只是观测者 这三副景象就属于“看电影”形式的 展现了壮丽宏伟的景象 但这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些惊艳程度 我自己将它分别为五个等级。一：就是视觉浏览 就像我们看行人 浏览了一遍 但是却记不住 无任何印象，二：视觉享受 当我们看见很美的东西会忍不住赞叹它的美 以欣赏的角度去观测，三：视觉惊艳，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想看更多 留恋忘返，四：视觉盛宴，恨不得能将它一帧一帧的定格 并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贪婪的想要获取更多，而五：就是视觉震撼 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无法形容它 当这些画面呈现的时候 感觉前面的四项全部都消失了 此时已经找不到

任何形容词 唯有沉醉在其中 任何的想法对于眼前的景象来说都是“亵渎” 特别是心灵震撼 如果再加上视觉震撼的话 那整个脑子就是处于“嗡嗡嗡” 的状态 好久回不了神。而视觉+心灵的震撼 需要自己代入主角的立场才能体会到。三副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虽然画面之宏伟精美 但我不是主角 所以只是感到最高等级的视觉震撼 并无心灵+视觉的双重震撼感 而“齿轮井” 虽景象没有“三层蛋糕” 那般“巨像绝伦” 但代入感极强 从而体会到了心灵+视觉的“双重” 感官。为了仔细区分一些心灵活动。我也将它区分了等级 稍后会划分。对于某些东西我喜欢将它细致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些时候 我的“五感” 会比较“敏锐” 的原因。就像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 吵我 我能感觉到 虽看不见 但能“感觉” 出来 去到某些陌生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给我一种“不舒服” 的感觉。

心灵感官的五个等级分别为，一：平缓，匆匆与擦肩者打招呼 过了就算，二：波澜，打招呼的时候多闲聊了几句 并聊的挺愉悦 愉悦感在道别之后停留心里一小段时间 时间稍久之后即消散，三：意生，就像我们看感人至深的电影 情绪受到某种牵引 跟着景象或人情绪化 时间一长偶尔还能拿出来感叹一下，四：共鸣，代入感极强 真正的感同身受 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长久而消散太多 很难忘怀，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震撼了 同样也是找不到太多形容词 短暂的 失神 游离 脑子嗡嗡的 如果再加上 视觉的震撼效果 就是“嗡嗡嗡嗡” 的 一般以主人公的角度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 就能达到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效果 如果仅以观测者 看见令人震撼的景象 则只有视觉震撼效果 单单只有心灵震撼效果的话 就是无观测景象 某一件事 经过你的回想、探索、解析之后 终于了解具体情况 在内心深处达到了震撼级感官。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感官解析 这里也是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强求“同化” 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像我看电影 看书 大多数是停留在前三阶层 看“星际穿越” 的时候 里面的黑洞给了我极大的视觉惊艳 非常享受 要达到最顶级的感官标准 只有这些“现象” 能给我

一幕短片 没有太特别的 想说是因为很真很温暖 像一汪清泉 虽平淡无奇 却有着最真最干净的清莹 一直持有平淡却珍贵的“初心”：一望无际的矮草丛 像稻谷将要结穗的高度 风轻轻一吹 荡起一片草丛浪 阳光的温度正好 像秋冬的太阳 暖进了心里 我立在山前小路 背靠着大山 感受着眼前的嫩绿色海洋 某些伤痛仿佛得到了治愈 忽然身体缓缓上升 凭空而起 以悬浮在半空的高度缓缓的飘动 往嫩绿的草丛中间飘去 那里有棵大树 阳光一照泛着金绿色的锋芒 树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 我浮在草丛的上空 看着下面的丛浪 听着风吹动树叶和草丛发出“莎莎” 的声音 非常悦耳 还闻到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沁人心脾 阳光和微风都正好 多一分嫌多 少一分嫌少 静静的聆听和感受着这种恩赐 似乎所有的悲痛和哀伤都得到了治愈 没有怨恨 贪婪 不甘 悲愤 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宁静 感觉渐渐能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温暖初生 这里仿佛是来处 也是归处 浮在半空看着很远很远处已然模糊的青山 而后闭上眼睛 就像一片落叶 任由风吹着飘荡 一直沉醉其中 直到醒来。醒了心里感觉到了非常真实的温暖及愉悦 和前所未有的放松 闭上眼睛不肯醒来 还想着再睡着的时候能回去 很遗憾 并没有继续了 某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遇上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天空 抛开世俗的一切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忙于算计 忙于成长 奋力的去追逐着什么 渐渐的在这过程中迷失了最初的自己 变得暴躁易怒 贪婪虚伪 想想这真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吗 在心里划下了一道伤口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治愈 就又匆忙的奔在路上 越来越多的伤积压 把我们变得扭曲 渐渐忘却了来时的最真最纯 有哲学家说过 人的一生不是战胜敌人 而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只有找到最真的自己 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 反而最珍贵

也是一个模糊系列的。这个梦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更为重要 或许是所有的梦境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记得的更少。现在只剩下非常模糊的一小段 起码是目前人类史再往前推几百年也触及不到的 关于宇宙星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努力想了很久 仍然没有记起来其它部分连仅有的片段也非常模糊 超出了所有可控的东西。(也许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据我潜意识里是这样告诉我的, 有不爱听的朋友 这一段就当疯了 在胡言乱语好了 这个梦境看到的已经不是震不震撼的问题了 而是我 已经“无形”了 或许你们觉得我说的很乱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组织语言好) 也许是第一视角。也许是 360 度 或许我没有肉体 只剩下“五感” 意识能接收声音 “听” 得到 看得到 仅此而已。一开始 周围就跟看科幻片的宇宙中一样 黑暗居多 伴有少许亮光 意识里的声音响起 有星球正在转 我看不见自己 感觉自己毫无重量 或在晃 或在浮 或我只剩下一个意识 我在这里 又在很远的万里之外。此次没有感到太急速的飞行 除了感觉很轻 无其它 也无人带领我 只剩声音 星球转了一排又一排 紧接着缩小 变成星系 又掠过了一排一片 就这样看过了无数片星系之后 好像到了宇宙的边缘 不对 怎么感觉又回来了 原来不是回来了 是另一片宇宙 , 也许你到了前一片宇宙的边缘 但是身处刚到的这一片宇宙中 这也许就是此处的中心。 所以到底是有边 还是无边? 声音说 : “万物身处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套一层的 是无数个无数个 也是一个 ” 是不是很好懂 不对 好像又不好懂 所以我涂鸦了一块图 大家伙研究研究 哪里是哪里

如果机器观测不到 印证不了 没有这样剥离开来 具体分开哪个是一号 哪个是二号。那哪里是边缘 哪里又是中心? 所以有无边缘? 有无中心? 多重有某些地方互相重叠 又互不干涉 也许我们往前跨一小步 就到了二号宇宙的圈里。但是你是身处一号宇宙的位置 就是终其一生 都碰不到二号宇宙位面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追逐什么 摆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恩赐了。

就这样“乱晃”了一会儿 紧接着 感觉去到了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处 那里也许是夹缝 也许是“泡泡”宇宙中的极处 “泡泡宇宙”开始排列成锥形 就像三角形雪糕筒 尖处朝上 (并不是说宇宙是这样排列的 此处好像在说距离 和难度 我们喜欢用金字塔比喻成功的人士 说“站在金字塔顶端”意思就是差距 距离 和难度 就像让一个农村种地的 给他一个星期时间 让他变成另一个“比尔盖茨”并取代他 这种距离和难度) 那里夹了一个星系叫“永夜” 它是不可观测的 无任何亮光 就像黑洞一样。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只是传说 但是宇宙会“运行” 不是一成不变 在运行到适合的天时 在那一个点正好的时机。只能观测一次。过了之后 也许等很久很久很久 都很难有一次机会 (永夜) 里面也有生命 也生机勃勃 在那个位面里面的“生命”, 超出了“泡泡”宇宙的规则。所以才先给我展示了 难度 和距离 那部分是难以触及的 , 如果说我们身处一号宇宙, 一号里 有凡人、鬼神、灵物、2号宇宙也同样跟一号宇宙一样。一号有什么 2号也有什么。然后无数个一号二号 组成“泡泡”宇宙。但是夹缝里的“永夜” 超出了这些泡泡宇宙的范围。而这样的“永夜” 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到这里后面的就非常模糊了。本来可以更详细的。隐约觉得那里 可观测的时候 是一片白冷的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最模糊的 醒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兴致勃勃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说着说着 好像越来越模糊 这是唯一一次 观测到以宇宙为背景的梦境。时间大概是 2017 年的时候 后面再无这样的了 这里面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段时间我不停的查阅资料。除了有一个科学假想话题 稍微类似一点点 就是 (多重宇宙论)其它的 没有任何线索 多重宇宙论 也不尽然相似 它里面说的多重 就像儿童乐园的泡泡球池 一个是一个 也许偶尔会“重叠相交” 但不是这样“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 这个“永夜” 我不确定是它为了让我更好的明白 而翻译过滤传进我脑海里的“大

白话” 还是那个地方或这种类型的就叫这个名字，我感觉是“大白话”居多。

原本这一部分我想放在最前面说的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看而是怕“忘记更多”。又怕有人说我异想天开的“发疯”随便把一个“普通的梦”说的这样玄乎梦做多了都当真了或是神经错乱了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还是特斯拉”之类巴拉巴拉的，但是现在既然我觉定说了也不怕被骂了骂与不骂都没关系。就是骂我也不觉得如何毕竟对我也没有造成太实际性的伤害只要骂的人记得骂完陌陌生人之后把耐心和爱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就行哪怕身边的人与你并无密切关系所有跟我们遇上并交集的人都是一种缘份今天我在这里写你们在这里看也是一种缘份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说相对于宇宙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只是一抹尘埃。在有限的生命里更应该鼓起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亏心未给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影响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后来我看电影“星际迷航”电影版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永夜”星系不是那么重要没有详细的解说给我的感觉就是“名字重复”而已是“泡泡”宇宙中的不是超出规则的存在电视剧版也有也是差不多。电视剧版里有一个主题很像“泡泡”宇宙。就是有一个世界里面只有意识层面“人”已无形大家的意识共存前面意外身亡的博士不愿与它们“共存”想自成一体“意识植物体”想接触并融化他一旦意识植物接触他之后就会像被“烧焦”一样。被接触的博士也会感到无比的痛苦这现象对于这个位面意识共存的植物体来说博士就是“恶魔”所经之处烧毁大片共存的意识体然而对于博士来说也是这些植物体想要“吃”掉他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后来植物体为了寻求帮助“找”到了主角一群人。探索了解之后主角这群人想办法去“救回”博士。因为那个世界没有“实体”的存在全是意识共生体跟主角不是一个位面的世界。后来经过研究算计打开了一个通道之门飞船里面的实验室散发出来的质量接通了大门。这段以飞船半倾斜插入那边世界的大门拍的飞船一半在那边一半在这边这一段我感觉很像共存的“泡泡”宇宙就像宇宙中的某个地方相交是互相重叠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可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个位面星际迷航系列真的是超级好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我个人认为是当前最六的影视作品里面的逻辑性连贯性很完整特别是电视剧版的感觉是超一般人能“展现”的我都怀疑作者是不是也“看见”什么才这么有创造力但是除了这点以外其他的与我“看见”的并无太大关联处。关于我看到的“永夜”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里是“到不了”的极处演示与我的时候隐约脑海里的信息就是“那个地方有生命超越泡泡宇宙的规则冷白光”甚至连里面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无半点信息更别说像看“三层蛋糕”一样看到它里面的形态了。不过星际迷航系列逻辑性故事真的很好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再做一个假设。泡泡宇宙中的一号宇宙是我们“人类”的位面，二号宇宙是“齿轮井”，三号是“洞穴屋”，四号是“第二副景象的“更高级文明”，五号是“三层蛋糕的超级文明”，6号是星际迷航的“意识共生体”，诸如此类的无数个无数个万万千不同层面的“宇宙”，如果一号是“我们”的话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没有达到能“打开”通道大门的程度“更高级”文明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就相当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把某些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称作“神”，但也许他们只是位面不同泡泡宇宙中，延伸出来的“文明方式”也不同有某些“宇宙中的生命掌握了更“超能”的力量。而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相当于只是在自己的位面里“寻找外星生命”所以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证实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没有掌握更高级的“能力”还在用我们这个位面的理论和知识去“套用”万万千的泡泡宇宙规则。而“更高级的文明”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他们想打开这个大门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他们过来这里属于“降维”，(就像比尔盖茨突

然有一天不想当首富了 马上就去当了一个农民，这样的性质属于“降维”，而农民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不想当农民了“马上”就能当比尔盖茨。这就是“差距”）整理到这里似乎有点理解 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要达到这个高度看宇宙规则 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而现实中 我们还在因为“科学”和“鬼神”争论不休。其实有可能 他们说的“神”并不是指某个物体 某个层面。而是“多样性”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神， 到达了他们那个理解高度 他们能“理解” 能“明白” 却“干涉”不了 一些 位面的规则性 （就像目前的医生 能观测癌症 非常了解 它运作的方式及程度。但是却“治不了” 就目前来说 治不了 因为还没有打破某种“规则”） 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留下了这么一句“科学尽头是神学”如此引人遐想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高度。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不知道如何去证实和剥悉 并解释给常人理解 因为就是说了 某些人也不一定理解 说了 也还未打破规则 也证实不了。肯定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才说了一句这么玄的话。后人因为这一句话 死了多少脑细胞的争论不休 （此处 我也只是按照我的思维瞎猜的 别喷我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观点 可以交流一下。每个人看到的问题 和理解的都不一样的。有些你们看见的 我看不见。我看见的你们没看见。 书面文明 都是这样不断的“交流”出来的）但“永夜” 是超越这种“泡泡”宇宙的存在。那么那一个极处的层面 “永夜”之后呢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真是“细思极恐”

一幕短片：比较简单比较美。我在一个宽大的室内 中间有一个浅金色长桌和一排座椅 座椅是红色和金色相交，内部空间很大 风格精美 还有很多很多鲜花 各种各样的花 天花板吊着水晶灯 白窗纱 装饰得很精致 颜色很丰富 窗纱随风一飘 晃起一片白纱浪 屋顶好像很高很高。从上面也吊下来很多盆栽 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心情很愉悦 好像一群人在里面等待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我走到窗口透过白色的窗栏看去外面 原来外面都是无边际蓝色的海水。宛若在大海中央一样。眼前不远处蓝色的水中还有一座白色的古堡 大概有三层高 大圆顶 雕梁精致 四周也围了一层鲜花 不是像“永生玫瑰”那种形式一朵一朵的粘起来的。而是像艺术插花一样 有花有叶 各种鲜花搭配的恰到好处 高矮不一 四周有不规则的白纱围绕。有露台。我所在的地方好像比较高 从窗口望下去 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心情较愉悦平缓 直到醒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梦境 简单却美好 我们匆匆忙忙 经常会忽略身边很多简单美好的东西 偶尔停一下 充一下电 再奔波 也不是一件坏事（-_-# 我不会找图 乱涂鸦的 相信我 真的很美）

有时候也不尽然全都是 恐怖的、知识类的、异象的、偶尔也有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势 非常简单美好， 就像“草丛海”那样宁静优美的地方。这个“海中鲜花城堡”也是这种类型的。如果大海中央真的有一个满是鲜花的白色古堡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吧，这类型的景象， 让人的心里收获了无数的满足和宁静。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变的更好 灵魂得到某种升华 然后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其实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你在满是恶臭的环境下 根本没有想法去关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当你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就会生出满腹的诗情画意。环境好坏 也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都是垃圾 你也会往地上扔垃圾 心里想着反正脏都脏了，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很优美 那你就会生出想要好好维护的想法 有垃圾也舍不得扔地上 任何破坏影响它美丽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都是对它的亵渎，古人是很讲究环境环保的 有某些小小的油灯 都是设计的“灭烟法” 特别是道家 对环境要求更为苛刻 因为环境是“养人”的地方 好的环境 才能养“好”人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相信“风水”一说，它不是传说 也不是夸大 而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德多高尚的人 但是起码的不乱扔垃圾 我还是能做到的 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 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从我自己做起(以下图是阿布扎比的

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是不是很美 世界第八大清真寺 里面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优美的环境真的能洗涤心灵)

那天我去小卖店 旁边的人都在讨论 围了一堆人 说小卖店对面邻居的孙子快不行了。(农村有点事就大伙都知道 都围观 暂且称为邻居 a 吧)他二儿子儿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男孩 前面的俩都是女孩,一家人爷爷奶奶都很着急害怕 请来了医生又是吊水又是急救的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小孩已处于昏迷状态 小脸有点青紫了 医生来了给用药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就像吊着最后一口气一样 邻居 a 家人都准备好请人办身后事了 开始联系人,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婆婆说 这种情况不太对劲 孩子一直也好好的 才一岁左右 不是体弱多病那种 更何况早上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才隔几个小时就快不行了。说是应该是“犯”到了什么,让去请一个会看事的来看看,没一会儿请来了人 老先生一看 说是他门口两块大石头犯到了风水,要马上去找两只大公鸡 和一碗清水 公鸡找回来了老先生不知道念了什么 把两只公鸡杀了让它血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对着这个方向喷了两口清水,他说这下没事了。果然没隔一会儿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慢慢恢复了 渐渐有了血色 老先生说就是邻居 a 爷爷搬回来的两块大石头犯了风水 导致的孙子被克住了。那段时间老是下雨 因为南方雨季的时候都很泥泞 以前的路面也比较容易积水 有些是泥土路面,连续下了几天之后隔壁邻居的院里积了不少水。走路上上下下的比较不方便,邻居 a 爷爷就不知道去哪里搬回来了两大块扁的大石头 垫在了院子里 这下来回没有那么不方便了,大概是早上 8、9 点左右搬回来的石头 11 点左右 小孩子就不舒服了 之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家人都伤心的准备后事了。后来听了婆婆说 请了老先生,老先生来看了说了前因后果 “解了”之后 孩子也慢慢恢复了,隔了一会儿他们就把大石头都搬走了 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这是我现实中亲身经历的 不是听朋友转诉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你不相信 得真正遇上时候 你不得不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说到风水了 才突然想起来的事,从小我就爱听大人讲这些 小时候还 4、5 岁的时候 家里在街上做点小买卖 一堆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聚一起聊天 他们一说到这种方面的我就喜欢听。我还记得隔壁有个阿姨 还笑话我说这小孩大人说点啥也坐旁边一动不动的听 妈妈还说,有时候就作得很 -_-# 有时说点啥也要听 爸爸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到处跑 在外面“行走江湖”遇见的事也很多 他有时候见我爱听 还跟我讲过好多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他们那个年代 还比较辛苦,从小就没怎么上学 上了 3、4 年级说是不想上了,跟着爷爷到处跑 就是这边收点特产 再转去别的地方卖 直到婚后才稳定下来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奇事 从小我就爱听这些“故事”,别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 我大多喜欢听的 就是这些奇事 特别是听爸爸说的 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 (虽然有时候听的时候挺害怕的 -_-#, 真是又管不住一颗骚动的心 又害怕,又想听,有时候听着 晚上睡觉自己害怕了就把头蒙起来)大概,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总觉得在外面遇见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能成为丰富人生的“传奇”吧

以前聚堆听故事的时候,听见大人说的,有一伙小青年去大河里玩耍游泳 大家玩着玩着 突然有个人往深水区那边去 眼看像腿抽筋了似的在那里扑腾 后来同伴看见了几个人去给他救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 明知道那边危险 因为都是常去玩的 哪边水浅哪边水深都知道 明知道那边不能去 还过去差点被淹死,那个人说是因为在游泳的时候看见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 就想去抓 一直抓啊抓啊 抓不着 不知不觉就到深水区了 掉进去的时候鱼也不见了。大伙听了之后都懵了 来了这么多次 也没见过有他说的那种鱼 一般附近的河流有什么品种的鱼大伙都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草鱼鲤鱼或是小鲫鱼,然后大人说这种情况

就像是被鬼迷住了眼睛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没人拉他 可能就淹死了。我自从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不敢一个人去河边玩，第一是不会游泳，第二我也怕死-_-#，要去就大家伙一起去在岸边抓个小蝌蚪啥的，听故事的好处就是 有些太作死的事 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还有听说有些被“水鬼”拖下水被淹死的。总之水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的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感觉错过好多帅锅-_-\$）

这个也是比较长 综合起来较完整 大概是 2009 年的时候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引魂师”，是由两个大家族世代继承的，分别有白引和夜引，从爷爷辈传到孙子辈 世代传承了好几辈人，他们各自都紧守着祖辈留下来的职责和宿命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白不见黑” 意思就是两家人不得有任何交集，不能碰面交流，但彼此都明白的肩负着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对方的存在。那么引魂师是干什么的呢，并不是像现在的玄幻动漫和仙侠小说那样 召唤各种小妖小怪或各种“魂”做陪衬的，而是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人送回家”。

有些在异乡“意外身亡”的人，灵魂在外飘荡，痛苦的在原地兜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以灵魂得不到安息，所以引魂师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迷茫的可怜“人”好好的送回家，在一路上给予某种“安慰”让它们忘却痛苦，到家之后“戾气”平复，得以转生，（不知道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就是戾气太重，怨念太深的魂，是不愿意去投胎的，或是自身的“业”没有消除好，有些就是去了都不得其门而入，不收，所以才在世间痛苦的徘徊着）而我们的家族继承的是“夜引”，顾名思义，就是不管途中需要多少天的时间，都只能选在晚上的时候“做法”，而另一个家族则是“白引”了，他们也是如此，只能白天设坛。继承到我这里，我也才刚接手没多久，还算是个新手。有一个“人”，在路边出事了，受了委托之后我领着俩人，就去到出事点，摆了需要用的东西和阵法，开始“招引”，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很透明的白色人形气体缓缓的现身了，它好像在哭泣，我又默念着什么，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东西往空中一抛，出现了一个泛着光晕似幽灵形象的“引路人”，它看着“引路人”稍微激动了一下，就缓缓跟着“引路人”飘走，我手里拿着类似一根法杖之类的东西，走在前面，它们缓缓的在后面跟着，法杖最顶端好像绑了红色的流苏和竹子的枝叶，枝叶应该是每一次都会换一支的。

家族的人挺多的，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我还有个妹妹，妹妹并没有像我一样继承这种职责。性格好像比较天真烂漫，稍有点叛逆，反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由着她，有一次我回来了，她兴匆匆的找我说话，说她恋爱了，能感觉到她心情很高兴的样子，说话轻飘飘的，我与她交谈着，就问她那个人是谁，我也很愿意支持她，去分享她的喜悦。结果她问了我一句，有没有见过“白引”，当时我懵了一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如此，她说在外面的时候见过他，然后打听之下知道他就是“白引”，确定就对这个人有倾慕之意，当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天啊，真是“作了个好死”。从未听过祖上有人开先例接触过“白引”的家族，更何况是对“白引”有意。（我思想好保守-_-#）我真不知道该为她担心还是为她高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消息被爷爷知道了，气的和她大吵了一架，妹妹生气了就离家出走。

她走之前貌似我也劝过她，她说我们迂腐，只是个不成文的规矩都这样守着，就是接触了又怎么样。她走了之后我越想越气愤，心想肯定是那个人油嘴滑舌欺骗小姑娘，挑拨是非。还给小姑娘忽悠的离家出走。心里给他定义了一个极差的形象（自动划为渣男）。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妹妹被骗了，一定要去找她，把她的心态纠正不要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路打听之下气冲冲的跑到本家去找他，到了本家之后，他们的管家告诉我“白引”不在，平时都呆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他给我的路线我一路找过去，心里更气了，居然还躲起来，经过了一片小山林和一大片草地之后，在草地的尽头看见一大片芦苇和一个大湖泊，芦苇傍水而生，而芦苇旁就有一座大概四五层楼高的小楼，看着这片芦苇丛和小楼，心里泛起了很清幽的感觉，颇为诗意，（当时想真会找地方躲，白瞎了这美景配渣男-_-#）估计是傍晚了吧，天灰灰的没有落日，陶醉了一会美景之后，想起来正事了，我又气冲冲的准备过去敲门。（梦里的时候一直都是气哄哄的，停不下来）

我走过去用力的敲门，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书僮打扮样子的人来开了门，我气愤的说了前因后果，他说这里并没有我口中的小姑娘，让我走吧，我这一听，“噌”的一把火又烧起来了，心里想着的是我都找上门了还不敢承认，居然还把人给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她，这妹妹居然也这么傻的配合了。当下就要闯进去，小书童拦着不让我进，我俩撕巴了一会儿，正主出现了，先听见的声音，说“既然姑娘不相信那就让她自己进来找吧”（虽然记不清样子，声音大概就是也挺好听，我是声控嘛-_-#），我一手挥开书僮，就自己进去，进去看见了人（别问我帅不帅，没印象了）他说我不相信自己随便找，但是一楼有个上了锁的房间不能打开，除了那里哪里都可以随便看，我就上上下下的翻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原来他这里的小楼一楼是不能住人的，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一楼的房间也不像有人经常活动的样子。

但是我找不到人就找他理论，认为他就是把人藏起来了，我说除非要打开那间上锁的房间。让我也进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死心，他不同意，既然不相信，其它地方就随便我找，找到我满意为止。

我上上下下乱又逛了一会儿，仔仔细细的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越来越觉得那个上锁的房间可疑，我趁他们在楼上不注意就走过去，房门是有点破旧的烂木门，貌似很多灰，锁也有点旧了，像是地窖似的，我想万一临时躲进去了呢，刚好利用这点作掩护，要不然怎么不肯同意我开门进去看看。于是我一剑就劈开了锁，把门踹开了（我好厉害@@），门倒下卷起了好多灰，看见屋子中间有一口黑棺材，我走过去就要给它掀开，认为就躲在里面了，小僮听到声音过来阻止我，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我用某种力量卸开了四周的大钉子，掀开之后，一股强劲的气体飞出来，呛得我蹲了下来，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是真感觉呛，呛得我都不能呼吸了）咳的眼泪都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里面是啥，突然跳出来了一个穿黑袍的“僵尸”，不是像电视那样穿清朝官服那种，就是简单黑长袍，披头散发的，（此时我居然也不害怕）眼看它要朝着我攻来，我赶紧顾不得咳嗽了，站了起来把我的剑掏出来对付他，小僮看我有危险也过来帮忙一起对付它，它身上好像还绑着锁链，动起来声音“叮铛”的，它很凶，我俩都打不过它，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小僮还一边说“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不要开这个门，你偏不听，开门也就算了，连棺材都掀开了）说这个是他家主人好不容易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住的“恶鬼”，布下阵法压在这里的。总之就是之类巴拉巴拉的。眼看我俩都快耗尽力气了，还是打不过它，楼上的“正主”听见了声音这才过来帮忙（真是的也不知道早点来，出现的太慢了 差评）于是就一通乱之后，终于收服了它，又不知道被他弄去哪里封了起来。完事之后，感觉他凉凉的看了我一眼，好似我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也没敢吭声。受了点伤，也中了点“尸毒”好像就是刚开始呛到那口气，于是就帮我疗了一下伤。后来经过我细问交流之下。才知道人家根本也不知道我妹妹的存在，更没有说他俩“搞”在一起，原来可能是小妹见过人家自己在单相思，他们都没有交流过。这下子我更不好意思了。平白无故给人添了这么多麻烦，还冤枉了人家是“渣男”。这后面到这里就突然画面一跳，感觉是好久以后了，不知道啥时候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后来他说，“白引”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其实是个商人，平时是在外面行商的，就是接到委托的时候就管一管，有时候叫人去管。除非很厉害那种非他出手不可，他才去。（就像压在阵法下那种厉害的）紧接着画面又一转，我们在一个屋里，古风客厅有珠帘飘纱，我在偏厅喂一个小娃娃？？？ ?????然后他们在正厅谈事情。（@@#@#）到这里就没了。（妹妹咋样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从这里就醒来了。我发四，真的没有添油加醋加剧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始末故事都非常完整。感觉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梦，醒了也没有疲惫感。而且也记得非常清楚，距今好几年了，情节一点也没模糊，除了人脸面貌没有印象之外。其它的就是如此完整。一般我与朋友说起的时候都隐藏着后面小半部分。有点不太好意思，（好似我犯花痴似的-_-#）真没添，也不是在写玛丽苏小说，啊啊啊。。有点无语。哈哈

当我与另外那个信佛的朋友说起时，也是全说的，她比较喜欢听我说这些，她的关注点是前面这一部分，她说现世如果也有这一项职业在，那必定是很好的，世间肯定会少很多冤魂和孤魂野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替死鬼的故事，同一个地方间隔时间不长，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出事的，听说就是前一个在找“替死鬼”它很难自己出去那个圈，有些甚至被困在那里上百年上千年，除非找到“下一个”，那么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凶恶之地。而引魂师，就是可以化解一些地方的“戾气”。和帮助一些迷茫的魂，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自愿不往生的，因为还有执念放不下。或是某个地方的“坑”比较好。盘踞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修为，但是这种修为是属于不太“正”的。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在找“替死鬼”那么“地

方”好的话前一个的修为是比较强的，如果它自愿在那里。不找下一个 那么它的修为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这样的也比较容易误入歧途。如果它决定找一个替代者的话，修为就会给替代者继承一半。嗯！ 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就说让我去写小说，这么多的“异象”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而且“剧情”说来就来，哪怕不写长篇的，抓住一个都能写短篇的。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并不是很想把它们以小说的模式呈现出来，感觉会少了很多“真实性”，为了剧情肯定会添添减减的，这样就会少了很多“真实性”，这些都是我“所见”和所“感受”到的珍贵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它是特别的珍贵的。所以我想更“认真”的对待它。尽量让它以最真实一比一的还原记录下来。我恨不得那些模糊系列的也能全部想起来。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任何信息了，所以我也不会为了“剧情”自己舔舔写写。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那样模糊的。明明“看”的时候很清晰。也许是人的脑子太小了 容不下这么多“巨大”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太过重要了，也许是太“深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触及就能触及的。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我枯燥的人生。

小时候聚堆听故事听来的：“有一个人走在一片竹林里。走着走着脚下踢到了一个瓷器，一大半都埋在土里。只露出来最上面一小部分，他觉得里面可能有宝贝。是不是别人藏在这里，经过雨水冲刷现在露出来了一点头。刚好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觉得是他走了好运了，平白无故捡到一缸子宝贝。后来他就开始挖。挖呀挖呀，能掀开盖子了。他就掀开盖子一看。果然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更用力深挖，下面隐藏的部份还挺深。罐子挺长。终于挖到能拿起来的时候，他兴奋的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了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蛇蝎毒物，给他吓得放下，罐子掉回了坑里。放下了之后就变成金银珠宝了，他想难道是他刚才眼花了？于是又拿起，结果又是一样，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又全都是蛇蝎毒物，又被吓得扔了回去，放下了之后又变成金银珠宝了。这下子可给他看傻眼了，真吓到了，赶紧转头就跑。此时啥也顾不得了。”故事结束，通过这个故事是不是都知道了一种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任何的不劳而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没有事先揭开盖子，看了一眼之后就盖上，直接挖出来拿回家了，那将是怎样的后果，想想就恐怖。自从听了这个之后我就是外面的坛子罐子捡来的东西都害怕。小时候那是听到啥怕啥-_-#

关于蛟人的故事，一个长辈的远方亲戚那边村庄发生的事，省亲回来，聚堆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她那个亲戚在北海那边，那边靠海的一般都是出海以打渔为生，有一次那个村子有个人晚上回来的时候捕获了一条“人鱼”，上半部分是人形，到手这一块，下半部分是鱼尾，就跟一般的美人鱼形象一样，好似没有头发，脑袋上长着鱼鳍，体型大小跟成年人1.6米左右高度。那天晚上好多人去看了，据说那个亲戚也去看了，他们一堆人都在讨论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放生吧，人都有恻隐之心，看着怪可怜的。有人认为这么稀奇的东西肉肯定大补，（好残忍-_-#）人鱼似乎知道有人要伤害她，可能预感自己会遭到危险，就像听得懂人话一样，发出“吱吱吱”的怪声音，她还会哭，眼泪一直掉。后来那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将她“杀”了，没错就是“她”，她是个女性。后来发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的。那家人把“她们”拿去街上卖，以为是“珍稀物品”能换来很多钱。结果没有人买，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或“太残忍了”，可能少少的买了一点，还剩了很多他们后来带回去自己“吃了”（说到这里我都感觉好残忍，哎，有时候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后来的某一天这家人全家一起出海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过，船翻了，全家人永远的留在了海里。”这是一个比较残忍的故事，头一次听故事听的这么难过。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人心有时候太过残忍和贪婪了，如果他们选择了放她们回去，那大家的“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老祖宗诚不欺人也，害人终害己。

一幕短片：“我走在一片耕地中间的小路，像那种稻田一样一格一格的耕地，里面长的是参差不齐的小草。不远处有山壁，此时好像是夜晚。只有月光照亮的夜晚，可见度并不算太高，天空灰灰的。我面向山壁一路往前走，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走着走着，脚下不远处横着一条小水沟。宽度大概就是一般公路路面的宽度，不是很宽。我走近后停下了，隐约好像飘来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清脆响亮。小沟里长了很多茈荷花，有睡莲和支莲，绿叶和花朵相交，淡粉色的花朵，清雅的分布在绿叶其中。水面无波澜很平静，清澈见底的池面忽然缓缓映出了一轮明月，像高帧率摄像机在播放慢镜头一样，观测到的池面非常清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幽幽的映在了池面，与荷花相交映。我看着此时的景象，竟然失神了良久，好似时间被静止了一般，什么声音都没有，（此时是第一视角，感官标准4级）忽然，好似感应到身后有什么一样咻地转身，又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背后不远处的地方是沙漠，暗金黄色的细沙土，很远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池，宽阔的广场，殿堂，建筑不高，有水、少许的绿植。很远的背景处是金字塔，很多座金字塔，很多金色的尖顶的帐篷，帐篷有的很高很大，有的又比较小，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广场上，沙漠中。火堆、人群。似在庆祝，又似在贸易。我看见自己，（一个第三视角的自己）在其中一个帐篷中走了出来，金色和暗红色相交的纱裙，黑长卷发，额间有金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似要走进人群中与人交谈。火光越来越亮，甚至看到它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此时大概属于魂游状态，分不清哪边是我自己，我似在这里又在那里，像透过山脉看着沙漠中的城池和我。脚下是绿地，隔一条公路的距离是漫天黄沙。到底哪个是我，或是两个都是我。脚下踩的是土地，对面像是到不了的海市蜃楼，而我就在海市蜃楼的火光中。我已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或、两者都是，亦真亦虚。

一幕短片：“我正在爬山，好似快到山顶了，这里说是最高的连绵峰，爬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周围全是山峰的峰顶，高矮不一，连绵不绝。草木生长的比较杂乱，石头路面，沿着石头一路往上爬。终于上到山顶了，此时有点累，找了个地方坐下，坐下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往右边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右上方的天空处有一个倒过来的世界，整个就像倒挂在天空中的超巨大紫色水晶球。外围还有一层圆形透明玻璃罩着。里面有庞大的深紫色欧式建筑群，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很多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深紫色的建筑高矮不一，尖顶的居多。还能看见人群活动。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这个存在好像是常态，没有人不知道此番景象，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的稀松平常。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这里似乎是个风景区，只要有人想观赏。随时可以上来。此处是能直接观测的最高的山顶和最好的位置。两个世界的人彼此能看见，却无交流。我就坐在山顶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吹着微风。醒来。醒了还缓了好久去消化脑海里的美景。与倒挂的水晶球一般无二。超巨型倒挂的紫色水晶球。就像电影（逆世界）一样两个地方一正一反。

两幕短片间隔的时间大概是2年左右。沙漠应该是2016年的了，紫水晶是2018年。没有与里面世界的人有交流，在“紫水晶”里正在爬山的时候，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已自动产生关联性，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去干什么。就像是我们安排假日出游，订好了去某个景区看风景。然后去到了目的地。就看见了预想中的风景，一点也不惊奇。哪怕风景就象将一座城市装进紫水晶里倒挂在天空中。因为是独自一人，没有可交流的性质。而“镜月沙漠”则是像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将会怎样，是以缓缓展示的方式而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出门，不知道未来一小时内会遇见什么，遇见了，才知道。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像自2019年往后的没有太多“完整”的内容了，类似引魂师或齿轮井那般一大段的故事内容。引魂师是这些内容中最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比较整齐。现在才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么回

事，这两年都没有太多这么长的能内容了。有的话也只是其中一小段。这种梦境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停止”。只要它出现。我将会记录到最后一个为止。

一个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故事，“他们在外行商的时候，准备要往一个熟悉的村庄去，在半路遇见了那个村的人，挑着担子跟着他们作伴一路走。走着走着，预计或许再过几个小时小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马车小牛车和人力，所以路程比较慢。走到了将往那条村方向的直路口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要往右边的方向走，右边只是一条非常狭小已经长满了草的小山路。大家伙就喊住他，让他不要走，说他走错了，那个人非要坚持往那边去，说那是一条大路就是往他们村方向的，他们这伙人走的不对，就他的对，意思是，他是那个村的比任何人都熟悉道路。也劝着他们跟他一起走。后来拦了几回没劝住，他执意要往那个小路的方向去。就自己拐去了。等爷爷这伙人到了他们村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大家聊天就说起了。他们就问什么情况，这伙人就如实回答了。他们呆了一阵子天黑了或是隔天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外行商，一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本村是常有的事。走到哪住到哪甚至有在野外住过坟莹地旁边都有。周围大片的村庄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们那伙人。后来隔了一段时间，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听人说起。那个走小路的人失踪了两天没回去。回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有些都被树枝划破了。身体也有部分被划伤破皮但是无大碍。刚回来头一天跟周围的邻居谈天说起他的“际遇”据他说的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他说他后来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他，好酒好菜的招呼着他留了他过夜说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也不迟。就这样愉快的招呼过他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当他回来隔两天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一些杂草树根子。（此处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段“经历”就在附近的村庄传开了。以前农村就是有点事方圆百里都知道。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属于被“鬼迷眼”好在他这个是没有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比较调皮，想找他“玩”一下而已。要是凶恶的估计凶多吉少了。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在外面行走，风餐露宿的很正常。夜晚来临时，赶不及到下一个有人家的村庄或落脚点，就在野外露宿，山边找个地方一趟旁边有坟莹都照样睡。他们说“只要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意思就跟“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同理。有时候也会遇到“鬼打墙”就是怎么走这个路都出不去。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太稀奇。说是手上有火点着烟抽一会儿就好，或是随身携带的清水。含一口朝哪个地方喷一喷。过一会儿就能解了。（当然这得“懂”的人能解一般的不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我感觉一般人见火光这招能有效）“众生”跟你无怨无仇的话不会故意对你展露“恶意”只是有些比较爱捉弄人。甚至有些“心肠好”的众生困住你，其实是它们在“帮忙”。有一个人凌晨4、5点多在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绕圈子，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只要过了这里前面再过一个小桥就出村了。今天他怎么走都还没到快出村的小桥边上。来来去去晃了差不多2个来小时。天都渐渐的亮了，后来突然间像是“正常”了一样，慢慢的就走到了小桥的道路这里，要过桥的时候发现了，桥接近中央处右边踏了一大块。还好此时的能见度算好，能看清了。要不然四点多那会着急赶路，乌漆麻黑的一个不注意就掉进河里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它突然会缺一个大口子，要是无人需要避让的情况下一般就在中间走过去了，桥也不算太宽。后来他明白了幸好是有“仙家”帮忙，于是为了感谢它回程的时候特意买了香火和一点贡品。在靠近那一段出不来的路边献祭，以表达谢意。有道是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很多时候什么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人分好坏。众生亦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众生也需要“积功德”的。而人、更需要。

一幕短片：“这个地方不太正常，到处是废弃的建筑，天空的颜色灰暗灰暗的。不知道是黑

夜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短。山丘上的土坑和石壁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绿植很稀少。处处透露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他们在躲藏着什么。远处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惊慌。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扫荡过后的战场，幸存者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还未来得及压制心底的恐慌。仍然要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就这样一边躲藏一边艰难的生活着。这里有一只“恶龙”本来平静的生活因为这股邪恶势力的到来变得糟糕不堪。人民的生活已经顾不得体不体面，能继续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赢家。我们三两个人走着。在找着什么，或许只是想翻找一点生活用品而已。都得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然之间，幽幽的天空传来了一点不对劲的感觉，我们赶紧往石壁底下跑。躲进了石壁里。原来是恶龙过来了，我偷偷伸出头望着天空。恶龙就在天上幽幽的飞过。通体发黑的坚韧鳞片。头部似蛇，有犄角到身子尾巴处长出了好多触角，像八爪鱼一样，飞在空中一晃一晃的，所有触角的尾部都带有一个散发着紫蓝色光芒的东西。就像萤火虫的肚子尾部携带荧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照着大地，光一闪，整个天空和地上都泛着紫蓝色。如果出去被它的光照到，就会被它发现，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岩壁下，光照不到的地方。等待着它经过了再出来。这条恶龙是这里最邪恶的东西。原本的平静就是随着它的到来被打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勇士将会战胜它。我们还能期盼吗，该期盼吗。好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东西叫“绝望”。不管好坏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勇士来拯救大家，也许，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勇士。”这是一个比较恐慌的梦境，处处透露着浓浓的紧张似乎一开始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艰难的生存。谁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以为生活很艰难的人，那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更难的。正在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你伤春悲秋，所以的念头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珍惜我们普通的今天和明天吧。因为我们嫌弃的。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经常做很多奇怪的梦 不定时候会出现 但是很多都记得清楚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拉拉杂杂的很多 如果不做奇怪的梦晚上睡觉也会经常做普通的梦 日常生活中出现人和事比较正常这种。但是异梦一出现就能知道是不一样的 梦中的氛围 感觉 认知 都非常清晰 就像本身经历过 或是自己就是梦境中的主角 或是看事情发生在眼前 那种感觉跟普通的梦不一样 非常真实和震撼

先随便乱说一个 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先是梦到一座座山 形状像梯田 波浪型的 没有草木 没有鸟兽 感觉踩上去像干沥青 一望无际的山连绵不绝 不知道走了多久过了一条小路 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山寨子 里面的人蓬头垢面的 胆子很小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语言不熟 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说了之后好像自动翻译传递过来的信息我能懂 这个地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没有任何的现代文明 简单的破烂不堪的草顶木屋 和见生人就害怕的人群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安抚他们好像传递一种信念 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渐渐的与一两个人沟通 就在窄小木质的巷子里 能感觉到他们渐渐信任我 没有说太久 没有呆太久 就是说着说着 就突然醒了

很小的时候 大概 10 岁之前吧 经常做同一个梦 一个像地下洞穴的地方 没有任何光 手里照明物是类似手电筒的东西 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 我一直往前走 洞穴很多岔道口 迎面而来有很多怪异的形体 只有我跟他们是反方向走的 为什么说是形体呢 因为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或是类似南瓜的东西长出手脚和脑袋 像三角形的 海胆形的 凳子形 葫芦 或是像琵琶水桶 扁担 各种各样的“类人”形体 一路走来都跟我微笑打招呼 不觉得害怕 没有压抑的

感觉 氛围比较轻松 一直走都能遇见很多一个个的迎面而来 走很久 直到爸妈拿着手电筒找到我 把我领回去 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 梦境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 应该不超过 6 次 但是情景是一样的 在印象中 10 岁以前 重复了好几次 后来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梦了

大概 16、7 岁的时候 比较长的梦境 印象 感受 非常深刻 刚开始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灵魂能到 身体到不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子很轻 轻飘飘的漂浮在一片白雾之中 飘了大概几分钟左右？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是一片很空旷很空旷的草地 一望无际 天是那种青灰色的 氛围是压抑之中带点吊诡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走挺久 远处渐渐看到一户人家 一家四口 女主人好像是刚过世了 这户人家在办白事 越靠近 那种害怕的感觉越明显 心中的恐惧愈加强烈 从远处就看见一个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 路是从这里经过的必须得走 一直硬着头皮走过去 越来越近的越来越清晰 原来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是刚过世的女主人 俩孩子和父亲在屋里正常吃饭 围着一个方木桌 心中怀着惧怕从路边走过 感觉到了立在门口的白影眼睛一直盯着我 这一瞬间感觉全身无比的恐惧和疼人 硬着头皮一直走 白影头部一直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 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一举一动 这种感觉无比疼人 就这样一路顶着诡异的目光走过去 又走了很久 然后就

就到了一个湖边 没有路了 紧接着感觉身体又飘了起来 大概飘了一两分钟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亮 不一会儿两个很矮的小人举着火把出现了 大概成年的鸭子高度 全身穿连帽黑斗篷 没有看到脸 唯一的光就是俩小斗篷举着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借着光看清身处的地方 是一条很窄小的巷子宽度 1 米多左右 两边堆满了人体残骸 不是枯骨 是残骸 腐烂的手部、脚部、身体、残肢 带有血液 流在地上晕染了路面 心中的疼意一再加深 寒毛直竖的感觉无比真实 此时只能怀着恐惧 跟着前面的俩小斗篷走 火光所到之处一路照亮了脚下的残肢 整个视觉画面就剩下昏暗黑色的窄巷子 红色残肢 冲击力非常大 这种状态持续走了挺久 拐了几个弯 上了几个楼梯 精神极度紧张和惊惧 上了最后一个楼梯之后拐了个弯 之后呈现的世界和氛围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一大片空旷无比的草地 非常大 非常空旷 天空是亮灰色 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惊恐和惧意全部消失了 只剩下宁静

只剩下宁静跟平和，这一瞬间的感觉很舒服 无比安宁和温暖 空旷的草地很远处有白色围墙 墙上涂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 围墙后面是竹林 风吹着竹林晃动 没有叶子碰撞的沙沙声 远处中间有一个雕梁精美的凉亭 色彩非常丰富 但是看起来一点也不杂乱 透着一股精致威严的感觉 凉亭非常高 四个淡金色的柱子支撑着华顶 顶是黑灰色的 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一层一层的雕梁延伸 凉亭里有个人背对我 身着灰白色黑线沟边的华服银发背影 发丝随着风飞扬着 我就站在远处没有往前走 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无比的熟悉 心中好像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隐隐知道这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的 没有叠字 想喊出那个字的时候 忽然远处人影缓缓说了一句“你来了” 就要转身 声音很清平 听不出情绪波澜 在人影转身的瞬间 我想喊出这个名字 但是一直没有喊出来 知道现状 但是没喊出来的 就在人影即将完全转身的时候 这一瞬间嗓子似乎发出了一点声音 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人影 没有喊出

就这样差一点 然后就这样醒了 醒了之后心里萦绕的感觉久久不散 整个脑子还在回想之前的梦境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梦境 中间经历了刚开始的惊疑 惧怕 恐慌 中间更是一层一层的恐慌不断加剧 就在你觉得精神已经崩得很紧了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恐惧之后 新的一

波惧意又在心底蔓延 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安静 平和 温暖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宁静温润的感觉无法用言语传递 就是觉得世界一下子简单了 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再也生不出太多的杂念和欲念 文笔不好 我只是把梦见的场景和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 无添加修饰和场景美化 如果需要修饰 我感觉现学的文笔不够用 目前尚未能够描述出当时梦境的真实感受和景象描写 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 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的异梦景象 随便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

说一个比较灵异的吧 18年的时候 公司租的宿舍在广州6线地铁站金沙洲出口的万科楼盘是两室一厅 进门先是入户花园的门口贴了一个红色的符，再进去走廊口贴一个符。阳台门口也贴一个。房东和中介说是镇宅符 保平安的 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租下了。刚进去的头两天一直睡不好 迷迷糊糊的感觉睡觉很烦躁 我和一个同事睡一张床 还有另外一个屋子是另一个同事住 刚开始都不知道大伙睡不好 隔两天了聊天的时候才说起来 原来我们三个都一样 因为屋里有个小镜子正好对这床头 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 商量的要把镜子贴起来

只有我俩的主卧室是有小镜子的 另一个同事的次卧没有镜子 而且她从来都是晚上睡觉不做梦 不认床不认环境睡眠质量超好的人 睡酒店都一觉到天亮那种 我跟一起睡的同事就说那我俩就贴把镜子吧 她可能是刚换环境不习惯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第三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做梦 梦到了 这间屋子里面住有一家老小的“那个” 爷爷奶奶 爸爸和小孩应该是一家5、6口“人”。我在梦里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不是“你们”该呆的地方 你们应该有更好的地方去。刚开始的交涉他们很不友好 没有太恶言相向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不高兴 很不情愿离开 后来一直劝说 “他们”终于有点恼火了 全部围在我们的床前 就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好像是从手里还是哪里发出一种类似电波的光？就像电视剧那种正在施法术的状态对这我俩施法。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我的上半身直挺挺的立起来了 不是那种爬起身 就是躺平的状态上半身直挺挺立起来 我感到我的眉心一跳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眼里面变成全白色（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状态的全白 没有眼珠 眼里泛着白光

我感到直挺挺的就这么上半身立起来 眼睛一睁全眼泛白光 眉心一跳感觉有一股力量从眼睛处发出来 跟围在床前的一家子正在进行法力对抗 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晰 没有愤怒 没有害怕和恐惧 也没有即将胜利的喜悦 甚至连同事在旁边侧躺着睡觉我都能用余光看的到她脸朝着里面侧躺着 我心里清楚最后胜的肯定是我 就这么对阵了一会儿 果然围在床前的一家子输了 然后大家就解除这种对战的状态 过后我平静的又跟他们说让他们走吧 去寻个好去处 这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之前那么暴躁 心态很平和 后来劝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真的心平气和的走了 走的时候还挥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感觉整个人很累 即将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符掉了下来 我当时在厨房正要出来 她们俩人在门口说话 说符掉下来了要不要贴回去 跟我睡一起的同事 a 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另一个同事 b 是广东的 她们家也比较讲究这个 她说掉下来的符就不能再贴了 然后同事 a 还一直再问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 同事 b 可能听的问多了 就不假思索开口说了一句 “因为有鬼咯” 当时我在厨房走出来听到她这句话 再想起晚上做的梦 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点怕 然后我就凶了她 我说别什么事都乱说 你不害怕肯定有害怕的 同事 b 比较心大 她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就笑笑的没说什么了

当天我们一起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同事 a 说好累 最近都没有睡好 白天昏昏沉沉的 同事 b 也在说她也是 后来我就回了句以后不会了 同事 a 听了有点惊疑 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想了一下本来想告诉她的又害怕把她吓到就说了没有什么事 等晚上回来把镜子贴住就不会了 她一直追问为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她 这是唯一一次 梦见正在身处的环境中 有异象的 而且还是进去住的头两三天。平时虽然会做普通的梦 但是很少有梦见现状的 几乎是没有。普通的梦容易忘记 有些日常生活的梦境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些梦见比较深刻的梦境会记得清楚 进入那种梦境的时候就知道 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们就这样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 中间晚上偶尔有听到敲墙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就问是不是隔壁房间敲的 然后都说没有。有一次半夜 1 点多快两点的时候 隔壁同事 b 说听到了阳台洗衣机响 她经常玩游戏睡的晚 问我们昨天晚上谁洗的衣服了那么晚 我俩都说没有 一般都是 12 点 11 点之前就把衣服洗好了 只有同事 b 会经常晚些洗 同事 b 说自己没有洗 她以为是谁比她洗的还晚 就没有管 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人再说话 就这样一直住了一年 平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本身做过这样的梦 同事 b 心较大 她自己在家没有害怕的感觉。同事 a 虽然胆子也不太大但是平时就她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有一次清明节 晚上打雷下雨 同事 a 说她吓的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过了很久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做的梦了 当时她就吓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说就那时候在地铁站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所以一直追问 我没有告诉她 我说当时没有告诉她怕吓着她了 搬走了之后我才跟她说的 我们在一起上班几年了 平时她也知道我偶尔做梦的内容有些奇异 所以她总觉得我身上某种灵力？或是某种能量？这是她的怀疑 ?? 说到这个 不得不说一下同事家的老房子事情 他们那边的老房子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奇怪。

第一次去她们那的老房子就害怕，跟她是通过别的朋友认识的 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朋友带去玩 当时在院子里大伙玩麻将 没有瓜子花生让去取 第一脚踏进客厅就感觉不舒服 中间客厅 左右两边各一间房 我站在客厅看了一眼两边的房间没敢进去。后来跟她认识熟了之后跟她说起这个事情 她说她每次带小孩回娘家 住的时候也是害怕 有一次睡的迷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扯了一下被子 像是给小孩子盖被子那种 每次做噩梦都是梦见她们老房子 她们的村庄一共就七八户人家 是一条路 旁边都是种的玉米地或是小麦 还有坟莹 这几户人家每一家的人都不和 包括她们家也是 小时候她说她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有一回都把她妈的手上一小块肉削下来了

前面的一户人家 他家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疯了 整天嘴里叨叨念念的 害怕狗 狗一看见他就朝他叫 没事老喜欢往坟莹地里面跑 还有另一户人家 老爷子躺床上两三年了都起不来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吊了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说当天中午他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家里是有什么事 赶紧回去 回去了之后发现家里老爷子上吊了 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自己爬起来的 毕竟之前躺了那么久 还有一户人家是吃鸡蛋好好的突然被噎死了 反正挺奇怪的 听了都毛毛的

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些地方会莫名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至于通俗的鬼压床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有时候会经历 直到目前为止次数不算少 清楚的感觉身边有很多杂音 感觉到旁边有人 意识很清醒就是身体动不了 如果不挣扎着醒来感觉一直任由着这样下去会有一种越掉越深的恐惧 有一次平躺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眼前有异样 就好像磁铁的互相排斥那种反映 那种异感突然在熟睡的时候影响很强烈 我还清楚的感觉到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 不是做梦那种睁开眼睛 就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前面天花板并没有什么东西 睁了一会儿眼

睛又闭上了 当时心里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又心里觉得 这异样并不寻常 后来想着随缘吧 不知道过多久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大概 10 几岁的时候 也是比较长的梦境 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场面 像是被迫杀在逃命 穿着黑制服的士兵在追着我们跑 武器是一根棍子状类似枪的东西 会发出闪电一样的光 被击中就会倒地。一直跑一直躲 我们是一个种族最后的幸存者 躲躲藏藏了很久 跑到一个河边 水是黑色的 有人说这个河不能过 有人说没办法了只能过 后面有追兵 于是就过了河 追兵果然没有追上来 走了很久 发现远处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山上飘着浮云 看不到顶 越走越近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生活的很安详宁和。感觉到了 一个诗一样宁静美丽的地方 广阔的天地花草树木矮房屋 友善宁静的人群 村落的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很同情 表示可以留下以躲藏追兵 就这样宁静的生活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某一天 追兵还是追过来了 搅了村子大乱 逼问着他们有没有人看见逃亡者 他们没有说 还把我们藏了起来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村民拦住了

村民说你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他们问不出结果就会走了 后来还是被发现 为了不连累村民 我们又继续逃 一边逃一边往山上跑 跑到半山腰的时候眼看在上去就要到被浮云盖住的地界了 有一位当地人跑出来说不可能再上去了 他们当地人留下的传说是上面很危险 从未有人踏足过云层盖住的地方 眼看无路可跑了 只能往上走了很远 后面也一直有人追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位戴黑兜帽的巫婆 佝偻的身型 白又长的乱发 苍老怨毒的面容 眼里冒着红光 手持一根类似法杖的棍子

嘴里叨念着什么 脾气很暴躁 细长枯瘦发白的手里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攻击着我们 连带着追兵也不能幸免 一阵混乱之后 追兵死伤数人 我方也有受伤的 平静下来之后巫婆凉飕飕的声音传来了 问我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进来 应该有人告诉我们不能来 如实相告之后巫婆并没有表示同情 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 不管是谁既然进来了别怪她不客气 我试图跟她交涉了很久 刚开始说什么她也不听 后来又打起来了 一片混乱之中她说什么这世上没有她想看见并且满意的的地方 我问她想看见什么 后来交涉了很久 我们打起来了 双方都受了伤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巫婆把手里的闪电扔向了追兵 让他们走 再不走就把他们全杀了 一通乱攻击之下 追兵跑了 等人都散光之后巫婆头也不回一声不吭也走了 我喊住她问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留下 还是不搭理我们就走了 剩下的几个人商量着要怎么办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即然外面的地方容不下我们 那我们何不在此处找个地方居住下来 于是决定继续上山

最后在靠近山顶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洞穴安顿了下来 在洞穴里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或许一世纪那么长 或许还要长 望着洞穴里面的布置一切 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 简单雅致的花草绿植 纱帐 置物架子 火堆 精致简易的家具装饰和摆放 印象最深刻的的是一个圆形门后面的秋千和另一侧的窗口 秋千上缠满了花藤 我就这样望着秋千看了很久很久 熟悉感又强烈 另一侧的窗口不太大 望出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白色天空和泥流河 为什么说是泥流河呢 因为看起来像是河 又不像普通的河里有流水 状态像是泥浆状火山爆发时候的岩浆会流动但非常缓慢 灰色蓝色金色互相混合的色彩缓缓地流淌 我站在窗口望着这片天地 望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错觉 我也许就是 一直在这里看着 经过了无限的岁月 又像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 回到这里想起曾经站在这里的样子 像是离开故乡很多年的人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 回味曾经在这里的自己 一直这样看着外面直到醒来 醒来的时候久久回不了神 脑海里的思绪全被梦里的场景牵引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还在做梦

那是一个没有纷争、欲望、和执念的世界 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刻感到的沉静和安宁 像是放下了一切欲念 没有追求的东西 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 无悲亦无喜 像是世界本该如此 顺应而生 顺势而亡 不知道这状态算是好还是不好 但无论如何 或许最终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插曲 有时候感到迷茫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 烦躁不安的时候 通过回想和感受一些梦中的氛围和感知 有时候会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 现在的社会太浮夸和物欲 能让人定下心静思的时候太少 我也曾问过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做过一些奇异的梦境 或别的 或类似的 朋友都说没有 梦见鬼啊 吓人的噩梦啊的这些有 这么详细且真实的感知状态都说不曾有过 有时与朋友讲起 有些朋友爱听我说这些 有一朋友相信万物众生都有其法则 当我与她说起时她说世界万物这么大 有些东西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 她说喜欢听我讲 像是窥探到了另一个世界 随着诉说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感知 渐渐的安静下来去思考 慢慢的心里也会感到平静 她们家信佛的相信众生有灵 我们都应该怀着敬意去看待万物 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尊敬 她说其实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让你慢慢的感受自己的内心 不要变得那么浮躁 不骄不躁待人谦和才能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平衡。我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 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年纪尚小的时候 此前从未看过有关类似的科幻电影 朋友说有些东西串起来让我去写小说 有些情节比小说还精彩 不管是当故事听 还是当笑话听 有人听了不置可否 有人津津乐道 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枯燥的人生 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分享和宣泄 这些“经历”对于我是珍贵的缘分 但是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缘份”人生一闪而逝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小插曲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主角 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人

也不是每一次的异梦都是这么长细节这么多的 有时非常短暂 一闪而逝 亦不是那么单一的玄幻 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有恐怖型 或是梦见跟“众生”对话，看见非常巨型宏伟的地势。非常压抑古老的废墟。壮观绚丽的建筑 外星人 异空间 很多很多 还有古代的

以前还稍小的时候 14、5岁以下吧。做的梦会稍微恐怖 经常梦见“众生” 有时候会被吓醒 有时候会哭着醒来 梦里哭的撕心裂肺的感觉 醒了也跟着哭 从15、6开始以后梦见的异景就开始多了 不只是单纯的梦见被众生吓醒的噩梦 我的记忆能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某些片段 一般人都是从3、4岁以后才会开始记事 甚至有些朋友说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小学的 什么时候读幼儿园的 记得清楚事情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都有 但也有个别人记得三岁以前的 比较少 3岁以前的不是每件事每一天都记得清楚 但是很多零碎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某一件事零碎的细节记得很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每当回想起来 好像脑海里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 随风飘流在海上 似梦似幻 似真似假 像是别人 又像自己 2岁时 有个青年人哥哥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清楚记得2岁时 因为他当时也问的我几岁 我都正确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时是在一个水井旁 很多人在洗衣服 3岁以前是在村里住的 大家伙都这样洗衣服 人的面孔记不清了 但是事情经过非常清楚 旁边还有阿姨说 这小孩话都说不全 问题回答的都对 然后一伙人在那里说笑 还有一个片段是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 扒着墙走了一小段路 然后出来大人给我抱回去屋里了 这个只有这么一小段 就断了 还有一次出水痘 在床上窝了几天 感觉全身无力 伴有低烧 说是不能见风 不能出门 妈妈找了一个联系本子给了我一铅笔 问我会不会写字

我在田字格里面圈圈叉叉的乱写 一个格一个格的乱写 就像写生字一样 没有写出格 还有乱涂鸦的画满了本子 妈妈还夸我写的好???? 还有晚上突然被惊醒了半夜哭的时候怎么哄都停不下来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沉重 像是一大块云 虽然是轻 但是一直往头上压 忽然就觉得很沉重 好像要从头顶往身子里面去 刚压完一块 眼看接收完了下一块更大的又压下来了 这种时候的夜哭是怎么都哄不了的 这段记忆 应该是在两岁以前的 因为我好像还不太会说话 耳边一直响起哄我的声音 问我哭什么 停下来吧 乖乖的睡觉之类的 这个场景的感知不止一次 起码有 3、4 次左右 还有一次可能看我实在哭不行了 半夜抱着出去村里门口的路边 那是我第一次对夜晚有印记 为什么说是印记 而不是印象呢 因为印象只是脑海里闪过的片段 或许记得 但是缺少了感知 第一次印记中的黑夜 抱我出门口的时候我还一直哭 一直走了一小段路 慢慢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变小 到了路边 中间隔了一大片空地 像操场大小 空地的对面有人家 我当时转头看着前面宽阔的黑夜 感觉像是被一团黑雾包裹着 飘在其中 湿湿的风 微凉 伴有虫鸣鸡叫声 像是坐着缆车一直浏览前方 又像是呆了很久 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一片黑 就像将脸对着水面距离只有几毫米 鼻尖快要碰到水的感觉 这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才会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 当时肯定是脑海里还没有那么多词汇的 曾多次体验将脸对着水面的感觉 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次黑夜的印记和感知非常清晰 心里也涌出某种平静 似怀念 似畅游 非常神奇体验

为什么分的清三岁以前和三岁以后呢 因为三岁以前我们是住村里的还没有搬家 三岁那年搬到镇上住 父母做点小买卖 每长一岁 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 过了年今年你就多少多少岁了 每年都说 (所以之前那个青年人问我几岁 我能回答他 因为清楚的记得自己几岁了) 搬去镇上过的第一个年妈妈对我说我四岁了 四岁以后的记忆比三岁之前清晰的多 所以我就感觉记忆分成两个隔断点 3 岁以前的记忆回忆起来感觉比较神奇 有种朦胧美 就像吹着暖风前行 3 岁后回忆的感觉跟心情 又不一样 这时候很多片段都很清晰了 缺少一点点美感 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想随时想起就随时想起了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太多了 我已经比大部分人幸运了 有很多次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都回想起第一次黑夜的印记 想着会不会距离我不远的前面有一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或是那里站着我们未感知到的“人” 当时转头望着眼前的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忆当时我有没有看见什么 或是看到过什么只是忘了

经过了很多次回忆 我确定是当时没有看见什么 也许有 但是没看见 这种睁眼看前面的感觉 跟我在公司宿舍 梦见自己上半身直挺挺的起来 睁开眼看床前的“众生”和那次半夜睁眼看天花板感觉也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强烈 看天花板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眼睛像是蒙了一层白雾 似看未看 有时现在看见小孩夜哭 也想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感受到被“云压”的感觉所以才啼哭不止

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 我在卧室门口玩 有两个“小孩”边笑边走进房间里 坐在床上玩闹 梦里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异类” 心里也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但我还是走进去与他们搭话了。我问他们“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答说“那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天地都是白色的 同样伴有白雾 那边的人们也要生活 像古时候 有小贩叫卖 街边有人行走 你如果想要某样东西 也需要用同等价值的东西去换” 他们说完之后 我就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像小镇一样的日常生活 行人慢悠悠的行走着 氛围像比较悠闲轻松 没有恐惧感, 画面切断之后 梦里我就感觉后背一凉 然后沿着村里的小巷一直往前走 背后有东西跟着我 相斥的反映很强烈 我感觉到是个成年女性 穿白长袍 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正常脚步往前走 没一会她应该是追上我了 用手指捏住我的后颈 明显感到尖锐的疼痛 不

是掐 是捏 食指??和拇指捏住一点后颈皮肉 一阵尖锐的疼痛感 像是被蜜蜂蛰一样。伴随着这种疼痛感 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这时候可能梦见众生的次数比较多了 醒了也没有多大的害怕

为什么删我的上一个贴啊 郁闷 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 这也要删

发现很多人有时候突然会感觉某个时刻或是某个人很熟悉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经过了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有很多个不同空间 不同世界的“自己” 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是某种因缘巧合 会发生交错的现象 会忆起某些片段 保持着这样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有所期待 感情有所寄托 怀着感恩和敬意看待事物与身边的人 也许擦肩而过的某一个人与自己有着渊源 爱、恨、嗔、痴 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这是多年前为了致敬所有与我们有因缘关系的事物和人所写的随手记 今天突然想起 或许有些借鉴 但不妨碍自己宣泄一下 好不好望见笑了

远方悠悠沽酒人家
窗前昏黄老树枝桠
前世你在何时悄然泪下
今生又在何处笑靥如花
我们是否曾同望一湾彩霞
是否亦曾路过同一座灯塔
或也曾在不觉中擦肩而过
未来得及道声珍重 便已各奔天涯

也是较短的梦境 走在一片废墟里 灰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像夜幕降临前的灰色。崩塌残缺不全的建筑随处可见 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普通的楼房砖瓦 木材居多 像是被火烧过 一片废墟全都是灰黑色 地上满是碎屑 我在废墟中走了一会儿 圈圈绕绕的 转了几个弯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 2、3 层楼高的上方 有一个长着翅膀 形象类似天使的人 浮在上方 男性 中长发 没有像油画那般穿着神圣的白长袍 而是有点类似西部牛仔装 好像是皮衣 长裤 看起来较酷 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 周围伴有光晕 看着一点都不刺眼 很美 对话记不太清了 没有太多的对话 只记得他说了“我教你、我们一样、还记得嘛” 其余记不清了。没隔一会儿 我的形象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有翅膀 冒紫光 但是不会飞 或浮 感觉身子很沉 努力蹦跶只能到二楼的高度 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不停的找高处往下跳 借着这个力道飞了一会儿又掉了下来 感觉学的很吃力 紫天使就在旁边一直教 就一直学一直学 突然就到醒了 都没学会 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梦境

分享一个朋友的梦,她很怕带毛的 小的动物 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小鸭小狗 幼崽类的 至今都很怕 看见没关系 不小心碰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她说她小时候 12、3 岁以前 也是反复做一个梦 梦见满地的毛茸茸的小幼崽 有时候是小鸡 小鸭 小老鼠 小兔 各种都有 满地都是 无法下脚那种 一转身踩死一片一转身踩死一片 地上很多被她踩死的小动物尸体 她说这种感觉很恐怖 活生生的小生命在她脚下消失了 密密麻麻的 后来长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些梦了 所以这种心理恐惧导致她一直害怕毛绒绒的小东西 她说有段时间一岁左右她一直哭 不肯穿衣服 就光着身子 给她穿衣服就自己想要扯开 嘴里一直说着有毛 有毛 好多毛 话还说不太全 她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印象 是她长大后家里人告

诉她的 那段时间哭了好几天不停 晚上不睡觉 什么时候哭累了睡 后来家里请人去看了 说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她 我与她聊天的时候问她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异的梦 她告诉我的 我自己的梦境比较神奇 所以稍微交好一点的朋友我通常都会问她们有没有做过比较神奇的梦 大部分人说没有 有一部分人会说梦见“鬼”之类的 梦见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这些一般人都 会做 这种的就不是主要讨论的了 大家有什么奇异的事 奇怪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她们家的房子院子里住了一窝蛇 白天的时候缓缓爬出来也不怕人 她从小也习惯了并不害怕 种了一棵樱桃树 有时候会盘在树上或树下晒太阳 她说去摘果子的时候靠近它跟没看见 似得一动不动的 要是有陌生人来了朝它靠近一点 要去摘果子就吐舌信子 发出“嘶嘶”的 动静 但是也只是有点动静而已 从来没咬过人 就这样她们和平相处了几年直到她们搬家。她大舅妈几年前在野外打死过一条蛇 后来没过多久就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好时坏 不正常 的时候脾气暴躁 砸东西打人 好一点的时候也能日常生活 就是嘴里叨叨念念的 都说蛇 这个东西很有灵性 任何生命都不能随意践踏和伤害为好。

她说 5岁时有一次晚上 6、7点左右 她跟她表姐（7岁）回家 有一段路两边是耕地 属于必 经之路 到了这里也离她姑妈家比较近了 突然她表姐就哭着说让她赶紧跑 看她这样 她自己 也吓到了 俩小孩一路往家里跑 到家了她表姐一直哭着说看见“鬼”了 在后面追她们 穿 白衣长头发 就飘着 怎么哄都哄不好 被吓到了 后来请人来看完 神婆给她什么符 口袋里 放花生还是什么的 后来渐渐就好了

今天这个有点科幻，一开始很多人躲在矮房子里 外面的世界有点乱 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 穿梭 有人尖叫惊慌四处散逃 原来我们在躲避“外星人”的搜索 外星人的形象没有像现 下流传的一样尖脑袋大眼睛 大概 2 米多高 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外衣 他们入侵了原本我 们居住的世界 没有大规模杀伤 就是把人集中起来 遇到反抗者动用武力镇压 高速公路 开始先被毁坏 再是通信、大楼 有一部分人类会趁乱烧杀抢掠 美其名为了生存。他们不 需要我们的任何建筑物、设备设施，一切似乎要推倒重建 他们有自己更完善的，空中开始 泛着白光 刚开始是模糊的影像突然“咻”的一声 空中划过一排列车?? 全身通体是冰冷的 银色硬金属 还全身泛光晕 列车可以随时变轨 不受轨道限制 像是轨道随着列车变更方 向 而不是列车按照轨道的路线行驶 非常灵活在半空中畅行无阻 轨道和护栏是连一体的 到哪个地方停下会自动把平台伸下来 某一个站点停靠了 顺着自动平台走下来一群高大穿 着白色外衣的“人”

一行人中有两个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大小的金属硬箱子 选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打开 然 后开始像投影一样出现物体的影像 没一会儿影像中的物体就实体化了 他们在建造大楼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造出了一个片区的建筑物。全都是泛着银色金属光泽的建筑物 圆弧 形的居多 一层叠一层 非常高 也有方形的 方形的没有锐角 四角的边也是圆弧的 天空 中有飞行器 不是像圆盘形状的飞碟 更像是一个雕花艺术品（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大概的形 状 圆弧鹅型是大概形状 多几条类似鹅颈的管道 柱形是盘踞在飞行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 亦是全身银白色 飞行器整体错综复杂 好像他们的物体全都是银白色 空中的飞行器有 大有小 形状不一 主体是这种大概类型的形状和雕花，在一个大楼里遇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 类女人（类似漫威英雄的寡姐）正在被反派人类欺负的时候她出手帮了我们 她说“没有 力量只会被挨打”后来我们组团一起生存 学了些技能。我们爬进外星人的一个大楼里 被 发现了 之后被送到人类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靠海边的地方规划了一个片区给人类活动

靠海边的岩壁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方形小屋（类似这个圣托里尼岩壁 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层层叠叠的 最下面的房屋某个时段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 灰黑色的墙 烂木门 里面活动空间非常小 经常受潮的地方还会发霉 空气中一股潮湿腥臭味 我们正好是被安排在下面的房屋 这一片区就像一个集中营 外围有看不见的围墙 不需要人把守 地上画了线 根本越不过这个墙 撞上就会像触电一样被弹开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几乎很难逃出去了 涨潮了受不了屋里的霉腥味开门走了出去。外面有人争执着 有有武力镇压 手里拿着能发出激光的小型武器 杀伤力巨大 最后就在这一片乱象中醒来了 。 这个梦体验并不是特别美好 最后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是最憋屈的。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人抱怨生活质量差 相比之下我感觉再怎么样也比这样幸福太多 没失去的 不知道有多珍贵 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 醒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现实生活好” 所以大家还是珍惜眼前吧 。

一般人做梦会有两种视角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第三视角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玩吃鸡 第一人称是第一视角 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可以看见自己的整体人物形象但是我感觉看到的景象没有太清晰 像看电影一样。目前这些梦大多数是第三视角看见的 有些也会来回切换视角 一会儿第一 一会儿第三的切换 。第一视角是最清晰的 像高帧率摄像头 还能远处近处来回转移。第一视角的异梦体验更震撼和奇妙一些。这个外星人的梦境 看见这些外星建筑物和设备飞行器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心灵上并没有太震撼）。但肯定比看3d 电影还神奇。还有别的更震撼的。有些梦境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这种震撼是双重的 心灵震撼和视觉震撼 接下来会分享一下

这个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跟自己亲眼目睹一样 。一片连绵不绝的金色“麦田”。（是不是麦我也不确定 叶子和结的花穗全是金色的 所以才称之为麦田）田之间偶尔有点矮坡 长了几棵树 树叶也全是金黄色 风卷起 ??树叶随风而落 天空泛着光 昏黄中带有火烧云的红。全世界都是这种金黄金红的色调 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氛围有点压抑 连卷起的风都透露出一股沉重 吹着树叶和麦田沙沙响 脑海里接收到各种动物们传来的讯息 “赶紧逃吧 毁灭的异像即将到来” 隐约可见上下窜跳的动物 动物们长得并不算太奇怪 像存钱罐矮胖矮胖的猪。 鹿、牛羊、 都比较矮胖 。像五角星一样刺猬 也有正常的刺猬 会站起来 有只刺猬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我也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看着这一片风声悠悠作响的天地 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交谈 脑海中会接收到各种讯息 唯一的感受就是荒凉加凄凉

站在树上看了一会儿远方。下来之后沿着田边小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望着这片天地。心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降临 脑海里的讯息告诉我 不久后即将到来 走了很久远处露出小镇的一角 人们一开始还不惊慌 悠闲的活动着 街道规划很宽阔 整齐干净的排列 普通平房 偶有带尖顶的建筑物 小镇的矮房屋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 小镇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山 有几座连绵的山丘 程灰黑色的 山顶并没有白雪覆盖 望着这片景象 我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宁静” 进入小镇之后我告诉人们 赶紧找高处躲藏起来 我在“森林”中 接收到了“毁灭即将到来”的讯息 有人听信之后匆忙逃散的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遍不太相信 认为我在说谎或是传播燥动的信息）着急的在小镇晃了一圈 就在此时 天空划过一团火球 咻的一声在了远方的地上。地势开始动摇

紧接着又有几个火球开始从天空砸下来 地势摇晃的更厉害了 地面开始有裂缝 人们惊慌的四处逃散。此时脑海里又接收到一副景象 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上千米高的巨浪袭卷而来 火山也开始喷出岩浆 火红的岩浆顺着山体往下流 很快即将流向小镇，我们一伙人在疏散老

人和小孩 大地晃动 人们哭喊 看着眼前的景象无比的绝望。心里清楚的知道也许逃不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 前方裂开的公路有几个小孩在跑 跑过去一手牵着一个 拉着他们极速的逃亡。漫天的烟灰 此时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觉（今生从这里结束 下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就这样结束吧”。）火红的岩浆喷发 卷起的烟灰覆盖了天地 模糊了视线。在一片灰红色的景象中梦境结束了。最后有没有成功逃出也不知道。我想大概也许没有吧 要不然心里也不会生出那样的感觉。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很像电影灾难片 2012 或是别的灾难片。也许影视看多了，可是心里的感觉告诉我 这也许不是 那种绝望如此的真实 就像身临其境面临最后的时间 下一秒即将不复存在 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轮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体验感非常神奇 加上第一视角 每一帧的画面就像印在脑海里 心灵和视觉感受到了双重的震撼。像我们看电影 顶多就是视觉效果比较震撼 这么多的心里活动 根本无法代入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看见和感知的”但是确实是“看见”了

做这个梦的时候电影 2012 并未上映。应该是 2010 年年尾或年初的时候做的梦 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电影是未上映的 过了好几个月后才去看的电影。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看着前面的大屏幕 心里一边想着那个梦。对着大屏幕没有这种“共鸣”的感觉。顶多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也谈不上视觉震撼。跟类似“亲眼目睹”的视觉震撼还是差挺多的 少那么些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候我挺期待下一次能做这种“异梦”的就是这玩意不定时出现 你想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 有时相隔大半年 都没有一次。有时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两三回 就是这么奇怪。 目前为止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异梦来临 不知道又会“看见”什么 感觉窥探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之前长久以来累积的异梦 还有很多 就算两三年不做这种梦了 题材都够我说很久的 暂时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梦境体验 也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一幕短片：“整个世界都是金红色的火焰，两条黑色大铁链锁住我的双手 我就在火焰之中 身着红色金边古代简单长袍 红里衣有金色刺绣 黑色长发披肩（大概是这样 找不到一样的把红纱衣黑边换成金边 没有这么透明 丝绸质感）我就在漫天金红色的火焰中 并未感觉到灼烧感或灼热感 像冬天晒太阳一样有些许温度 我在哭 心里涌进无限的悲伤 哭的撕心裂肺 嗓子都哑了 感觉把肺里的空气都用完了 似乎要哭断气了 一股气流刚涌进肺里 又被挤出来了 换气的的时间都不够 就这样一直哭着醒来。醒来了 我也哭了 最后为什么会如此悲伤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梦应该是 15、6 岁的时候 正常来说正是处于迷茫懵懂的年纪 经历尚浅 不知何处涌来的悲凉 感觉用尽了我一生的眼泪和悲伤 这种悲伤来的莫名其妙又刻骨铭心 好像写入了灵魂深处 醒来了嗓子很干哑 这个就一回 再来几回我感觉我要背过气了。后面的也有梦见哭的时候 都差了不少 这么深刻的 就这一次

这个不算特别长 但是心灵和视觉都非常震撼 是第一视角看见的 第一视角是看不见自己整体人物形象的 就是平日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感受 除非在梦里照镜子就能看见自己 周围的人物、环境 感知 会比第三视角敏锐许多 看见的景象也清晰许多 如果第三视角是在 4d 房间体验做过山车的感觉 虽然感知也挺真实 但确实少了实际体验的真实情况 第一视角的感觉就是自己上去做真实的过山车 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迪拜法拉利公园里面那个 不知道大伙体验过没有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次 保证过瘾

一行人走在潮湿的浅水河边（算我大概 6 个）是要去远方的某个重要目的地。旁边的人样

子作武士打扮 身着简单样式的棕色灰边古装 有铠甲。不像电视上看到的身披厚重铠甲的武士衣着，铠甲主要覆盖胸腹这一块 上半身一小片 大腿 小腿 手腕 一小圈 肩膀各一小片。铠甲是旧金色 很薄 有些许镂空精美花纹 但是感觉很硬 整体形象比较干净利落 不显笨重（大概是棕色武士的里衣 去掉这个武士的铠甲 换上我说的铠甲，人物面貌形象大概是这种装束 有简单束冠 有时候为了更贴近形象一点我会在网上找很久的图 怎么翻都不满意 我也知道肯定是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找些稍微有点类似的只是描述个大概而已）我们沿着河边走着走着 将要换山路

山路稍微有点崎岖 草木没有太多。越靠近目的地 草木越少 走过一段草木稀少的山路之后 看见前面有一条浅水河 正常水流 不是很急 过了河之后的地界 没有草木了 全是黄土丘 感觉上像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 一直走进去 有稍微高一些的山峰 没有草木和鸟兽 远处开始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坡型山峦 看着前面的巨型山峦 心里有点急切 又被眼前的壮丽惊艳了 像是第一次看到 又像是“我又看到你了”。为什么不是山峰呢 因为它不像峰那么锐和尖 它非常扁大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最上面是稍微比较平的 到坡形山峦脚下 要开始往上走了 因为是坡形的 不像笔直的山峰那么陡峭 虽然爬上去也挺吃力 但是没有太惊险 担心随时脚下踩空会掉下去（本来我就挺不爱爬山的 这一段爬的我真累 爬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上到上面吧）终于爬上去了 上面的顶部是平的 非常非常非常宽的顶部 往前走一小段路 开始有青蓝色砖块砌的围墙 最外围的墙不算高

目测按照我们的测量单位 应该只有一米多左右（就算它 1.5 吧）围墙有盖帽和简单的花纹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往下走几个半人高的黄土阶梯就到青砖围墙部份了 有些许杂草 我们站在黄土阶梯上 并没有着急的往下走 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巨大的“齿轮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脑子嗡嗡的（跟之前很多时候描述的一样 “像是第一次 又像是又见面了”）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齿轮井 “大的程度可脑补参考世界上最大的天坑” 螺旋状的 非常深 越往下越小 青金青铜色 有非常精美绝伦的花纹 块状齿轮构造很错综复杂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我们多么的渺小 也许掉个人下去 站在顶上看 肉眼都不好分辨出来 最下面底部应该有稍稍快干枯的水 这个“齿轮井”非常重要

试着把这个齿轮装进这个巨坑 然后静下心来感受一下（青灰围墙 有很多阶梯 高大的阶梯 往下深陷的螺旋状巨大齿轮井 精密复杂的块状齿轮 花纹 非常非常巨大的惊艳绝伦的呈现在眼前）你就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有多震撼了，越往后的文章 你们会发现我用的“震撼”的词会越多 也许有些朋友说一个词用多了就失去意义了。我每回也是这么想的。“看见”的东西多了“也就不震撼了” 但是每当“异像”再次呈现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刷新”我的震撼感 就像我们看漫威电影 看钢铁侠 里面的特效非常惊艳 啊凡达也非常惊艳。已经看过很多特效惊艳的电影。但是不妨碍你 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 又刷新你的感官。每次的性质 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震撼和经验不是你看见什么 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物件 你就从中体会到了“震撼”的感觉。（当然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只是把当时的感觉表达出来而已。也许看文的人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这里不勉强个人认同 并体会我的感受）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程度和看法

井里原本是有水的 是活井 会转动 可是现在已经快干枯了 或是水质量已经改变 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活”了 齿轮井在这个位面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轴心（当时的认知告诉我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某一部分“反派”来说这个井对于他们反而枯了更好 如果有正反代表 这个井和水就是正和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 井越活 邪恶就

越会受到压制 对于“反”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井活起来。然而井里的水不是想让它活就会活的。如果正常的时候就会像泉涌一样 有它的运转规律 和生水的力量 一旦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水位达不到要求 就失去活性 就像我们历经越久的干旱 你就越期待雨水的降临 一旦水位下降 就需要一位有力量“引水”的人 在当时的认知里 已经起码上百年 或是上千年 这个井没有活了 那个能引水的人没有出现 或是历代的引水人 引出来的质量和水位达不到要求 所以只有底部有些许水 没有达到它转动要求的力量（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而是水质量 某种被需要的神秘能量代表 那个世界别的生活用水还是有的）很狗血的老套剧情。我就是这个拥有引水能力的人 根据得到的信息 他们说我就是 但是就像新一代继承者一样 我之前并没有试过 没有使用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齿轮井的力量要求

站在最高处往下望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下去了 往下走到青砖地带 开始冒出来一波人 试图阻止我们 这拨人的衣着是暗沉的枣泥红色 武士装扮 兵器是类似长枪的东西 最顶端是纹型刀，（对于某些物体或景象的描述我用词可能会有点乱 因为有些东西找不到现实对照的 只能描述个大概 而且之前也没有这么细致的整理过 这是第一次整理写出来 很多都是现想到的名词）反抗了一会儿 有一批援军到了 两波人打成一团 他们把我安全的保护了起来 看着这一团乱 我决心下去试一试 有一个像是领军的人物阻止了我 让我不要去 说现在太危险了 等安全的时候再来 （这个人的存在像是扮演着朋友或是知己一样的角色 不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一旦开始动力量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中途都不能打断 会遭到反噬 我说“要避开耳目来这里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有人盯着 不管哪次来 都是会有人阻止 结果都是一样的）我铁了心要下去

需要把井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转轴心可以驱动的轮填满 运转起来才会生水循环 下去之后 摊开手掌?? 双手往前放 感觉从双手出去了某些力量 又吸进来了某些力量 在手里来回穿梭 之前的水是有点湖绿色的 使了一会儿力之后 开始从底部冒出来越来越多的水 水开始变成冰蓝色?? 最浅颜色接近透明的蓝 有点冒光晕 没有冒烟 （这里也有点累 细节也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 水填满了达到的要求）水满了之后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趴了下来 井开始活了起来 水慢慢往上涌 大概会淹没三分之二的地方 越往上 齿轮盘越大 最上面的水是注入齿轮盘里的 不是直接淹没 盘与盘之间可以看见轮骨 能看见它转动 不是一直转 而是规律性的转 就像是到点了转换一个位置一样 我就趴在那里 眼看着水快要把我淹没 一动都动不了 连说话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开始沾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看着眼前活起来的井 心中的想法就是“死而无憾”了 井转了两圈 没有太大的声音 不一会儿 有人过来把我抱了起来 脚不沾地 心里觉得无比踏实。我们上去了 他抱着我在最顶端的黄土高阶 我看着下面的

我看着下面的井 全身无力 但是心里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我想就是现在让我死了 我都是无比愉悦的接受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抱着我走了 两拨人打架的还在继续打 乱糟糟的一团 人声 打斗声 我感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渐渐的意识就模糊了（应该是晕了吧 最后咋样了 我也不知道了）到这里就醒了 。醒来了感觉有点点累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第一视角 敏锐度和感知度比第三视角提高了很多 有时候梦里面的人说话语言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但是传到脑海里会自动过滤成我能懂的意思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齿轮井有点怪 好像思绪理不通 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梳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好像 没、有、块、状、的、齿、轮、？、？、？、？（如下图 齿轮里的这个块状 是没

有齿的)一般的齿轮不都是圆的嘛 转轴 方向 只有圆的才更好的控制规律和方向 如果是块状的 得掌握更精密更高超计算方法 如果是两三块块状齿轮拼一起还有可能运转起来。但是这么巨大的井 这么精密复杂的轨道和转轴 真是神一样的计算方式 超越世间的存在 如果有一块不对 那不就全失败了嘛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点不对劲是啥 看来还是得梳理一下好。不过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世界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套论 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那真对不起 我还真编不出来-_- 而且咱们的主题就是奇怪的梦 就不要追究它能不能与现实世界相符 如果什么都套用现实定义去解说 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

说到全身无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全身无力 我现实中体会过至少 5 次左右 准确次数记不清 从小时候到成年 20 岁以前 不是连续发生 隔几年一次 最后一次应该是 17 或 18 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在深圳 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觉得饥饿或做什么剧烈运动感觉到累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本人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偶尔感冒发烧之外没有什么病根史 头天晚上正常睡觉之后 早上起来 从睁眼的那一刻起 就感觉浑身无力 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那种 说话都费劲 抬一下手都很费劲 手发抖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那个时候有个白粥 没有菜我都能喝下去 胃里觉得非常饥饿 小时候是比较挑食的 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吃 小时候的一次早上 我起来费劲力气说要喝粥 家人给我端了一碗粥 还笑话我说怎么今天知道自己要粥吃 还吃的白粥 迫不及待的放点盐和油就吃 就给我放了点 我的手颤抖着一点一点的往嘴里挖 整个人趴在桌上 为此还被骂了 说没有型 我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当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或是因为什么一点都找不到痕迹 跟断片了一样 找不到有残留梦境的痕迹 这么多年来我仔细回想 一点都没有 晚上眼一闭 早上眼一睁 就是这种状态了。我问过低血糖的朋友 她们都说低血糖胃里是会饿 跟有东西搅一样 伴有眩晕 手脚也无力 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起码的稍微活动 手脚 翻个身抬个手还是可以的。真的毫不夸张 连喘气都费劲

这种感觉我是不想再体验了 而且低血糖都是因为该吃饭的时候没吃 长时间没吃东西才会引起的吧 起码至少两三顿不吃 才会出现的症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正常睡一晚也不到一天不吃东西的地步啊 还是每个人的低血糖反映不一样 ? 有时候为了减肥两餐不吃 感觉胃里饿的时候也搅的慌 手脚也是有点发软 可是真的没到喘气都费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手抖啊抖的 把一碗粥喝完 喝完了之后 趴起码有 20 分钟才慢慢有点力气 最诡异的就是想不起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做梦 就算不是每天晚上做梦 睡觉的时候翻翻身 有时候隐约也会记得一点吧 睡的好不好之类的 就是一闭眼 一睁眼 这 8 个小时 “我”到底经历了啥 -_-

其实我生活中不是记忆非常好的人 方向感也不好 我感觉我的记忆有两个极端 能记得清楚的事情 记得非常清楚 健忘的事情非常健忘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放哪里一转身就忘记了 或是有时候谁跟我说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东西 可能一会儿我也忘记了 明明交代的时候我还默念着 转头就忘了 但是对于某些留在脑海里的东西 不管经过多久 想提取随时就提取出来 由于我的工作有时候会整理一些东西 宿舍柜子里 办公室柜子里有几处 存放的地方 我调离之前的工作地点 2 年后有同事问我之前的东西放哪里了 我想了一下指两个地方 她们去一找果然在那里 所以我感觉我的记忆比较极端 我也很纳闷

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是最累的 想醒醒不来 睡又害怕掉进很深的地方 这种情况一般都称之为鬼压床吧 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旁边有声音有人影 但是就是起不来 这种情况 经历的也比

较多次，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感觉那里给我的感觉不太舒服 晚上回去就会被梦魇 还有一种不太累的半梦半醒 就是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吵你睡觉 这样的不太累 但是睡不好 很烦躁 心很烦 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骚扰我 我困了想睡 睡的很烦 整个人处于烦躁的状态 后来我恼火了 突然抬起一点身子把头转向后面狠狠的瞪了一眼 转过头又睡了 这下是慢慢的睡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昨晚是不是瞪了谁一眼 后来发现 并不做梦 就是转头瞪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还有一次是宿舍换到广州的老城区 那些巷子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有一天快早上 6 点来钟 迷迷糊糊的我是平躺睡的 右边耳朵有东西吵吵吵 吵的我也没有睡好 后来我烦了 反手就把这个小动物按住了 是个白色的 小猫小狐之类的东西 比较小 按住它了我还听见它支支的叫 可能要反抗 按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松手然后它就跑了。醒了早上我还跟我同事说了这个事 我同事就乐了 她还说她吵错地方了 我问她有没有没睡好做噩梦之类的 她说没有（这个同事就是之前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 她一直觉得我有什么神秘的灵力）

一幕比较短的 时间比较近 去年 8 月份左右，天空灰蒙蒙的 下着小雨 一群人去一个类似森林公园的景点游玩 处于半开发状态 某些地方还是比较原始 这个山也是有点历史的山 比较有名 走在小道中 有树木 有柱子 忽然雨越下越大 我们躲在树下 忽然上方轰隆一声 山体坍塌了 有一面墙露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头发有点灰白的老者 走过去 径自看着这面石墙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也去看了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显世 什么已经改了 具体没听清 还说“青龙主姻缘”石壁上刻的浮雕正是一条青龙 不是精细的调刻 而是有点类似简笔画的感觉。这一面墙都是古青铜色 釉绿釉绿的 绿的发暗 好像又透光 青龙的头朝上 主线条好像自带荧光一样 是阳刻浮雕 此现象已经很多很多年未显世了 俩老者非常震惊 提笔在上面又刻画了什么 梦里脑海里传递的信息就是：“此现象长久多年未显 今出 有什么将会改变或是正在改变）-_-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着墙壁的浮雕 就醒了 这个梦不算长 可以说非常短暂 细节也更简单一些 但是比较模糊 不是说梦里面模糊 是醒了之后模糊 梦里面说的看的 当时是非常清晰的 早上我醒了回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某些细节 渐渐的时间越久越模糊 之前也有类似的梦 当时很清晰 过后模糊的 只是不太多次这样的 不是不记得 就是模糊 需要用力回想

浮雕大概长这样？ 暗黑青铜色 线条比这个流畅更多 躯干比较直 虽然是简笔 但是该复杂的地方还是复杂的 龙鳍、头、须、尾 部分看起来毛轰轰的 整体刻法是用“感光阳刻”刻的（别问我什么是感光阳刻 我也不太了解）大概是一般的阳刻 感光的话应该就是在某种光线的照耀下 雕刻有部分线条会反光 所以才自动莹亮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雕刻分两种 阳刻和阴刻 阳刻 图案物体是凸起来的。阴刻是凹下去的 阳刻比阴刻难的多。一般的皇帝陵墓 帝王用的就是阳刻 妃子 皇后这些都阴刻

理一下思绪 里面说的“感光阳刻” 应该就像秘鲁像纳卡斯线条一样 太阳光线在某个点照耀的时候 整体图案有一面朝阳 所以线条看的更清晰 具有反光作用 具有光感作用 像自带反光 但是秘鲁那个属于在地上挖出来的的一条条道 错综复杂的线 在空中高地段能看到整体图案 也就是说属于阴刻 而且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太阳照耀之下才具有“感光”左右。这里面的阳刻 想一想的话 阳刻属于凸起来的 按理说是不是比阴刻“感光”更难一些？（这里我不了解 纯属猜测 别喷我）而且它里面的阳刻是一直感光的 不是某个点的太阳照才会亮。只要是白天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或是晚上有火把 就感光 有时候总能蹦出来一些我不了解的新词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纯属瞎猜-_-#

之前在优吐上看见一个网友分享过一个他的个人经历 比较神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我感觉我按照他这种方法 看见的感知的东西会更多。我心里清楚的这样明白着 所以冲动了一下就截图留念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尝试 我觉得什么时候它来找我就是缘分 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寻找。该“看见”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太过深入执着 只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过度沉迷于一件事 或某个人 有句话说 当你长期与恶龙缠斗 你也会渐渐变成恶龙 随缘珍惜当下 孝敬好长辈 爱幼小 能不做违心的事就尽量不做 始终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万物有灵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看待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无恨的恨 一切皆因缘而起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过浮躁了 戾气太重 要是大家心态都虔敬一点就会更和谐一些

有些朋友会做“清明梦” 就是你入睡做梦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能控制梦的剧情发展 就像你在写小说 后续的剧情在你的掌控下发展着 “我要做一个和女神约会的梦。开始早上几点安排行程 出门 约会 直到约会结束 醒来” 或是“我要变成超人 去拯救世界过了一把当超人的瘾 醒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改变。这种清明梦好像前期需要一些演练或学习怎么做这个清明梦 后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功成”了 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方式 我也不想去尝试 因为太过“刻意”了 而且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来 就少了某些意义 就像跟“你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或 你自己丢了一毛钱在路上 然后再假装经过 “我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类似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也不是说体验这种清明梦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不对的 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方向没有错 又没有耽误他人 损人利己 违背良心道德 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也是一个第一视角的梦境，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感知和看见的 在梦里相当清楚 但是有点诡异的是回想起来相当的模糊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算是很久之前 应该是 2019 年年尾的时候按道理来说 比这个更早之前的我都记得相当清楚 这样的稍微有点不合理 我甚至忘了看到的是有多少副景象 目前记得的清楚的是只有三副 但是我感觉并不止如此 这也是属于为数不多 越来越模糊的梦像之一。我把这一种都归类为“逐渐模糊的群像”就跟“青龙”一样。搜寻一下脑海里的记录 如果我能想起这一类的 我将先记录这一类的 要不然时间越久 就都忘光了。：“睡觉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说将带我去看某些景象（清楚的知道正在睡觉 就像你在睡觉 有人喊醒你 然后你就起来了） 然后我起来了 一起来就像马上坐进了某个飞行器里面 紧接着就跟做过山车一样 极速下降 （像坐飞机 你坐在最前面靠窗的位置一样 速度绝对比飞机快很多倍） 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腿脚没有觉得发软 能体会到那种正在飞行的感觉 一直持续往下降了很久之后 看见了有一片地下的洞穴屋 像在崖壁上一样 一排排的一个门一个门 黄土壁崖 没有绿植 有灰黑色木门 应该是以梯田形式成列的 看见一个灰发老奶奶 开门走在门口 门口有几个阶梯 （类似这样的黄色壁崖） 有没有交谈 忘记了 好像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急速上升 速度非常之快 一直维持急速飞行的状态一会之后。缓缓地减速了 这次是悬浮在空中 俯瞰下面的大型城市 非常超现代化 多是莹亮的金属玻璃钢 虽然不像科幻片那种有高耸入云的超级大厦 但是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高级的文明” 跟地底下洞崖屋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到的都是平缓的楼顶居多 似乎整体高度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突然特别拔尖的建筑物 有球场、喷泉、桌椅、绿植 都比较简单化 还有类似休闲设施的东西 有人群活动 突然靠近了一下 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白色的围网

内。旁边有大树 和座椅 在整个上空晃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脑海里的信息会区分地界。它告诉我跨越了不同的地方或空间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 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 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上升还在继续中 过了第二层 紧接着出现了第三层 第三层比下面两层建筑更少一些 没有那么密集 但是却更宏伟更精美 高矮不一的建筑 有的极为庞大 感官冲击力更强 如果第二副景象属于“更高级的文明”那么眼前的就属于“超级文明”视觉真的非常震撼(我说过了 后面还会很多用的到的地方-_-#)缓缓地把三层“复古科幻城”浏览完 又绕着地势晃了一圈。原来整个地势是三层圆蛋糕型一样的 最下面的最大 越往上越小 远视角就像三层地势悬浮在空中 整个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 照的水都泛金光 看过了这样的景象之后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它的美和震撼 我都感觉我不会组词了 只能不停的反复用着已经用过的词语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吧 -_-# (从蛋糕底部开始 缓缓上升 想象一下 3d 大屏幕。当然我肯定是找不到原图跟里面一样精美绝伦的 仍然是翻了好久没有找到满意的图 随便选了几个 将就着看看吧)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但是我居然只记得这三副景象 隐约觉得后面的还有断裂超级大山谷 灰黑色 伴有红色 再转下一个还有 起码跨越了五个不同的空间 可是脑海里的图像不成型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醒来了越来越模糊系列的 这三副景象是我后面努力回想 想起来了之后描绘了图像“存”进脑海里的。而且第三副的景象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感觉漏掉了细节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丰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红橙黄绿蓝 还有一些我不会表达的颜色 很多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层淡金色包裹着所有的颜色 地势上的水全是金光闪闪的 视觉超级惊艳和震撼 可惜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自己偶尔还能“拿”出来看看 趁我忘掉之前先记录下来吧 此次是以“游览”形式观测的 全程无

交谈接触 也无跟画面里的世界产生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就是单纯的游览 甚至连旁边坐着领我一起去的“人”都没有具体的“形像” 就像你坐在黑暗的密封电影室里看电影 感觉到旁边坐了个“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我感觉我就只剩一双眼睛。当然 注意力也全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刚开始在睡梦中喊我起来的声音 全程在没有任何互动和交谈

有时进入梦中脑海里的信息就会自动区分地界和与“我”有无关联 就像一场电影 截取一个片段播放 如果你是主角 那么你就能获取这个片段中的信息 马上就能代入角色 而有时就是以游览观测的形式看见的 这样的情况就类似“看电影” 能获取某些信息 也能理解过程就是少了掺于其中的代入感 就像“这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我不是主角” 脑海里的信息会告诉我 这于我并无关联 我只是观测者 这三副景象就属于“看电影”形式的 展现了壮丽宏伟的景象 但这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些惊艳程度 我自己将它分别为五个等级。一：就是视觉浏览 就像我们看行人 浏览了一遍 但是却记不住 无任何印象，二：视觉享受 当我们看见很美的东西会忍不住赞叹它的美 以欣赏的角度去观测，三：视觉惊艳，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想看更多 留恋忘返，四：视觉盛宴，恨不得能将它一帧一帧的定格 并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贪婪的想要获取更多，而五：就是视觉震撼 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无法形容它 当这些画面呈现的时候 感觉前面的四项全部都消失了 此时已经找不到任何形容词 唯有沉醉在其中 任何的想法对于眼前的景象来说都是“亵渎” 特别是心灵震撼 如果再加上视觉震撼的话 那整个脑子就是处于“嗡嗡嗡”的状态 好久回不了神。而视觉+心灵的震撼 需要自己代入主角的立场才能体会到。三副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虽然画面之宏伟精美 但我不是主角 所以只是感到最高等级的视觉震撼 并无心灵+视觉的双重震撼感 而“齿轮井”虽景象没有“三层蛋糕”那般“巨像绝伦” 但代入感极强 从而体会到了心灵+视觉的“双重”感官。为了仔细区分一些心灵活动。我也将它区分了等级 稍后会划分。对于某些东西我喜欢将它细致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些时候 我的“五感”会比较“敏锐”的原因。就像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吵我 我能感觉到 虽看不见 但能“感觉”出来 去到某些陌生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心灵感官的五个等级分别为，一：平缓，匆匆与擦肩者打招呼 过了就算，二：波澜，打招呼的时候多闲聊了几句 并聊的挺愉悦 愉悦感在道别之后停留心里一小段时间 时间稍久之后即消散，三：意生，就像我们看感人至深的电影 情绪受到某种牵引 跟着景象或人情绪化 时间一长偶尔还能拿出来感叹一下，四：共鸣，代入感极强 真正的感同身受 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长久而消散太多 很难忘怀，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震撼了 同样也是找不到太多形容词 短暂的 失神 游离 脑子嗡嗡的 如果再加上 视觉的震撼效果 就是“嗡嗡嗡嗡”的 一般以主人公的角度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 就能达到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效果 如果仅以观测者 看见令人震撼的景象 则只有视觉震撼效果 单单只有心灵震撼效果的话就是无观测景象 某一件事 经过你的回想、探索、解析之后 终于了解具体情况 在内心深处达到了震撼级感官。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感官解析 这里也是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强求“同化” 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像我看电影 看书 大多数是停留在前三阶层 看“星际穿越”的时候 里面的黑洞给了我极大的视觉惊艳 非常享受 要达到最顶级的感官标准 只有这些“现象”能给我

一幕短片 没有太特别的 想说是因为很真很温暖 像一汪清泉 虽平淡无奇 却有着最真最干净的清莹 一直持有平淡却珍贵的“初心”：一望无际的矮草丛 像稻谷将要结穗的高度 风轻轻一吹 荡起一片草丛浪 阳光的温度正好 像秋冬的太阳 暖进了心里 我立在山前小路 背靠着大山 感受着眼前的嫩绿色海洋 某些伤痛仿佛得到了治愈 忽然身体缓缓上升 凭

空而起 以悬浮在半空的高度缓缓的飘动 往嫩绿的草丛中间飘去 那里有棵大树 阳光一照泛着金绿色的锋芒 树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 我浮在草丛的上空 看着下面的丛浪 听着风吹动树叶和草丛发出“莎莎”的声音 非常悦耳 还闻到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沁人心脾 阳光和微风都正好 多一分嫌多 少一分嫌少 静静的聆听和感受着这种恩赐 似乎所有的悲痛和哀伤都得到了治愈 没有怨恨 贪婪 不甘 悲愤 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宁静 感觉渐渐能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温暖初生 这里仿佛是来处 也是归处 浮在半空看着很远很远处已然模糊的青山 而后闭上眼睛 就像一片落叶 任由风吹着飘荡 一直沉醉其中 直到醒来。醒了心里感觉到了非常真实的温暖及愉悦 和前所未有的放松 闭上眼睛不肯醒来 还想着再睡着的时候能回去 很遗憾 并没有继续了 某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遇上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天空 抛开世俗的一切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忙于算计 忙于成长 奋力的去追逐着什么 渐渐的在这过程中迷失了最初的自己 变得暴躁易怒 贪婪虚伪 想想这真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吗 在心里划下了一道伤口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治愈 就又匆忙的奔在路上 越来越多的伤积压 把我们变得扭曲 渐渐忘却了来时的最真最纯 有哲学家说过 人的一生不是战胜敌人 而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只有找到最真的自己 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 反而最珍贵

也是一个模糊系列的。这个梦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更为重要 或许是所有的梦境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记得的更少。现在只剩下非常模糊的一小段 起码是目前人类史再往前推几百年也触及不到的 关于宇宙星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努力想了很久 仍然没有记起来其它部分 连仅有的片段也非常模糊 超出了所有可控的东西。(也许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据我潜意识里是这样告诉我的, 有不爱听的朋友 这一段就当我是疯了 在胡言乱语好了 这个梦境看到的已经不是震不震撼的问题了 而是我 已经“无形”了 或许你们觉得我说的很乱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组织语言好) 也许是第一视角。也许是 360 度 或许我没有肉体 只剩下“五感” 意识能接收声音 “听” 得到 看得到 仅此而已。一开始 周围就跟看科幻片的宇宙中一样 黑暗居多 伴有少许亮光 意识里的声音响起 有星球正在转 我看不见自己 感觉自己毫无重量 或在晃 或在浮 或我只剩下一个意识 我在这里 又在很远的万里之外。此次没有感到太急速的飞行 除了感觉很轻 无其它 也无人带领我 只剩声音 星球转了一排又一排 紧接着缩小 变成星系 又掠过了一排一片 就这样看过了无数片星系之后 好像到了宇宙的边缘 不对 怎么感觉又回来了 原来不是回来了 是另一片宇宙 , 也许你到了前一片宇宙的边缘 但是身处刚到的这一片宇宙中 这也许就是此处的中心。 所以到底是有边 还是无边? 声音说 : “万物身处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套一层的 是无数个无数个 也是一个 ” 是不是很好懂 不对 好像又不好懂 所以我涂鸦了一块图 大家伙研究研究 哪里是哪里

如果机器观测不到 印证不了 没有这样剥离开来 具体分开哪个是一号 哪个是二号。那哪里是边缘 哪里又是中心? 所以有无边缘? 有无中心? 多重有某些地方互相重叠 又互不干涉 也许我们往前跨一小步 就到了二号宇宙的圈里。但是你是身处一号宇宙的位置 就是终其一生 都碰不到二号宇宙位面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追逐什么 摆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恩赐了。

就这样“乱晃”了一会儿 紧接着 感觉去到了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处 那里也许是夹缝 也许是“泡泡”宇宙中的极处 “泡泡宇宙”开始排列成锥形 就像三角形雪糕筒 尖处朝上 (并不是说宇宙是这样排列的 此处好像在说距离 和难度 我们喜欢用金字塔比喻成功的人士 说“站在金字塔顶端” 意思就是差距 距离 和难度 就像让一个农村种地的 给他

一个星期时间 让他变成另一个“比尔盖茨”并取代他 这种距离和难度)那里夹了一个星系叫“永夜” 它是不可观测的 无任何亮光 就像黑洞一样。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只是传说 但是宇宙会“运行” 不是一成不变 在运行到适合的天时 在那一个点正好的时机。只能观测一次。过了之后 也许等很久很久很久 都很难有一次机会 (永夜)里面也有生命 也生机勃勃 在那个位面里面的“生命”，超出了“泡泡”宇宙的规则。所以才先给我展示了 难度 和距离 那部分是难以触及的，如果说我们身处一号宇宙，一号里有凡人、鬼神、灵物、2号宇宙也同样跟一号宇宙一样。一号有什么 2号也有什么。然后无数个一号二号 组成“泡泡”宇宙。但是夹缝里的“永夜”超出了这些泡泡宇宙的范围。而这样的“永夜”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到这里后面的就非常模糊了。本来可以更详细的。隐约觉得那里 可观测的时候 是一片白冷的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最模糊的 醒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兴致勃勃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说着说着 好像越来越模糊 这是唯一一次 观测到以宇宙为背景的梦境。时间大概是 2017 年的时候 后面再无这样的了 这里面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段时间我不停的查阅资料。除了有一个科学假想话题 稍微类似一点点 就是 (多重宇宙论)其它的 没有任何线索 多重宇宙论 也不尽然相似 它里面说的多重 就像儿童乐园的泡泡球池 一个是一个 也许偶尔会“重叠相交” 但不是这样“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 这个“永夜” 我不确定是它为了让我更好的明白 而翻译过滤传进我脑海里的“大白话” 还是那个地方或这种类型的就叫这个名字， 我感觉是“大白话”居多。

原本这一部分 我想放在最前面说的 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看 而是怕“忘记更多”。又怕有人说我异想天开的“发疯” 随便把一个“普通的梦”说的这样玄乎 梦做多了都当真了 或是神经错乱了 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还是特斯拉”之类巴拉巴拉的，但是现在既然我觉得说了 也不怕被骂了 骂与不骂 都没关系。就是骂 我也不觉得如何 毕竟对我也没有造成太实际性的伤害 只要骂的人记得 骂完陌生人之后 把耐心和爱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就行 哪怕身边的人与你并无密切关系 所有跟我们遇上并交集的人 都是一种缘份 今天我在这里写你们在这里看 也是一种缘份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说相对于宇宙 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只是一抹尘埃。在有限的生命里 更应该鼓起勇气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要不亏心 未给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影响 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后来我看电影“星际迷航”电影版 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永夜”星系 不是那么重要 没有详细的解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名字重复”而已 是“泡泡”宇宙中的 不是超出规则的存在 电视剧版也有 也是差不多。电视剧版里有一个主题很像“泡泡”宇宙。就是有一个世界里面只有意识层面 “人”已无形 大家的意识共存 前面意外身亡的博士不愿与它们“共存” 想自成一体 “意识植物体”想接触并融化他 一旦意识植物接触他之后就会像被“烧焦”一样。被接触的博士也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这现象对于这个位面 意识共存的植物体来说 博士就是“恶魔” 所经之处烧毁大片共存的意识体 然而对于博士来说也是 这些植物体想要“吃”掉他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后来植物体为了寻求帮助 “找”到了主角一群人。探索了解之后 主角这群人想办法 去“救回”博士。因为那个世界没有“实体”的存在 全是意识共生体 跟主角不是一个位面的世界。后来经过研究算计 打开了一个通道之门 飞船里面的实验室散发出来的质量 接通了大门。这段以飞船半倾斜插入那边世界的大门拍的 飞船一半在那边 一半在这边 这一段我感觉很像共存的“泡泡”宇宙 就像宇宙中的某个地方相交 是互相重叠的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个位面 星际迷航系列 真的是超级好看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个人认为是当前最六的影视作品 里面的逻辑性连贯性 很完整 特别是电视剧版的 感觉是超一般人能“展现”的 我都怀疑作者不是也“看见”什么 才这么有创造力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 其他的与我“看见”的并无太大

大关联处。关于我看到的“永夜”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里是“到不了”的极处。演示与我的时候，隐约脑海里的信息就是“那个地方有生命，超越泡泡宇宙的规则，冷白光。”甚至连里面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无半点信息，更别说像看“三层蛋糕”一样看到它里面的形态了。不过星际迷航系列逻辑性故事真的很好，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再做一个假设。泡泡宇宙中的一号宇宙是我们“人类”的位面，二号宇宙是“齿轮井”，三号是“洞穴屋”，四号是“第二副景象的“更高级文明”，五号是“三层蛋糕的超级文明”，6号是星际迷航的“意识共生体”，诸如此类的无数个无数个万万千不同层面的“宇宙”，如果一号是“我们”的话，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没有达到能“打开”通道大门的程度。“更高级”文明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就相当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把某些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称作“神”，但也许他们只是位面不同。泡泡宇宙中，延伸出来的“文明方式”也不同。有某些“宇宙中的生命掌握了更“超能”的力量。而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相当于只是在自己的位面里“寻找外星生命”，所以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证实。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没有掌握更高级的“能力”，还在用我们这个位面的理论和知识去“套用”万万千的泡泡宇宙规则。而“更高级的文明”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他们想打开这个大门，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他们过来这里属于“降维”，（就像比尔盖茨突然有一天不想当首富了，马上就去了一个农民，这样的性质属于“降维”，而农民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不想当农民了，“马上”就能当比尔盖茨。这就是“差距”）整理到这里似乎有点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要达到这个高度看宇宙规则，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而现实中，我们还在因为“科学”和“鬼神”争论不休。其实有可能，他们说的“神”并不是指某个物体，某个层面。而是“多样性”的，并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神，到达了他们那个理解高度，他们能“理解”，能“明白”，却“干涉”不了。一些位面的规则性（就像目前的医生，能观测癌症，非常了解它运作的方式及程度。但是却“治不了”，就目前来说，治不了，因为还没有打破某种“规则”）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留下了这么一句“科学尽头是神学”如此引人遐想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高度。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不知道如何去证实和剥悉，并解释给常人理解，因为就是说了，某些人也不一定理解，说了，也还未打破规则，也证实不了。肯定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才说了一句这么玄的话。后人因为这一句话，死了多少脑细胞的争论不休（此处我也只是按照我的思维瞎猜的，别喷我，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观点，可以交流一下。每个人看到的问题，和理解的都不一样的。有些你们看见的，我看不见。我看到的你们没看见。书面文明都是这样不断的“交流”出来的）但“永夜”是超越这种“泡泡”宇宙的存在。那么那一个极处的层面“永夜”之后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真是“细思极恐”

一幕短片：比较简单比较美。我在一个宽大的室内，中间有一个浅金色长桌和一排座椅，座椅是红色和金色相交，内部空间很大，风格精美，还有很多很多鲜花，各种各样的花，天花板吊着水晶灯，白窗纱，装饰得很精致，颜色很丰富，窗纱随风一飘，晃起一片白纱浪，屋顶好像很高很高。从上面也吊下来很多盆栽，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鲜花，心情很愉悦，好像一群人在里面等待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我走到窗口，透过白色的窗栏看去外面，原来外面都是无边际蓝色的海水。宛若在大海中央一样。眼前不远处蓝色的水中还有一座白色的古堡，大概有三层高，大圆顶，雕梁精致，四周也围了一层鲜花，不是像“永生玫瑰”那种形式一朵一朵的粘起来的。而是像艺术插花一样，有花有叶，各种鲜花搭配的恰到好处，高矮不一，四周有不规则的白纱围绕。有露台。我所在的地方好像比较高，从窗口望下去，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心情较愉悦平缓，直到醒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梦境，简单却美好，我们匆匆忙忙，经常会忽略身边很多简单美好的东西，偶尔停一下，充一下电，再奔波，也不是一件坏事（-_-# 我不会找

图 乱涂鸦的 相信我 真的很美)

有时候也不尽然全都是 恐怖的、知识类的、异象的、偶尔也有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势 非常简单美好，就像“草丛海”那样宁静优美的地方。这个“海中鲜花城堡”也是这种类型的。如果大海中央真的有一个满是鲜花的白色古堡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吧，这类型的景象，让人的心里收获了无数的满足和宁静。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变的更好 灵魂得到某种升华 然后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其实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你在满是恶臭的环境下 根本没有想法去关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当你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就会生出满腹的诗情画意。环境好坏 也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都是垃圾 你也会往地上扔垃圾 心里想着反正脏都脏了，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很优美 那你就生出想要好好维护的想法 有垃圾也舍不得扔地上 任何破坏影响它美丽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都是对它的亵渎，古人是很讲究环境环保的 有某些小小的油灯 都是设计的“灭烟法” 特别是道家 对环境要求更为苛刻 因为环境是“养人”的地方 好的环境 才能养“好”人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相信“风水”一说，它不是传说 也不是夸大 而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德多高尚的人 但是起码的不乱扔垃圾 我还是能做到的 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 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从我自己做起(以下图是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是不是很美 世界第八大清真寺 里面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优美的环境真的能洗涤心灵)

那天我去小卖店 旁边的人都在讨论 围了一堆人 说小卖店对面邻居的孙子快不行了。(农村有点事就大家伙都知道 都围观 暂且称为邻居 a 吧)他二儿子儿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男孩 前面的俩都是女孩，一家人爷爷奶奶都很着急害怕 请来了医生又是吊水又是急救的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小孩已处于昏迷状态 小脸有点青紫了 医生来了给用药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就像吊着最后一口气一样 邻居 a 家人都准备好请人办身后事了 开始联系人，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婆婆说 这种情况不太对劲 孩子一直也好好的 才一岁左右 不是体弱多病那种 更何况早上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才隔几个小时就快不行了。说是应该是“犯”到了什么，让去请一个会看事的来看看，没一会儿请来了人 老先生一看 说是他门口两块大石头犯到了风水，要马上去找两只大公鸡 和一碗清水 公鸡找回来了老先生不知道念了什么 把两只公鸡杀了让它血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对着这个方向喷了两口清水，他说这下没事了。果然没隔一会儿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慢慢恢复了 渐渐有了血色 老先生说就是邻居 a 爷爷搬回来的两块大石头犯了风水 导致的孙子被克住了。那段时间老是下雨 因为南方雨季的时候都很泥泞 以前的路面也比较容易积水 有些是泥土路面，连续下了几天之后 隔壁邻居的院里积了不少水。走路上下下的比较不方便，邻居 a 爷爷就不知道去哪里搬回来了两大块扁的大石头 垫在了院子里 这下来回没有那么不方便了，大概是早上 8、9 点左右搬回来的石头 11 点左右 小孩子就不舒服了 之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家人都伤心的准备后事了。后来听了婆婆说 请了老先生，老先生来看了说了前因后果 “解了”之后 孩子也慢慢恢复了，隔了一会儿他们就把大石头都搬走了 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这是我现实中亲身经历的 不是听朋友转诉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你不相信 得真正遇上时候 你不得不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说到风水了 才突然想起来的事，从小我就爱听大人讲这些 小时候还 4、5 岁的时候 家里在街上做点小买卖 一堆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聚一起聊天 他们一说到这种方面的我就喜欢听。我还记得隔壁有个阿姨 还笑话我说这小孩大人说点啥也坐旁边一动不动的听 妈妈还说，有时候就作得很 -_-# 有时说点啥也要听 爸爸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到处跑 在外面“行走

江湖”遇见的事也很多 他有时候见我爱听 还跟我讲过好多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他们那个年代 还比较辛苦，从小就没怎么上学 上了3、4年级说是不想上了，跟着爷爷到处跑 就是这边收点特产 再转去别的地方卖 直到婚后才稳定下来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奇事 从小我就爱听这些“故事”，别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 我大多喜欢听的 就是这些奇事 特别是听爸爸说的 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虽然有时候听的时候挺害怕的-_-#，真是又管不住一颗骚动的心 又害怕，又想听，有时候听着 晚上睡觉自己害怕了就把头蒙起来）大概，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总觉得在外面遇见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能成为丰富人生的“传奇”吧

以前聚堆听故事的时候，听见大人说的，有一伙小青年去大河里玩耍游泳 大家玩着玩着 突然有个人往深水区那边去 眼看像腿抽筋了似的在那里扑腾 后来同伴看见了几个人去给他救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 明知道那边危险 因为都是常去玩的 哪边水浅哪边水深都知道 明知道那边不能去 还过去差点被淹死，那个人说是因为在游泳的时候看见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 就想去抓 一直抓啊抓啊 抓不着 不知不觉就到深水区了 掉进去的时候鱼也不见了。大家伙听了之后都懵了 来了这么多次 也没见过有他说的那种鱼 一般附近的河流有什么品种的鱼大家伙都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草鱼鲤鱼或是小鲫鱼，然后大人说这种情况就像是被鬼迷住了眼睛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没人拉他 可能就淹死了。我自从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不敢一个人去河边玩，第一是不会游泳，第二我也怕死-_-#，要去就大家伙一起去在岸边抓个小蝌蚪啥的，听故事的好处就是 有些太作死的事 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还有听说有些被“水鬼”拖下水被淹死的。总之水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 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的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 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 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 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 或是某个重要

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 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 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 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 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感觉错过好多帅锅_-\$_）

这个也是比较长 综合起来较完整 大概是 2009 年的时候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引魂师”，是由两个大家族世代继承的，分别有白引和夜引，从爷爷辈传到孙子辈 世代传承了好几辈人，他们各自都紧守着祖辈留下来的职责和宿命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白不见黑” 意思就是两家人不得有任何交集，不能碰面交流，但彼此都明白的肩负着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对方的存在。那么引魂师是干什么的呢，并不是像现下的玄幻动漫和仙侠小说那样 召唤各种小妖小怪或各种“魂”做陪衬的，而是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人送回家”。

有些在异乡“意外身亡”的人，灵魂在外飘荡，痛苦的在原地兜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以灵魂得不到安息，所以引魂师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迷茫的可怜“人”好好的送回家，在一路上给予某种“安慰”让它们忘却痛苦，到家之后“戾气”平复，得以转生，（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就是戾气太重，怨念太深的魂，是不愿意去投胎的，或是自身的“业”没有消除好，有些就是去了都不得其门而入，不收，所以才在世间痛苦的徘徊着）而我们的家族继承的是“夜引”，顾名思义，就是不管途中需要多少天的时间，都只能选在晚上的时候“做法”，而另一个家族则是“白引”了，他们也是如此，只能白天设坛。继承到我这里，我也才刚接手没多久，还算是个新手。有一个“人”，在路边出事了，受了委托之后我领着俩人，就去到出事点，摆了需要用的东西和阵法，开始“招引”，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很透明的白色人形气体缓缓的现身了，它好像在哭泣，我又默念着什么，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东西往空中一抛，出现了一个泛着光晕似幽灵形象的“引路人”，它看着“引路人”稍微激动了一下，就缓缓跟着“引路人”飘走，我手里拿着类似一根法杖之类的东西，走在前面，它们缓缓的在后面跟着，法杖最顶端好像绑了红色的流苏和竹子的枝叶，枝叶应该是每一次都会换一支的。

家族的人挺多的，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我还有个妹妹，妹妹并没有像我一样继承这种职责。性格好像比较天真烂漫，稍有点叛逆，反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由着她，有一次我回来了，她兴匆匆的找我说话，说她恋爱了，能感觉到她心情很高兴的样子，说话轻飘飘的，我与她交谈着，就问她那个人是谁，我也很愿意支持她，去分享她的喜悦。结果她问了我一句，有没有见过“白引”，当时我懵了一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如此，她说在外面的时候见过他，然后打听之下知道他就是“白引”，确定就对这个人有倾慕之意，当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天啊，真是“作了个好死”。从未听过祖上有人开先例接触过“白引”的家族，更何况是对“白引”有意。（我思想好保守_-#）我真是不知道该为她担心还是为她高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消息被爷爷知道了，气的和她大吵了一架，妹妹生气了就离家出走。

她走之前貌似我也劝过她，她说我们迂腐，只是个不成文的规矩都这样守着，就是接触了又怎么样。她走了之后我越想越气愤，心想肯定是那个人油嘴滑舌欺骗小姑娘，挑拨是非。还给小姑娘忽悠的离家出走。心里给他定义了一个极差的形象（自动划为渣男）。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妹妹被骗了，一定要去找她，把她的心态纠正不要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路打听之下气冲冲的跑到本家去找他，到了本家之后，他们的管家告诉

我“白引”不在，平时都呆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他给我的路线我一路找过去，心里更气了，居然还躲起来，经过了一片小山林和一大片草地之后，在草地的尽头看见一大片芦苇和一个大湖泊，芦苇傍水而生，而芦苇旁就有一座大概四五层楼高的小楼，看着这片芦苇丛和小楼，心里泛起了很清幽的感觉，颇为诗意，（当时想真会找地方躲，白瞎了这美景配渣男-_-#）估计是傍晚了吧，天灰灰的没有落日，陶醉了一会美景之后，想起来正事了，我又气冲冲的准备过去敲门。（梦里的时候一直都是气哄哄的，停不下来）

我走过去用力的敲门，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书童打扮样子的人来开了门，我气愤的说了前因后果，他说这里并没有我口中的小姑娘，让我走吧，我这一听，“噌”的一把火又烧起来了，心里想着的是我都找上门了还不敢承认，居然还把人给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她，这妹妹居然也这么傻的配合了。当下就要闯进去，小书童拦着不让我进，我俩撕巴了一会儿，正主出现了，先听见的声音，说“既然姑娘不相信那就让她自己进来找吧”（虽然记不清样子，声音大概就是也挺好听，我是声控嘛-_-#），我一手挥开书童，就自己进去，进去看见了人（别问我帅不帅，没印象了）他说我不相信自己随便找，但是一楼有个上了锁的房间不能打开，除了那里哪里都可以随便看，我就上上下下的翻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原来他这里的小楼一楼是不能住人的，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一楼的房间也不像有人经常活动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人就找他理论，认为他就是把人藏起来了，我说除非要打开那间上锁的房间。让我也进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死心，他不同意，既然不相信，其它地方就随便我找，找到我满意为止。

我上上下下乱又逛了一会儿，仔仔细细的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越来越觉得那个上锁的房间可疑，我趁他们在楼上不注意就走过去，房门是有点破旧的烂木门，貌似很多灰，锁也有点旧了，像是地窖似的，我想万一临时躲进去了呢，刚好利用这点作掩护，要不然怎么不肯同意我开门进去看看。于是我一剑就劈开了锁，把门踹开了（我好厉害@@@），门倒下卷起了好多灰，看见屋子中间有一口黑棺材，我走过去就要给它掀开，认为就躲在里面了，小童听到声音过来阻止我，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我用某种力量卸开了四周的大钉子，掀开之后，一股强劲的气体飞出来，呛得我蹲了下来，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是真感觉呛，呛得我都不能呼吸了）咳的眼泪都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里面是啥，突然跳出来了一个穿黑袍的“僵尸”，不是像电视那样穿清朝官服那种，就是简单黑长袍，披头散发的，（此时我居然也不害怕）眼看它要朝着我攻来，我赶紧顾不得咳嗽了，站了起来把我的剑掏出来对付他，小童看我有危险也过来帮忙一起对付它，它身上好像还绑着锁链，动起来声音“叮铛”的，它很凶，我俩都打不过它，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小童还一边说“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不要开这个门，你偏不听，开门也就算了，连棺材都掀开了）说这个是他家主人好不容易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住的“恶鬼”，布下阵法压在这里的。总之就是之类巴拉巴拉的。眼看我俩都快耗尽力气了，还是打不过它，楼上的“正主”听见了声音这才过来帮忙（真是的也不知道早点来，出现的太慢了 差评）于是就一通乱之后，终于收服了它，又不知道被他弄去哪里封了起来。完事之后，感觉他凉凉的看了我一眼，好似我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也没敢吭声。受了点伤，也中了点“尸毒”好像就是刚开始呛到那口气，于是就帮我疗了一下伤。后来经过我细问交流之下。才知道人家根本也不知道我妹妹的存在，更没有说他俩“搞”在一起，原来可能是小妹见过人家自己在单相思，他们都没有交流过。这下子我更不好意思了。平白无故给人添了这么多麻烦，还冤枉了人家是“渣男”。这后面到这里就突然画面一跳，感觉是好久以后了，不知道啥时候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后来他说，“白引”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其实是个商人，平时是在外面行商的，就是接到委托的时候就管一管，有时候叫人去管。除非很厉害那种非他出手不可，他才去。（就像压在阵法下那种厉害的）紧接着

画面又一转，我们在一个屋里，古风客厅有珠帘飘纱，我在偏厅喂一个小娃娃????????然后他们在正厅谈事情。(@_@#)到这里就没了。(妹妹咋样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从这里就醒来了。我发四，真的没有添油加醋加剧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始末故事都非常完整。感觉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梦，醒了也没有疲惫感。而且也记得非常清楚，距今好几年了，情节一点也没模糊，除了人脸面貌没有印象之外。其它的就是如此完整。一般我与朋友说起的时候都隐藏着后面小半部分。有点不太不好意思，(好似我犯花痴似的-_-#)真没添，也不是在写玛丽苏小说，啊啊啊。。有点无语。哈哈

当我与另外那个信佛的朋友说起时，也是全说的，她比较喜欢听我说这些，她的关注点是前面这一部分，她说现世如果也有这一项职业在，那必定是很好的，世间肯定会少很多冤魂和孤魂野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替死鬼的故事，同一个地方间隔时间不长，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出事的，听说就是前一个在找“替死鬼”它很难自己出去那个圈，有些甚至被困在那里上百年上千年，除非找到“下一个”，那么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凶恶之地。而引魂师，就是可以化解一些地方的“戾气”。和帮助一些迷茫的魂，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自愿不往生的，因为还有执念放不下。或是某个地方的“坑”比较好。盘踞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修为，但是这种修为是属于不太“正”的。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在找“替死鬼”那么“地方”好的话前一个的修为是比较强的，如果它自愿在那里。不找下一个 那么它的修为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这样的也比较容易误入歧途。如果它决定找一个替代者的话，修为就会给替代者继承一半。嗯！ 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就说让我去写小说，这么多的“异象”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而且“剧情”说来就来，哪怕不写长篇的，抓住一个都能写短篇的。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并不是很想把它们以小说的模式呈现出来，感觉会少了很多“真实性”，为了剧情肯定会添添减减的，这样就会少了很多“真实性”，这些都是我“所见”和所“感受”到的珍贵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它是特别的珍贵的。所以我想更“认真”的对待它。尽量让它以最真实一比一的还原记录下来。我恨不得那些模糊系列的也能全部想起来。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任何信息了，所以我也不会为了“剧情”自己舔舔写写。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那样模糊的。明明“看”的时候很清晰。也许是人的脑子太小了 容不下这么多“巨大”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太过重要了，也许是太“深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触及就能触及的。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我枯燥的人生。

小时候聚堆听故事听来的：“有一个人走在一片竹林里。走着走着脚下踢到了一个瓷器，一大半都埋在土里。只露出来最上面一小部分，他觉得里面可能有宝贝。是不是别人藏在这里，经过雨水冲刷现在露出来了一点头。刚好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觉得是他走了好运了，平白无故捡到一缸子宝贝。后来他就开始挖。挖呀挖呀，能掀开盖子了。他就掀开盖子一看。果然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更用力深挖，下面隐藏的部份还挺深。罐子挺长。终于挖到能拿起来的时候，他兴奋的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了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蛇蝎毒物，给他吓得放下，罐子掉回了坑里。放下了就变成金银珠宝了，他想难道是他刚才眼花了？于是又拿起，结果又是一样，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又全都是蛇蝎毒物，又被吓得扔了回去，放下了之后又变成金银珠宝了。这下子可给他看傻眼了，真吓到了，赶紧转头就跑。此时啥也顾不得了。”故事结束，通过这个故事是不是都知道了一种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任何的不劳而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没有事先揭开盖子，看了一眼之后就盖上，直接挖出来拿回家了，那将是怎样的后果，想想就恐怖。自从听了这个之后我就是外面的坛子罐子捡来的东西都害怕。小时候那是听到啥怕啥-_-#

关于鲛人的故事，一个长辈的远方亲戚那边村庄发生的事，省亲回来，聚堆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她那个亲戚在北海那边，那边靠海的一般都是出海以打渔为生，有一次那个村子有个人晚上回来的时候捕获了一条“人鱼”，上半部分是人形，到手这一块，下半部分是鱼尾，就跟一般的美人鱼形象一样，好似没有头发，脑袋上长着鱼鳍，体型大小跟成年人 1.6 米左右高度。那天晚上好多人去看了，据说那个亲戚也去看了，他们一堆人都在讨论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放生吧，人都有恻隐之心，看着怪可怜的。有人认为这么稀奇的东西肉肯定大补，（好残忍-_-#）人鱼似乎知道有人要伤害她，可能预感自己会遭到危险，就像听得懂人话一样，发出“吱吱吱”的怪声音，她还会哭，眼泪一直掉。后来那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将她“杀”了，没错就是“她”，她是个女性。后来发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的。那家人把“她们”拿去街上卖，以为是“珍稀物品”能换来很多钱。结果没有人买，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或“太残忍了”，可能少少的买了一点，还剩下很多他们后来带回去自己“吃了”（说到这里我都感觉好残忍，哎，有时候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后来的某一天这家人全家一起出海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过，船翻了，全家人永远的留在了海里。”这是一个比较残忍的故事，头一次听故事听的这么难过。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人心有时候太过残忍和贪婪了，如果他们选择了放她们回去，那大家的“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老祖宗诚不欺人也，害人终害己。

一幕短片：“我走在一片耕地中间的小路，像那种稻田一样一格一格的耕地，里面长的是参差不齐的小草。不远处有山壁，此时好像是夜晚。只有月光照亮的夜晚，可见度并不算太高，天空灰灰的。我面向山壁一路往前走，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走着走着，脚下不远处横着一条小水沟。宽度大概就是一般公路路面的宽度，不是很宽。我走近后停下了，隐约好像飘来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清脆响亮。小沟里长了很多茈荷花，有睡莲和支莲，绿叶和花朵相交，淡粉色的花朵，清雅的分布在绿叶其中。水面无波澜很平静，清澈见底的池面忽然缓缓映出了一轮明月，像高帧率摄像机在播放慢镜头一样，观测到的池面非常清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幽幽的映在了池面，与荷花相交映。我看着此时的景象，竟然失神了良久，好似时间被静止了一般，什么声音都没有，（此时是第一视角，感官标准 4 级）忽然，好似感应到身后有什么一样 咻地转身，又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背后不远处的地方是沙漠，暗金黄色的细沙土，很远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池，宽阔的广场，殿堂，建筑不高，有水、少许的绿植。很远的背景处是金字塔，很多座金字塔，很多金色的尖顶的帐篷，帐篷有的很高很大，有的又比较小，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广场上，沙漠中。火堆、人群。似在庆祝，又似在贸易。我看见自己，（一个第三视角的自己）在其中一个帐篷中走了出来，金色和暗红色相交的纱裙，黑长卷发，额间有金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似要走进人群中与人交谈。火光越来越亮，甚至看到它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此时大概属于魂游状态，分不清哪边是我自己，我似在这里 又在那里，像透过山脉看着沙漠中的城池和我。脚下是绿地，隔一条公路的距离是漫天黄沙。到底哪个是我，或是两个都是我。脚下踩的是土地，对面像是到不了的海市蜃楼，而我就在海市蜃楼的火光中。我已分不清 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或、两者都是，亦真亦虚。

一幕短片：“我正在爬山，好似快到山顶了，这里说是最高的连绵峰，爬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周围全是山峰的峰顶，高矮不一，连绵不绝。草木生长的比较杂乱，石头路面，沿着石头一路往上爬。终于上到山顶了，此时有点累，找了个地方坐下，坐下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往右边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右上方的天空处有一个倒过来的世界，整个就像倒挂在天空中的超巨大紫色水晶球。外围还有一层圆形透明玻璃罩着。里面有庞大的深紫色欧式建筑群，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很多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深紫色

的建筑高矮不一，尖顶的居多。还能看见人群活动。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这个存在好像是常态，没有人不知道此番景象，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的稀松平常。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这里似乎是个风景区，只要有人想观赏。随时可以上来。此处是能直接观测的最高的山顶和最好的位置。两个世界的人彼此能看见，却无交流。我就坐在山顶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吹着微风。醒来。醒了还缓了好久去消化脑海里的美景。与倒挂的水晶球一般无二。超巨型倒挂的紫色水晶球。就像电影（逆世界）一样两个地方一正一反。

两幕短片间隔的时间大概是 2 年左右。沙漠应该是 2016 年的了，紫水晶是 2018 年。没有与里面世界的人有交流，在“紫水晶”里正在爬山的时候，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已自动产生关联性，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去干什么。就像是我们安排假日出游，订好了去某个景区看风景。然后去到了目的地。就看见了预想中的风景，一点也不惊奇。哪怕风景就象将一座城市装进紫水晶里倒挂在天空中。因为是独自一人，没有可交流的性质。而“镜月沙漠”则是像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将会怎样，是以缓缓展示的方式而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出门，不知道未来一小时内会遇见什么，遇见了，才知道。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像自 2019 年往后的没有太多“完整”的内容了，类似引魂师或齿轮井那般一大段的故事内容。引魂师是这些内容中最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比较整齐。现在才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么回事，这两年都没有太多这么长的能内容了。有的话也只是其中一小段。这种梦境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停止”。只要它出现。我将会记录到最后一个为止。

一个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故事，“他们在外行商的时候，准备要往一个熟悉的村庄去，在半路遇见了那个村的人，挑着担子跟着他们作伴一路走。走着走着，预计或许再过几个小时小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马车小牛车和人力，所以路程比较慢。走到了将往那条村方向的直路口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要往右边的方向走，右边只是一条非常狭小已经长满了草的小山路。大家伙就喊住他，让他不要走，说他走错了，那个人非要坚持往那边去，说那是一条大路 就是往他们村方向的，他们这伙人走的不对，就他的对，意思是，他是那个村的比任何人都熟悉道路。也劝着他们跟他一起走。后来拦了几回没劝住，他执意要往那个小路的方向去。就自己拐去了。等爷爷这伙人到了他们村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大家聊天就说起了。他们就问什么情况，这伙人就如实回答了。他们呆了一阵子天黑了或是隔天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外行商，一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本村是常有的事。走到哪住到哪甚至有在野外住过 坟地旁边都有。周围大片区的村庄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们那伙人。后来隔了一段时间，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听人说起。那个走小路的人失踪了两天没回去。回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有些都被树枝划破了。身体也有部分被划伤破皮但是无大碍。刚回来头一天跟周围的邻居谈天说起他的“际遇”据他说的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他说他后来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他，好酒好菜的招呼着他 留了他过夜说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也不迟。就这样愉快的招呼过他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当他回来隔两天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一些杂草树根子。（此处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段“经历”就在附近的村庄传开了。以前农村就是有点事方圆百里都知道。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属于被“鬼迷眼”好在他这个是没有什大碍。估计就是比较调皮，想找他“玩”一下而已。要是凶恶的估计凶多吉少了。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在外面行走，风餐露宿的很正常。夜晚来临时，赶不及到下一个有人家的村庄或落脚点，就在野外露宿，山边找个地方一趟 旁边有坟地都照样睡。他们说“只要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意思就跟“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同理。有时候也会遇到“鬼打墙”就是怎么走这个路都出不去。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太

稀奇。说是手上有火点着烟抽一会儿就好，或是随身携带的清水。含一口朝哪个地方喷一喷。过一会儿就能解了。（当然这得“懂”的人能解 一般的不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效 我感觉一般人见火光这招能有效）“众生”跟你无怨无仇的话不会故意对你展露“恶意”只是有些比较爱捉弄人。甚至有些“心肠好”的众生困住你，其实是它们在“帮忙”。有一个人凌晨4、5点多在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绕圈子，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只要过了这里前面再过一个小桥就出村了。今天他怎么走都还没到快出村的小桥边上。来来去去晃了差不多2个来小时。天都渐渐的亮了，后来突然间像是“正常”了一样，慢慢的就走到了小桥的道路这里，要过桥的时候发现了，桥接近中央处右边踏了一大块。还好此时的能见度算好，能看清了。要不然四点多那会着急赶路，乌漆麻黑的一个不注意就掉进河里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它突然会缺一个大口子，要是无人需要避让的情况下一般就在中间走过去了，桥也不算太宽。后来他明白了 幸好是有“仙家”帮忙，于是为了感谢它 回程的时候特意买了香火和一点贡品。在靠近那一段出不来的路边献祭，以表达谢意。有道是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很多时候什么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人分好坏。众生亦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众生也需要“积功德”的。而人、更需要。

一幕短片：“这个地方不太正常，到处是废弃的建筑，天空的颜色灰暗灰暗的。不知道是黑夜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短。山丘上的土坑和石壁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绿植很稀少。处处透露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他们在躲藏着什么。远处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惊慌。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扫荡过后的战场，幸存者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还未来得及压制心底的恐慌。仍然要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就这样一边躲藏一边艰难的生活着。这里有一只“恶龙”本来平静的生活因为这股邪恶势力的到来变得糟糕不堪。人民的生活已经顾不得体不体面，能继续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赢家。我们三两个人走着。在找着什么，或许只是想翻找一点生活用品而已。都得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然之间，幽幽的天空传来了一点不对劲的感觉，我们赶紧往石壁底下跑。躲进了石壁里。原来是恶龙过来了，我偷偷伸出头望着天空。恶龙就在天上幽幽的飞过。通体发黑的坚韧鳞片。头部似蛇，有犄角 到身子尾巴处长出了好多触角，像八爪鱼一样，飞在空中一晃一晃的，所有触角的尾部都带有一个散发着紫蓝色光芒的东西。就像萤火虫的肚子尾部携带荧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照着大地，光一闪，整个天空和地上都泛着紫蓝色。如果出去被它的光照到，就会被它发现，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岩壁下，光照不到的地方。等待着它经过了再出来。这条恶龙是这里最邪恶的东西。原本的平静就是随着它的到来被打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勇士将会战胜它。我们还能期盼吗，该期盼吗。好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东西叫“绝望”。不管好坏 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勇士来拯救大家，也许，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勇士。”这是一个比较恐慌的梦境，处处透露着浓浓的紧张 似乎一开始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艰难的生存。谁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以为生活很艰难的人，那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更难的。正在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你伤春悲秋，所以的念头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珍惜我们普通的今天和明天吧。因为我们嫌弃的。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经常做很多奇怪的梦 不定时候会出现 但是很多都记得清楚 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拉拉杂杂的很多 如果不做奇怪的梦晚上睡觉也会经常做普通的梦 日常生活中出现人和事比较正常这种。但是异梦一出现就能知道是不一样的 梦中的氛围 感觉 认知 都非常清晰 就像本身经历过 或是自己就是梦境中的主角 或是看事情发生在眼前 那种感觉跟普通的梦不一样

非常真实和震撼

先随便乱说一个 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先是梦到一座座山 形状像梯田 波浪型的 没有草木 没有鸟兽 感觉踩上去像干沥青 一望无际的山连绵不绝 不知道走了多久过了一条小路 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山寨子 里面的人蓬头垢面的 胆子很小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语言不熟 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说了之后好像自动翻译传递过来的信息我能懂 这个地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没有任何的现代文明 简单的破烂不堪的草顶木屋 和见生人就害怕的人群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 安抚他们好像传递一种信念 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渐渐的与一两个人沟通 就在窄小木质的巷子里 能感觉到他们渐渐信任我 没有说太久 没有呆太久 就是说着说着 就突然醒了

很小的时候 大概 10 岁之前吧 经常做同一个梦 一个像地下洞穴的地方 没有任何光 手里照明物是类似手电筒的东西 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了 我一直往前走 洞穴很多岔道口 迎面而来有很多怪异的形体 只有我跟他们是反方向走的 为什么说是形体呢 因为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或是类似南瓜的东西长出手脚和脑袋 像三角形的 海胆形的 凳子形 葫芦 或是像琵琶水桶 扁担 各种各样的“类人”形体 一路走来都跟我微笑打招呼 不觉得害怕 没有压抑的感觉 氛围比较轻松 一直走都能遇见很多一个个的迎面而来 走很久 直到爸妈拿着手电筒找到我 把我领回去 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 梦境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 应该不超过 6 次 但是情景是一样的 在印象中 10 岁以前 重复了好几次 后来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梦了

大概 16、7 岁的时候 比较长的梦境 印象 感受 非常深刻 刚开始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灵魂能到 身体到不了 紧接着就感觉身子很轻 轻飘飘的漂浮在一片白雾之中 飘了大概几分钟左右？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是一片很空旷很空旷的草地 一望无际 天是那种青灰色的 氛围是压抑之中带点吊诡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一直沿着小路走挺久 远处渐渐看到一户人家 一家四口 女主人好像是刚过世了 这户人家在办白事 越靠近 那种害怕的感觉越明显 心中的恐惧愈加强烈 从远处就看见一个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 路是从这里经过的必须得走 一直硬着头皮走过去 越来越近的越来越清晰 原来白衣的影子立在小屋旁边是刚过世的女主人 俩孩子和父亲在屋里正常吃饭 围着一个方木桌 心中怀着惧怕从路边走过 感觉到了立在门口的白影眼睛一直盯着我 这一瞬间感觉全身无比的恐惧和疼人 硬着头皮一直走 白影头部一直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 眼睛一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种感觉无比疼人 就这样一路顶着诡异的目光走过去 又走了很久 然后就

就到了一个湖边 没有路了 紧接着感觉身体又飘了起来 大概飘了一两分钟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光亮 不一会儿两个很矮的小人举着火把出现了 大概成年的鸭子高度 全身穿连帽黑斗篷 没有看到脸 唯一的光就是俩小斗篷举着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借着光看清身处的地方 是一条很窄小的巷子宽度 1 米多左右 两边堆满了人体残骸 不是枯骨 是残骸 腐烂的手部、脚部、身体、残肢 带有血液 流在地上晕染了路面 心中的疼意一再加深 寒毛直竖的感觉无比真实 此时只能怀着恐惧 跟着前面的俩小斗篷走 火光所到之处一路照亮了脚下的残肢 整个视觉画面就剩下昏暗黑色的窄巷子 红色残肢 冲击力非常大 这种状态持续走了挺久 拐了几个弯 上了几个楼梯 精神极度紧张和惊惧 上了最后一个楼梯之后拐了个弯 之后呈现的世界和氛围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一大片空旷无比的草地 非常大 非常空旷 天空是亮灰色 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惊恐和惧意全部消失了 只剩

下宁静

只剩下宁静跟平和，这一瞬间的感觉很舒服 无比安宁和温暖 空旷的草地很远处有白色围墙 墙上涂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 围墙后面是竹林 风吹着竹林晃动 没有叶子碰撞的莎莎声 远处中间有一个雕梁精美的凉亭 色彩非常丰富 但是看起来一点也不杂乱 透着一股精致威严的感觉 凉亭非常高 四个淡金色的柱子支撑着华顶 顶是黑灰色的 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一层一层的雕梁延伸 凉亭里有个人背对我 身着灰白色黑线沟边的华服银发背影 发丝随着风飞扬着 我就站在远处没有往前走 看着眼前的景象感觉无比的熟悉 心中好像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隐隐知道这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的 没有叠字 想喊出那个字的时候 忽然远处人影缓缓说了一句“你来了” 就要转身 声音很清平 听不出情绪波澜 在人影转身的瞬间 我想喊出这个名字 但是一直没有喊出来 知道现状 但是没喊出来的 就在人影即将完全转身的时候 这一瞬间嗓子似乎发出了一点声音 到最后也没有看清人影 没有喊出

就这样差一点 然后就这样醒了 醒了之后心里萦绕的感觉久久不散 整个脑子还在回想之前的梦境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梦境 中间经历了刚开始的惊疑 惧怕 恐慌 中间更是一层一层的恐慌不断加剧 就在你觉得精神已经崩得很紧了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恐惧之后 新的一波惧意又在心底蔓延 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安静 平和 温暖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宁静温润的感觉无法用言语传递 就是觉得世界一下子简单了 心里被什么东西装满了 再也生不出太多的杂念和欲念 文笔不好 我只是把梦见的场景和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 无添加修饰和场景美化 如果需要修饰 我感觉现学的文笔不够用 目前尚未能够描述出当时梦境的真实感受和景象描写 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 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的异梦景象 随便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

说一个比较灵异的吧 18年的时候 公司租的宿舍在广州6线地铁站金沙洲出口的万科楼盘 是两室一厅 进门先是入户花园的门口贴了一个红色的符，再进去走廊口贴一个符。阳台门口也贴一个。房东和中介说是镇宅符 保平安的 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租下了。刚进去的头两天一直睡不好 迷迷糊糊的感觉睡觉很烦躁 我和一个同事睡一张床 还有另外一个屋子是另一个同事住 刚开始都不知道大伙睡不好 隔两天了聊天的时候才说起来 原来我们三个都一样 因为屋里有个小镜子正好对这床头 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 商量的要把镜子贴起来

只有我俩的主卧室是有小镜子的 另一个同事的次卧没有镜子 而且她从来都是晚上睡觉不做梦 不认床不认环境睡眠质量超好的人 睡酒店都一觉到天亮那种 我跟一起睡的同事就说 那我俩就贴把镜子吧 她可能是刚换环境不习惯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第三天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做梦 梦到了 这间屋子里面住有一家老小的“那个” 爷爷奶奶 爸爸和小孩应该是一家5、6口“人”。我在梦里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不是“你们”该呆的地方 你们应该有更好的地方去。刚开始的交涉他们很不友好 没有太恶言相向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不高兴 很不情愿离开 后来一直劝说 “他们”终于有点恼火了 全部围在我们的床前 就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好像是从手里还是哪里发出一种类似电波的光？就像电视剧那种正在施法术的状态 对这我俩施法。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我的上半身直挺挺的立起来了 不是那种爬起身 就是躺平的状态 上半身直挺挺立起来 我感觉到我的眉心一跳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眼里面变成全白色（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状态的全白 没有眼珠 眼里泛着白光

我感觉到直挺挺的就这么上半身立起来 眼睛一睁全眼泛白光 眉心一跳感觉有一股力量从眼睛处发出来 跟围在床前的一家子正在进行法力对抗 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晰 没有愤怒 没有害怕和恐惧 也没有即将胜利的喜悦 甚至连同事在旁边侧躺着睡觉我都能用余光看的到她脸朝着里面侧躺着 我心里清楚最后胜的肯定是我 就这么对阵了一会儿 果然围在床前的一家子输了 然后大家就解除这种对战的状态 过后我平静的又跟他们说让他们走吧 去寻个好去处 这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没有之前那么暴躁 心态很平和 后来劝了一会儿之后 他们就真的心平气和的走了 走的时候还挥手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感觉整个人很累 即将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符掉了下来 我当时在厨房正要出来 她们俩人在门口说话 说符掉下来了要不要贴回去 跟我睡一起的同事 a 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 另一个同事 b 是广东的 她们家也比较讲究这个 她说掉下来的符就不能再贴了 然后同事 a 还一直再问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 同事 b 可能听的问多了 就不假思索开口说了一句 “为什么 因为有鬼咯” 当时我在厨房走出来听到她这句话 再想起晚上做的梦 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点怕 然后我就凶了她 我说别什么事都乱说 你不害怕肯定有害怕的 同事 b 比较心大 她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就笑笑的没说什么了

当天我们一起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同事 a 说好累 最近都没有睡好 白天昏昏沉沉的 同事 b 也在说她也是 后来我就回了句以后不会了 同事 a 听了有点惊疑 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想了一下本来想告诉她的又害怕把她吓到就说了没有什么事 等晚上回来把镜子贴住就不会了 她一直追问为什么 我也没有告诉她 这是唯一一次 梦见正在身处的环境中 有异象的 而且还是进去住的头两三天。平时虽然会做普通的梦 但是很少有梦见现状的 几乎是没有。普通的梦容易忘记 有些日常生活的梦境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些梦见比较深刻的梦境会记得清楚 进入那种梦境的时候就知道 感觉不一样 后来我们就那样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年 中间晚上偶尔有听到敲墙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就问是不是隔壁房间敲的 然后都说没有。有一次半夜 1 点多快两点的时候 隔壁同事 b 说听到了阳台洗衣机响 她经常玩游戏睡的晚 问我们昨天晚上谁洗的衣服了那么晚 我俩都说没有 一般都是 12 点 11 点之前就把衣服洗好了 只有同事 b 会经常晚些洗 同事 b 说自己没有洗 她以为是谁比她洗的还晚 就没有管 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人再说话 就这样一直住了一年 平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本身做过这样的梦 同事 b 心较大 她自己在家没有害怕的感觉。同事 a 虽然胆子也不太大但是平时就她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有一次清明节 晚上打雷下雨 同事 a 说她吓的一晚上没睡着 后来过了很久 我们搬走了之后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做的梦了 当时她就吓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说就那时候在地铁站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我说的话有别的意思所以一直追问 我没有告诉她 我说当时没有告诉她怕吓着她了 搬走了之后我才跟她说的 我们在一起上班几年了 平时她也知道我偶尔做梦的内容有些奇异 所以她总觉得我身上某种灵力? 或是某种能量? 这是她的怀疑 ?? 说到这个 不得不说一下同事家的老房子事情 他们那边的老房子有点 怎么说呢有点奇怪。

第一次去她们那的老房子就害怕，跟她是通过别的朋友认识的 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朋友带去玩 当时在院子里大伙玩麻将 没有瓜子花生让去取 第一脚踏进客厅就感觉不舒服 中间客厅 左右两边各一间房 我站在客厅看了一眼两边的房间没敢进去。后来跟她认识熟了之后跟她说起这个事情 她说她每次带小孩回娘家 住的时候也是害怕 有一次睡的迷糊的时候感觉有人扯了一下被子 像是给小孩子盖被子那种 每次做噩梦都是梦见她们老房子 她们的村庄一共就七八户人家 是一条路 旁边都是种的玉米地或是小麦 还有坟莹 这几户人家

每一家的人都不和 包括她们家也是 小时候她说她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有一回都把她妈的手上一小块肉削下来了

前面的一户人家 他家大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几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疯了 整天嘴里叨叨念念的 害怕狗 狗一看见他就朝他叫 没事老喜欢往坟茔地里面跑 还有另一户人家老爷子躺床上两三年了都起不来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吊了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说当天中午他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家里是有什么事 赶紧回去 回去了之后发现家里老爷子上吊了 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自己爬起来的 毕竟之前躺了那么久 还有一户人家是吃鸡蛋好好的突然被噎死了 反正挺奇怪的 听了都毛毛的

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些地方会莫名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至于通俗的鬼压床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有时候会经历 直到目前为止次数不算少 清楚的感觉身边有很多杂音 感觉到旁边有人 意识很清醒就是身体动不了 如果不挣扎着醒来感觉一直任由着这样下去会有一种越掉越深的恐惧 有一次平躺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眼前有异样 就好像磁铁的互相排斥那种反映 那种异感突然在熟睡的时候影响很强烈 我还清楚的感觉到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不是做梦那种睁开眼睛 就是睁开眼看了一下 前面天花板并没有什么东西 睁了一会儿眼睛又闭上了 当时心里没有特别害怕 但是又心里觉得 这异样并不寻常 后来想着随缘吧 不知道过多久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大概 10 几岁的时候 也是比较长的梦境 一开始就是比较混乱的场面 像是被追杀在逃命 穿着黑制服的士兵在追着我们跑 武器是一根棍子状类似枪的东西 会发出闪电一样的光 被击中就会倒地。一直跑一直躲 我们是一个种族最后的幸存者 躲躲藏藏了很久 跑到一个河边水是黑色的 有人说这个河不能过 有人说没办法了只能过 后面有追兵 于是就过了河 追兵果然没有追上来 走了很久 发现远处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山上飘着浮云 看不到顶 越走越近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生活的很安详宁和。感觉到了 一个诗一样宁静美丽的地方 广阔的天地花草树木矮房屋 友善宁静的人群 村落的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很同情 表示可以留下以躲藏追兵 就这样宁静的生活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某一天 追兵还是追过来了 搅了村子大乱 逼问着他们有没有人看见逃亡者 他们没有说 还把我们藏了起来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村民拦住了

村民说你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他们问不出结果就会走了 后来还是被发现 为了不连累村民我们又继续逃 一边逃一边往山上跑 跑到半山腰的时候眼看在上去就要到被浮云盖住的地界了 有一位当地人跑出来说不可能再上去了 他们当地人留下的传说是上面很危险 从未有人踏足过云层盖住的地方 眼看无路可跑了 只能往上走了很远 后面也一直有人追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位戴黑兜帽的巫婆 佝偻的身型 白又长的乱发 苍老怨毒的面容 眼里冒着红光 手持一根类似法杖的棍子

嘴里叨念着什么 脾气很暴躁 细长枯瘦发白的手里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攻击着我们 连带着追兵也不能幸免 一阵混乱之后 追兵死伤数人 我方也有受伤的 平静下来之后巫婆凉飕飕的声音传来了 问我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进来 应该有人告诉我们不能来 如实相告之后巫婆并没有表示同情 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 不管是谁既然进来了别怪她不客气 我试图跟她交涉了很久 刚开始说什么她也不听 后来又打起来了 一片混乱之中她说什么这世上没有她想看见并且满意的的地方 我问她想看见什么 后来交涉了很久 我们打起来了 双方都受了伤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巫婆把手里的闪电扔向了追兵 让他们走 再不走就把他们全沙

了一通乱攻击之下 追兵跑了 等人都散光之后巫婆头也不回一声不吭也走了 我喊住她问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留下 还是不搭理我们就走了 剩下的几个人商量着要怎么办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即然外面的地方容不下我们 那我们何不在此处找个地方居住下来 于是决定继续上山

最后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找了一个洞穴安顿了下来 在洞穴里感觉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或许一世纪那么长 或许还要长 望着洞穴里面的布置一切 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 简单雅致的花草绿植 纱帐 置物架子 火堆 精致简易的家具装饰和摆放 印象最深刻的的是一个圆形门后面的秋千和另一侧的窗口 秋千上缠满了花藤 我就这样望着秋千看了很久很久 熟悉感又强烈 另一侧的窗口不太大 望出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灰白色天空和泥流河 为什么说是泥流河呢 因为看起来像是河 又不像普通的河里有流水 状态像是泥浆状火山爆发时候的岩浆会流动但非常缓慢 灰色蓝色金色互相混合的色彩缓缓地流淌 我站在窗口望着这片天地 望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错觉 我也许就是一直在这里看着 经过了无限的岁月 又像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 回到这里想起曾经站在这里的样子 像是离开故乡很多年的人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 回味曾经在这里的自己 一直这样看着外面直到醒来 醒来的时候久久回不了神 脑海里的思绪全被梦里的场景牵引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还在做梦

那是一个没有纷争、欲望、和执念的世界 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刻感到的沉静和安宁 像是放下了一切欲念 没有追求的东西 也没有值得期待的东西 无悲亦无喜 像是世界本该如此 顺应而生 顺势而亡 不知道这状态算是好还是不好 但不管如何 或许最终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插曲 有时候感到迷茫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相信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 烦躁不安的时候 通过回想和感受一些梦中的氛围和感知 有时候会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 现在的社会太浮夸和物欲 能让人定下心静思的时候太少 我也曾问过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做过一些奇异的梦境 或别的 或类似的 朋友都说没有 梦见鬼啊 吓人的噩梦啊的这些有 这么详细且真实的感知状态都说不曾有过 有时与朋友讲起 有些朋友爱听我说这些 有一朋友相信万物众生都有其法则 当我与她说起时她说世界万物这么大 有些东西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 她说喜欢听我讲 像是窥探到了另一个世界 随着诉说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

试着转换一下思绪去感知 渐渐的安静下来去思考 慢慢的心里也会感到平静 她们家信佛的相信众生有灵 我们都应该怀着敬意去看待万物 人与人之间更应该互相虔敬 她说其实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让你慢慢的感受自己的内心 不要变得那么浮躁 不骄不躁待人谦和才能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平衡。我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 做这个梦的时候还是年纪尚小的时候 此前从未看过有关类似的科幻电影 朋友说有些东西串起来让我去写小说 有些情节比小说还精彩 不管是当故事听 还是当笑话听 有人听了不置可否 有人津津乐道 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经历”丰富了枯燥的人生 也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分享和宣泄 这些“经历”对于我是珍贵的缘分 但是或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缘份” 人生一闪而逝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小插曲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主角 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人

也不是每一次的异梦都是这么长细节这么多的 有时非常短暂 一闪而逝 亦不是那么单一的玄幻 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有恐怖型 或是梦见跟“众生”对话，看见非常巨型宏伟的地势。非常压抑古老的废墟。壮观绚丽的建筑 外星人 异空间 很多很多 还有古代的

以前还稍小的时候 14、5岁以下吧。做的梦会稍微恐怖 经常梦见“众生” 有时候会被吓

醒 有时候会哭着醒来 梦里哭的撕心裂肺的感觉 醒了也跟着哭 从 15.6 开始以后梦见的异景就开始多了 不只是单纯的梦见被众生吓醒的噩梦 我的记忆能记得清楚小时候的某些片段 一般人都是从 3、4 岁以后才会开始记事 甚至有些朋友说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小学的 什么时候读幼儿园的 记得清楚事情的时候大概 5、6 岁的时候都有 但也有个别人记得三岁以前的 比较少 3 岁以前的不是每件事每一天都记得清楚 但是很多零碎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某一件事零碎的细节记得很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每当回想起来 好像脑海里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 随风飘流在海上 似梦似幻 似真似假 像是别人 又像自己 2 岁时 有个青年人哥哥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家里人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清楚记得 2 岁时 因为他当时也问的我几岁 我都正确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时是在一个水井旁 很多人在洗衣服 3 岁以前是在村里住的 大家伙都这样洗衣服 人的面孔记不清了 但是事情经过非常清楚 旁边还有阿姨说 这小孩话都说不全 问题回答的都对 然后一伙人在那里说笑 还有一个片段是还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 扒着墙走了一小段路 然后出来大人给我抱回去屋里了 这个只有这么一小段 就断了 还有一次出水痘 在床上窝了几天 感觉全身无力 伴有低烧 说是不能见风 不能出门 妈妈找了一个联系本子给了我一铅笔 问我会不会写字

我在田字格里面圈圈叉叉的乱写 一个格一个格的乱写 就像写生字一样 没有写出格 还有乱涂鸦的画满了本子 妈妈还夸我写的好???? 还有晚上突然被惊醒了半夜哭的时候怎么哄都停不下来 当时的感觉是非常沉重 像是一大块云 虽然是轻 但是一直往头上压 忽然就觉得很沉重 好像要从头顶往身子里面去 刚压完一块 眼看接收完了下一块更大的又压下来了 这种时候的夜哭是怎么都哄不了的 这段记忆 应该是在两岁以前的 因为我好像还不太会说话 耳边一直响起哄我的声音 问我哭什么 停下来吧 乖乖的睡觉之类的 这个场景的感知不止一次 起码有 3、4 次左右 还有一次可能看我实在哭不行了 半夜抱着出去村里门口的路边 那是我第一次对夜晚有印记 为什么说是印记 而不是印象呢 因为印象只是脑海里闪过的片段 或许记得 但是缺少了感知 第一次印记中的黑夜 抱我出门口的时候我还一直哭 一直走了一小段路 慢慢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变小 到了路边 中间隔了一大片空地 像操场大小 空地的对面有人家 我当时转头看着前面宽阔的黑夜 感觉像是被一团黑雾包裹着 飘在其中 湿湿的风 微凉 伴有虫鸣鸡叫声 像是坐着缆车一直浏览前方 又像是呆了很久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一片黑 就像将脸对着水面距离只有几毫米 鼻尖快要碰到水的感觉 这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才会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 当时肯定是脑海里还没有那么多词汇的 曾多次体验将脸对着水面的感觉 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次黑夜的印记和感知非常清晰 心里也涌出某种平静 似怀念 似畅游 非常神奇体验

为什么分的清三岁以前和三岁以后呢 因为三岁以前我们是住村里的还没有搬家 三岁那年搬到镇上住 父母做点小买卖 每长一岁 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 过了年今年你就多少多少岁了 每年都说 (所以之前那个青年人问我几岁 我能回答他 因为清楚的记得自己几岁了) 搬去镇上过的第一个年妈妈对我说我四岁了 四岁以后的记忆比三岁之前清晰的多 所以我就感觉记忆分成两个隔断点 3 岁以前的记忆回忆起来感觉比较神奇 有种朦胧美 就像吹着暖风前行 3 岁后回忆的感觉跟心情 又不一样 这时候很多片段都很清晰了 缺少一点点美感 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 想随时想起就随时想起了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太多了 我已经比大部分人幸运了 有很多次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都回想起第一次黑夜的印记 想着会不会距离我不远的前面有一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或是那里站着我们未感知到的“人” 当时转头望着眼前的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忆当时我有没有看见什么 或是看到过什么只是忘了

经过了很多次回忆 我确定是当时没有看见什么 也许有 但是没看见 这种睁眼看前面的感觉 跟我在公司宿舍 梦见自己上半身直挺挺的起来 睁开眼看床前的“众生”和那次半夜睁眼看天花板感觉也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强烈 看天花板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眼睛像是蒙了一层白雾 似看未看 有时现在看见小孩夜哭 也想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感受到被“云压”的感觉所以才啼哭不止

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 我在卧室门口玩 有两个“小孩”边笑边走进房间里 坐在床上玩闹 梦里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异类” 心里也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但我还是走进去与他们搭话了。我问他们“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答说“那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天地都是白色的 同样伴有白雾 那边的人们也要生活 像古时候 有小贩叫卖 街边有人行走 你如果想要某样东西 也需要用同等价值的东西去换 ” 他们说完之后 我就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像小镇一样的日常生活 行人慢悠悠的行走着 氛围像比较悠闲轻松 没有恐惧感，画面切断之后 梦里我就感觉后背一凉 然后沿着村里的小巷一直往前走 背后有东西跟着我 相斥的反映很强烈 我感觉到是个成年女性 穿白长袍 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正常脚步往前走 没一会她应该是追上我了 用手指捏住我的后颈 明显感到尖锐的疼痛 不是掐 是捏 食指??和拇指捏住一点后颈皮肉 一阵尖锐的疼痛感 像是被蜜蜂蛰一样。伴随着这种疼痛感 我就醒了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 这时候可能梦见众生的次数比较多了 醒了也没有多大的害怕

为什么删我的上一个贴啊 郁闷 只是指出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 这也要删

发现很多人有时候突然会感觉某个时刻或是某个人很熟悉 也许“我们”一直都是经过了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有很多个不同空间 不同世界的“自己” 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是某种因缘巧合 会发生交错的现象 会忆起某些片段 保持着这样的幻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让我们有所期待 感情有所寄托 怀着感恩和敬意看待事物与身边的人 也许擦肩而过的某一个人与自己有着渊源 爱、恨、嗔、痴 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这是多年前为了致敬所有与我们有因缘关系的事物和人所写的随手记 今天突然想起 或许有些借鉴 但不妨碍自己宣泄一下 好不好望见笑了

远方悠悠沽酒人家
窗前昏黄老树枝桠
前世你在何时悄然泪下
今生又在何处笑靥如花
我们是否曾同望一湾彩霞
是否亦曾路过同一座灯塔
或也曾在不觉中擦肩而过
未来得及道声珍重 便已各奔天涯

也是较短的梦境 走在一片废墟里 灰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像夜幕降临前的灰色。崩塌残缺不全的建筑随处可见 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普通的楼房砖瓦 木材居多 像是被火烧过 一片废墟全都是灰黑色 地上满是碎屑 我在废墟中走了一会儿 圈圈绕绕的 转了几个弯 走着走着 前面突然 2、3 层楼高的上方 有一个长着翅膀 形象类似天使的人 浮在上方

男性 中长发 没有像油画那般穿着神圣的白长袍 而是有点类似西部牛仔装 好像是皮衣 长裤 看起来较酷 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 周围伴有光晕 看着一点都不刺眼 很美 对话记不太清了 没有太多的对话 只记得他说了“我教你、我们一样、还记得嘛” 其余记不清了。没隔一会儿 我的形象也变得跟他一样了 有翅膀 冒紫光 但是不会飞 或浮 感觉身子很沉 努力蹦跶只能到二楼的高度 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不停的找高处往下跳 借着这个力道飞了一会儿又掉了下来 感觉学的很吃力 紫天使就在旁边一直教 就一直学一直学 突然就到醒了 都没学会 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梦境

分享一个朋友的梦,她很怕带毛的 小的动物 例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鸡小鸭小狗 幼崽类的 至今都很怕 看见没关系 不小心碰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她说她小时候 12、3 岁以前 也是反复做一个梦 梦见满地的毛茸茸的小幼崽 有时候是小鸡 小鸭 小老鼠 小兔 各种都有 满地都是 无法下脚那种 一转身踩死一片一转身踩死一片 地上很多被她踩死的小动物尸体 她说这种感觉很恐怖 活生生的小生命在她脚下消失了 密密麻麻的 后来长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些梦了 所以这种心理恐惧导致她一直害怕毛茸茸的小东西 她说有段时间一岁左右她一直哭 不肯穿衣服 就光着身子 给她穿衣服就自己想要扯开 嘴里一直说着有毛 有毛 好多毛 话还说不太全 她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印象 是她长大后家里人告诉她的 那段时间哭了好几天不停 晚上不睡觉 什么时候哭累了睡 后来家里请人去看了 说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她 我与她聊天的时候问她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异的梦 她告诉我的 我自己的梦境比较神奇 所以稍微交好一点的朋友我通常都会问她们有没有做过比较神奇的梦 大部分人说没有 有一部分人会梦见“鬼”之类的 梦见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这些一般人都都会做 这种的就不是主要讨论的了 大家有什么奇异的事 奇怪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她们家的房子院子里住了一窝蛇 白天的时候缓缓爬出来也不怕人 她从小也习惯了并不害怕 种了一棵樱桃树 有时候会盘在树上或树下晒太阳 她说去摘果子的时候靠近它跟没看见似得一动不动的 要是有人来了朝它靠近一点 要去摘果子就吐舌信子 发出“嘶嘶”的动静 但是也只是有点动静而已 从来没咬过人 就这样她们和平相处了几年直到她们搬家。她大舅妈几年前在野外打死过一条蛇 后来没过多久就变得疯疯癫癫的 时好时坏 不正常的时候脾气暴躁 砸东西打人 好一点的时候也能日常生活 就是嘴里叨叨念念的 都说蛇这个东西很有灵性 任何生命都不能随意践踏和伤害为好。

她说 5 岁时有一次晚上 6、7 点左右 她跟她表姐（7 岁）回家 有一段路两边是耕地 属于必经之路 到了这里也离她姑妈家比较近了 突然她表姐就哭着说让她赶紧跑 看她这样 自己也吓到了 俩小孩一路往家里跑 到家了她表姐一直哭着说看见“鬼”了 在后面追她们 穿白衣长头发 就飘着 怎么哄都哄不好 被吓到了 后来请人来看完 神婆给她什么符 口袋里放花生还是什么的 后来渐渐就好了

今天这个有点科幻,一开始很多人躲在矮房子里 外面的世界有点乱 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穿梭 有人尖叫惊慌四处散逃 原来我们在躲避“外星人”的搜索 外星人的形象没有像眼下流传的一样尖脑袋大眼睛 大概 2 米多高 全身上下裹着白色的外衣 他们入侵了原本我们居住的世界 没有大规模杀伤 就是把人集中起来 遇到反抗者动用武力镇压 高速公路开始先被毁坏 再是通信、大楼 有一部分人类会趁乱烧杀抢掠 美其名为了生存。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建筑物、设备设施,一切似乎要推倒重建 他们有自己更完善的,空中开始泛着白光 刚开始是模糊的影像突然“咻”的一声 空中划过一排列车?? 全身通体是冰冷的银色硬金属 还全身泛光晕 列车可以随时变轨 不受轨道限制 像是轨道随着列车变方

向 而不是列车按照轨道的路线行驶 非常灵活在半空中畅行无阻 轨道和护栏是连一体的 到哪个地方停下会自动把平台伸下来 某一个站点停靠了 顺着自动平台走下来一群高大穿着白色外衣的“人”

一行人中有两个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大小的金属硬箱子 选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打开 然后开始像投影一样出现物体的影像 没一会儿影像中的物体就实体化了 他们在建造大楼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造出了一个片区的建筑物。全都是泛着银色金属光泽的建筑物 圆弧形的居多 一层叠一层 非常高 也有方形的 方形的没有锐角 四角的边也是圆弧的 天空中有飞行器 不是像圆盘形状的飞碟 更像是一个雕花艺术品（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大概的形状 圆弧鹅型是大概形状 多几条类似鹅颈的管道 柱形是盘踞在飞行器上的雕花）非常精美 亦是全身银白色 飞行器整体错综复杂 好像他们的物体全都是银白色 空中的飞行器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主体是这种大概类型的形状和雕花，在一个大楼里遇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类女人（类似漫威英雄的寡姐）正在被反派人类欺负的时候她出手帮了我们 她说“没有力量只会被挨打” 后来我们组团一起生存 学了些技能。我们爬进外星人的一个大楼里 被发现了 之后被送到人类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靠海边的地方规划了一个片区给人类活动

靠海边的岩壁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方形小屋（类似这个圣托里尼岩壁 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层层叠叠的 最下面的房屋某个时段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 灰黑色的墙 烂木门 里面活动空间非常小 经常受潮的地方还会发霉 空气中一股潮湿腥臭味 我们正好是被安排在下面的房屋 这一片区就像一个集中营 外围有看不见的围墙 不需要人把守 地上画了线 根本越不过这个墙 撞上就会像触电一样被弹开 被集中在这里的人几乎很难逃出去了 涨潮了受不了屋里的霉腥味开门走了出去。外面有人争执着 有武力镇压 手里拿着能发出激光的小型武器 杀伤力巨大 最后就在这一片乱象中醒来了。这个梦体验并不是特别美好 最后被限制自由的时候是最憋屈的。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人抱怨生活质量差 相比之下我感觉再怎么样也比这样幸福太多 没失去的 不知道有多珍贵 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 醒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现实生活好” 所以大家还是珍惜眼前吧。

一般人做梦会有两种视角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第三视角也被称为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玩吃鸡 第一人称是第一视角 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可以看见自己的整体人物形象但是我感觉看到的景象没有太清晰 像看电影一样。目前这些梦大多数是第三视角看见的 有些也会来回切换视角 一会儿第一 一会儿第三的切换。第一视角是最清晰的 像高帧率摄像头 还能远处近处来回转移。第一视角的异梦体验更震撼和奇妙一些。这个外星人的梦境 看见这些外星建筑物和设备飞行器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心灵上并没有太震撼）。但肯定比看3d电影还神奇。还有别的更震撼的。有些梦境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这种震撼是双重的 心灵震撼和视觉震撼 接下来会分享一下

这个是以第一视角看见的，跟自己亲眼目睹一样。一片连绵不绝的金色“麦田”。（是不是麦我也不确定 叶子和结的花穗全是金色的 所以才称之为麦田）田之间偶尔有点矮坡 长了几棵树 树叶也全是金黄色 风卷起??树叶随风而落 天空泛着光 昏黄中带有火烧云的红。全世界都是这种金黄金红的色调 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氛围有点压抑 连卷起的风都透露出一股沉重 吹着树叶和麦田沙沙响 脑海里接收到各种动物们传来的讯息 “赶紧逃吧 毁灭的异像即将到来” 隐约可见上下窜跳的动物 动物们长得并不算太奇怪 像存钱罐矮胖矮胖的猪。鹿、牛羊、都比较矮胖。像五角星一样刺猬 也有正常的刺猬 会站起来 有只刺猬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 我也爬到了树上望着远处。看着这一片风声悠悠作响

的天地 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交谈 脑海中会接收到各种讯息 唯一的感觉就是荒凉加凄凉

站在树上看了一会儿远方。下来之后沿着田边小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望着这片天地。心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降临 脑海里的讯息告诉我 不久后即将到来 走了很久远处露出小镇的一角 人们一开始还不惊慌 悠闲的活动着 街道规划很宽阔 整齐干净的排列 普通平房偶有带尖顶的建筑物 小镇的矮房屋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 小镇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火山 有几座连绵的山丘 程灰黑色的 山顶并没有白雪覆盖 望着这片景象 我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宁静” 进入小镇之后我告诉人们 赶紧找高处躲藏起来 我在“森林”中 接收到了“毁灭即将到来”的讯息 有人听信之后匆忙逃散的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遍不太相信 认为我在说谎或是传播燥动的信息)着急的在小镇晃了一圈 就在此时 天空划过一团火球 咻的一声在了远方的地上。地势开始动摇

紧接着又有几个火球开始从天空砸下来 地势摇晃的更厉害了 地面开始有裂缝 人们惊慌的四处逃散。此时脑海里又接收到了一副景象 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上千米高的巨浪袭卷而来 火山也开始喷出岩浆 火红的岩浆顺着山体往下流 很快即将流向小镇,我们一伙人在疏散老人和小孩 大地晃动 人们哭喊 看着眼前的景象无比的绝望。心里清楚的知道也许逃不了 这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 前方裂开的公路有几个小孩在跑 跑过去一手牵着一个 拉着他们极速的逃亡。漫天的烟灰 此时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觉 (今生从这里结束 下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就这样结束吧”。) 火红的岩浆喷发 卷起的烟灰覆盖了天地 模糊了视线。在一片灰红色的景象中梦境结束了。最后有没有成功逃出也不知道。我想大概也许没有吧 要不然心里也不会生出那样的感觉。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很像电影灾难片 2012 或是别的灾难片。也许影视看多了,可是心里的感觉告诉我 这也许不是 那种绝望如此的真实 就像身临其境面临最后的时间 下一秒即将不复存在 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轮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体验感非常神奇 加上第一视角 每一帧的画面就像印在脑海里 心灵和视觉感受到了双重的震撼。像我们看电影 顶多就是视觉效果比较震撼 这么多的心里活动 根本无法代入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 “看见和感知的” 但是确实是“看见”了

做这个梦的时候电影 2012 并未上映。应该是 2010 年年尾或年初的时候做的梦 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电影是未上映的 过了好几个月后才去看的电影。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看着前面的大屏幕 心里一边想着那个梦。对着大屏幕没有这种“共鸣”的感觉。顶多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也谈不上视觉震撼。跟类似“亲眼目睹”的视觉震撼还是差挺多的 少那么些意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候我挺期待下一次能做这种“异梦”的就是这玩意不定时出现 你想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来 有时相隔大半年 都没有一次。有时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两三回 就是这么奇怪。 目前为止我很期待下一次的异梦来临 不知道又会“看见”什么 感觉窥探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之前长久以来累积的异梦 还有很多 就算两三年不做这种梦了 题材都够我说很久的 暂时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神奇的梦境体验 也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一幕短片：“整个世界都是金红色的火焰，两条黑色大铁链锁住我的双手 我就在火焰之中 身着红色金边古代简单长袍 红里衣有金色刺绣 黑色长发披肩 (大概是这样 找不到一样的 把红纱衣黑边换成金边 没有这么透明 丝绸质感)我就在漫天金红色的火焰中 并未感觉到灼烧感或灼热感 像冬天晒太阳一样有些许温度 我在哭 心里涌进无限的悲伤 哭的撕心裂肺 嗓子都哑了 感觉把肺里的空气都用完了 似乎要哭断气了 一股气流刚涌进肺里 又被挤

出来了 换气的的时间都不够 就这样一直哭着醒来。醒来了 我也哭了 最后为什么会如此悲伤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梦应该是 15、6 岁的时候 正常来说正是处于迷茫懵懂的年纪 经历尚浅 不知何处涌来的悲凉 感觉用尽了我一生的眼泪和悲伤 这种悲伤来的莫名其妙又刻骨铭心 好像写入了灵魂深处 醒来了嗓子很干哑 这个就一回 再来几回我感觉我要背过气了。后面的也有梦见哭的时候 都差了不少 这么深刻的 就这一次

这个不算特别长 但是心灵和视觉都非常震撼 是第一视角看见的 第一视角是看不见自己整体人物形象的 就是平日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感受 除非在梦里照镜子就能看见自己 周围的人物、环境 感知 会比第三视角敏锐许多 看见的景象也清晰许多 如果第三视角是在 4d 房间体验做过山车的感觉 虽然感知也挺真实 但确实少了实际体验的真实情况 第一视角的感觉就是自己上去做真实的过山车 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迪拜法拉利公园里面那个 不知道大伙体验过没有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次 保证过瘾

一行人走在潮湿的浅水河边 (算我大概 6 个) 是要去远方的某个重要目的地。旁边的人样子作武士打扮 身着简单样式的棕色灰边古装 有铠甲。不像电视上看到的身披厚重铠甲的武士衣着, 铠甲主要覆盖胸腹这一块 上半身一小片 大腿 小腿 手腕 一小圈 肩膀各一小片。铠甲是旧金色 很薄 有些许镂空精美花纹 但是感觉很硬 整体形象比较干净利落 不显笨重 (大概是棕色武士的里衣 去掉这个武士的铠甲 换上我说的铠甲, 人物面貌形象大概是这种装束 有简单束冠 有时候为了更贴近形象一点我会在网上找很久的图 怎么翻都不满意 我也知道肯定是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找些稍微有点类似的只是描述个大概而已) 我们沿着河边走着走着 将要换山路

山路稍微有点崎岖 草木没有太多。越靠近目的地 草木越少 走过一段草木稀少的山路之后 看见前面有一条浅水河 正常水流 不是很急 过了河之后的地界 没有草木了 全是黄土丘 感觉上像是一望无际的黄土丘 一直走进去 有稍微高一些的山峰 没有草木和鸟兽 远处开始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坡型山峦 看着前面的巨型山峦 心里有点急切 又被眼前的壮丽惊艳了 像是第一次看到 又像是“我又看到你了”。为什么不是山峰呢 因为它不像峰那么锐和尖 它非常扁大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最上面是稍微比较平的 到坡形山峦脚下 要开始往上走了 因为是坡形的 不像笔直的山峰那么陡峭 虽然爬上去也挺吃力 但是没有太惊险 担心随时脚下踩空会掉下去 (本来我就挺不爱爬山的 这一段爬的我真累爬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上到上面吧) 终于爬上去了 上面的顶部是平的 非常非常非常宽的顶部 往前走一小段路 开始有青蓝色砖块砌的围墙 最外围的墙不算高

目测按照我们的测量单位 应该只有一米多左右 (就算它 1.5 吧) 围墙有盖帽和简单的花纹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往下走几个半人高的黄土阶梯就到青砖围墙部份了 有些许杂草 我们站在黄土阶梯上 并没有着急的往下走 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下面巨大的“齿轮井”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脑子嗡嗡的 (跟之前很多时候描述的一样 “像是第一次 又像是又见面了”) 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齿轮井 “大的程度可脑补参考世界上最大的天坑” 螺旋状的 非常深 越往下越小 青金黄铜色 有非常精美绝伦的花纹 块状齿轮构造很错综复杂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我们多么的渺小 也许掉个人下去 站在顶上看 肉眼都不好分辨出来 最下面底部应该有稍许快干枯的水 这个“齿轮井” 非常重要

试着把这个齿轮装进这个巨坑 然后静下心来感受一下 (青灰围墙 有很多阶梯 高大的阶梯 往下深陷的螺旋状巨大齿轮井 精密复杂的块状齿轮 花纹 非常非常巨大的惊艳绝伦的呈现在眼前) 你就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有多震撼了, 越往后的文章 你们会发现我用的“震撼”的词会越多 也许有些朋友说一个词用多了就失去意义了。我每回也是这么想的。“看见”的东西多了“也就不震撼了” 但是每当“异像”再次呈现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刷新”我的震撼感 就像我们看漫威电影 看钢铁侠 里面的特效非常惊艳 啊凡达也非常惊艳。已经看过很多特效惊艳的电影。但是不妨碍你 最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 又刷新你的感官。每次的性质 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震撼和经验不是你看见什么 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物件 你就从中体会到了“震撼”的感觉。(当然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只是把当时的感觉表达出来而已。也许看文的人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这里不勉强个人认同 并体会我的感受)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程度和看法

井里原本是有水的 是活井 会转动 可是现在已经快干枯了 或是水质量已经改变 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活”了 齿轮井在这个位面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轴心 (当时的认知告诉我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某一部分“反派”来说这个井对于他们反而枯了更好 如果有正反代表 这个井和水就是正和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 井越活 邪恶就越会受到压制 对于“反”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井活起来。然而井里的水不是想让它活就会活的。如果正常的时候就会像泉涌一样 有它的运转规律 和生水的力量 一旦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水位达不到要求 就失去活性 就像我们历经越久的干旱 你就越期待雨水的降临 一旦水位下降 就需要一位有力量“引水”的人 在当时的认知里 已经起码上百年 或是上千年 这个井没有活了 那个能引水的人没有出现 或是历代的引水人 引出来的质量和水位达不到要求 所以只有底部有些许水 没有达到它转动要求的力量 (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 而是水质量 某种被需要的神秘能量代表 那个世界别的生活用水还是有的) 很狗血的老套剧情。我就是这个拥有引水能力的人 根据得到的信息 他们说我就是 但是就像新一代继承者一样 我之前并没有试过 没有使用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齿轮井的力量要求

站在最高处往下望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下去了 往下走到青砖地带 开始冒出来一波人 试图阻止我们 这拨人的衣着是暗沉的枣泥红色 武士装扮 兵器是类似长枪的东西 最顶端是纹型刀, (对于某些物体或景象的描述我用词可能会有点乱 因为有些东西找不到现实对照的 只能描述个大概 而且之前也没有这么细致的整理过 这是第一次整理写出来 很多都是现想到的名词) 反抗了一会儿 有一批援军到了 两波人打成一团 他们把我安全的保护了起来 看着这一团乱 我决心下去试一试 有一个像是领军的人物阻止了我 让我不要去 说现在太危险了 等安全的时候再来 (这个人的存在像是扮演着朋友或是知己一样的角色 不是某个无关紧要的人) 因为一旦开始动力量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中途都不能打断 会遭到反噬 我说“要避过耳目来这里并不容易 既然是这样有人盯着 不管哪次来 都是会有人阻止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铁了心要下去

需要把井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转轴心可以驱动的轮填满 运转起来才会生水循环 下去之后 摊开手掌?? 双手往前放 感觉从双手出去了某些力量 又吸进来了某些力量 在手里来回穿梭 之前的水是有湖绿色的 使了一会儿力之后 开始从底部冒出来越来越多的水 水开始变成冰蓝色?? 最浅颜色接近透明的蓝 有点冒光晕 没有冒烟 (这里也有点累 细节也不多说了_-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 水填满了达到的要求) 水满了之后 我感觉全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直接趴了下来 井开始活了起来 水慢慢往上涌 大概会淹

没三分之二的地方 越往上 齿轮盘越大 最上面的水是注入齿轮盘里的 不是直接淹没 盘与盘之间可以看见轮骨 能看见它转动 不是一直转 而是规律性的转 就像是到点了转换一个位置一样 我就趴在那里 眼看着水快要把我淹没 一动都动不了 连说话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水开始沾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看着眼前活起来的井 心中的想法就是“死而无憾”了 井转了两圈 没有太大的声音 不一会儿 有人过来把我抱了起来 脚不沾地 心里觉得无比踏实。我们上去了 他抱着我在最顶端的黄土高阶 我看着下面的

我看着下面的井 全身无力 但是心里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我想就是现在让我死了 我都是无比愉悦的接受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抱着我走了 两拨人打架的还在继续打 乱糟糟的一团 人声 打斗声 我感觉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渐渐的意识就模糊了(应该是晕了吧 最后咋样了 我也不知道了) 到这里就醒了 。醒来了感觉有点点累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第一视角 敏锐度和感知度比第三视角提高了很多 有时候梦里面的人说话语言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但是传到脑海里会自动过滤成我能懂的意思

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齿轮井有点怪 好像思绪理不通 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梳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好像 没、有、块、状、的、齿、轮、？、？、？、？ (如下图 齿轮里的这个块状 是没有齿的)一般的齿轮不都是圆的嘛 转轴 方向 只有圆的才更好的控制规律和方向 如果是块状的 得掌握更精密更高超计算方法 如果是两三块块状齿轮拼一起还有可能运转起来。但是这么巨大的井 这么精密复杂的轨道和转轴 真是神一样的计算方式 超越世间的存在 如果有一块不对 那不就全失败了嘛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点不对劲是啥 看来还是得梳理一下好。不过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普通的世界 不能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套论 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瞎编的 那真对不起 我还真编不出来-_- 而且咱们的主题就是奇怪的梦 就不要追究它能不能与现实世界相符 如果什么都套用现实定义去解说 那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

说到全身无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全身无力 我现实中体会过至少 5 次左右 准确次数记不清 从小时候到成年 20 岁以前 不是连续发生 隔几年一次 最后一次应该是 17 或 18 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在深圳 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切正常 没有觉得饥饿或做什么剧烈运动感觉到累 身体机能一切正常 本人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偶尔感冒发烧之外没有什么病根史 头天晚上正常睡觉之后 早上起来 从睁眼的那一刻起 就感觉浑身无力 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那种 说话都费劲 抬一下手都很费劲 手发抖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那个时候有个白粥 没有菜我都能喝下去 胃里觉得非常饥饿 小时候是比较挑食的 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吃 小时候的一次早上 我起来费劲力气说要喝粥 家人给我端了一碗粥 还笑话我说怎么今天知道自己要粥吃 还吃的白粥 迫不及待的放点盐和油就吃 就给我放了点 我的手颤抖着一点一点的往嘴里挖 整个人趴在桌上 为此还被骂了 说没有型 我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当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或是因为什么一点都找不到痕迹 跟断片了一样 找不到有残留梦境的痕迹 这么多年来我仔细回想 一点都没有 晚上眼一闭 早上眼一睁 就是这种状态了。我问过低血糖的朋友 她们都说低血糖胃里是会饿 跟有东西搅一样 伴有眩晕 手脚也无力 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起码的稍微活动 手脚 翻个身抬个手还是可以的。真的毫不夸张 连喘气都费劲

这种感觉我是不想再体验了 而且低血糖都是因为该吃饭的时候没吃 长时间没吃东西才会引起的吧 起码至少两三顿不吃 才会出现的症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正常睡一晚也不到一天不吃东西的地步啊 还是每个人的低血糖反映不一样 ? 有时候为了

减肥两餐不吃 感觉胃里饿的时候也搅的慌 手脚也是有点发软 可是真的没到喘气都费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手抖啊抖的 把一碗粥喝完 喝完了之后 趴起码有 20 分钟才慢慢有点力气 最诡异的就是想不起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做梦 就算不是每天晚上做梦 睡觉的时候翻翻身 有时候隐约也会记得一点吧 睡的好不好之类的 就是一闭眼 一睁眼 这 8 个小时 “我”到底经历了啥 -_-

其实我生活中不是记忆非常好的人 方向感也不好 我感觉我的记忆有两个极端 能记得清楚的事情 记得非常清楚 健忘的事情非常健忘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放哪里一转身就忘记了 或是有时候谁跟我说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带点什么东西 可能一会儿我也忘记了 明明交代的时候我还默念着 转头就忘了 但是对于某些留在脑海里的东西 不管经过多久 想提取随时就提取出来 由于我的工作有时候会整理一些东西 宿舍柜子里 办公室柜子里有几处 存放的地方 我调离之前的工作地点 2 年后有同事问我之前的东西放哪里了 我想了一下指两个地方 她们去一找果然在那里 所以我感觉我的记忆比较极端 我也很纳闷

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是最累的 想醒醒不来 睡又害怕掉进很深的地方 这种情况一般都称之为鬼压床吧 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旁边有声音有人影 但是就是起不来 这种情况 经历的也比较多次 ,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感觉那里给我的感觉不太舒服 晚上回去就会被梦魇 还有一种不太累的半梦半醒 就是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吵你睡觉 这样的不太累 但是睡不好 很烦躁 心烦 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骚扰我 我困了想睡 睡的很烦 整个人处于烦躁的状态 后来我恼火了 突然抬起一点身子把头转向后面狠狠的瞪了一眼 转过头又睡了 这下是慢慢的睡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昨晚是不是瞪了谁一眼 后来发现 并不做梦 就是转头瞪了一眼。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 。还有一次是宿舍换到广州的老城区 那些巷子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有一天快早上 6 点来钟 迷迷糊糊的我是平躺睡的 右边耳朵有东西沙沙沙 吵的我也没有睡好 后来我烦了 反手就把这个小动物按住了 是个白色的 小猫小狐之类的东西 比较小 按住它了我还听见它支支支的叫 可能要反抗 按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松手然后它就跑了。醒了早上我还跟我同事说了这个事 我同事就乐了 她还说她吵错地方了 我问她有没有没睡好做噩梦之类的 她说没有 (这个同事就是之前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 她一直觉得我有什么神秘的灵力)

一幕比较短的 时间比较近 去年 8 月份左右, 天空灰蒙蒙的 下着小雨 一群人去一个类似森林公园的景点游玩 处于半开发状态 某些地方还是比较原始 这个山也是有点历史的山 比较有名 走在小道中 有树木 有柱子 忽然雨越下越大 我们躲在树下 忽然上方轰隆一声 山体坍塌了 有一面墙露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头发有点灰白的老者 走过去 径自看着这面石墙 嘴里说着什么 我们也去看了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显世 什么已经改了 具体没听清 还说 “青龙主姻缘” 石壁上刻的浮雕正是一条青龙 不是精细的调刻 而是有点类似简笔画的感觉。这一面墙都是古青铜色 釉绿釉绿的 绿的发暗 好像又透光 青龙的头朝上 主线条好像自带荧光一样 是阳刻浮雕 此现象已经很多很多年未显世了 俩老者非常震惊 提笔在上面又刻画了什么 梦里脑海里传递的信息就是: “此现象长久多年未显 今出 有什么将会改变或是正在改变) -_-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着墙壁的浮雕 就醒了 这个梦不算长 可以说非常短暂 细节也更简单一些 但是比较模糊 不是说梦里面模糊 是醒了之后模糊 梦里面说的看的 当时是非常清晰的 早上我醒了回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某些细节 渐渐的时间越久越模糊 之前也有类似的梦 当时很清晰 过后模糊的 只是不太多次这样的 不是不记得 就是模糊 需要用力回想

浮雕大概长这样？ 暗黑青铜色 线条比这个流畅更多 躯干比较直 虽然是简笔 但是该复杂的地方还是复杂的 龙鳍、头、须、尾 部分看起来毛轰轰的 整体刻法是用“感光阳刻”刻的（别问我什么是感光阳刻 我也不太了解）大概是一般的阳刻 感光的话应该就是在某种光线的照耀下 雕刻有部分线条会反光 所以才自动莹亮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雕刻分两种 阳刻和阴刻 阳刻 图案物体是凸起来的。阴刻是凹下去的 阳刻比阴刻难的多。一般的皇帝陵墓 帝王用的就是阳刻 妃子 皇后这些都阴刻

理一下思绪 里面说的“感光阳刻” 应该就像秘鲁像纳卡斯线条一样 太阳光线在某个点照耀的时候 整体图案有一面朝阳 所以线条看的更清晰 具有反光作用 具有光感作用 像自带反光 但是秘鲁那个属于在地上挖出来的的一条条道 错综复杂的线 在空中高地段能看到整体图案 也就是说属于阴刻 而且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太阳照耀之下才具有“感光”左右。这里面的阳刻 想一想的话 阳刻属于凸起来的 按理说是不是比阴刻“感光”更难一些？（这里我不了解 纯属猜测 别喷我）而且它里面的阳刻是一直感光的 不是某个点的太阳照才会亮。只要是白天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或是晚上有火把 就感光 有时候总能蹦出来一些我不了解的新词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纯属瞎猜-_-#

之前在优吐上看见一个网友分享过一个他的个人经历 比较神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我感觉我按照他这种方法 看见的感知的东西会更多。我心里清楚的这样明白着 所以冲动了一下就截图留念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尝试 我觉得什么时候它来找我就是缘分 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寻找。该“看见”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太过深入执着 只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过度沉迷于一件事 或某个人 有句话说 当你长期与恶龙缠斗 你也会渐渐变成恶龙 随缘珍惜当下 孝敬好长辈 爱幼小 能不做违心的事就尽量不做 始终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万物有灵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敬畏的心看待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无恨 一切皆因缘而起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过浮躁了 戾气太重 要是大家心态都虔诚一点 就会更和谐一些

有些朋友会做“清明梦” 就是你入睡做梦的时候 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能控制梦的剧情发展 就像你在写小说 后续的剧情在你的掌控下发展着 “我要做一个和女神约会的梦。开始早上几点安排行程 出门 约会 直到约会结束 醒来” 或是“我要变成超人 去拯救世界过了一把当超人的瘾 醒来”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你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去改变。这种清明梦好像前期需要一些演练或学习怎么做这个清明梦 后期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功成”了 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方式 我也不想去尝试 因为太过“刻意”了 而且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来 就少了某些意义 就像跟“你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或 你自己丢了一毛钱在路上 然后再假装经过 “我在路边捡到一毛钱” 类似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也不是说体验这种清明梦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不对的 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方向没有错 又没有耽误他人 损人利己 违背良心道德 只是个人选择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也是一个第一视角的梦境，看不见自己的形象 感知和看见的 在梦里相当清楚 但是有点诡异的是回想起来相当的模糊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算是很久之前 应该是 2019 年年尾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 比这个更早之前的我都记得相当清楚 这样的稍微有点不合理 我甚至忘了看到的是有多少副景象 目前记得的清楚的是只有三副 但是我感觉并不止如此 这也是属于为数不多 越来越模糊的梦像之一。我把这一种都归类为“逐渐模糊的群像”就跟“青龙”

一样。搜寻一下脑海里的记录 如果我能想起这一类的 我将先记录这一类的 要不然时间越久 就都忘光了。：“睡觉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说将带我去看某些景象（清楚的知道正在睡觉 就像你在睡觉 有人喊醒你 然后你就起来了） 然后我起来了 一起来就像马上坐进了某个飞行器里面 紧接着就跟做过过山车一样 极速下降（像坐飞机 你坐在最前面靠窗的位置一样 速度绝对比飞机快很多倍）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腿脚没有觉得发软 能体会到那种正在飞行的感觉 一直持续往下降了很久之后 看见了有一片地下的洞穴屋 像在崖壁上一样 一排排的 一个门一个门 黄土壁崖 没有绿植 有灰黑色木门 应该是以梯田形式成列的 看见一个灰发老奶奶 开门走在门口 门口有几个阶梯（类似这样的黄色壁崖）有没有交谈 忘记了 好像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急速上升 速度非常之快 一直维持急速飞行的状态一会之后。缓缓地减速了 这次是悬浮在空中 俯瞰下面的大型城市 非常超现代化 多是莹亮的金属玻璃钢 虽然不像科幻片那种有高耸入云的超级大厦 但是整体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高级的文明”跟地底下洞崖屋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到的都是平缓的楼顶居多 似乎整体高度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突然特别拔尖的建筑物 有球场、喷泉、桌椅、绿植 都比较简单化 还有类似休闲设施的东西 有人群活动 突然靠近了一下 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白色的围网内。旁边有大树 和座椅 在整个上空晃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脑海里的信息会区分地界。它告诉我跨越了不同的地方或空间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离开了之后又是急速的飞行 过山车般的时空旅行又开始了 全程没有觉得害怕或不适感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速度非常快 飞行中的状态周围都是黑暗无光的 并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周围都是宇宙光圈 我感觉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就跟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小黑屋一样除了一片漆黑再无其它。坐在旁边领着我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但是能感觉我们是并排坐着 急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缓下速度了 像是缓缓的从地下升起 首先看见的是闪着金光的巨大流水瀑布紧接着像是一座临海的城市 非常的壮丽精美 超级未来化 又具有很浓郁的复古气息 因为它是两种风格结合的 巨型金属科幻城+复古精美的欧式古堡风 互相穿插着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只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这次没有盘旋在空中 感觉还在缓缓上升中 慢慢的上升着 飞过建筑物之后 怎么还有那么高的岩壁和流水 又像刚开始一样 从崖壁流水上方 又出现了同样宏伟精美的复古超前科幻城 真的是非常壮丽的视觉惊艳 上升还在继续中 过了第二层 紧接着出现了第三层 第三层比下面两层建筑更少一些 没有那么密集 但是却更宏伟更精美 高矮不一的建筑 有的极为庞大 感官冲击力更强 如果第二副景象属于“更高级的文明”那么眼前的就属于“超级文明”视觉真的非

常震撼（我说过了 后面还会很多用的到的地方-_-#）缓缓地把三层“复古科幻城”浏览完 又绕着地势晃了一圈。原来整个地势是三层圆蛋糕型一样的 最下面的最大 越往上越小 远视角就像三层地势悬浮在空中 整个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 照的水都泛金光 看过了这样的景象之后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它的美和震撼 我都感觉我不会组词了 只能不停的反复用着已经用过的词语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吧 -_-# （从蛋糕底部开始 缓缓上升 想象一下 3d 大屏幕。当然我肯定是找不到原图跟里面一样精美绝伦的 仍然是翻了好久没有找到满意的图 随便选了几个 将就着看看吧）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但是我居然只记得这三副景象 隐约觉得后面的还有断裂超级大山谷 灰黑色 伴有红色 再转下一个还有 起码跨越了五个不同的空间 可是脑海里的图像不成型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醒来了越来越模糊系列的 这三副景象是我后面努力回想 想起来了之后描绘了图像“存”进脑海里的。而且第三副的景象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感觉漏掉了细节 还有颜色 颜色比较丰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红橙黄绿蓝 还有一些我不会表达的颜色 很多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层淡金色包裹着所有的颜色 地势上的水全是金光闪闪的 视觉超级惊艳和震撼 可惜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自己偶尔还能“拿”出来看看 趁我忘掉之前先记录下来吧 此次是以“游览”形式观测的 全程无交谈接触 也无跟画面里的世界产生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就是单纯的游览 甚至连旁边坐着领我一起去的“人”都没有具体的“形像” 就像你坐在黑暗的密封电影室里看电影 感觉到旁边坐了个“人” 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我感觉我就只剩一双眼睛。当然 注意力也全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刚开始在睡梦中喊我起来的声音 全程在没有任何互动和交谈

有时进入梦中脑海里的信息就会自动区分地界和与“我”有无关联 就像一场电影 截取一个片段播放 如果你是主角 那么你就能获取这个片段中的信息 马上就能代入角色 而有时就是以游览观测的形式看见的 这样的情况就类似“看电影” 能获取某些信息 也能理解过程 就是少了掺于其中的代入感 就像“这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我不是主角” 脑海里的信息会告诉我 这于我并无关联 我只是观测者 这三副景象就属于“看电影”形式的 展现了壮丽宏伟的景象 但这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些惊艳程度 我自己将它分别为五个等级。一：就是视觉浏览 就像我们看行人 浏览了一遍 但是却记不住 无任何印象，二：视觉享受 当我们看见很美的东西会忍不住赞叹它的美 以欣赏的角度去观测，三：视觉惊艳，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想看更多 留恋忘返，四：视觉盛宴，恨不得能将它一帧一帧的定格 并永远封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贪婪的想要获取更多，而五：就是视觉震撼 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无法形容它 当这些画面呈现的时候 感觉前面的四项全部都消失了 此时已经找不到任何形容词 唯有沉醉在其中 任何的想法对于眼前的景象来说都是“亵渎” 特别是心灵震撼 如果再加上视觉震撼的话 那整个脑子就是处于“嗡嗡嗡”的状态 好久回不了神。而视觉+心灵的震撼 需要自己代入主角的立场才能体会到。三副景象与我并无关联 虽然画面之宏伟精美 但我不是主角 所以只是感到最高等级的视觉震撼 并无心灵+视觉的双重震撼感 而“齿轮井”虽景象没有“三层蛋糕”那般“巨像绝伦” 但代入感极强 从而体会到了心灵+视觉的“双重”感官。为了仔细区分一些心灵活动。我也将它区分了等级 稍后会划分。对于某些东西我喜欢将它细致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些时候 我的“五感”会比较“敏锐”的原因。就像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东西”吵我 我能感觉到 虽看不见 但能“感觉”出来 去到某些陌生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心灵感官的五个等级分别为，一：平缓，匆匆与擦肩者打招呼 过了就算，二：波澜，打招呼的时候多闲聊了几句 闲聊的挺愉悦 愉悦感在道别之后停留心里一小段时间 时间稍久

之后即消散，三：意生，就像我们看感人至深的电影 情绪受到某种牵引 跟着景象或人情绪化 时间一长偶尔还能拿出来感叹一下，四：共鸣，代入感极强 真正的感同身受 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长久而消散太多 很难忘怀，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震撼了 同样也是找不到太多形容词 短暂的 失神 游离 脑子嗡嗡的 如果再加上 视觉的震撼效果 就是“嗡嗡嗡嗡” 的一般以主人公的角度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 就能达到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效果 如果仅以观测者 看见令人震撼的景象 则只有视觉震撼效果 单单只有心灵震撼效果的话 就是无观测景象 某一件事 经过你的回想、探索、解析之后 终于了解具体情况 在内心深处达到了震撼级感官。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感官解析 这里也是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强求“同化” 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一样 像我看电影 看书 大多数是停留在前三阶层 看“星际穿越”的时候 里面的黑洞给了我极大的视觉惊艳 非常享受 要达到最顶级的感官标准 只有这些“现象”能给我

一幕短片 没有太特别的 想说是因为很真很温暖 像一汪清泉 虽平淡无奇 却有着最真最干净的清莹 一直持有平淡却珍贵的“初心”：一望无际的矮草丛 像稻谷将要结穗的高度 风轻轻一吹 荡起一片草丛浪 阳光的温度正好 像秋冬的太阳 暖进了心里 我立在山前小路 背靠着大山 感受着眼前的嫩绿色海洋 某些伤痛仿佛得到了治愈 忽然身体缓缓上升 凭空而起 以悬浮在半空的高度缓缓的飘动 往嫩绿的草丛中间飘去 那里有棵大树 阳光一照 泛着金绿色的锋芒 树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 我浮在草丛的上空 看着下面的丛浪 听着风吹动树叶和草丛发出“莎莎”的声音 非常悦耳 还闻到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 沁人心脾 阳光和微风都正好 多一分嫌多 少一分嫌少 静静的聆听和感受着这种恩赐 似乎所有的悲痛和哀伤都得到了治愈 没有怨恨 贪婪 不甘 悲愤 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宁静 感觉渐渐能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温暖初生 这里仿佛是来处 也是归处 浮在半空看着很远很远处已然模糊的青山 而后闭上眼睛 就像一片落叶 任由风吹着飘荡 一直沉醉其中 直到醒来。醒了心里感觉到了非常真实的温暖及愉悦 和前所未有的放松 闭上眼睛不肯醒来 还想着再睡着的时候能回去 很遗憾 并没有继续了 某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遇上就已经是无比的珍贵。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天空 抛开世俗的一切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忙于算计 忙于成长 奋力的去追逐着什么 渐渐的在这过程中迷失了最初的自己 变得暴躁易怒 贪婪虚伪 想想这真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吗 在心里划下了一道伤口 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治愈 就又匆忙的奔在路上 越来越多的伤积压 把我们变得扭曲 渐渐忘却了来时的最真最纯 有哲学家说过 人的一生不是战胜敌人 而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只有找到最真的自己 灵魂才能得到升华 所以有时候最简单的 反而最珍贵

也是一个模糊系列的。这个梦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更为重要 或许是所有的梦境中最为重要的 但是记得的更少。现在只剩下非常模糊的一小段 起码是目前人类史再往前推几百年也触及不到的 关于宇宙星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努力想了很久 仍然没有记起来其它部分 连仅有的片段也非常模糊 超出了所有可控的东西。(也许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据我潜意识里是这样告诉我的，有不爱听的朋友 这一段就当我是疯了 在胡言乱语好了 这个梦境看到的已经不是震不震撼的问题了 而是我 已经“无形”了 或许你们觉得我说的很乱 因为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组织语言好) 也许是第一视角。也许是 360 度 或许我没有肉体 只剩下“五感” 意识能接收声音 “听”得到 看得到 仅此而已。一开始 周围就跟看科幻片的宇宙中一样 黑暗居多 伴有少许亮光 意识里的声音响起 有星球正在转 我看不见自己 感觉自己毫无重量 或在晃 或在浮 或我只剩下一个意识 我在这里 又在很远的万里之外。此次没有感到太急速的飞行 除了感觉很轻 无其它 也无人带领我 只剩声音 星球转了一排又一排 紧接着缩小 变成星系 又掠过了一排一片 就这样看过了无数片星系

之后 好像到了宇宙的边缘 不对 怎么感觉又回来了 原来不是回来了 是另一片宇宙 ,也许你到了前一片宇宙的边缘 但是身处刚到的这一片宇宙中 这也许就是此处的中心。 所以到底是有边 还是无边? 声音说 :“万物身处的宇宙。就是这样一层套一层的 是无数个无数个 也是一个 ” 是不是很好懂 不对 好像又不好懂 所以我涂鸦了一块图 大家伙研究研究 哪里是哪里

如果机器观测不到 印证不了 没有这样剥离开来 具体分开哪个是一号 哪个是二号。那哪里是边缘 哪里又是中心? 所以有无边缘? 有无中心? 多重有某些地方互相重叠 又互不干涉 也许我们往前跨一小步 就到了二号宇宙的圈里。但是你是身处一号宇宙的位置 就是终其一生 都碰不到二号宇宙位置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追逐什么 摆在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恩赐了。

就这样“乱晃”了一会儿 紧接着 感觉去到了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处 那里也许是夹缝 也许是“泡泡”宇宙中的极处 “泡泡宇宙”开始排列成锥形 就像三角形雪糕筒 尖处朝上 (并不是说宇宙是这样排列的 此处好像在说距离 和难度 我们喜欢用金字塔比喻成功的人士 说“站在金字塔顶端” 意思就是差距 距离 和难度 就像让一个农村种地的 给他一个星期时间 让他变成另一个“比尔盖茨”并取代他 这种距离和难度) 那里夹了一个星系叫“永夜” 它是不可观测的 无任何亮光 就像黑洞一样。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只是传说 但是宇宙会“运行” 不是一成不变 在运行到适合的天时 在那一个点正好的时机。只能观测一次。过了之后 也许等很久很久很久 都很难有一次机会 (永夜) 里面也有生命 也生机勃勃 在那个位置里面的“生命”, 超出了“泡泡”宇宙的规则。所以才先给我展示了 难度 和距离 那部分是难以触及的, 如果说我们身处一号宇宙, 一号里有凡人、鬼神、灵物、2号宇宙也同样跟一号宇宙一样。一号有什么 2号也有什么。然后无数个一号二号 组成“泡泡”宇宙。但是夹缝里的“永夜” 超出了这些泡泡宇宙的范围。而这样的“永夜” 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到这里后面的就非常模糊了。本来可以更详细的。隐约觉得那里 可观测的时候 是一片白冷的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最模糊的 醒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兴致勃勃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说着说着 好像越来越模糊 这是唯一一次 观测到以宇宙为背景的梦境。时间大概是 2017 年的时候 后面再无这样的了 这里面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段时间我不停的查阅资料。除了有一个科学假想话题 稍微类似一点点 就是 (多重宇宙论)其它的 没有任何线索 多重宇宙论 也不尽然相似 它里面说的多重 就像儿童乐园的泡泡球池 一个是一个 也许偶尔会“重叠相交” 但不是这样“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 这个“永夜” 我不确定是它为了让我更好的明白 而翻译过滤传进我脑海里的“大白话” 还是那个地方或这种类型的就叫这个名字, 我感觉是“大白话”居多。

原本这一部分 我想放在最前面说的 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看 而是怕“忘记更多”。又怕有人说我异想天开的“发疯” 随便把一个“普通的梦”说的这样玄乎 梦做多了都当真了 或是神经错乱了 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还是特斯拉”之类巴拉巴拉的, 但是现在既然我觉得说了 也不怕被骂了 骂与不骂 都没关系。就是骂 我也不觉得如何 毕竟对我也没有造成太实际性的伤害 只要骂的人记得 骂完陌生人之后 把耐心和爱留给自己身边的人就行 哪怕身边的人与你并无密切关系 所有跟我们遇上并交集的人 都是一种缘份 今天我在这里写你们在这里看 也是一种缘份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说相对于宇宙 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我们只是一抹尘埃。在有限的生命里 更应该鼓起勇气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要不亏心 未给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影响 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后来我看电影“星际迷航”电影版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永夜”星系 不是那么重要没有详细的解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名字重复”而已 是“泡泡”宇宙中的 不是超出规则的存在 电视剧版也有 也是差不多。电视剧版里有一个主题很像“泡泡”宇宙。就是有一个世界里面只有意识层面 “人”已无形 大家的意识共存 前面意外身亡的博士不愿与它们“共存”想自成一统 “意识植物体”想接触并融化他 一旦意识植物接触他之后就会像被“烧焦”一样。被接触的博士也会感到无比的痛苦 这现象对于这个位面 意识共存的植物体来说 博士就是“恶魔” 所经之处烧毁大片共存的意识体 然而对于博士来说也是 这些植物体想要“吃”掉他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后来植物体为了寻求帮助 “找”到了主角一群人。探索了解之后 主角这群人想办法 去“救回”博士。因为那个世界没有“实体”的存在 全是意识共生体 跟主角不是一个位面的世界。后来经过研究算计 打开了一个通道之门 飞船里面的实验室散发出来的质量 接通了大门。这段以飞船半倾斜插入那边世界的大门拍的 飞船一半在那边 一半在这边 这一段我感觉很像共存的“泡泡”宇宙 就像宇宙中的某个地方相交 是互相重叠的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个位面 星际迷航系列 真的是超级好看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个人认为是当前最牛的影视作品 里面的逻辑性连贯性 很完整 特别是电视剧版的 感觉是超一般人能“展现”的 我都怀疑作者是不是也“看见”什么 才这么有创造力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 其他的与我“看见”的并无太大关联处。关于我看到的“永夜”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里是“到不了”的极处 演示与我的时候 隐约脑海里的信息就是“那个地方有生命 超越泡泡宇宙的规则 冷白光”甚至连里面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 无半点信息 更别说像看“三层蛋糕”一样看到它里面的形态了。不过星际迷航系列逻辑性故事真的很好 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再做一个假设。泡泡宇宙中的一号宇宙 是我们“人类”的位面，二号宇宙是“齿轮井”，三号是“洞穴屋”，四号是“第二副景象的“更高级文明”，五号是“三层蛋糕的超级文明”，6号是星际迷航的“意识共生体”，诸如此类的无数个无数个万万千 不同层面的“宇宙”，如果一号是“我们”的话 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科技 没有达到能“打开”通道大门的程度 “更高级”文明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就相当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把某些不了解的“超自然现象”称作“神”，但也许他们只是位面不同 泡泡宇宙中，延伸出来的“文明方式”也不同 有某些“宇宙中的生命掌握了更“超能”的力量。而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 相当于只是在自己的位面里“寻找外星生命” 所以终其一生也得不到证实 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 没有掌握更高级的“能力” 还在用我们这个位面的理论和知识 去“套用”万万千的泡泡宇宙规则。 而“更高级的文明” 掌握了更高级的能力 他们想打开这个大门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他们过来这里 属于“降维”，（就像比尔盖茨 突然有一天不想当首富了 马上就去了一个农民，这样的性质 属于“降维”，而农民 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不想当农民了 “马上”就能当比尔盖茨。这就是“差距”） 整理到这里 似乎有点理解 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要达到这个高度看宇宙规则 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而现实中 我们还在因为“科学”和“鬼神”争论不休。其实有可能 他们说的“神”并不是指某个物体 某个层面。而是“多样性”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神， 到达了他们那个理解高度 他们能“理解” 能“明白” 却“干涉”不了 一些 位面的规则性 （就像目前的医生 能观测癌症 非常了解 它运作的方式及程度。但是却“治不了” 就目前来说 治不了 因为还没有打破某种“规则”） 所以最伟大的科学家留下了这么一句“科学尽头是神学”如此引人遐想的话。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高度。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不知道怎么去证实和剥悉 并解释给常人理解 因为就是说了 某些人也不一定理解 说了 也还未打破规则 也证实不了。肯定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才说了一句这么玄的话。后人因为这一句话 死了多少脑细胞的争论不休 （此处 我也只是按照我的思维瞎

猜的 别喷我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观点 可以交流一下。每个人看到的问题 和理解的都不一样的。有些你们看见的 我看不见。我看见的你们没看见。 书面文明 都是这样不断的“交流”出来的)但“永夜” 是超越这种“泡泡”宇宙的存在。那么那一个极处的层面 “永夜”之后呢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真是“细思极恐”

一幕短片：比较简单比较美。我在一个宽大的室内 中间有一个浅金色长桌和一排座椅 座椅是红色和金色相交，内部空间很大 风格精美 还有很多很多鲜花 各种各样的花 天花板吊着水晶灯 白窗纱 装饰得很精致 颜色很丰富 窗纱随风一飘 晃起一片白纱浪 屋顶好像很高很高。从上面也吊下来很多盆栽 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心情很愉悦 好像一群人在里面等待着什么讨论着什么。我走到窗口透过白色的窗栏看去外面 原来外面都是无边际蓝色的海水。宛若在大海中央一样。眼前不远处蓝色的水中还有一座白色的古堡 大概有三层高 大圆顶 雕梁精致 四周也围了一层鲜花 不是像“永生玫瑰”那种形式一朵一朵的粘起来的。而是像艺术插花一样 有花有叶 各种鲜花搭配的恰到好处 高矮不一 四周有不规则的白纱围绕。有露台。我所在的地方好像比较高 从窗口望下去 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心情较愉悦平缓 直到醒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梦境 简单却美好 我们匆匆忙忙 经常会忽略身边很多简单美好的东西 偶尔停一下 充一下电 再奔波 也不是一件坏事 (-_# 我不会找图 乱涂鸦的 相信我 真的很美)

有时候也不尽然全都是 恐怖的、知识类的、异象的、偶尔也有一些 风景优美的地势 非常简单美好， 就像“草丛海”那样宁静优美的地方。这个“海中鲜花城堡”也是这种类型的。如果大海中央真的有一个满是鲜花的白色古堡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吧，这类型的景象， 让人的心里收获了无数的满足和宁静。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变的更好 灵魂得到某种升华 然后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地方， 其实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你在满是恶臭的环境下 根本没有想法去关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但当你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就会生出满腹的诗情画意。环境好坏 也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都是垃圾 你也会往地上扔垃圾 心里想着反正脏都脏了， 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很优美 那你就生出想要好好维护的想法 有垃圾也舍不得扔地上 任何破坏影响它美丽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都是对它的亵渎， 古人是很讲究环境环保的 有某些小小的油灯 都是设计的“灭烟法” 特别是道家 对环境要求更为苛刻 因为环境是“养人”的地方 好的环境 才能养“好”人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相信“风水”一说， 它不是传说 也不是夸大 而是实实在在 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道德多高尚的人 但是起码的不乱扔垃圾 我还是能做到的 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 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 保护我们的环境 从我自己做起(以下图是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清真寺 是不是很美 世界第八大清真寺 里面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优美的环境真的能洗涤心灵)

那天我去小卖店 旁边的人都在讨论 围了一堆人 说小卖店对面邻居的孙子快不行了。(农村有点事就大家伙都知道 都围观 暂且称为邻居 a 吧)他二儿子儿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男孩 前面的俩都是女孩， 一家人爷爷奶奶都很着急害怕 请来了医生又是吊水又是急救的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小孩已处于昏迷状态 小脸有点青紫了 医生来了给用药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就像吊着最后一口气一样 邻居 a 家人都准备好请人办身后事了 开始联系人， 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婆婆说 这种情况不太对劲 孩子一直也好好的 才一岁左右 不是体弱多病那种 更何况早上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才隔几个小时就快不行了。说是应该是“犯”到了什么， 让去请一个会看事的来看看， 没一会儿请来了人 老先生一看 说是他门口两块大石头犯到了风水， 要马上去找两只大公鸡 和一碗清水 公鸡找回来了老先生不知道念了什

么 把两只公鸡杀了让它血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对着这个方向喷了两口清水，他说这下没事了。果然没隔一会儿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慢慢恢复了 渐渐有了血色 老先生说就是邻居 a 爷爷搬回来的两块大石头犯了风水 导致的孙子被克住了。那段时间老是下雨 因为南方雨季的时候都很泥泞 以前的路面也比较容易积水 有些是泥土路面，连续下了几天之后 隔壁邻居的院里积了不少水。走路上上下下的比较不方便，邻居 a 爷爷就不知道去哪里搬回来了两大块扁的大石头 垫在了院子里 这下来回没有那么不方便了，大概是早上 8、9 点左右搬回来的石头 11 点左右 小孩子就不舒服了 之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家人都伤心的准备后事了。后来听了婆婆说 请了老先生，老先生来看了说了前因后果 “解了”之后 孩子也慢慢恢复了，隔了一会儿他们就把大石头都搬走了 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这是我现实中亲身经历的 不是听朋友转诉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你不相信 得真正遇上时候 你不得不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说到风水了 才突然想起来的事，从小我就爱听大人讲这些 小时候还 4、5 岁的时候 家里在街上做点小买卖 一堆人没事的时候就爱聚一起聊天 他们一说到这种方面的我就喜欢听。我还记得隔壁有个阿姨 还笑话我说这小孩大人说点啥也坐旁边一动不动的听 妈妈还说，有时候就作得很 -_-# 有时说点啥也要听 爸爸因为从小就跟爷爷到处跑 在外面“行走江湖”遇见的事也很多 他有时候见我爱听 还跟我讲过好多次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他们那个年代 还比较辛苦，从小就没怎么上学 上了 3、4 年级说是不想上了，跟着爷爷到处跑 就是这边收点特产 再转去别的地方卖 直到婚后才稳定下来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奇事 从小我就爱听这些“故事”，别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 我大多喜欢听的 就是这些奇事 特别是听爸爸说的 他们在外面遇见的事 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虽然有时候听的时候挺害怕的 -_-#，真是又管不住一颗骚动的心 又害怕，又想听，有时候听着 晚上睡觉自己害怕了就把头蒙起来）大概，人天生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总觉得在外面遇见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能成为丰富人生的“传奇”吧

以前聚堆听故事的时候，听见大人说的，有一伙小青年去大河里玩耍游泳 大家玩着玩着 突然有个人往深水区那边去 眼看像腿抽筋了似的在那里扑腾 后来同伴看见了几个人去给他救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边 明知道那边危险 因为都是常去玩的 哪边水浅哪边水深都知道 明知道那边不能去 还过去差点被淹死，那个人说是因为在游泳的时候看见一条很大很漂亮的鱼 就想去抓 一直抓啊抓啊 抓不着 不知不觉就到深水区了 掉进去的时候鱼也不见了。大家伙听了之后都懵了 来了这么多次 也没见过有他说的那种鱼 一般附近的河流有什么品种的鱼大家伙都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草鱼鲤鱼或是小鲫鱼，然后大人说这种情况就像是鬼迷住了眼睛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没人拉他 可能就淹死了。我自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不敢一个人去河边玩，第一是不会游泳，第二我也怕死 -_-#，要去就大家伙一起去在岸边抓个小蝌蚪啥的，听故事的好处就是 有些太作死的事 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还有听说有些被“水鬼”拖下水被淹死的。总之水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 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 -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 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

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的

虽然觉得挺害怕水的，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梦境有好多都跟水有关，“齿轮井”有水，“三层蛋糕”地势上全是水，“外星人的鹅型飞行器”也是最后把人赶去海边，也有水，“海中鲜花城堡”，“火山爆发和海啸灾难”，“俩黑斗篷小鬼领路”也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河边没有路了，“巫婆山顶和黑水河”挺多的都是带水的，还有一些未讲的，有几个也是带水的，是不是跟水有缘份啊-_-#，而且好像有很多以自己为主角的梦，身份一直是以女性体现没怎么变换过性别，变成男性的好像还真没有，（如果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男性了，估计也会很别扭吧）还有就是肯定有朋友好奇，这么多种类型的梦，难道没有感情类的嘛，其实还真有，虽然不是太多次也有几回这种情况的，有时想说又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像看玛丽苏偶像剧一样-_-#梦里的人都是大多数看不清楚脸的，与自己相关的朋友或是某个重要的人，醒来了之后全部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在梦里看的稍微有点模糊但应该是还能看见一点的但是醒了之后没有一个还能清楚的记得的连个大概印象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事，如果像“宇宙”这种主题的醒了努力想还能抓住一部分，但是面貌。是全部忘光光，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感觉错过好多帅锅-_-&）

这个也是比较长综合起来较完整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年代，有一种职业叫“引魂师”，是由两个大家族世代继承的，分别有白引和夜引，从爷爷辈传到孙子辈世代传承了好几辈人，他们各自都紧守着祖辈留下来的职责和宿命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白不见黑”意思就是两家人不得有任何交集，不能碰面交流，但彼此都明白的肩负着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对方的存在。那么引魂师是干什么的呢，并不是像现下的玄幻动漫和仙侠小说那样召唤各种小妖小怪或各种“魂”做陪衬的，而是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人送回家”。

有些在异乡“意外身亡”的人，灵魂在外飘荡，痛苦的在原地兜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以灵魂得不到安息，所以引魂师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迷茫的可怜“人”好好的送回家，在一路上给予某种“安慰”让它们忘却痛苦，到家之后“戾气”平复，得以转生，（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就是戾气太重，怨念太深的魂，是不愿意去投胎的，或是自身的“业”没有消除好，有些就是去了都不得其门而入，不收，所以才在世间痛苦的徘徊着）而我们的家族继承的是“夜引”，顾名思义，就是不管途中需要多少天的时间，都只能选在晚上的时候“做法”，而另一个家族则是“白引”了，他们也是如此，只能白天设坛。继承到我这里，我也才刚接手没多久，还算是个新手。有一个“人”，在路边出事了，受了委托之后我领着俩人，就去到出事点，摆了需要用的东西和阵法，开始“招引”，嘴里喃喃念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很透明的白色人形气体缓缓的现身了，它好像在哭泣，我又默念着什么，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东西往空中一抛，出现了一个泛着光晕似幽灵形象的“引路人”，它看着“引路人”稍微激动了一下，就缓缓跟着“引路人”飘走，我手里拿着类似一根法杖之类的东西，走在前面，它们缓缓的在后面跟着，法杖最顶端好像绑了红色的流苏和竹子的枝叶，枝叶应该是每一次都会换一支的。

家族的人挺多的，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我还有个妹妹，妹妹并没有像我一样继承这种职责。性格好像比较天真烂漫，稍有点叛逆，反正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就由着她，有一次我回来了，她兴匆匆的找我说话，说她恋爱了，能感觉到她心情很高兴的样子，说话轻飘飘的，我与她交谈着，就问她那个人是谁，我也很愿意支持她，去分享她的喜悦。结果她问了我一句，有没有见过“白引”，当时我懵了一下，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如此，她说在外面的时候见过他，然后打听之下知道他就是“白引”，确定就对这个人有倾慕之意，当时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天啊，真是“作了个好死”。从未听过祖上有人开先例接触过“白引”的家族，更何况是对“白引”有意。（我思想好保守-_-#）我真是不知该为她担心还是为她高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消息被爷爷知道了，气的和她大吵了一架，妹妹生气了就离家出走。

她走之前貌似我也劝过她，她说我们迂腐，只是个不成文的规矩都这样守着，就是接触了又怎么样。她走了之后我越想越气愤，心想肯定是那个人油嘴滑舌欺骗小姑娘，挑拨是非。还给小姑娘忽悠的离家出走。心里给他定义了一个极差的形象（自动划为渣男）。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妹妹被骗了，一定要去找她，把她的心态纠正不要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于是我就一路打听之下气冲冲的跑到本家去找他，到了本家之后，他们的管家告诉我“白引”不在，平时都呆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他给我的路线我又一路找过去，心里更气了，居然还躲起来，经过了一片小山林和一大片草地之后，在草地的尽头看见一大片芦苇和一个大湖泊，芦苇傍水而生，而芦苇旁就有一座大概四五层楼高的小楼，看着这片芦苇丛和小楼，心里泛起了很清幽的感觉，颇为诗意，（当时想真会找地方躲，白瞎了这美景配渣男-_-#）估计是傍晚了吧，天灰灰的没有落日，陶醉了一会美景之后，想起来正事了，我又气冲冲的准备过去敲门。（梦里的时候一直都是气哄哄的，停不下来）

我走过去用力的敲门，一会儿之后一个小书童打扮样子的人来开了门，我气愤的说了前因后果，他说这里并没有我口中的小姑娘，让我走吧，我这一听，“噌”的一把火又烧起来了，心里想着的是我都找上门了还不敢承认，居然还把人给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她，这妹妹居然也这么傻的配合了。当下就要闯进去，小书童拦着不让我进，我俩撕巴了一会儿，正主出现了，先听见的声音，说“既然姑娘不相信那就让她自己进来找吧”（虽然记不清样子，声音大概就是也挺好听，我是声控嘛-_-#），我一手挥开书童，就自己进去，进去看见了人（别问我帅不帅，没印象了）他说我不相信自己随便找，但是一楼有个上了锁的房间不能打开，除了那里哪里都可以随便看，我就上上下下的翻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原来他这里的小楼一楼是不能住人的，涨潮的时候会被水淹，一楼的房间也不像有人经常活动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人就找他理论，认为他就是把人藏起来了，我说除非要打开那间上锁的房间。让我也进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死心，他不同意，既然不相信，其它地方就随便我找，找到我满意为止。

我上上下下乱又逛了一会儿，仔仔细细的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最后越来越觉得那个上锁的房间可疑，我趁他们在楼上不注意就走过去，房门是有点破旧的烂木门，貌似很多灰，锁也有点旧了，像是地窖似的，我想万一临时躲进去了呢，刚好利用这点作掩护，要不然怎么不肯同意我开门进去看看。于是我一剑就劈开了锁，把门踹开了（我好厉害@@@），门倒下卷起了好多灰，看见屋子中间有一口黑棺材，我走过去就要给它掀开，认为就躲在里面了，小童听到声音过来阻止我，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我用某种力量卸开了四周的大钉子，掀开之后，一股强劲的气体飞出来，呛得我蹲了下来，不停的咳嗽（睡觉的时候是真感觉呛，呛得我都不能呼吸了）咳的眼泪都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里面是啥，突然跳出来了一个穿黑袍的

“僵尸”，不是像电视那样穿清朝官服那种，就是简单黑长袍，披头散发的，（此时我居然也不害怕）眼看它要朝着我攻来，我赶紧顾不得咳嗽了，站了起来把我的剑掏出来对付他，小僮看我有危险也过来帮忙一起对付它，它身上好像还绑着锁链，动起来声音“叮铛”的，它很凶，我俩都打不过它，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小僮还一边说“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不要开这个门，你偏不听，开门也就算了，连棺材都掀开了）说这个是他家主人好不容易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住的“恶鬼”，布下阵法压在这里的。总之就是之类巴拉巴拉的。眼看我俩都快耗尽力气了，还是打不过它，楼上的“正主”听见了声音这才过来帮忙（真是的也不知道早点来，出现的太慢了 差评）于是就一通乱之后，终于收服了它，又不知道被他弄去哪里封了起来。完事之后，感觉他凉凉的看了我一眼，好似我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也没敢吭声。受了点伤，也中了点“尸毒”好像就是刚开始呛到那口气，于是就帮我疗了一下伤。后来经过我细问交流之下。才知道人家根本也不知道我妹妹的存在，更没有说他俩“搞”在一起，原来可能是小妹见过人家自己在单相思，他们都没有交流过。这下子我更不好意思了。平白无故给人添了这么多麻烦，还冤枉了人家是“渣男”。这后面到这里就突然画面一跳，感觉是好久以后了，不知道啥时候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后来他说，“白引”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其实是个商人，平时是在外面行商的，就是接到委托的时候就管一管，有时候叫人去管。除非很厉害那种非他出手不可，他才去。（就像压在阵法下那种厉害的）紧接着画面又一转，我们在一个屋里，古风客厅有珠帘飘纱，我在偏厅喂一个小娃娃？？？？????然后他们在正厅谈事情。（@_@#）到这里就没了。（妹妹咋样了，哪去了也不知道）从这里就醒来了。我发四，真的没有添油加醋加剧情，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始末故事都非常完整。感觉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梦，醒了也没有疲惫感。而且也记得非常清楚，距今好几年了，情节一点也没模糊，除了人脸面貌没有印象之外。其它的就是如此完整。一般我与朋友说起的时候都隐藏着后面小半部分。有点不太不好意思，（好似我犯花痴似的-_-#）真没添，也不是在写玛丽苏小说，啊啊啊。。有点无语。哈哈

当我与另外那个信佛的朋友说起时，也是全说的，她比较喜欢听我说这些，她的关注点是前面这一部分，她说现世如果也有这一项职业在，那必定是很好的，世间肯定会少很多冤魂和孤魂野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替死鬼的故事，同一个地方间隔时间不长，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出事的，听说就是前一个在找“替死鬼”它很难自己出去那个圈，有些甚至被困在那里上百年上千年，除非找到“下一个”，那么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凶恶之地。而引魂师，就是可以化解一些地方的“戾气”。和帮助一些迷茫的魂，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自愿不往生的，因为还有执念放不下。或是某个地方的“坑”比较好。盘踞在那里得到了一些修为，但是这种修为是属于不太“正”的。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在找“替死鬼”那么“地方”好的话前一个的修为是比较强的，如果它自愿在那里。不找下一个 那么它的修为就会越来越强，但是这样的也比较容易误入歧途。如果它决定找一个替代者的话，修为就会给替代者继承一半。嗯！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就说让我去写小说，这么多的“异象”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而且“剧情”说来就来，哪怕不写长篇的，抓住一个都能写短篇的。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并不是很想把它们以小说的模式呈现出来，感觉会少了很多“真实性”，为了剧情肯定会添添减减的，这样就会少了很多“真实性”，这些都是我“所见”和所“感受”到的珍贵的“经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它是特别的珍贵的。所以我想更“认真”的对待它。尽量让它以最真实一比一的还原记录下来。我恨不得那些模糊系列的也能全部想起来。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任何信息了，所以我也不会为了“剧情”自己舔舔写写。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那样模糊的。明明“看”的时候很清晰。也许是人的脑子太小了容不下这么多“巨大”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太过重要了，也许是太“深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触及就能触及的。不管如何，都很感谢这些

“经历”丰富了我枯燥的人生。

小时候聚堆听故事听来的：“有一个人走在一片竹林里。走着走着脚下踢到了一个瓷器，一大半都埋在土里。只露出来最上面一小部分，他觉得里面可能有宝贝。是不是别人藏在这里，经过雨水冲刷现在露出来了一点头。刚好现在被他发现了，他觉得是他走了好运了，平白无故捡到一缸子宝贝。后来他就开始挖。挖呀挖呀，能掀开盖子了。他就掀开盖子一看。果然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这下子他更兴奋了，更用力深挖，下面隐藏的部份还挺深。罐子挺长。终于挖到能拿起来的时候，他兴奋的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了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蛇蝎毒物，给他吓得放下，罐子掉回了坑里。放下去了就又变成金银珠宝了，他想难道是他刚才眼花了？于是又拿起，结果又是一样，拿起来的时候一看又全都是蛇蝎毒物，又被吓得扔了回去，放下了之后又变成金银珠宝了。这下子可给他看傻眼了，真吓到了，赶紧转头就跑。此时啥也顾不得了。”故事结束，通过这个故事是不是都知道了一种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任何的不劳而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没有事先揭开盖子，看了一眼之后就盖上，直接挖出来拿回家了，那将是怎样的后果，想想就恐怖。自从听了这个之后我就是外面的坛子罐子捡来的东西都害怕。小时候那是听到啥怕啥-_-#

关于鲛人的故事，一个长辈的远方亲戚那边村庄发生的事，省亲回来，聚堆聊天的时候说起的：“她那个亲戚在北海那边，那边靠海的一般都是出海以打渔为生，有一次那个村子有个人晚上回来的时候捕获了一条“人鱼”，上半部分是人形，到手这一块，下半部分是鱼尾，就跟一般的美人鱼形象一样，好似没有头发，脑袋上长着鱼鳍，体型大小跟成年人1.6米左右高度。那天晚上好多人去看了，据说那个亲戚也去看了，他们一堆人都在讨论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放生吧，人都有恻隐之心，看着怪可怜的。有人认为这么稀奇的东西肉肯定大补，（好残忍-_-#）人鱼似乎知道有人要伤害她，可能预感自己会遭到危险，就像听得懂人话一样，发出“吱吱吱”的怪声音，她还会哭，眼泪一直掉。后来那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将她“杀”了，没错就是“她”，她是个女性。后来发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的。那家人把“她们”拿去街上卖，以为是“珍稀物品”能换来很多钱。结果没有人买，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或“太残忍了”，可能少少的买了一点，还剩了很多他们后来带回去自己“吃了”（说到这里我都感觉好残忍，哎，有时候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后来的某一天这家人全家一起出海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过，船翻了，全家人永远的留在了海里。”这是一个比较残忍的故事，头一次听故事听的这么难过。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人心有时候太过残忍和贪婪了，如果他们选择了放她们回去，那大家的“悲剧”是不是都可以避免。老祖宗诚不欺人也，害人终害己。

一幕短片：“我走在一片耕地中间的小路，像那种稻田一样一格一格的耕地，里面长的是参差不齐的小草。不远处有山壁，此时好像是夜晚。只有月光照亮的夜晚，可见度并不算太高，天空灰灰的。我面向山壁一路往前走，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走着走着，脚下不远处横着一条小水沟。宽度大概就是一般公路路面的宽度，不是很宽。我走近后停下了，隐约好像飘来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清脆响亮。小沟里长了很多茈荷花，有睡莲和支莲，绿叶和花朵相交，淡粉色的花朵，清雅分布在绿叶其中。水面无波澜很平静，清澈见底的池面忽然缓缓映出了一轮明月，像高帧率摄像机在播放慢镜头一样，观测到的池面非常清晰，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幽幽的映在了池面，与荷花相交映。我看着此时的景象，竟然失神了良久，好似时间被静止了一般，什么声音都没有，（此时是第一视角，感官标准4级）忽然，好似感应到身后有什么一样咻地转身，又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背后不远处的地方是沙漠，暗金黄色的细沙土，很远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池，宽阔的广场，殿堂，建筑不高，有水、少许

的绿植。很远的背景处是金字塔，很多座金字塔，很多金色的尖顶的帐篷，帐篷有的很高很大，有的又比较小，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广场上，沙漠中。火堆、人群。似在庆祝，又似在贸易。我看见自己，（一个第三视角的自己）在其中一个帐篷中走了出来，金色和暗红色相交的纱裙，黑长卷发，额间有金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似要走进人群中与人交谈。火光越来越亮，甚至看到它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此时大概属于魂游状态，分不清哪边是我自己，我似在这里又在那里，像透过山脉看着沙漠中的城池和我。脚下是绿地，隔一条公路的距离是漫天黄沙。到底哪个是我，或是两个都是我。脚下踩的是土地，对面像是到不了的海市蜃楼，而我就在海市蜃楼的火光中。我已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或、两者都是，亦真亦虚。

一幕短片：“我正在爬山，好似快到山顶了，这里说是最高的连绵峰，爬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周围全是山峰的峰顶，高矮不一，连绵不绝。草木生长的比较杂乱，石头路面，沿着石头一路往上爬。终于上到山顶了，此时有点累，找了个地方坐下，坐下之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往右边的方向望过去。果然。右上方的天空处有一个倒过来的世界，整个就像倒挂在天空中的超巨大紫色水晶球。外围还有一层圆形透明玻璃罩着。里面有庞大的深紫色欧式建筑群，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很多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深紫色的建筑高矮不一，尖顶的居多。还能看见人群活动。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这个存在好像是常态，没有人不知道此番景象，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的稀松平常。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这里似乎是个风景区，只要有人想观赏。随时可以上来。此处是能直接观测的最高的山顶和最好的位置。两个世界的人彼此能看见，却无交流。我就坐在山顶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吹着微风。醒来。醒了还缓了好久去消化脑海里的美景。与倒挂的水晶球一般无二。超巨型倒挂的紫色水晶球。就像电影（逆世界）一样两个地方一正一反。

两幕短片间隔的时间大概是2年左右。沙漠应该是2016年的了，紫水晶是2018年。没有与里面世界的人有交流，在“紫水晶”里正在爬山的时候，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已自动产生关联性，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去干什么。就像是我们安排假日出游，订好了去某个景区看风景。然后去到了目的地。就看见了预想中的风景，一点也不惊奇。哪怕风景就象将一座城市装进紫水晶里倒挂在天空中。因为是独自一人，没有可交流的性质。而“镜月沙漠”则是像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将会怎样，是以缓缓展示的方式而进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出门，不知道未来一小时内会遇见什么，遇见了，才知道。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好像自2019年往后的没有太多“完整”的内容了，类似引魂师或齿轮井那般一大段的故事内容。引魂师是这些内容中最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比较整齐。现在才突然发现好像是那么回事，这两年都没有太多这么长的能内容了。有的话也只是其中一小段。这种梦境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停止”。只要它出现。我将会记录到最后一个为止。

一个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故事，“他们在外行商的时候，准备要往一个熟悉的村庄去，在山路遇见了那个村的人，挑着担子跟着他们作伴一路走。走着走着，预计或许再过几个小时小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马车小牛车和人力，所以路程比较慢。走到了将往那条村方向的直路口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要往右边的方向走，右边只是一条非常狭小已经长满了草的小山路。大家伙就喊住他，让他不要走，说他走错了，那个人非要坚持往那边去，说那是一条大路就是往他们村方向的，他们这伙人走的不对，就他的对，意思是，他是那个村的比任何人都熟悉道路。也劝着他们跟他一起走。后来拦了几回没劝住，他执意要往那个小路的方向去。就自己拐去了。等爷爷这伙人到了他们村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大家聊天就说起了。他们就问什么情况，这伙人就如实回答了。他们呆了一阵子天黑了或是隔

天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外行商，一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本村是常有的事。走到哪住到哪甚至有在野外住过 坟莹地旁边都有。周围大片的村庄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们那伙人。后来隔了一段时间，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听人说起。那个走小路的人失踪了两天没回去。回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有些都被树枝划破了。身体也有部分被划伤破皮但是无大碍。刚回来头一天跟周围的邻居谈天说起他的“际遇”据他说的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他说他后来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他，好酒好菜的招呼着他 留了他过夜说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也不迟。就这样愉快的招呼过他之后。他就走了。可是当他回来隔两天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一些杂草树根子。（此处有点恶心，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段“经历”就在附近的村庄传开了。以前农村就是有点事方圆百里都知道。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属于被“鬼迷眼”好在他这个是没有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比较调皮，想找他“玩”一下而已。要是凶恶的估计凶多吉少了。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在外面行走，风餐露宿的很正常。夜晚来临时，赶不及到下一个有人家的村庄或落脚点，就在野外露宿，山边找个地方一趟 旁边有坟莹都照样睡。他们说“只要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意思就跟“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同理。有时候也会遇到“鬼打墙”就是怎么走这个路都出不去。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太稀奇。说是手上有火点着烟抽一会儿就好，或是随身携带的清水。含一口朝哪个地方喷一喷。过一会儿就能解了。（当然这得“懂”的人能解 一般的不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效 我感觉一般人见火光这招能有效）“众生”跟你无怨无仇的话不会故意对你展露“恶意”只是有些比较爱捉弄人。甚至有些“心肠好”的众生困住你，其实是它们在“帮忙”。有一个人凌晨 4、5 点多在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绕圈子，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只要过了这里前面再过一个小桥就出村了。今天他怎么走都还没到快出村的小桥边上。来来去去晃了差不多 2 个来小时。天都渐渐的亮了，后来突然间像是“正常”了一样，慢慢的就走到了小桥的道路这里，要过桥的时候发现了，桥接近中央处右边踏了一大块。还好此时的能见度算好，能看清了。要不然四点多那会着急赶路，乌漆麻黑的一个不注意就掉进河里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它突然会缺一个大口子，要是无人需要避让的情况下一般就在中间走过去了，桥也不算太宽。后来他明白了 幸好是有“仙家”帮忙，于是为了感谢它 回程的时候特意买了香火和一点贡品。在靠近那一段出不来的路边献祭，以表达谢意。有道是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很多时候什么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人分好坏。众生亦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众生也需要“积功德”的。而人、更需要。

一幕短片：“这个地方不太正常，到处是废弃的建筑，天空的颜色灰暗灰暗的。不知道是黑夜比较长，还是白天比较短。山丘上的土坑和石壁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绿植很稀少。处处透露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他们在躲藏着什么。远处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惊慌。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扫荡过后的战场，幸存者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还未来得及压制心底的恐慌。仍然要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就这样一边躲藏一边艰难的生活着。这里有一只“恶龙”本来平静的生活因为这股邪恶势力的到来变得糟糕不堪。人民的生活已经顾不得体不体面，能继续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赢家。我们三两个人走着。在找着什么，或许只是想翻找一点生活用品而已。都得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然之间，幽幽的天空传来了一点不对劲的感觉，我们赶紧往石壁底下跑。躲进了石壁里。原来是恶龙过来了，我偷偷伸出头望着天空。恶龙就在天上幽幽的飞过。通体发黑的坚韧鳞片。头部似蛇，有犄角 到身子尾巴处长出了好多触角，像八爪鱼一样，飞在空中一晃一晃的，所有触角的尾部都带有一个散发着紫蓝色光芒的东西。就像萤火虫的肚子尾部携带荧光一样。一闪一闪的照着大地，光一闪，整个天空和地上都泛着紫蓝色。如果出去被它的光照到，就会被它发现，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岩壁下，光照不到的地

方。等待着它经过了再出来。这条恶龙是这里最邪恶的东西。原本的平静就是随着它的到来被打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勇士将会战胜它。我们还能期盼吗，该期盼吗。好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东西叫“绝望”。不管好坏 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勇士来拯救大家，也许，我们只能成为自己的勇士。”这是一个比较恐慌的梦境，处处透露着浓浓的紧张 似乎一开始信息就已经接收完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艰难的生存。谁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以为生活很艰难的人，那是因为还没有遇见更难的。正在到了这种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你伤春悲秋，所以的念头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继续生存下去”。珍惜我们普通的今天和明天吧。因为我们嫌弃的。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更多文件请添加微信: jakenian